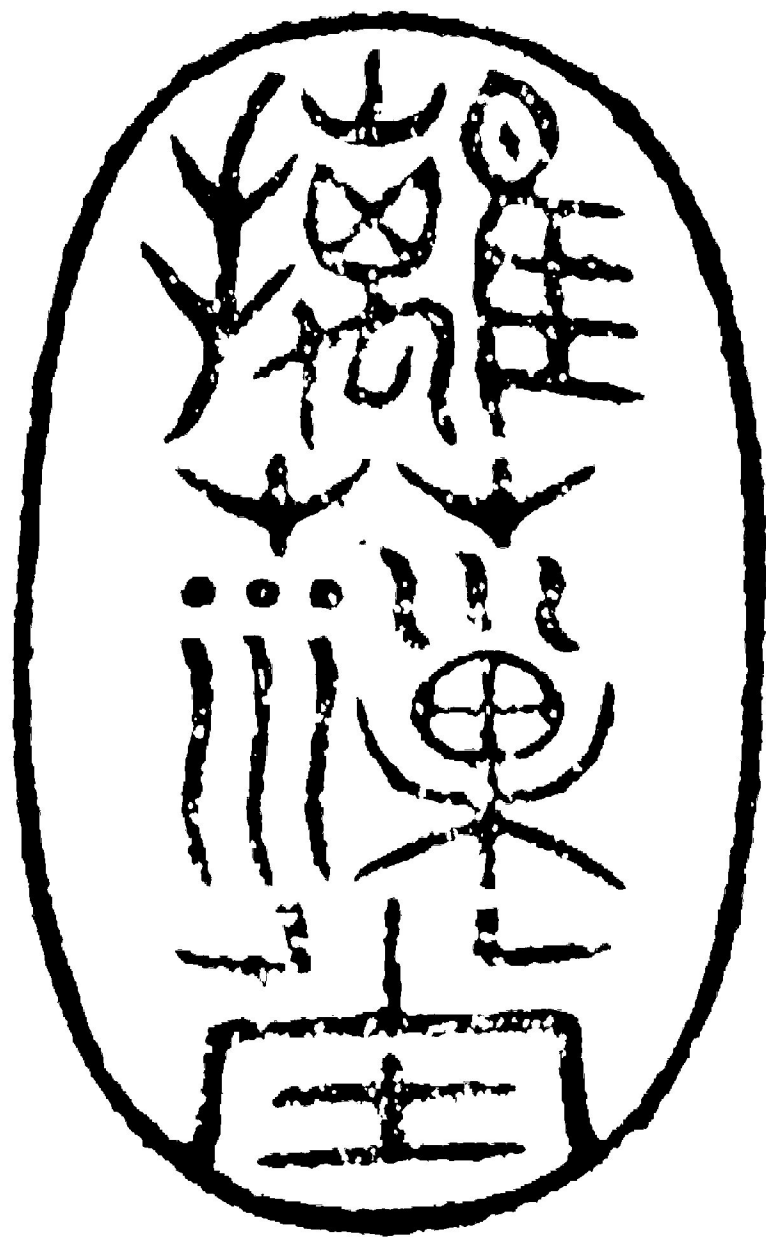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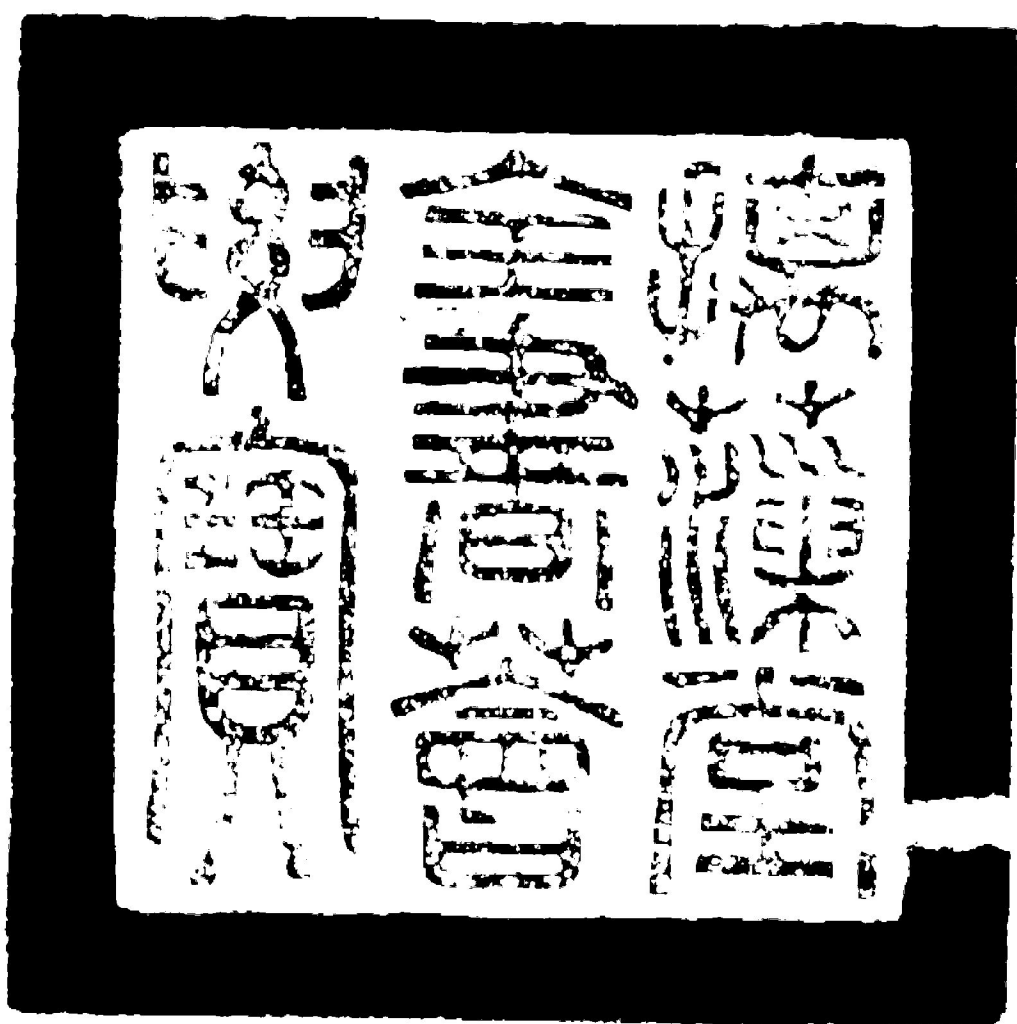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八冊
第五類
編年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明成化中史臣纂輯 清
聖祖仁皇帝加批頒行

卷十三至卷二十七

一七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八 史部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凡七年
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興元年 金天會 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
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
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
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發明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盜
思伐之矣秦檜押邪小人初無過人之德因主和
議敵縱之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識擢
為參知政事蓋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
任乎是乃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矣其不覆人
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為參政自是而為宰相自
是而主和議自是而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
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開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後敵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後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急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後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雖貌貅百萬而前途為之倒戈苟不得賢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為之漂杵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而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辱居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烏珠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達蘭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

我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達蘭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幸舟師與之過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騎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蘭收餘眾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秦州

發明 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者而能以寡敵眾擊敗金人俘馘五千餘人顧不俾哉書之足以見中國之遠烈雖微而賤者尚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能破敵數萬之眾達蘭為之北遁焉其禦敵人安中國之美蓋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之

張俊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金人破福州同谷以迫興州俊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 諡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和勒端城不克

金開耶律達實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實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遠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實軍于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婁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夔揚州擒郭

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王寶

發明

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

復舊物功光祖宗業垂後世如商之高宗漢之光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乘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為宗室崛起草萊之比况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王寶字無愧於心耶用是而觀則其自足苟且之意隱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見於書法之間矣特書于冊深識之也

廣義

高宗此舉足以舉動人心而道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于冊為宋幸馬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奔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盟敵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

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嗚呼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不為饒聞所沮

則金人不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撥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山餘階成岷鳳沱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誘宋遁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詔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于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不久舉有司具上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詔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

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慕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

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耶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奏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汝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名之還稍復其官徒閬州
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
又從而問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後庶
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
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後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
康隨者嘗以事件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後以隨
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
維端以紙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
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
痛惜之軍士恨張有叛去者

發明 殺無罪也後前以讒問而貶曲端此以讒
問而殺曲端則其專輒無居之心著矣用刑
之道當循至公當殺而不殺則其政刑為有虧不
當殺而殺之則其政刑為有濫曲端無罪何故殺
之蓋由積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為逆施前既貶而
黜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三

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累感
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哉書殺曲端而不丟其
官既以明端之無罪又以
著後之擅殺也其旨深矣

廣義 大抵老成謀事之言不取信於事始之日每
見信於事畢之時觀夫曲端為都統制而告

汝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
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
後十年乃可斯言也何其老成而善於料敵耶可
謂以全取勝之術也夫何後積前疑承制賊端至
其喪師富平乃思端言不啻契券之符然而召選
復其官固為當矣奈何中無所見聽讒殺端果何
理哉綱目於張浚不銜而於端則書其官者所以
不與浚殺之也雖然端亦不能無罪焉建炎二年
十一月羅索陷延安何其急也端與王庶不協而
逗撓不進其有愧于廉簡賈寇也多矣此衆說得

以問之而足
以殺其軀也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待御史沈與
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視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發明 伯彥朋姦誤國罪不容誅茲既貶甫免典
心而其薦賢僅若此類則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
與求之糾劾高宗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
夫書既而罷之嘉能悔也
書張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三

范宗尹此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
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
命有是

廣義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
興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兩
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
知學問大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
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其重不
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
不在彼也

發明 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
之隨世就功名者比也然終於積棄以沒其
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
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推
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關中之寇不
一而孔彥舟蘇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
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關寇最急廣
寇次之蓋關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
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稱前議
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
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 是時盜賊縱橫邊患日至長星之見天戒昭
昭網目雖書其語求直言而分注畧不見其
言事之臣此必當時虛應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網
目亦不得而存之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
懼之意也雖欲
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藏邵青之衆于宗明沙獲

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
黨于宗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

兵拔柙以入青東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
用大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
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逐奔賊衆殲焉
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發明

其東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師不嗜殺人王
者之將彼悖逆之罪雖大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
衆而已何必逞忿盡殺然後為快乎漢之鄧禹宋
之曹彬皆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
德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哉故直書
殲邵青之衆
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

大敗之烏珠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柙為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
上鳳翔民咸其遺惠相與衣輸芻粟助之玠饋以銀
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
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摩哩自鳳翔教拉孔哈
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教拉孔哈先期至陣
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
遁去摩哩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
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收憤甚
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
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渭與官軍相拒進薄
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
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
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
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

克正第其鬚髯而道初全人之至也珮與璘以散車
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珮之兄弟
北降者珮知之召諸將歎血盟勉以
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廣義 川蜀富饒金人孫願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
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

不推哉吳玠厥功
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楮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
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各商入中以給軍食商
人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
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上
以日輸三分之一
債之人皆嗟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 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
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

正收人心之時也今以楮辦合用而置見錢關子
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
日輸三分之一債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
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
財者乎直書曰
初蓋識之也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
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
亟入救
建州

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彼縣湖東安撫向子謹招之成
聽命于謹遣兵扼衡陽欲圍之而援兵不至成怒子
謹執已即擁眾而南官軍
悉潰成大掠執子謹而去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
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為不過踵石晉之
醜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壬子二年 金天會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韓

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
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
謀主謝嚮施遠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
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
死征禁脇從者汝遠獨取附賊者誅之民咸更生家
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
西湖廣
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
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並准增即青趙廷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
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廣義分注云以降蓋在增等為之蓋增等雖降恩信未深况其狼子野心乎于時秦檜又知樞密倘觸事而發為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矣帝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茲能初御講殿是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意也高宗於兵亂性德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人居而不好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白初深予之也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程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靳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程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將顧持書誘興以王爵與斬顧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利俸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與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

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

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緘人言周宣王內修外獲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命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檜治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廷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瓊楊沂中等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斫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藉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家墓發掘殆盡賊傲煩苛民不聊生

發明

豫既立為齊帝綱目止斥其姓名者不子其者不子其都汴京也書法如此然後居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上下之防嚴矣

廣義

進豫臣事仇敵竊據中原罪不容誅矣况汴京實祖宗興王之地今其後嗣不綱雖夫指

物天亦未厭其德方且延其祚於南渡夫何逆豫
昏狂不自揣度乃竊尊其祖考盜置祖主於宋廟
欲與太祖比肩何其不知量耶且太祖以唐明宗
所祝應期而生則知天鑒厥德付託不淺雖曰篡
周然其修德行仁澤潤生民豈安婦狐鼠輩之可
擬哉今天動威以彰逆豫之惡正所以明祚宋之
意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而可忽哉後之
欲竊人土地而私其所尊者盍亦鑒此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
權判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
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
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
萬守蓬頭嶺飛部繞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
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
欽定四庫全書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五月以權邦彥簽

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
十議遂有是命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遺時多艱零
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冕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居宜王遺惟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
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乎宗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
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寞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
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
收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
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
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
媿好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鞠之皆太
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遵社后之命舍子
而立太宗萬世之公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
劉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嗣是而後漢乎無
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劉文安公有言金
尼雅滿生而腹下有瘕類太祖殂時之狀後尼雅
滿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究
也此其引野史之詞雖云誣罔亦足為證今高宗
納婁寅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
天下之大法哉故綱目特揭
而書之所以予其存厚也

廣義

孝宗之立實天使之然也上天之眷實太祖
耶書曰非商求于上天惟
天祐于一德此之謂與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王德追延壽

至建平誅之

頤浩至常州趙廷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奔仲死已悔出師及廷壽叛逆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廣義趙廷壽降也豈懷仁秉義者哉書曰叛曰誅者正名定罪也曰頤浩亦有罪乎曰輕信人言惡得無罪但薄乎云爾而已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叛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取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六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休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詰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廣義不書曰罷翟汝文而書曰翟汝文罷者明罷由汝文以見其非檜黨也其予之之意深矣

孔彥舟叛降劉豫

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

二十八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做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入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政給事中入對帝曰問卿大名馮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問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七

左氏傳付安國照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耽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致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絨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人淹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建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行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

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因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焯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發明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蓋勝非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邪小人汪黃餘孽衆人之慮但知暴虎馮河為可避而不知喪國亡家為可憂安國等極言其姦以明勿用而呂頤浩方且曲為隱蔽指為黨類同日貶黜臺省一空嗚呼當亂離之時正用賢之日而乃進一小人退衆君子果何謂乎宋室誠猶厭厭垂絕之人加之以虛扁尚恐弗愈矧又欲之以配毒鳥能久哉此由高宗中心無主樂於欺已知有頤浩勝非而不知有安國程瑀也若高宗者誠亦可謂寄生之君耳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達蘭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闡知其實自是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荀文若况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稽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

可派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元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程汝文也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榜其罪于

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憲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宜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解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發明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行及履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王衍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

有連云爾苟使稽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
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此綱目惡
惡之
深意

廣義分注備載稽賊姦狀固無深識遠見方之李
林甫盧杞殆不能及其胸中之策不過主和
謀以定南北耳高宗以南北人一言折倒蓋可知
矣書曰春稽免榜其罪於朝堂其亦著高宗之幸
馬

彗星見赦求直言

發明前書長星見詔求直言此書彗星見赦求直
言則帝之敬天警省之心庶幾無愧耳然而
兩書求言卒未見其言事之巨聽言之實則高宗
虛應故事從可知馬於戲天之災變本為愛君居

欽定四庫全書

之過變貴乎修己高宗忽天變而不顧輕人言而
不恤視災異而為玩畧無一毫省己責躬之實則
天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後之有天下者
其可不以天變為警而以人事為責哉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蘄陽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眾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
賊軍號隨聲應之問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
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忠麾將士夾擊大
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破留久之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見倫語契丹
時事倫久因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
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
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慮顧盟好不
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自古自分
南北主土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
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
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
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
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講語欲議和決非江
南情實時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
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
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
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
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
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
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
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權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
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
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
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
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廣義耶律伊都者遼之親戚也叛遼降金且為鄉
道以滅遼今其謀反見殺無乃天報之與殺

遼宗室何其忍耶書曰遂見金之不當殺而殺也
削其官者明伊都之義絕於遼也書謀反者誅其
無君之心也書伏誅者定其叛逆之罪也網日
不以外邦而廢春秋之法垂戒亂臣賊子也

○冬十月禁私酤○遣官裕享于温州○十一月李綱

至潭州湖南羣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多至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秦仲既死劇盜王闢董
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
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晉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南制馭
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
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
狀而諫官徐俯劉夔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發明 君子之言淡若水飲之無味用之有餘小人
之言甘如醴飲之有味用之不足李綱之在

湖南力陳恢復之計姦臣頤浩從中沮之諫官徐
俯附會劾之噫小人之禍至是復甚矣雖然高宗
值天步艱難之時正渴於用賢之日而乃信小人
以罷君子謂之得計可乎且念李綱甫至潭州湖
南羣盜悉平不賢而能之乎高宗何故信讒之易
而疾正之深耶綱目直書罷湖南宣撫使李綱而
不去其官則其
義益可見矣

廣義 大抵白日麗空則妖魔潛伏陰靈夜塞則
題事興汴宋當屯剗之世而有金兵之難羣

益之雄故高宗見迫于金兵如越如溫在明在杭
居于海舟泊于港口若羈旅適逃無時休息羣盜
又乘時竊發各據疆土向非李宣撫諸公討平之
力其禍非小今其所言實固國之嘉謀是何縱暴
無善狀乎若頤浩者是誠無善狀者也嗚呼高宗
信讒而罷斥忠良則彼荆湘之保障其自壞夫君
子於采苓青蠅之
詩不可以不講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未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
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案名充其數茶
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 是時天下已亂惟東南數郡沆為小康然且
撥之時也夫何軍用不足創取月椿大為東南之
民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相君謀國不
臧而行厲民之政豈不失天下仰望之心哉然則
呂頤浩未勝非為國憂民之心亦末矣直書曰初
之也

呂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
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名之而以盧法原
為川陝宣撫副使
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闕師古舉兵復熙鞏

發明 曰舉兵復熙軍所以予倡義也自南北紛爭
生民塗炭居父蒙塵弗克雪恥此華夏之大
辱臣子之至恨也師古舉兵遂復熙軍其
可謂能知事君之義者矣故特表而出之

癸三年 金天會 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
為襄陽府都隨鄆州鎮撫使

發明 自金兵交亂車駕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
師獨李橫前書擊霍明以復秦仲之讐至於
劉豫叛逆金兵屢侵惟李橫奮義數敗其師今又
舉兵伐金雖卒不能進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
者益于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若
此其為斯世勸也亦多矣與晉書張寶將兵伐漢

同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三四

詔春秋望祭諸陵

發明 是時金人雖強然而謀臣戰將踰於曩時堅
甲利兵多於往昔况敵人屢挫心頗惴恐此
誠復中原雪讐恥之日也高宗不能奮有為之勢
但見日南至則遙賀二帝至春秋則望祭諸陵或
朝享神主于壽寧或遣官裕祭于溫州而徒飾以
虛文甘於忍辱可哀也已雖然人君當勉於自強
勇於修己惟義是從雖得失利害有所不計豈有
畏縮苟免偷安姑息者尚可以責望中興之道哉
直書于冊深譏
之也吁惜哉

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晚仙人關以綴

吳玠河池之師復念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薩里
罕自商於直隄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
敗退保石泉薩里
罕遂乘勝而進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

還擊破之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
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
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
大驚以秋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
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
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
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
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三五

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
元退保大安之三泉嶽薩里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
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
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革亦合節使
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
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澤毒
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
非待制生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焉亦引去
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
而後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
及薩里罕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
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敵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
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
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餘軍士以食而子羽玠

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珣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珣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珣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權邦彥卒

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發明 邦彥之在政府碌碌無所建明况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此皆小人之所為故卒而削去其官以賤之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

昌復陷

發明 觀李橫之晚節末路未有成功而人心復回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戰而敗績義何虧乎春秋之法以者不以之也以金人來戰者罪在彼戰于牟駝岡是也往戰者罪在內進兵擊遼是也劉豫叛宋降金今又引金拒宋書之曰以可勝誅哉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揚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瓊會兵討之

太象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瓊會兵討太又名么恭楚

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眾叛附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詔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

發明 董震豫將也其降宋則書來歸而不書叛徐文宋將也其歸豫則書叛附而不書降何者董震背豫降宋舍逆從順是能知向義之方故書來歸以予之徐文背宋歸豫舍順從逆是不知向義之方故書叛附以賤之嗚呼綱目逆順之勢定矣居臣之義明矣內外之防嚴矣其旨微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廣義前之所謂置御前忠銳軍者文在其列也且以盜來降用之似矣又信讒而襲之果何義哉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

高宗有昧於此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

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發明 豫宋之叛臣稱兵犯順法所當討女真宋之

世警憑陵中國情所不原而乃以和自愚平禮厚幣詔諸將班師禁邊兵侵齊是蓋忘金之大讐縱豫之大逆父兄母妻久陷金地中原赤子久為兵革寧忍置之度外而忽不知慮乎噫高宗誠無人之心者苟有人心必於馬而變矣安肯行姑息之政而至於如此哉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

平之

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悉衆至霄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弓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

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

馬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廣義 仁哉武穆之心也然為將而有功能者孰不一念仁民之心者百無一二其在東漢則有鄧禹

在宋初則有曹彬故其累世顯榮貴及椒房陽施

陰報庶幾不爽今武穆之功固不在鄧曹之下而

其心即鄧曹之心也嗚呼鄧曹名顯當時福垂後裔武穆身死姦賊禍延子姓天何厚於鄧曹而薄於武穆耶曰不然忠臣為國視死如歸禍福非所

計也况鄧曹武穆所遇之主不同當夫高宗南渡之日身命宗祧危如一髮百姓所恃者武穆也企人所憚者武穆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備安一隅哉噫

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與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

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沂王禔有罪金人殺之

禔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殺金人按問無狀禔等被誅

發明 沂王何以富有罪疾之也禔乃徽宗之子欽

宗之弟不幸身為降虜萬世之恥而乃無故

分注以按問無實禔等被誅為文綱目變文而書

殺者非為沂王禔也蓋沂王有罪宋不能誅若假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

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願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願浩不能用

廣義 願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其心則非也辛炳常同之論是亦因人而廢其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也無乃不可乎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瓊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間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瓊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陷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鈞主之屯巴西沱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若一意謀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詣還兩

發明 不曰金遣使來而曰偕金使來則非金人自來而肖胄強其來之意可見矣高宗即位遣

使既多拘留亦眾而金未嘗遣使報聘則其取侮隣國不亦辱乎宋之為謀者不過欲得二帝他無足較於乎母妻之族中原之地安可置之度外耶然其謀蓋淺陋矣故直書曰偕金使來所以不予其自來也人主視此其

廣義 大抵和議者即春秋曰平日成之謂也然欲

遂以和議為約然敵情變幻使其勢強而宋實可圖難百捨主和必不肯已南寇之師今其使來而

議與楷合者蓋以知夫張韓劉岳吳玠之忠勇綱紀粗立法度稍振大非渡江之日而宋之不可圖也明矣不然則金斷日南安能致其使之借來哉常同有見于此故斷以先振國威而後和斯言得矣

甲四年 金天會 春正月韓肖胄罷

肖胄與未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玠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欽定四庫全書

殺金平珍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黎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是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冒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玠以守以撞竿碎其梯以長予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玠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鉤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天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去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

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超橫山若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夔腹心本謂蜀可圍既不得還度玠終不可允乃選拔鳳翔投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發明 是時金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之也

廣義 烏珠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公之忠勇則烏珠之志伊誰沮之觀此

以趙鼎參知政事○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

欽定四庫全書 後○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聞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在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發明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張浚忠勤憂國終始不渝既召還朝罷其都督已為大策降黜於外不亦甚乎蓋一勝一敗兵家之常豈因小釁而遂加疑貳耶古之命將者必曰閭能以內將軍主之閭以外寡人主之而委任之專終能成事夫何浚至臨安而為鄙夫辛炳等所劾不

望者幾何人哉朝廷不察是非即為罷職是則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詎不降之以咎與高宗
值多故之秋反棄正士其亦無能為焉耳
其亦不足責焉耳據事直書深識之也

廣義 州守興州保閣州任吳玠大敗金人其以興
復之事獨任諸已而中興之功不為不多矣今也
以讒見斥則知高宗不能復父兄之讐者皆其自
取而非由
乎人也

夏四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兵敗降金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敗至是慕清
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發明 或稱關師古之降乃不得已觀其拔金寨數
十金人大敗力不能勝脫身降金是誠不得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已也雖然智者不以威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
心王燭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師古前
既舉兵復熙河此復受命守熙河繼使金兵來攻
力不能勝死之可也脫身降金何義之有彼既降
金則是臣子於金敵國於宋背君歸金忘義事讐
其罪可勝誅哉然何以不書叛降益既降則足以
見其不赦之罪矣必書叛而後見乎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法所不原苟以不得已而怒師古則三綱
淪而九法亂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矣所以示
誅亂討逆之大權也吁

徐俯罷

與趙鼎議
不合故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大
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誘誣雖嘗
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刑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
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
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去取舊文以墨
書刑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
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
後論說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度副使蔡卞為單
州團練副使冲
祖禹之子也

發明 重修實錄予之也神宗信任安石變更祖法
姦黨相繼遺禍益慘哲宗之一遵舊制是乃撥亂反

相司馬光諸賢志革新法一遵舊制是乃撥亂反
正之義也宣仁既崩哲宗親政召用姦邪仍變成
法其修神宗之實錄者大抵是新法關正言而已
哲宗既崩徽宗嗣位貶黜儉人天下望其治平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何蔡京等用事而陳紹述之說崇寧紀元而朝政
愈紊矣今日既黨人明日禁黨人正論淫微邪說
累橫哲宗實錄甫修是非之論顛倒豈不深可惜
哉高宗感隆祐太后之言命范冲重修實錄由是
二史得其正曲直得其真而天地神人之
憤為之大洩矣故特書于冊以深予之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大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
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
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
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
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珍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
流顧幕屬曰飛不
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
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起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
東而登起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
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
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
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
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眾益兵駐新野
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鼻復隨州王貴
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
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
欽定四庫全書

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情
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
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
田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
之舉而營田之
議自是興矣

發明 上書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下書岳飛復襄
陽等六郡則其料敵之機速而討敵之義勤
矣苟或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吝浮言搖
奪則安危誓耻之不雪哉直書曰復深予之也

廣義 抑觀武穆之將畧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之
傳也雖然充國諸葛破敵成功皆不能如武
穆之易馬武穆於是年五月受荆南制置使拜命
即往遂復襄陽觀其奏凱之言鑿鑿可行噫以武
穆之精忠而加以智勇過人則金人雖強不足平
矣然而卒死姦賊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

祚宋也
惜哉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由
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
曰四川全盛非天下之地盡以付卿無涉專之可也
鼎條奏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
物議以被寬遂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
者之甚也大抵專與涉之與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
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歛望是時
蜀士至於釀金募人指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
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
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欽定四庫全書

聰明之下矣望閣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
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
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廣義 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
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
不能終居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
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
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
屯兵益欲盡江以蓋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
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
已定議出兵而
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子鼎江師敗皆沒太
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奎戰沒官軍
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瓊討太飛
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
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劭劾
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
之變保釐之功為多然敵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廣義

勝非於賢媚嫉之不暇况薦乎哉分注載其
保釐苗劉之變固為功矣然以紆君之難言之則
凡有忠義者皆能也豈相業之獨擅哉大學絮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大道勝非
有所愧焉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先是金主晟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
曰江南界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尼
瑪哈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
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鄂爾多達蘭
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
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
攻濬步兵自

楚攻承州
發明以者不以者也劉豫叛君事仇其罪已甚然
又幸敵人攻中國縱士馬以彌疆場則其
罪逆為尤甚者故書入寇所以正逆賊之名存共
主之分也此法行然後手足各得其所冠履各適

其宜而無倒置失倫之患
矣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按春秋傳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者曰以今
豫以逆道自處必能自知其非義久矣故不

敢自為盜賊而誘敵人入中國以逆犯順自有一
毫道理之可言哉故綱目書以書寇者惡豫之極
也其誅亂賊
之法律嚴矣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
曰卿豈可遽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
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
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
征帝從之喻檄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
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
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
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檄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
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
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
召浚以資政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廣義昔人有言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向使
張浚不奉祀福州則逆豫之心未必敢萌而

金師亦未必敢渡淮也然高宗於國難少紓之日
即斥逐忠良於事起倉猝之時乃追召賢佐高宗

其未脫乃父若
兄之故習與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迨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永州候金步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
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
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賦吾
鞭所驚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
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
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
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
度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
迭進世忠令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推人胸下斫馬足
敵被馬陷泥潭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
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政亦擊敗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入于天長之鵝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
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閏將騎士
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
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
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
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
舉為中興
武功第一

發明 自金師再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
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

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
由是金兵甫進伏軍夾擊金兵敗退追躡至淮則
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於胸中云爾論者以此舉
為中興武功第一宜不誠然乎哉使高宗委任之
專不惑羣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
語此也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之

耳

廣義 是捷也足以贖江中之敗
中興武功第一論者當矣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躬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益度為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使避兵以張浚為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撻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自溫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二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
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
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
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危從韓世忠捷奏至帝
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速
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
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
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發明 建炎以來中國微弱江沱宴安東奔西走迄
無寧歲而華夏之氣大沮矣高宗此舉差強

人意宜九代之雄威奮六師之勝氣鑿與臨江士
氣百倍蓋由趙鼎之為相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
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
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仲哉春秋紀兵伐而
書次以次為善救次于平江
予之也此皆綱目之特筆耳

廣義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
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
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
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
宗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
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
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發明劉豫叛主事嘗稱兵犯順誠王法之所不赦
也宋以金故稱為大齊則屈辱亦已甚矣今
而始以豫之罪逆暴于六師然後逆順之分定而
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直書于冊深
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四十三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
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
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蘭烏珠
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
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
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
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逆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
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
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
者不可勝計

發明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岳飛此舉深合乎義
矣故特善而書之所以表其忠君徇國之一
念也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南王爾宗為小國
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玘請
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
厲諸將力圖撲敵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達蘭也泗州烏珠屯竹壑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
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稿若報之且言
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敗嶺南何得乃在
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四十三

雪倪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
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
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
路守臣亦奮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
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東皆洵
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
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
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
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
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
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
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
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
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謀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
 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生視海
 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
 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
 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
 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
 東西反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
 守支那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
 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
 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
 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
 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
 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指都未
 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勦營
 壁仗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
 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
 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
 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
 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
 年國不闕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幸惰
 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
 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遼乎無聞則羣臣
 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
 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
 無過忽有撥擻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
 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
 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
 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
 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
 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
 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

如其救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
 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
 夫一步退一尺則夫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
 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
 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
 海之眾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效尤者惟當於
 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
 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
 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
 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解復
 遣使今金人違盟之深知我必報其指意為何如而
 我方且早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難誠以見信決
 矣蓋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生索士氣而又邀
 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年
 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
 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
 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合康實府
 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
 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
 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廣義 嗟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人憚張
 魏公不交兵而退二公何修何為而致爾耶
 蓋其忠誠勲業聞於外邦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
 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
 精遂使賊石混清中無定見况夫李綱一疏懇切
 詳盡實萬全之妙算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
 謂說而不釋從而改者也夫金師方退即為自
 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德遠人望不異於子儀
 而成功之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五年 金熙宗宣統仍稱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邊陲多故至是以

後而金人復擾遼陵中國敵騎橫行宋室幾滅孰

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紹興之終始天

道不誣矣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後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烏奇邁卒兄之孫宣立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以為安班貝勒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哈喇金主不得已許之哈喇即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也至是金主卒宣立進尊其考豐王勝額為景宣皇帝

祖烏魯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和勒鉢曰世祖頗拉淑曰肅宗英格曰穆宗烏

雅舒曰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發明 嘗觀契丹女真均入中原皆有國號然契丹自初見綱目以至亡國其居則斥名其卒則

書死未嘗進之也女真自阿古達之興厥後卒亦書死今烏奇邁二世而遂書主書卒待以君國之

體綱目之例不同何與曰阿古達斥名而書死者初起沙漠叛遼跋扈若遂使之膺位號則非春秋

大一統之義故君子貶而抑之名而斥之耳烏奇邁離其本俗滅遼崛起富有疆宇值宋運凌夷之

日蘇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持予之而存其君國之號非若契丹率彼國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

諸夏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方彼哉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玠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鉢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中原未復二帝未還誓恥未雪

太廟于臨安是將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於中原豈師行載主之義乎當時臺諫諸臣相繼進言帝

皆不聽何哉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

其足以報齊王芳奪璽之忿與夫高貴鄉公墮車之痛斯言得之矣作史君子但以失國歸罪徽宗而不言其所自亦非探本之論也夫宋之太祖愛弟一念之仁天實鑒之其或留賢以佐輔或炙艾以分痛或目其為太平天子其友愛太宗之心一何至哉夫何太宗雷兄大漸之時燭影搖紅心回變黑何其不仁之甚耶况太祖之後嫂也何以待之太祖之子姪也何以死之夫既篡奪其兄之位又凌其兄之後若子天不報之可乎若徽做係太祖之後是老旻與於不仁者也嗚呼太宗以不仁報其兄天亦以不仁報太宗一施一報理之當也何足怪哉曰然則何以不書具崩而書曰卒蓋書卒者待以亡國之君賤之也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一

時奉祠致仕後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之三諡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間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其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適山倡道東南之士遊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向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發明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屹不可

泉日以著書講學為事而進退之機庶乎無所愧矣故綱目卒而具官以予之也

廣義 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

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棄之閒散之地於汪黃

轉也亦不亦陋哉嗚呼龜山不得遇夫商之高宗而遇夫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遣忠訓郎何蘇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成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二

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荀子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荀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敵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發明 嗚呼高宗誠忘讐事敵者矣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今而父母陷於金庭而降封公爵則其尊親之義為有虧父母處於窮荒而音問久疎則是養親之

道為有教尊養既亡安得為孝高宗不能斷以大義而徒遣使接踵父死不知甘於屈辱故曰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胡寅毅然上疏詞意激烈高宗何故甘於自取而不知所鑒哉遂使忠臣義士相視愕眙而高宗諉為固然恬無惻隱抑何飾非拒諫之若是哉故書罷胡寅於使金之下其義蓋可見矣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未震兼贊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昏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致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廣義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

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真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真其報于太祖乎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飛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開後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策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連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璉令無功飛鞭士安使解職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飛還防秋飛袖小圖示飛欲侯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後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大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棹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代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求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阻官軍乘筏飛牛革以飛矢石擊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東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岩慰撫之縱老弱歸田藉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

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揚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特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為識云

發明 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

義也由是內難既戢湖湘肅清其功為如何哉書以予之宜也

廣義 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以勇敢又况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

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秋七月孟庾罷○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反至勞問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名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廣義 斯時也正君臣相遇之時使高宗與浚始終不渝此志則何嘗不可復何恥不可雪何功

不可成然而未幾浚即薦檜用事可謂自伐其本而求其枝葉之茂者萬無是理也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斃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高州奔蜀至關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廣義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夔勝之絕王莽者焉非得道卓然有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立者安能若是哉此則因范冲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耶噫冲之此舉一則不味和靖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冲者其賢乎哉

廣義 分注云張浚薦其忠也噫張浚之起趙鼎薦幸馬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之謂賢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古素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萬戶呼沙呼將兵擊之

發明 春秋之法外邦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金兵近在王畿之側其勢寢逼宜急為之備也

金又遣兵以擊蒙古其曰代漸進之詞焉故特書于冊以志女真之強哀宋室之弱與春秋所書楚伐陸渾之戎同意

君子宜細觀之

丙辰六年 金天會 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而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廷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

六鋒具舉烏珠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後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此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發明世忠以孤軍渡淮進圍淮陽畧無一毫畏避刻而志於念慮也詎肯苟安一隅而已哉使張俊奮然向義提兵速援併力破敵則世忠必不抑鬱而空還也綱目特書于冊者以見始則喜之終則惜之耳

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飛以母喪扶柩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發明是時兵革彌興宜行變禮况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楊

沂中屯泗州

後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

理商號○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名選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發明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所進之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矣表而出之宜也

廣義王安石萬世之罪人也自其作偏于神宗之朝故後來凡有懷奸挾詐誤國欺君者莫不

悉踵其轍其在徽宗時特甚焉耳故時人語曰大蔡小蔡破壞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小孫是知汴宋之亡亡於王安石也雖然安石之惡何始乎始乎王旦天書之偽也然王旦之偽非其本心也真宗賄誘之也然則神宗之寵信安石豈非真宗有以致之歟真宗妄誕不君又太宗一念不仁有以致

之也故曾公亮有言上與介甫如一人豈非天乎
假令非天則天津之鵲聲不啼也嗚呼人居創業
一念不仁其流毒有如此者後之取天下者烏可
不應天順人以為仁義之舉哉舍此適足以汚青
史無益也臣感公輔推本之論故又推
其意以及于無窮也若曰穿鑿惡何敢

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
以軍期趨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
劾老德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
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
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
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
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
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
欽定四庫全書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

張浚秦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
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
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
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
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留守並參決
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
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
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發明 剛道沒長羣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慶小人
有孤睽之勢斯時也高臺忽傾曲池忽平若

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
衆聽也君子夬夬厲剛志也獲狐于田示無縱也
射隼于墉示必誅也前書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至是而復為留守何前日惡之深而今日喜之
之切耶自是漸進用事和議成而戰功沮矣高宗
何為而不鑒前事之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見矣

廣義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其六則曰龍戰
于野其血玄黃周公繫文象之辭以為小人
為禍至慘合當防微杜漸不可使長故於初六有
履霜之戒不然則其禍不至於上六不已也若秦
檜者奸險小人之魁色藏禍心不露形跡至高宗
語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奸也於是榜其罪於朝
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堂之榜浚豈
不見秦檜之奸浚豈不知况况主和議者檜之奸謀
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
臣是猶把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
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
其未乾君信遂失自古國之所以為國者賴信義
以扶持之也故曰賞罰必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
且問問賊品一或不踐其言尚蒙失信之責况高
宗為萬乘之主當國步艱難之秋曾謂信義而可
失乎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
高宗張浚殺之也使高宗張浚能守信義則秦檜
終不起武穆終不死祖宗舊物必可復父兄之恥
必可雪惟其不然故卒犯聖人初六之戒而馴致
上六之禍君子識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
秦檜則庶乎
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車復鎮汝軍揚再興復河南長水
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

若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

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晟董先復杭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於是名貴等引還鄂州

發明 是時飛敗豫衆人人自奮正進取之時也且恢復乃高宗分內之事何苦畏縮而不之許乎然以岳飛之請不遂則知恢復之議難成高宗之意不許則知恢復之機自失嗚呼值進取之時為自沮之計其無意於中原可見矣豈有志國大讐甘於退避者尚可以謂之有為哉綱目直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綱

卷十三

于丹蓋所以深惜之耳

廣義 于時高宗一得武穆之捷奏便當連督諸將為援則劉豫必俘中原必復今而有將如此而不得遂其志則高宗之怯懦可知矣故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徒與君子萬古之惜曰綱目何以書劉豫之軍曰衆曰古者天子六師侯國三師今於劉豫之軍而書曰衆而不曰師者明其衆衆為寇盜而非天子諸侯之師也此綱目正名定分之義也學者知之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

猷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劉猷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

將相議之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

送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變於是豫餘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涿州以與張浚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浚合光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綱

卷十三

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浚先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先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合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率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十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

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
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
猗衆潰亂沂中縱火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
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
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猗以首級謀主李愕曰適見驛將軍銳不可當果揚
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
降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
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州圍而去北
方大恐金人聞猗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廣義

劉光世楊沂中等還保江上而非張俊力主
保淮南之謀則賊勢愈熾必不能致此捷也雖然
師直為壯劉豫以逆犯順必其外雖衆而中必餒
自然之勢也嗚呼世有不度德量力而欲
倖然以取勝者適足以自敗也果何益哉

西遼耶律達實死

達實死子伊呼幼遺命其弟
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太后

發明

達實前既稱帝此不書者不予其為帝也卒
而書死外而貶之也綱目所謹者正統之辨
故其書法若
此其旨嚴矣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頌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頌也既
而浚因論事語意微浸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頌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

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
帝曰再臨安後秦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
陸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
建康又言劉光世騎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
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
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
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
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各用者條而置之產右次
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
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
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
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廣義

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畧曰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
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

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
張浚之見而自昧己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
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况浚與鼎好同魚水
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頌也頌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
獨不見康蘭賈冠之事乎于時即當去私忿幹公
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
大讐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
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偉與
今乃不此之務有如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
亦有所愧焉又况光世驕惰不恤國事益置酒
高會不虞敵至而遁走南康嘗被易鎮矣鼎豈不
知耶宰相非人尚可罷之况一鎮之將乎鼎爭之
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
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
矣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

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傳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發明 凡良法美政見諸行事則悅而不從簡賢棄禮縱欲敗度之事則受命如響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蓋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是乃先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確論而公輔反稱狂言怪語何其悖周之極乎嗚呼當時禁學程氏專以孔孟為師抑不知孔孟之道程氏之學果有異同否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然而程氏之學道統攸繫百世以後推尊正宗他日朱子亦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豈為鄙夫所毀而遂廢之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大抵聖賢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後世者理勢然也高宗但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

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時亦不見尊於高宗也夫何怪哉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孔子嘗見官于匡人見譏于桀溺見毀于武叔見無禮于子路之初費其間口是心非者不為不少然於孔子也何損孟子學孔子者也庶聘于諸侯之國毀譽于愛憎之口亦何異於孔子哉是其道皆不得行於

當時者然也伊川學孔孟者也高宗之於伊川非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為正以正為邪適為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

川之學於當時其能禁于萬世子公輔前詔安石之邪今詔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耶噫公輔欲禁伊川之學臣知其非

本心也譬則聾者之於大韶聾者之於子都也公輔豈可以春秋之法責備哉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其尊之也至矣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臣敢以為伊川頌

丁巳七年 金天會 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

知樞密院事○以張浚兼樞密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蘇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

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

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

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幸三軍發

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誓報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勞百姓臣每感慨誓報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

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極生民於塗炭吳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

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幸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人禮於內庭從之

發明直書始聞幾之也高宗父母久陷窮荒而徒苟淹歲月弗克往救今而繼崩漠然無識苟非何蘇之還則曷從而知之乎曩者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之屬可謂託諸空言矣於歲高宗之於父母生既不能養疾既不能藥死既不能葬願乃於哀成服飾以虛禮孝安在耶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高宗於此三禮皆不能行則何以繼體承祧君臨天下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廣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致喪三年抑末也惡何取

以秦檜為樞密使○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朔日食○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祥宮使陸辭帝命謂達蘭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

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違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

發明甚矣高宗之愚惑也父母繼殂祥宮未返正圖遼加遙尊之禮高宗既汲汲尊崇所生之母曷思所以致而養之今但隆以虛禮飾以虛詞謂之何哉原高宗之心惟耽衽席之樂竟忘父母之恩以為父母既亡歸之何益吁莫厚於父母而恕不之顧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直書譏之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先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先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開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廣義南渡中興之將世稱張韓劉岳然考光世願末乃過不掩功者也列于諸將豈定論乎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批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

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洛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像成
擒金人知畏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
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
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忘之遂不以德瓊兵
黜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
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
何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下一旦掩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揚沂中如
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
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
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
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
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發明直言固可為用而惡直言者忌之佞言本無
所益而好佞言者悅之是時飛謀大舉見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秦檜而以其兵詣浚飛因直言無隱見忤張浚而
乃步歸廬山噫檜之姦邪固無足責浚亦忌飛謂
之何哉蓋由飛性忠直畧無避諱故浚從而惡之
耳雖然君子而不同安肯同而不同哉觀綱目
之所書則其
義益可見矣

廣義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批武穆之志馬
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

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
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

飛乞終喪制遂廬山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
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

顯矣此綱目書
法之謹嚴矣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問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
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
語益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
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
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
顛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行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
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
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
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
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
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發明楊氏曰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
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破之中文宗陷於宜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
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貞程昇浸潤之內然則二
君其如犀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信矣諶之不可
不去也陳公輔因毀程氏之學胡安國力詆公輔
之非而周和石公揆等曲為辯說反論安國然則
小人之禍可勝言哉一君子薦聽之為不足二小
人毀信之為有餘高宗誠所謂易惑而難曉馬耳
綱目書召胡安國所以致其喜之之意書未至而
罷所以致其
惜之之意也

廣義安國以張浚薦道幾行矣夫何見沮於羣小
朝秦疏而暮承貶其惜也可勝言哉孟子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言其行其
止固由於人而其所以行所以止則非人之所能

也天也然則安國之道不行豈人之所能為
哉嗚呼高宗見道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

六月沈與求卒

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
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起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
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
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必錢塘僻在海隅
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
來督戰庶將士知聖
意所向人人用命

廣義 高宗向嘗失信而用秦檜今又失信而棄武
穆夫失信固不可也用小人棄君子尤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也書曰一人三先諸葛武侯曰近小人遠
君子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其高宗之謂乎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

初金主烏奇邁召尼瑪哈為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
尼瑪哈遂失兵柄富勒呼欲挫尼瑪哈因其所善高
慶裔以賊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
金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
聽我言豈有今日益慶裔嘗教之反凡尼瑪哈
之黨連坐者甚眾尼瑪哈恚問絕食繼飲而死
發明 尚書左丞厥職匪卑賄賂公行厥罪匪小慶
裔以賊敗而死罪之宜也故書金誅者見一
國之人誅之也然何以不去其官書官正所以見
其罪也金之臣幹里雅布羅索皆以卒書尼瑪哈
亦與二人同功曷為以死書原情定罪敗而絕之
也尼瑪哈素善慶裔臨刑而有公早聽我言豈有

今日之語則其欲反之意可見故亦不能無罪耳
所以書憂死者見其因誅慶裔而憂以致死也綱

目是非之權
衡此類是矣

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鄜瓊赴

行在瓊以眾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鄜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
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
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
錡副之往屯廬州社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社諭之曰
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潤畧况小
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社
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
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會問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命揚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
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
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大驚欲
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鈴轄喬仲福統制劉永
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社北去
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進賊我豈可見
之眾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眾曰劉
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鄜瓊去乎眾頗感動
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社
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
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
而還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俊始悔不用
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
發明 鄜瓊與王德構隙積不能平其矛盾之情已
久持以朝廷處置之失宜耳迨夫呂祉設謀

幾事不密而反為逆豎之所言惜哉是以鄺瓊悖逆不能無激變之非呂祉謀事不能無乖刺之失故於瓊則書叛降以著其罪於祉則書執殺以致其譏不然則祉死於國難必以全節之例子之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不可

廣義 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鄺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鄺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鄺瓊之叛又張浚不聽武穆之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每奏對必言魯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鄺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發明 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鼎今則薦之何其暗於昔而明於今也嗚呼以浚之作人而其一得一失尚如此然則觀人者信乎其難矣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廣義 前載張浚薦趙鼎繼書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見高宗聽言之美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此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夫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發明

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及漢昭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為不專終焉疑張浚不為不其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噫唐憲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者而以浮言疑浚哉一書再書深識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廣義 向使浚聽武穆之言則鄺瓊不叛呂祉不死平之私速違武穆公道之言後雖自悔其何能及是以助人之忌起君之怒而幾陷大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傳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可不戒哉

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浩親遺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

以法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趨
召入見命為秘書郎兼說書

廣義 綱目載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
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洛也則用

乎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
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
無咎也非在洛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
蹇來譽蓋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
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
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
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
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

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
諸將多憾之豫兵敗竊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
岳飛因遣間齎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
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
子金主曰徐當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
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今豫兵悉聽
節制而以薩巴為左都監屯太原嘉為右都監
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
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蘭烏珠稱南侵以襲之
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
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
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
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及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
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速茲八
稔尚勤兵戎安用國為仍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
校巡問巷閭宣言曰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

錢為汝敲殺貌似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
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

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傳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
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未
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
萬緡豫求衣於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
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
貴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
之際請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
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執者執其有罪之詞賊之
邦傳嗣萬世迨茲八載仍復廢棄然則仇敵果可
以盟誓要哉世忠岳飛志存恢復此乃機不可失
者高宗違而不聽則是自失機會耳安有中原故
地不思克復女真誓恥不思報債尚可謂之有人
心者乎直書不
報深幾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廣義 奇哉武穆之收劉豫也不廢一鐵不遺一天
高而算之神耶彼烏珠劉豫時武穆掌中之玩物
耳當烏珠發憤以責豫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
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為之絕倒耳雖
然武穆既收劉豫則中原空矣于時即當連督諸
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
人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壘恥是也夫何
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終不
足與有為而徒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達蘭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
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

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迺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發明高宗不能奮義禮之勇以雪國辱而徒早禮厚幣屈辱於金然則何益之有哉直書尋復

遣之所以深惡之也

廣義分注金人還梓宮及太后許歸河南地此達蘭之意非金主之本心也况敵情變幻其言

必不能踐豈可輕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千三百九十九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 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凡八年

戊午 金天眷 春正月張守罷

帝嚴運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休險阻以捍禦疆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逃幸百司六軍有勤勤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逆求去 出知婺州

廣義 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策以為趙不可都當都荆襄高宗既無意於荆襄則建康不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愈於臨安乎昔人有言寧飲建康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康死不到武昌居鼎於是時贊成張守之言不及於前矣宜乎屢見斥於其君也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罔知顧忌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遣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受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當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辰

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發明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

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

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

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

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

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

能知大義決起復讐之志恢弘攘敵之心詎可北面

而事金哉惜其蔽錮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

美之

蓋深

美之

廣義

康侯之傳春秋實吾夫子之家相也王安石

之叛經是得罪於聖門者也得罪於聖門乃

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有功於

聖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由是觀之則其人之

賢不肖何如耶噫康侯之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

後世學者讀其書則可以想見其人之剛正道行

於萬世也豈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帝定都臨安

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

入內趙鼎見之責曰民瘼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

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

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

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

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發明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

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

廣義

雖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

意見矣蓋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南起於東

南則非可以恢復西北况臨安僻在一隅初非用

武之地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

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志父母之仇讐而偷安

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

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

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發明

臣嘗感世道感哀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

於慶歷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不多見也

自熙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清六陰之極君

子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熙寧

之初王介甫方進也新參彈文呂誨力排辨姦一

篇老泉深詆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而不肯草詞

李蘇舍人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冰之至

也切矣秦檜再入張浚極稱其善趙鼎深信其賢

能知奸人入相而獨有憂色者惟晏敦復一人而

已嗚呼浚鼎因檜謹默即以能為能殊不知為檜所

賣也語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自檜再

相浸不能制嗣是以後正人盡斥而和議決

成中國之屈辱益甚矣故特書以謹其始云

廣義

大抵君子用心也坦小人用心也險坦已易

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之聰明先見亦

廣義

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之聰明先見亦

廣義

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之聰明先見亦

廣義

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之聰明先見亦

廣義

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之聰明先見亦

為賊槍所賣况高宗乎易曰戎伏于莽三歲不與其賊槍之謂乎

陳與義罷

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于都牧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棘門度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同根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四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達蘭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奉臣議為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顧爾家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蘭折之曰我得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富勒呼位在烏布上達蘭額爾家附之由是富勒呼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弘館伴之弘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弘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

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講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摩臣憤憑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東議遂息

發明

直書倍來不予其自來也前書雖肯曾倍金使來此書王倫偕金使來則是和出于宋而非出于金明矣志金大誓及求和議自書契初成以來所未嘗有也為國如此尚可望其自強哉吁

廣義

觀分注趙鼎告高宗之言是亦持兩端之說耳安得不滋賊槍之志乎

田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五

凡五項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備于衛也

秋七月彗星見

發明

祥乘生處足以兆商家之積白魚入舟足以啟周室之運高宗之遇天戒庶幾憂勤然而無救於東亂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切矣其如君德不振何忍恥偷安國事廢轍天亦莫如之何也已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官費左金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舍音烏布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寧即海古勒地金之舊土也安春水源出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郎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發明

望之為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為福而望之不方侍以為依而陳蕃不謹持防反為小人所陷甚矣小人之讐隙善類也君子持正小人持邪而小人以為君子之異己君子執是而小人執非而君子以為小人之異心大中不主和議見忌秦檜而蕭振鄙夫附會劫之即被罷黜豈不深可惜哉檜振邪媚小人固無足責高宗進退人才畧無可否是亦寄生之君焉耳故綱目直書罷而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之可罷也

廊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薩里罕來歸金人追及之乃

奔夏

世輔諱德青洞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廊延經畧王庶募問者世輔往應募有敵入夜宿陶穴世輔絕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遼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今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傑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為珠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朝後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廊消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帥渡洛渭由高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起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薩里罕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薩里罕搏頓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罕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廊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發明

觀李氏父子之所為蓋亦破家徇國忠於朝哉綱目特書故將書來歸皆所以予其向義也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諶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諶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諶出二佳士不審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奏檜繼留則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必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後必有以孝佛之說勸制陛下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佛之說勸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錢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之必損元氣矣後王杰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

廣義

趙鼎之罷檜之謀也觀其留身奏事而不

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鑿無虞他人所不及
之言豈非示罷鼎之意哉雖然此亦高宗與檜志同道合故檜得售其姦耳不然檜豈得相而鼎豈得去哉及觀分注載鼎辭高宗之言曰臣去後必有以孝佛之說制陛下者其意欲破和議也昔者鼎嘗教高宗諭羣臣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政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斯言也足以示今日臣辭之言也噫一人之言而前後相異如此宜乎以藉奸賊之口而墮其計也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惠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勅
異議者卒成其志

廣義

嗚呼人徒知賊檜之奸而不知賊檜之奸乃高宗有以成之也使高宗不欲講和賊檜安能售其奸哉惟彼檜和一事乃高宗怯懦之素志故檜得以遂其奸耳且檜雖不堅其意高宗亦將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和平江府向子諶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復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步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尚禮檜

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
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
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
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
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報趙鼎言江南之名帝歎息謂
王庶曰使五日而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
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
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
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
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
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
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
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
忠伏兵于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發明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
曰來聘而曰來言歸者我求於彼之詞綱目

所最謹者統系之辨書法如此畧無隱諱者罪宋
也高宗忘父母之大讐信嘉臣之欺已排斥正士
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為名則是金為君而宋為臣
金為正統而宋為屬國冠履為之倒置矣嗚呼縱
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勿來言而
未來歸者乎宋人庶幾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
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
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廣義且以為使一事言之自微欵之在金軍也在
金國也曰二聖通問使者二曰祈請使者一曰軍
前通問使者三曰金國通問使者三曰奉迎梓宮
使者一使凡十往使名甚卑其尊北主何如也今
也金方遣使則置其名曰江南詔諭使曰詔諭者
臣民之也金何尊而宋何卑耶噫
人謂高宗之中興其亦過論也歟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羣臣
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
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
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
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
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
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
折之檜大怒曰侍即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
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
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
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除奏
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杞李綱遊
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驛胡

理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沂趙鼎
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
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
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
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
愚意料之金為此名以遣使其要亦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
市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
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
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
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
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
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
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
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
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

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項緣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
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
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
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蕃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
宗廟社之靈辱於異姓祖宗數百年之赤子委之敵
國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聞風喪氣無
復庶恥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
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
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
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
國大誓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
今金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
敵情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滕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
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
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漢陛下如石
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
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
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
可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
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業
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
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詔
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
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
士吳師古殺其書於本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
以啟事賀銓之請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請知虔州安

遠跡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項言檜毒諸君不
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發明

豫章羅氏曰人君納練之本先於虛已禹拜
開當草國書辨閑非是論之不從遂為罷黜乃所
爭以義也宋金世管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云詔
議當察是非而忌胡銓之直諫則知議之者姑塞
一時之正論殊無意於議之也高宗忘戴天之誓
親變詐之敵謂之得計可乎孟子曰於不可已而
已之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高宗復
誓之義乃不可已者而乃已之父母之恩不可薄
者而乃薄之豈不為萬世之罪人哉齊景公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高宗既不能自強
其國今反受金之命誠景公之不若矣綱目書此
辭繁而不殺則
美惡之情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廣義

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
義凌冰霜者也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
一二則知高宗以中
與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庶罷

庶論金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
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
趙時而忘此敵邪秦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
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
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
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
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書法

假令敵意盡如賊檜所言其不共戴天之讐決不可不復况未必如其所言哉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九年 金天眷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致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始草
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
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圍戢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全自宣和
以來快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
敵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
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
內變既平指瑕造孽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
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
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金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就

欽定四庫全書

知北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
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
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
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
及赦至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
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
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
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
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
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
表璘慨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叩竊
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侍罪稱謝可也

書法

大抵天下之事圖之于未形者易為力圖之于已形者難為功見於未形者智者能之而

愚者不及也見于已形者衆人皆能之愚者在為
智者哉張浚之遇高宗可謂得君之甚者也觀其
建功立業凡百所為炳炳可觀不謂之智可乎然
其薦秦檜則智者之所不為也浚也何獨明于此
而暗于彼哉且當高宗欲再用檜之時浚當曰臣
下免檜而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豈惟在朝之
臣知之天下之所共知也况陛下親嘗語曰朕
北人將安歸乎推及此言寒心切骨且當亢龍有
悔之時信義為急若再用檜是失信義于天下也
信義一失則所謂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如此則在廷之臣勤王之師誰不解體孰
與陛下為理以雪父兄之大讐大恥哉浚若此言
則高宗曩時亦未嘗受檜蠱惑之深其不再用檜
也必矣今於高宗將欲用檜反引薦之及乎檜勢
薰灼然後知悔上疏極諫果何益哉周公戒成王
曰始諶諶厥厥攸灼叙弗其純此之謂乎使浚能防

欽定四庫全書

知北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於諶諶之初則其勢必不至于不可撲滅也嗚呼
張浚徒致難為之功不識易為之力尚何智者之
哉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懷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

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讐辱
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
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
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
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
即日遣士懷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
去 謁告

發明 甚矣高宗之無恥也值父母之喪正哀毀之
際書云高宗之諒陰三年不言今而遷怨講
和志東肆敢寧不取譏於敵國貽笑天下乎河南
未復志得意滿先遣宗臣修奉陵寢嗚呼祖宗陵
寢隔絕既久高宗不能自強恢復而乃屈己要盟
雖云修奉則祖宗在天之靈亦不帖泰矣未幾金
復內侵河南隨陷高宗之求和
者果可恃哉故備書以貶之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薰侍講辭不拜

先是黃善堂翔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
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
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
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書法 且夫仕所以行其道也和議一成則和靖之
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則雖祿之以天下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顧也况一官乎綱目大書辭不拜者所
以表和靖之清風高節也猗歟休哉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
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
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
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庚兼東京留守

李利用權
留守西京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
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
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汴見烏珠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
宿亳曹單州及陝西東西諸州之地烏珠還自祁州
渡河而去移行
臺于大名府

發明 金人前此嘗書來歸武州矣又嘗書來歸
燕及檀薊州矣此獨書歸何也書來歸者金

人心服而歸之也曰歸者宋請而得之也中國天
子請於敵人而得故地豈不深可恥乎然而上書
王倫至汴而下書金人歸地則其求之之意尤深
切而著明者噫高宗誠不可與論復讐之事矣其
與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
田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書法 時諸將恢復氣銳金
人不敢渝盟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

始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
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
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委自
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
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
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尚書月罷知衢州

發明 敦復不附秦檜力詆和議之非觀其對檜之
語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已君子
持己以義而不以利吾於敦復見之矣罷
非其罪故書罷而不去其官其義自見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擒薩里罕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伊克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罵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伊克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伊克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伊克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錫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揚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諸樓煇于長安怡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發明

書來歸者世輔心服而歸之也李氏鄜延故將始終心宋前書誘金薩里罕來歸不果而

奔夏此書自夏來歸皆所以深予其向義之心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書法

曰忠曰智曰勇此人之所難也若世輔者可謂克盡其道者歟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隨牒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速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身當其衝無蜀之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同已論之矣吳玠志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過乎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廣義

南渡諸將世稱張韓劉岳臣惟感于劉光世焉當云韓岳吳張則庶乎有得綱目之旨

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酒掃實欲觀燾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穎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柘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備服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恥帝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廣義

觀燾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宗寧不為之動心哉其不亡者特幸焉耳

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使

世將精神明悟開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質世將
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情朝廷所以遠來者
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
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富勒呼等謀反伏誅

金富勒呼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克王頗爾家為
左丞相復附之連蘭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富
勒呼頗爾家皆伏誅
以連蘭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人執之

烏珠言于金主曰連蘭富勒呼主割河南與宋必有
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
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留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
至中山會連蘭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特制耶律紹文為宣勸
官問倫知連蘭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殿幣
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
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
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
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
或我君臣邪乃連副使監公佐還報歲貢正朔誓命
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徒倫拘于河間
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
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

廣義

抑觀歸地者烏珠也敗盟者亦烏珠也
嗚呼敗盟者金之常事耳高宗何愚焉

金以連蘭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連蘭以謀反誅

丞相命下連蘭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
我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呼蘭等謀反事覺

且疑連蘭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
連蘭南走連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發明

富勒呼連蘭一為金之宗室一為金之大將
相繼叛逆皆受典刑則奸究難保之情狀可
見矣然綱目必書謀反必書伏誅者蓋亂臣賊子
法所必討苟以仇敵之故而遂昧討賊之公則人
欲肆而天理滅亂臣賊子將接連於天
下矣烏足謂之誅亂討逆之權術哉

知郃州王彥卒

彥當建炎和厚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
撓于和徽遠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
惜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晉榜不辭及秦檜議
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金人所求無厭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
檜之意是欲盡撤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
可不察檜大
怒光遂求去

廣義

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罷和榜而
後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
貨也悔
何及哉

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金呼沙呼攻蒙古種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眾于海嶺

發明

此志蒙古將與之漸也金以全盛之時尚為
蒙古所敗則其強弱之機已可見矣故特謹

而書之所以志
金亡國之本

庚子年 金天春 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
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論大
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
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
宮使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
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
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
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朱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
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窺斥屢瀕九死
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
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
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

發明

李綱忠義出於天性至其謀猷贊襄卓冠當
代宋通鑑續編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

辛而不書其爵陳氏綱目書提舉洞霄宮而不書
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官爵大書
于冊以見予之意君子固當此例考之然後
知書法損益自有權度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廣義

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
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子純

夫不能察檜之奸蓋可見矣

夏四月韓肖胄罷○五月金烏珠薩里罕分道入寇復

陷河南陝西州郡

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
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烏布然之及達
蘭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
右監軍薩里罕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烏珠率九
房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
郡於是東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扶州守
臣王德亳州提轄魏經死之薩里罕入同州趨永興
軍權和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
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
薩里罕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金後遠近震恐
秦檜以其言不警甚懼謂給事中馮楫曰金人背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若齊家未
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
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我機付之帝
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楫聞之喜

發明

中國不可以示弱仇敵不可以結信高宗惑
於秦檜屈己和戎以為一隅可樂萬世無虞

思削將權思撤邊備夫何訂盟未幾金復背約所
得故地尋又失之然則和議抑奚足恃乎譬猶割
肉補瘡瘡不可復肉亦旋盡雖欲不亡得乎高宗
力排眾議銳成和好殊不知為金所賣耳苟以誠心

而賊臣秦檜猶主和議檜固不足責高宗若足亦
可謂志親釋怨者矣綱目因金人入寇特書于冊
者既識宋人之不自強又見金人之不可信也

廣義

金人渝盟入寇而高宗誓不
復用張浚者賊檜之慶也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

城薩里罕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溫已在揚政田晟繼至諸將請以退清野以挫其鋒溫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敵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此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岩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罕使驍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敵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罕還鳳翔由是金人不致度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孟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烏珠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生帳錡曰此惡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探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若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欲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名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寂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

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礮

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轉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里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眾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禁羊馬垣六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者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彈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孟

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發者執鐵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街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嗚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不敢然有違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通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夜朝廷以兩

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
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為車
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運騎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
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騎遺狀
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
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
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
令明日府治會食運明錡果為五浮橋於頴河上置
毒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
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
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
往往困乏騎士氣閒暇軍皆休方晨氣清涼按兵
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
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
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烏珠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
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
官軍以鎗標去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
騎分左右翼號揚子馬皆真女為之號長勝軍專以
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
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火休城
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拔靡不
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
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
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
既而洪皓自金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
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
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
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更可惜也

廣義

大抵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取
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示
死以堅眾志二也因天變以致敵三也以忠義感
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
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
時也烏珠擁眾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
必死之理順昌為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滿
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
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
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舻一望千里吳人為之膽落
矣幸而周瑜乘此東風決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
暇幾手不免吳人之意以為退此勅敵不猶愈於
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為
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君子待人以恕而
無求備之心不當
如議者之所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遜度飛乃遣
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頴昌
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
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
以關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
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寶牛皋相繼敗
金人于
京西

樓焘罷○遣使諭岳飛班師

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
廣義 使無賊檜此舉則剖竹之
勢成矣金人豈足敵哉

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畧使田晟破走之

薩里罕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荔嶺薩里罕規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縣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公道而出屢戰敗之薩里罕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敵壁未定奮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薩里罕走還鳳翔

發明

是時金人渝盟憑陵諸夏其禍慘矣然吳璘有扶風之勝劉錡有順昌之勝岳飛有京西之勝田晟有涇州之勝可見中國之兵猶足禦敵也而賊臣槍力主和議詔諭班師則是自失其機會耳前以和自愚而金乃叛盟今以和自守而縱敵攻畧嗚呼金人南侵如故宋人欲兵勿爭而且卑屈講解之槍之罪可勝誅哉綱目此事而書之于冊則其義益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於是遣張憲敗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良復鄭州張應麟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也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與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與復永安軍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毫而遁俊入毫遽還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運就徽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斬賊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

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沮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曰吾與爾小

大百戰雖名王貴胄莫不糜碎爾何為者金將高統

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

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

父時鄭瓊與葛王為祿在毫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

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

進取俊不從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

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

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發明 不曰還而曰遽還遽者急遽苟且之詞誘俊

共復中原可也夫何不從王德之請率兵遽還壽

春則俊亦不能辭還撓之責矣故書遽還以深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偪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請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己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

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
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擊走金烏珠于鄆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

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
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
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
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
兵直貫其陣飛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
合金屍布野烏珠以揚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兵以
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
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
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
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頰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十一

再與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戰與之戰殺二十人
及萬戶薩巴千戶百人再與死之獲屍焚馬得箭鏃
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
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
速援王貴既而烏珠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寇戰于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
烏珠婿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
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斬金人
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
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寇騎五百奮擊大破
之烏珠還汴飛檄諸陵臺
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發明 直書擊走蓋深幸之也自中原淪陷諸陵廢
紀雖有忠臣義士徒能北望慨想而已今飛
進軍討伐遂能修治諸陵亦足少伸臣子之情矣
綱目詳而書之蓋予之也如晉書桓溫敗姚襄入

洛陽修謁
諸陵同義

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劉鈞為
判官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
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
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食軍以抗
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挂劔全烏陵河思謀素驍勇傑黠亦不能
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十二

鎮在慶李凱崔虎華匪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
之將噶克察亦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
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
君痛飲耳方指曰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與金和
氣望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
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乃憤慨泣下東西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斷曰我等迎官軍全
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而
南者如市飛亞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烏珠敗
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少保且
退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
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高珠悟遂
留不去及飛還高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
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
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
所向有功金兵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
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挽之如易云高宗在危方
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
雙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
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嘆終不能過河與之
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隔是則宋
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也固天所以限南北
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擢髮
難數是因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
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台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

侯駕遠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
牌一日送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
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
于策則惜之之意為可見矣

廣義

武穆嘗言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張弱蓋
鳥珠敗盟此可見曲直在宋而直順在宋宋

常取勝此可見壯強在宋而老弱在宋故自順昌
之捷以來無將不勝無地不復者武穆之言驗矣
或曰然則武穆奉詔而還何如曰不能處權變也
曰若武穆者正所以守經也守經乃所以行權也
何不能權之有曰不然權者經之所自出權變之
中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乃所以為經也非經能守
而即可以為權經而非權則子莫之中矣故曰權
而得中是乃禮也甫刑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
之謂樂若武穆奉詔還師則是不能用權也權既
失矣惡在其為守經哉昔者舜不告而娶地瀕援

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若以守經言之舜娶必告
嫂溺不援為當也然而舜娶必告必無後也嫂溺
不援必致死也謂之守經可乎然後知舜娶不告
非不孝也嫂溺必援者非益嫂也乃所以行其權
也權不失正非經而何使舜必告而娶尼生孝已
之行嫂溺不援以手豹狼禽獸之心皆不得謂之
權也漢宣帝時有甘延壽陳湯者奉使西域稱制
誅斬鄯支單于於康居後來宣帝因劉向之說不
罪二人反封侯爵且宣帝如何主也決非高宗之
庸闇武穆何如將也決非甘陳之寡謀又况金敵
大勢決非鄯支單于之比于時即當駐師郿城遣
騎馳奏曰臣以却敵之功成在且夕若肯諭臣臣
不敢奉容臣盡取敵人獻于太廟以復不共戴天
之誓願伏矯詔之罪身潤鼎鑊甘心無悔如此則
蓋世之功武穆有之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
曰史稱武穆好春秋何其招禍之酷也曰經文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

權左傳載事武穆之所好者左傳而
已彼聖經如化工武穆想未之及也

八月貶秘閣脩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卬州
喻樛和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
光遠開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
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
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
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
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檮誘之曰且成檮此九事
曰九成胡為異議持不可苟安耳檮曰立朝須優游
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
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檮尤惡之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妨賢病國也疾良善則如鸞隙
犯刑憲則如飲食以同己者為賢以異己者

為倭九成等因言和議之非見片秦檜之意貶熟於外果何謂乎噫此乃秦極而否城復于隍之時也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敗非其罪故書敗而不去其官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古紳右丞相蕭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十四

發明

古紳蕭慶之殺考之分注皆不戰其故是必無故而殺之者也無故而殺大臣謂之善治國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金之失政刑矣

冬十月金薩里罕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少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薩里罕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機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城將趙惟清執忠植詣薩里罕薩里罕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里罕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君節度使謚義節

發明

忠植之救慶陽而為叛將趙惟清所執觀其大呼城中之言苟非明於舍生取義之道者

其能然乎是故義之所在則生有所不用也有所避志而有所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能舍生而取義否則為能若是哉特書死之子全義也

臨安火

是時宋已定都臨安其不曰京師者宋棄汴京而守其都臨安也蓋天火曰災人

大曰火秦檜專權自恣始害忠良臨安之火安知非秦檜為之不然何以直書其火乎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璫為行聖公

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璫遂封之

發明

金崛起邊陲以入中國士馬精強所向無敵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固也乃復修明禮樂崇尚聖教安得不亞予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統而使敵人得以從容講求文物金運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十五

此盛矣其如宋室何哉噫此蓋君子傷時之意云爾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率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用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發明

置屯田于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矣特書曰始所以子金而惜宋也

辛酉十一年 金皇統 元年 春正月金烏珠陷壽春入廬州詔張

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京臺出入許鄭之間蔡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名諸軍還乃及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烏珠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末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因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烏珠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金人陷商州邠隆復之○楊沂中劉錡敗金烏珠于柘

臯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逼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生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并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人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謀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

吳而進德率眾塵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特長谷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

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夫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

烏珠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發明

小人之誤國至是益見矣方諸將進取有功所向克捷而力主和議名之班師苟使盟誓

可結則必南北弭兵各不相犯今而來則恃和息兵金則挾和脩戰自請將還鎮之後如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攻城畧地無時休息嗚呼敵不能恢復中原獨不能保守淮甸而相繼陷沒江表震驚然則和之一字果可以欺天下乎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天

水郡王封昏侯為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

發明

金給致仕官半俸則優禮羣臣之道隆親祀孔子則尊崇先聖之道至蓋自古開國令主

必有一二事安天下之心而係天下之望然後天下之心歸焉金主于是乎為一代賢君矣綱目書于冊所以美之也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俊使

沂中救之敗績

張俊楊沂中劉錡來詔班師行幾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還沂中錡曰會于黃連埠同往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復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遠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有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紀金又追之死者甚眾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濠州俊軍入宣化騎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錡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母恐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廣義

或曰自岳武穆後諸將奉詔班師者如何曰可也曰何由知其可也曰諸將武穆之事不同也曰不同者何曰武穆之成功什有八九所爭者一二耳諸將行師之時金人之氣復壯若矯詔不還安能必其功之成乎矯詔不可也若武穆之時金人之氣銷沮殆盡矯詔不還可必其功之立就也矯詔可也通時連權吳可執一論哉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其內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持之彼必奔命可生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

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持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通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斷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蕪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發明 凡書救善之也是時飛已班師聞濠受圍幸不亦誠乎救在遠者則罪在近者當時張俊諸人不能辭其責矣還次舒州不得已之意也

金烏珠渡淮北去○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增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故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台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于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諫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休飛飛不為止帝賜禮褒諭有曰轉輸難阻仰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

的為辭至是俊知世忠作檄欲與飛分其背竟軍飛
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屠城為備飛曰當
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
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
上之朝檄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搥誣世忠飛馳書告
以檄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
世忠事告檄檄大怒俊既還飛遂不復出
掌兵其餘屬多乞官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廣義 張俊依違小人也何以處大事決大義
哉其乘時射利如此於心得無愧乎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

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
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賊不力秦檜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之遂罷錡兵命
錡知荆南府

廣義 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姦人得計
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晉程嬰公孫
杵臼韓厥也

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
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
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
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引欺世盜名奪
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
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

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
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發明 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弄機然汲而不
書則無以見其亂雜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

韓世忠等入樞府則見其計收兵柄書罷三宣撫
司則見其自沮戰功書進秦檜尚書左僕射則先
其專用權書范同參知政事則見其窺信逆黨
書罷劉錡則見其信小人而黜君子書罷王居正
則見其疎正士而近姦諛夫以一歲之間畧無一
善可書則謬妄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
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高宗銳意和戎委政秦檜
竟忘戴天之讐偷安忍辱其禍至於宋亡而未已
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
已焉耳蓋亦有不容已焉耳

廣義 自古邪不能容正也然能容之於暫不能害
之於久譬諸陰霧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亦說盛行二君之書
一出則王氏和說遂泯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
矣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
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
思面欺其主和鳥珠遺檜書汝朝夕以和議請岳飛
方為河北國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
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疏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
楫陳議大夫万俟卨等文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
舒蕪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
山陽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發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
殺民則士可以徙張良相漢滅楚而辟殺歸

山范蠡輔越平吳而五湖遠遁至若張翰之思鱸
二疏之請老又莫非見幾而作者也蓋位極者勢
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
俊忘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全人忌之於外羣小
忌之於中苟能見幾明決則投箸而退解組而歸
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
乃陷其坎窞自是而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屈
辱自是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餘類其禍豈不慘
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岳公亦昧於進退之機
云爾湖日書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和珍與希卜蘇合兵五
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有新立營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生不得起次最
彊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
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四十二

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次陣如之凡陣以拒
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代則以鼓為節騎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
將竊議曰吾軍其藏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
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
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和
珍希卜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
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挑仲曰戰于
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
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
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
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和珍善戰二人異議璘先以
兵批之和珍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璘乘
馬至鹿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和珍走保
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
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

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
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
還鞏世將惟
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

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
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先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烏珠遣劉先遠還要官尊望
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
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制王貴又
用之檜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責懼而
從之檜又開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說鵬兒以喜貪屢
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
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
子庶帝不赦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
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
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
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錄
使張憲自誣謂得飛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
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臨安
下大理寺獄檜奏名飛父子繼憲事帝曰刑所以止
亂勿妄追證動掠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申丞何
錡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錡引飛至廷詰其反狀飛裂
裳以背示錡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四十三

鋒鏑相接迅
不及停何暇約
計為百步則必
用神臂弓七十
步則用強弓從
容擬議若是耶
是皆全不知兵
徒於紙上談之
乃謂以此取勝
恐未必然

而閔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槍槍曰此上意也詩曰
錡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夫士
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槍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萬俟
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鴨綠草致書張憲王
責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
軍且云其書已焚飛生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
臺章所指淮西逆事為言高喜白槍簿錄飛家取
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
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鴨草等證飛受詔逆命評
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
仁輔寺丞李若樸何秀猷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
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
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槍語
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
忠曰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發明

槍語者專報無君之詞楊氏曰小人設險中
之險以陷君子猶為未及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富險中
以陷君子猶為未及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富險中
之險也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金人所忌者惟飛
而秦槍所忌者亦飛以為不早驅除終梗和議是
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反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
中之險乎秦槍主之張俊方侯高又從而成之妄
掣飛憲株連岳飛身受非刑羅織抵罪嗚呼槍何
警於飛飛何負於槍耶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
不容槍之罪又可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
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大理獄所以明其誣累
之非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政治則宋事之興
廢可知矣

廣義

少保當時若矯詔遣兵而得罪
豈不愈於賊槍矯詔而殺已耶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誅曰中
原士民苦于兵革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
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
振之北使之來乞與西議復抗疏言秦槍誤國之罪
槍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
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
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廣義

世忠之誠過武穆所謂為見弓而高
飛魚驚鉤而遠逝賊槍之勢可畏矣

十一月范同罷○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槍忌光諷中丞萬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源近朋
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槍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怒令言者論
之再敗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烏珠以蕭叔那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
淮水為界求到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
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
祭天地宗廟社稷命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
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到屬上國自鄧
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四十里外并西
南盡屬光化軍為敵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
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
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
隆命亡氏踏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
誓詔庶使敵邑永為憑馬殺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

果運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烏珠尋遣人來復商州及和尚方

原山二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君子議公之釋父怨親仇讐成二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君子議其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也然而春秋所勗重者父母之讐所勗謹者統系之辨高宗惑賊檜之邪謀侍和盟之逆策忘親釋怨降尊居卑名義甚倖蓋漢亦曾和單于不過遺之以歲幣加之以可汗五代石敬瑭借兵契丹稱臣奉貢此非一統之主君子猶且譏之宋自真宗訂盟耶律南兄北弟僅克比肩高宗受命中與天下共主言地則多於敬瑭言名則正於晉氏而乃君父於金苟焉無恥胡銍嘗曰以祖宗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國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辱於異姓祖宗數百年之赤子委之敵國且稱藩奉貢云者非其有而得之如劉豫張邦昌之徒則志得意滿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高宗所居者祖宗之位所守者祖宗之業祖宗土地不能恢復父母讐恥不能報償易怨而為恩忘哀而作喜貶國為邑自卑尊人雖至愚者弗克忍為高宗樂而行之是誠何心哉觀之誓表尤可慙赧是蓋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足為上而首為下其屈辱亦已甚矣將何顏面以處臣民之上將何誥敕以謁祖宗墳陵則雖帝有江南奚足貴耶綱目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廣義嗚呼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敵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讐者此高宗之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綱目大書奉表稱臣于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為中興謬矣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宗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直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從知金州嘗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徒知叙州檜陰使人醜之

發明

宋人求和於金者必有所利而為之焉秦表稱臣極甘屈辱而金人未聞有一毫利宋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為割地以附益之且唐鄧商秦宋之故土高宗即位十五年未能復侵疆之咫尺而乃棄其四州割之境內僅有十五路而金之境內乃有十九路由此觀之三分天下金有其二宋則其一耳自是以後偷安一隅粉飾太平諱言兵事宋之所謂中興之業者止於如此而已矣豈不深可哀哉天下未一讐恥未雪而先為自盡之計高宗誠五霸之罪人也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惡其釋父怨親仇讐之意云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資徙之嶺南於是韓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

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將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妹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兵未退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幾死不齒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曹成十萬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烏珠於穎昌則以背寇八百於未山鎮則以五百皆破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名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宋

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特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警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 冤哉

發明 甚矣小人之殘忍而酷暴也欲執國命則志在欺主欲行私意則志在妨賢蓋不欺主則權勢有不可專不妨賢則私意有不可遂趙高欲專權則矯詔以殺扶蘇秦檜欲和金則矯詔以殺岳飛皆異世而同符者也然既稱臣于金又割地以畀金所求必遂無願不從宜乎金之報聘也

何待次年始有冊帝歸喪之事耶則知割地稱臣猶未足以快敵既殺岳飛金人相慶始遣報使南北弭兵則賊檜之與金為一可見矣嗚呼賊檜毒邪固不足責高宗志警事敵挈全國以付秦檜任其所為弗與之較欲稱臣則從其稱臣欲割地則聽其割地欲殺岳飛則順其殺岳飛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若是之無為乎殺者殺無罪也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耳考之前史皆以殺飛為文綱日歸獄於檜變文直書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具官書爵檜豈得而擅殺之手原情定罪立法謹嚴然後是非正曲直分賊檜之欺君僭竊之罪不容掩矣凡若此類微言子莫能修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宋

廣義 此何以書秦檜殺書秦檜殺者所以著賊檜專殺無君之心也然則於岳飛書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者何書此者所以復其銜以伸萬古之冤也

戊子 十二年 金皇統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封崇國公瑒 為恩平郡王 詔諸州脩學宮 ○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放齊安王士褒于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璣少師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苦以袞冕主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發明

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求冊帝中國僅同藩位足上首下至是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貶中國之鴻名受他人之封號悲夫綱目書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可哀也哉

廣義

分注云冊帝為大宋皇帝噫金人向嘗冊劉豫為大齊皇帝今其冊命與豫同者劉豫高

宗也胡銓之言驗矣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

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萬俟卨論其過欲廢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

監徽州居注

八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別宮

發明

春秋之法凡書歸者請而得之也來歸者心服而歸之也高宗備受屈辱而父母不得生

還徒以哀巧於金僅歸昔者靈輒抑不知父母旅魂抱恨泉壤亦已久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高宗苟安而已哉則是高宗惟冀和議速成而不肯苟安而已哉則是大讐必報也綱目書此乃深貶之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眾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

充攢宮總護使

大赦加秦檜太師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

發明

加不宜加也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古先哲王之用賢必防小人必任君子而秦檜總
權周上辱國如賢安可以國公加之乎德高宗以
和議甫成肆赦加爵殊不知所失亦已多矣安有
明哲之君忍恥臣仇甘於自欺而尚可以論人道
哉直書于冊
深譏之也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揚應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
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幣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
故併遣使
歲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

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

辭不拜

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發明

凡前代專權之臣綱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矯偽欺世之罪至於賊檜之事則書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而能辭不拜者何哉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所以辭之故綱目因而書以辭不拜耳然而檜不受而直書不拜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專權無君極矣孰知於專權無君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宗齊梁

為愈下矣世變至此可歎也哉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總論之遂罷為鎮沔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劉光世卒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取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速速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宏毅實體力行程頗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發明

綱目於劉光世尹焞之卒一削其官一具其官則二人之賢否書法之予奪可見矣君子宜細觀之

詔秘書少監秦熈修日曆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煇養之南者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煇次之歷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煇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廣義 分注云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其子領國史而掩其惡檜能掩於當時其能掩於後世耶秦檜掩之而他史則不為之掩也綱目據其實而書之者甚檜之惡也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滿涇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比春秋伐萊之後繼以大旱也此書大旱者賊檜專權妨賢病國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五十四

內外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傳曰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憂國恤民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西遼耶律達實妻蕭氏死子伊呀立

伊呀改元紹興籍氏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 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為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而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廣義 臣謹按春秋父兄之讐不共戴天况在汴諸陵俱罹發掘之禍乃高宗以怯懦自居而甘心臣金其得罪于宗祧也多矣今而作宮虛奉不過脩飾外貌而欲偷安於一隅耳何足道哉

三月築太社稷壇及園丘

發明

於戲宋人亡讐釋怨粉飾太平之心蓋若矣

剛明之君必曰一城未復祖宗之恥未雪也一地未歸祖宗之恥未雪也一族未返祖宗之恥未雪也名分未正祖宗之恥未雪也高宗失中原而不能復棄宗族而不能返敗稱臣而不能正則是祖宗之恥未雪一二誠五內分裂無望生全之時也而乃作大學作景靈築社稷立園丘紛紛作繼書于冊自以江南為苟安之計而讐恥中原付之不問豈不可恥之甚乎蓋天子天下之父既亡其恥則一匹夫之不若耳詳書于冊蓋識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五十五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常憐刑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古神聚落也古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或獻取蜀策古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古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古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古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

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鄒被囚秣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

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屈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謀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饋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餓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決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遺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宗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大為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冤消雪窖攀龍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三

而莫遠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鑪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驕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即直秘閣而卒

發明

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

年矣書還自金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如漢書蘇武還自匈奴同意

廣義

洪皓朱弁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味諸公注義自見矣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發明 靖康元年入寇建炎三年入寇皆以號舉者

惡其恃強不恭故貶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固綱目取法春秋之深意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夫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

用邪

甲十四年 金皇統 春正月樂平水關

樂平縣何街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關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發明

水者陰類樂平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關者此綱目之所特

書也書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高宗信任非人志譬事敵則其逆氣所激固有致夫災異者而宋之君臣方且溺於宴安恬無警省天變豈有虛生之理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焘簽書樞密院事

初萬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萬以聞萬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鈴紙尾進萬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萬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闕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夫

經高闕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初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誓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謾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視忘警戒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

發明 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專師重傅崇學尚文高宗志戴天之誓習偷安之事謁聖視學掩飾虛文宜乎有以來胡宏之議也春秋所貴者復讐之義綱目所貴者亦復讐之義志親釋怨又豈春秋綱目之所以深貶之耳美惡不嫌同遂視學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美惡不嫌同

詞

廣義 高閣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蹇
刺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
哉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
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
詔申
禁之

發明 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
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
之不服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子
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廢
蘇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
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决窮則通縱能削一史
官之書安能扼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譏檜
之愚也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
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錡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
宣言變理乘庚蓋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錡館客張伯

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
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錡於萬安軍泊麟於吉陽軍罷
皓提舉江
州太平觀

發明 是時宋之君臣偷安忍恥共行逆德而陰
之應必矣蓋雙理陰陽宰相之職陰陽不和
固宰相之責也秦檜位首相受理乖方侮慢自賢
大逆不道而乖氣磅礴則有以致夫異氣大水之
應不在茲乎而賊檜方且惡白錡張伯麟之諷諫
刺配遠方吁災異之來不知戒懼而又罪直言之
士則其忽慢天變
豈不從可知哉

秋八月金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發明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君子以為公子之重視
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
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亦與焉如晉殺
世子申生之類是也蓋父子之恩出於天性金主
無故而擅殺其子則其於父子之道亦大悖矣殺
殺無罪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書主斥名惡自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秦檜怒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
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
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
建國公白王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
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
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激無妄之
福益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于吉陽軍
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

以不移檜見曰
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疏之為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送代其位

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發明

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殺而不書金殺王倫而書王倫為金所殺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以明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雖然王倫固有贊成和議之愆然亦上之所命非倫之自

行也則是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初不在己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秦檜陷害之意若曰朝有使臣

如王倫者不能保全終始乃使之為金所殺故夫金人非能殺王倫乃是朝廷使王倫為金人所殺

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為何如哉如唐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同義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發明

嗚呼高宗誠無足與論復讐之事矣胡氏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

友之讐不同市朝今高宗與金人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願乃御殿受朝宴然自肆則是志親

釋怨非人子矣獨不計父母客死窮荒中原僅存半壁柳且稱臣奉貢撤備罷兵高宗非無人心者

何故溺於自棄甘於受辱而行此姑息之事哉直書曰初深恥之也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發明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命所以有九有之師爰草夏正然傑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

天命者以此是時彗出東方其異甚高宗未聞有省己責躬之實而徒肆赦播於境內抑足以為

拜慶之道乎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天命安得而不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六月朔日食○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燿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頃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頃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發明幸檜第何以書譏之也屈萬乘之尊幸佞臣不足幸者乎則是高宗知有秦檜

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廣義此即徽宗幸蔡京王黼之第耳觀分注之備載則知高宗之貨賊檜其真宗王旦之流與

歟然曰一德格天者臣見成湯伊尹不如是之狂妄也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

於谷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後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

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栻知潭州與郎丞汪名錫共伺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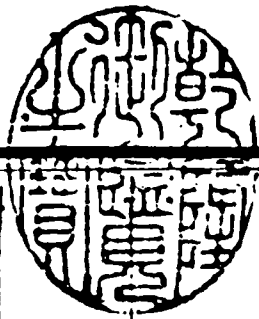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愿希秦檜意附下周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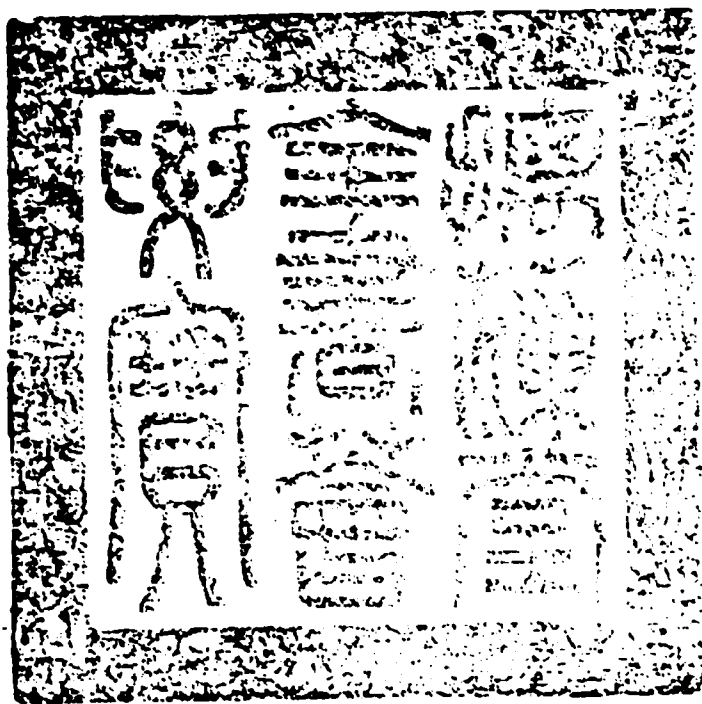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十四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 臣張燾
謄錄監生 臣張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
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凡十七年

六年 金皇統 春正月行籍田禮

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
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弼文以飾治具如
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
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間矣

發明

吁哉敬戒無虞同失法度罔遊于途同治
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同
違道以干百姓之擊罔啼百姓以從己之欲無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無荒四夷未王之君臣更相戒飭以成治功而
未聞同趨於宴安之轍也高宗忘恢復之志秦檜
獻逢迎之詞自此苟安之事日作而祥瑞之奏日
聞矣吁安有賢明之君忠良之臣而忘親釋怨以
行此具文之事哉綱目書行籍
田禮文無貶詞乃深貶之爾

夏五月金韓企先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
進為己任推較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
稱賢相

廣義

觀分注所載之實則知敵國之有人矣嗚呼
天下治亂係宰相當徵宗之時則有蔡京王
黼欽宗紹興則有張邦昌高宗南渡則有黃潛善
汪伯彥其觀金之企先猶天淵之相絕耳金昌得

不與而宋也
曷得不衰乎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
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責人違官積不能平
至是唐古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
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
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
于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于是虛
中與老幼百口同日
焚死士談瓊孫也

發明

按分注則虛中無罪為唐古酬等所譖而羅
織以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
金之失政矣蓋虛中叛宋降金乃亂賊耳曷不書
誅而書殺彼虛中誠難逃背逆之罪然金誅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五

無名故書殺也雖然虛中叛宋而降金欲保富貴
於沒齒今不旋踵而罹禍然則背主降讐者果何

哉

廣義

真臣降敵而不能逃天網之密者虛中士
談是也綱目書此其為叛臣之戒昭矣

秋九月金劉豫死

發明

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
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

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恥其所為
不食周粟而死若二子者豈好死而惡生哉誠以
君臣天地之大義自古而今不可泯故寧死而不
屈耳自世道傾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有忍恥
索垢仕非其地者劉豫在建炎初固嘗出仕於朝
後如浙南府當其敵時縱橫四部多壘豫守

城邑保障山東誠足嘉尚矣洎敵南退之後豫既
不能扞禦不以此時引身而退乃復偷生苟免服
為臣僕雖借立齊國然亦稱臣奉貢而犬馬之矣
金以憑陵動憚之師一旦崛起席捲中原據有宋

土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而目安有以拜伏
於前為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不知愧恥者哉
豫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嘗稱兵犯順卒金
寇宋又君子之所深病者固宜直筆深貶之也觀
綱目所書金劉豫死則豫之失身於金盡東海之
波不足以泄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
可歎哉如漢書莽
大夫揚雄死同意

廣義

劉豫者宋臣也綱目何以繫之於金死者庶
人之稱也劉豫嘗為齊帝矣何以曰死曰豫
因宋臣繫之金者義絕於宋也以死書
者誅其叛逆而庶人之也嗚呼嚴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五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於金言耶律達實與其國鄰達
實已死金遣鈕祜祿罕努與使俱往達實過之於野
罕努語不遜達
主怒而殺之

廣義

抑考西遼與金亦不共戴天
者也殺金之使不亦宜乎

丁十七年

金皇統
七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

書樞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段拂參知政事○

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金主亶殺其

文武從官十餘人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尼瑪吟烏布烏珠維初年
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費庫氏
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
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酌怒至於手刃侍臣至
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
使田叔左司郎中吳毅翰林侍制邢具瞻及王植高
鳳廷王傲趙益
興龔夷鑿等

發明

稱國以殺者所以著其擅殺之也傳曰義繁
於殺而見殺之是非有不足紀則正書其官

曹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是也義繁於人則兼書
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茂野之類
是也金主制於晨北心不能平縱酒自遣酌怒殺
人此何理耶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
邦金主不能刑于寡妻安能至於兄弟以御于家
御家邦哉明此然後可得好惡之公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四

廣義

抑觀宣為后所制而反移怒於羣臣果何
理哉綱目書此所以著金政之不細也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於英州

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
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
元時饋粟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
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
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
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
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
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

鼎為
稱首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趙鼎當國步危疑之際宏
濟難艱獻可替否內足國用外籌軍旅誠中

與之賢相也賊檜譏忌貶竄避方茲因迫抑齋志
以沒豈不深可惜哉時鼎罷相既久而猶書故相
者罷之非罪不與其罷
也此亦書法之深意

廣義

分注載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
本軍月具存亡申省觀此則知當時國命皆
執於姦臣檜賊之手高
宗特擁虛器而已悲夫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
召還責責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五

發明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
而不與立也蓋臧文仲蔽賢聖人罪之何况

忌賢而又扼抑之手秦檜惡洪皓而安置英州忌
剛中而罷其職此蓋小人殘忍之心勝耳嗚呼
在朝之賢忌而擯棄在野之賢欲其薦引固甚難
矣敵賢之罪小忌賢之罪大檜誠臧文仲之罪人
也綱目備書
而其義見矣

廣義

分注載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觀此
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宋而後已講和特其

餌耳嗚呼宋
何負於檜哉

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達蘭既誅其子勝花都即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
與蒙古通蒙古益強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

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國塞與之歲遺牛羊米
豆且冊立其長散拉貝勒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
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其厚於
是蒙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發明 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
不屈則見蒙古之浸強金伐蒙古不克則見
女真之漸弱識者可
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戊辰十八年 金皇統 春二月段拂罷

拂開趙禹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克
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泄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
尋落職興
國軍居住

三月以秦嬉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刑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
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朔日食○秦嬉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

右僕射

嬉乞避父子共
政也尋加少保

發明

秦嬉檜之養子不學無術驟登政府此固高
宗溺愛不明之失及嬉能辭避位次僕射則
是未嘗辭之也故綱目不曰罷秦嬉而曰秦嬉罷
以見黜陟之令聽其在彼高宗亦無如之何也已
書之所以著其輕棄名
器斥秦姦邪之罪耳吁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於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
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發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夫顯忠之放初無所因由上恢復之策見忤
秦檜故耳然則恢復之事為時大諱而不足以言
矣吁小人之心毒非蛇蝎而毒於蛇蝎威非狼虎
而威於狼虎詎不深可畏哉高宗恭己南面受制
焉諛天下之事漫不可為矣書之所以哀之也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亮本名都古嗜訥太祖子烏布子為人慄急猜忌殘
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
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
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祖太祖長
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
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

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
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
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貢
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納絹鄂州
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三十萬緡京
西路請佃田租及
州縣場務稅錢

發明

治國以養民為本養民以寬恤為先自喪亂
以來東南之民疲於供饋水旱繼作弗克存
生帝能惻然懷念特寬雜稅然後民得盡力于農
畝而仰事俯畜之有餘矣誠仁人之量王者之心
也綱目特書乃所
以不沒其善耳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

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烏珠卒

金自尼瑪哈死達爾富勒呼等皆有自為之意烏布
獨立不能知之何使無烏珠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
功以為尼瑪哈後
惟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於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
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棗承檜旨論
銓與客唱酬謗銓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棗提舉湖
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聞人倪登為守
閩棗以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
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登卒事乃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五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
玉陶罕底馬賜之後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
因而奪回賜物亮本
懷不執疑畏愈甚

發明

是時亮既蓄篡逆之心茲因奪回賜物逆謀
益決金主不能鑒之於微惜哉故曰臣試其
君子試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辨之不早辨也故特書以著其基禍之始云

己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春三月朔日食○夏

五月金出完顏亮於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
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鷓尾有火入寢內燒燔慢金

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聞於翰林河水大風
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
人五月以天變赦罪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
事蕭肄捕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
右丞相宗賢曰都古增詢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
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
測其故大恐及至復
拜平章誅逆益甚

發明

是時完顏亮逆節既萌金主因天變之異出
則其促之使叛耳既懷嫌隙豈宜復用乎易曰高
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
也金主酷信逆亮疑而復釋則是幾事不密所以
愈益其篡竊之心也是故亂臣賊子要當制之於
微其微不謹其甚難制深可畏綱曰書此此垂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五

矣切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費摩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所於費摩后后白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
秉德右丞唐古辨而殺左司郎中薩哈壽星等竟不
遷秉德辨二人恣望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烏達
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曰問曰若舉大事誰可
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鄂王子阿林亮曰
阿林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
捨我其誰於是且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斯疑之
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
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林惡特斯會
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帝阿林大王而金主之
弟止有常勝北拉亮乘此搆常勝北拉阿林連蘭特

斯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曰昨王妃薩摩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庫哩氏及瓜爾佳氏等

發明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完顏亮采厥金鼎原非一日而所忌者常

勝費摩耳故因亮譖而未能先覺相繼而殺謂之何哉蓋莫親於兄弟而殺其弟莫厚於夫婦而殺其也 其後以親為疎以厚為薄宜乎有以乘逆亮之殺也 是以國君棄三綱則必有篡奪之禍矣金主之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布薩呼圖舊受烏布思圖克坦額呼楚克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羅卜藏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使羅卜藏結與國內應與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丁巳乘呼圖額呼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羅克坦貞平章政事秉德左丞相唐古辨大理卿烏達羅卜藏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嘗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呼楚克先進刃呼圖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屬呼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諡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

發明 金人逞其兵力據有國土其國族自相殺殺乃亂之本是故金重殺其文武從官殺其子

大赦
改元

殺其弟殺其后與夫完顏亮上弑其主皆詳書於冊所以見君臣大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昭然天冠地履之不可紊也前史止載完顏亮弑其君完顏亶至綱目始正名定罪其餘僭竊之誅畧同此類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知所懼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庚午二十年 金天德 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

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扶刃于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猶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棍以自衛

發明 賊檜毒邪人所共憤施全仗義刺檜其志可嘉然曷為不書討而書刺蓋全不勝一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念忘其身以及其親不以討有罪之例與之也然全之死前史皆書誅而此變文書殺者檜固有罪不予其討有罪也綱目狗

廣義 施全刺秦檜而本朝綱目不書曰盜昔者翦政殺俠累而文公綱目乃書曰盜者何曰施

全竊政不同也俠累秦檜亦異也觀全對檜之辭至今直氣凜然則知其為烈士矣豈翦政之流哉特其勢不在已故不免於刺耳使全得預機務必行誅討何以刺為綱目所以予之而不盜者此也

金主尊其嫡母圖克坦氏母大氏皆為太后

圖克坦后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金主弑亶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

是追尊烏珠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秋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偁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

使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布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詠言孟堅者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諷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即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我非便知雷州王超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營私也罪人不孥先王大禁賂檜因憤孟堅私史之故羅織擊獄流之峽州胡寅等緣坐皆為責降夫復何罪嗚呼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已有過則彼言當矣已無過

則彼之言妄矣反求諸身益加砥礪奚必憤其私議而疾之深乎綱目之書此詞煩而不殺其義亦可見矣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達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總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古辨判太宗正寺呼爾察繫勒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北京殺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王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罕等夷其族

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遂設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里延舍音子博濟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威台孫呼爾察好脩飾亦族之

發明

逆亮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既忌太宗諸子殺薩里罕殺其身而又夷其族自非殘暴酷虐之至者弗克忍為民固常懷懷於有仁逆亮欲篡位則弑其君惡盛強則赤其族欲為久安長治之計既平內患遂謀併吞厥後世宗甫立身且不保吁

逆亮見忌宗室卒為宗室所圖執謂果無天道乎不在顯使在蕭牆之內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發明

嗚呼高宗誠可謂不知薰蕕之別者矣君亮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嗣君居諒陰之中故也時宋非居諒陰帝又非有疾病胡為高枕自肆溺於宴安間因檜疾使臣赴第則是挈全國之萬機皆決於檜而高宗不可一日無檜者也高宗志親釋怨委政嘉臣而恣其貶壞豈不深可歎哉故直書秦檜有疾若至尊然者所以譏高宗深寵姦回書詔執政赴檜議事所以著高宗挈國授賊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

使為金國祈請使

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頗放使唯唯而退

發明

逆亮弑君篡國罪不可赦不可親也女真與宋世讐不共戴天不可忘也前遣使賀即位此遣使迎欽宗直書於冊識宋之釋國怨親仇讐也蓋怨莫重於父母之讐有父母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屈己請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又何有於其國哉

三月金大營宮室於燕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若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

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

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

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發明

不曰營而曰大營志土木之盛也無益妄費民不聊生逆亮之不亡其國顧不幸哉故直書以著其奢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及宗婦於宮

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命圖克坦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謀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馬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蘭子燕爾圖呼嚕子呼利勒和碩台東德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嘉哩四人之妻於宮尋封嘉哩妻高氏為倚儀崇義節度使烏達妻唐古魯格舊嘗與亮私及為帝魯格使侍婢來朝亮誦使殺烏達許以為后魯格初不忍亮謀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魯格大恐繼殺烏達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實格而以為麗妃使伊喇補出其妻富察伊徹而納之伊徹亮姊之女也

發明

娶妻不娶同姓者為遠嫌也豈論同源與否創殷二女之比潰倫甚矣肆其兇惡身為篡逆大殺宗室悍然不顧豈復知有叔母宗婦哉書之益以著其罪之難逭耳彞倫紊亂烏可論以人道哉

秋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

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子彥直

發明

世忠熟業果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宋史書世忠卒而不書其爵李燾長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法視之也與唐書郭子儀卒同意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於

嶺南

初庶卒於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

發明

王庶為賊檜構陷客死避荒則其私忿既逞期可已矣又何必逮其子而編管之手此益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簽事樞密院事

小人忌刻之心勝不至於覆人之宗絕人之祀而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祿妻烏凌阿氏未至自殺

葛主烏祿時為濟南尹烏凌阿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君臣天地之大義妻之事

醜守夫婦之義也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守君臣之義也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烏凌阿氏被召自以為不行則累其夫相從則背其義由是徐至良鄉乘間自殺既不失其身又不累其夫是誠兩全而無害者矣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禮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烏凌阿氏全節死逆亮獨無愧乎益逆亮傷收彘倫滅絕天理又可以人道望之哉據事直書所以予烏凌阿

罪逆
亮也

癸酉 二十三年 金貞元 春三月金遷都於燕

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黨黨安置藤州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八

金主遷都於燕親屬皆從留圍克坦太后于會寧圍克坦后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太后在燕常思念圍克坦后病篤以不得見圍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甲戌 二十四年 金貞元 春正月地震

發明 水與地皆陰質其驗諸政事亦陰象也前書襄陽大水次書潼川大水此書地震儉邪在

位兵戎竊發之機也是時賊檜當國毒流縉紳逆亮都燕漸謀南冠得非此之應歟宋之君臣畧未見其航業自脩之實又未見其防姦禦侮之謀災異迭見視為泛常豈不深可惜乎即綱目之所書觀之則當時政治之得失亦可見矣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恐殺恐禍及遂與蕭豐嘉智等謀立故遼主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發明 逆亮篡國以來如殺宗室如殺薩里罕皆書殺而未嘗書誅此書誅者原情定罪也金亮任蕭裕之專而蕭裕懷廢立之意故既書謀反則必正以坐誅之名亂臣賊子不討將接連於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九

矣豈因逆亮之故而遂廢討逆之分哉然曷為不去其官裕為宰相况又得君不能盡心教治而乃遽懷逆謀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厥旨微矣

夏五月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

金以鈔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四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諸錢並用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焉

發明 張俊屢立戰功得君最專豈無官爵之可書乎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此固小人之所為也故卒而削去其官所以深貶之耳

以敷文閣待制秦頊修撰實錄院

初知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瑋子頊為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培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頊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頊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廣義

分注云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者皆言秦檜自知其惡之稔故引子孫任史職以掩之也噫檜之計亦姦矣其如天下後世何然後知檜之姦乃所以為拙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者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誕獻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方俟高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於宮

秦熺主實庫幹里雅布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寶納烏珠之女也舒庫爾額爾衮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嚕克沁及其妹伊都阿嚕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耶國夫人重節富勒呼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萬喇古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卓羅喀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蘇嚕克沁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舒庫爾膝上凡宮人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徹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諸妃共觀常於卧內遍設地衣裸逐戲為

發明

亮集賊也本無足責然據有中王借號稱尊故其所為亦不容盡畧是以前書納叔母及婦次書召烏凌阿氏此書納其諸從姊妹於宮皆著雜亂之醜行也夫同姓尚不可為况叔母乎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婦尚為不可况姊妹乎據事直書惡自見矣

十二月西遼耶律伊呼死其妹布沙堪權國事

子幼故也布沙堪自號承天皇太后諡伊呼曰仁宗

乙亥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夏四月施鉅罷○五月朔日食

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

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同姓乞改之益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之而改

廣義

嗚呼小人中傷善類不至於聲銷影沉不止也且岳飛武穆既亮其子瑋皆殘足可以遂

槍之奸矣今也姓同州名果何害哉先正文公謂小人之私而刻彼賊槍殆有甚焉者也然則君子之不幸而遇此則將若之何哉蓋度其勢可除則乘時而行誅討否則奉身退避如韓世忠者不亦善乎

金汴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官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發明

是時金將南侵謀遷於汴既而大火官室盡焚則天厭其德不能久享國祚之意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孰謂天道無知而可以忽之哉綱目不書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然後知人心天命不可誣耳噫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於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於觀槍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槍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於飲別厚贖必有毒謀詔送汾令於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槍病不能書矣

發明

賊槍殘忍之心至是愈烈矣前書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次書編管王庶子於嶺南此

書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獄則是欲行頻置延及無辜李光王庶趙鼎既卒而猶憾之不已禍及子孫其罪可勝誅哉若槍者存一日則貽害一日始賢之心老而彌篤矣一書再書深罪之也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

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即徙袁州至尚雄卒卒後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槍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惡間者悼之

廣義

皓在金國抱印符卧起十五年金人啗以美官畧不動心身雖在金心不忘宋常以大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未復為恥其視子卿之節無愧焉噫子卿歸漢而功輝麟閣洪皓歸宋而寃死遯方其與子卿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槍

死

槍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項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樞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槍卒遣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權盟謹國是之孫動贈申王諡忠獻槍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志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和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郤國

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岸不可測
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
自怒一時忠良臣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
槍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
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槍自
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
屢與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
以深文如知饒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即以為讖已毀其板編管祖與於昭
州京西運副魏安行嘗為鏤梓亦編管於欽州其羅
識人類此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
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
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
珍寶死猶及門槍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
之槍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槍不待帝言即改
除之由是張扶請槍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五

其勢漸不可制槍既死帝謂楊存忠曰朕今日始免
防槍逆謀矣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
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千八九金人於是始露
和議以阻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梓
官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
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槍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
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扶敵勢以要君使人
倘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觀無所不
至此槍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發明

史稱賊槍包藏禍心臨制君父殺忠良主
和議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也是故雖殞
於病惇然不免直書其死者志親釋怒槍實尸之
且又為之相也唯劉珠板君則書曰死秦槍誤國
則書曰死皆所以討亂臣誅賊子之特筆也然則
惡惡之情見矣命義之成履矣士君子擇善之致

矣昭

廣義

或曰秦槍在金金人未嘗加以殊恩異禮反
從而臣之及其歸也高宗賜以恩禮之隆是
德金而欲忘宋之若是耶否則將以議和饜富貴
也曰非也抑嘗考夫槍賊之類未矣彼以靖康二
年二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槍以去是年五月叔
夜自殺於金軍秦槍偷生不死其在金也亦無忠
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益不待主和議而後
見也原其所志不過欲為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
以邦昌之愚立為楚帝劉豫厚賂達蘭又得為帝
於齊二人之逆罪有所不容誅矣當夫金人以和
議餌宋槍則首倡之故達蘭陰縱其還使主和議
以忘宋斯時也達蘭必以立豫者以許槍焉故槍
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厥後達蘭雖誅槍猶
妄想前圖所以力阻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五

馬曰邦昌以借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見廢二人之
事皆槍目擊者也槍尚欲為是邪知而欲為則謂
之愚非姦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觀其用
計則姦究其實境則愚然則姦者正所以為愚也
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為至險終則
以莊公為至拙槍之謂然且夫槍之心非不知邦
昌劉豫之禍也其心以為邦昌劉豫無能為者也
使我堅主和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
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強倘我智力
能禦亦未必如計宋之亡不然其為石晉可也曰
何以知其然耶曰當槍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
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耳況乎歷觀綱目所書
或謂將復一州得一槍必城之甚則至欲書淮
為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為之忌諱况
於殺武穆之後槍則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
土地一日對高宗言市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

朝則檜之微意蓋可見矣幸而天福宋膺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毒而死桓溫曰不能遺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綱目書曰是夕檜死者蓋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迎圖克坦后至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報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管我有子如是忍管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寺康官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輩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廣義 分注載亮事其后之禮得不感動於人耶逆亮狡詐如此雖親母尚信其誠况高宗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十一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畧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洙於親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徒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並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頊秦焯秦焜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其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等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廣義 觀於此則知高宗治檜黨於檜死之後者非不知檜之姦也特受其制而不敢為耳即易

所謂輿說輻夫妻反目者也哀哉

以魏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

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發明 自賊檜擅陷善類延及無辜君子之受害亦多矣今而釋趙汾等自便復張浚等官徙李

光等于近是皆革故鼎新收人心之大機也故併書以予之

丙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十一

勳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勳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發明 設險守國固王公之當然思患預防亦君子之宜然高宗恐恥事讐偷安苟且謂和議可

以固守謂江南可以久居而祖宗之中原父母之深恨一切付之以不問但見賀正旦賀生辰賀即位稱臣奉貢恬然無恥殊不知金亮之目中久無江南矣梁勳度金必內侵上書設備是亦思患預防者貶斥于外謂之何哉此高宗所以卒老江南而無必為之志也綱目直書以著其拒諫之失

廣義 觀分注高宗之詔辭于以見高宗以和議定于中秦檜以和議倡于外高宗得秦檜以濟

其欲秦檜得高宗以逞其姦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向來恢復諸諫詎能入哉高宗庸懦無識于是詔蓋可見矣

夏五月以沈該萬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

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進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其期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於金

發明

魯昭公薨于乾侯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象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行為孫寤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故春秋詳錄其所因以為後世戒欽宗受父之托不能死守社稷復為臣虜三十餘年以善而終豈非幸歟然必書靖康帝者不予金之封中國也其不曰崩者已失天下故敗而絕之也為人君者觀綱目所書卒于金之義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命史館重修日曆

以秦熈修不實也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

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任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觀文

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塋會星變求直言浚慮敵數年間勢必求蒙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敵可信莫為之備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萬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發明

君子之事君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貳其心不以存亡而易其節苟為合義死生以之

不計其身家之利害也茲因彗出詔求直言浚乃條陳時事力詆姦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永州吁既求直言反拒言者則是以天變為玩戲之物而無警懼之心審矣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

見自

廣義

分注載張浚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自隱其賢而必以其道者其忠誠可謂至矣然檜

雖死而浚猶罹竄逐亦高宗懼聞恢復之一念也嗚呼浚遇高宗其不幸孰甚焉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

月万俟卨卒

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

發明

高宗宰相書卒者僅數人李綱趙鼎書魯萬俟卨不書魯高不人道也何以言之夫宰相

喪理陰陽斡旋造化股肱元首德撫四夷固當公平正大而無一毫偏僻之失斯為宜也高私憾岳飛以傾之誤國主和君臣俱辱高宗苟能按罪行辟則高豈容但己况其相業無聞如惡張浚言事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于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不別其賢否而槩書之何以為予奪之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發明

死万俟卨而相湯思退則是魯衛之政兄弟也又安足以贊襄治道黼黻皇猷哉高宗之

命相僅如此則其弗克有為亦可知矣書之乃所以識之也

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

伯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湯鵬舉免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

綸同知院事○三月朔日食○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

政事

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生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我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曠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遠秋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奉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與兵南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敵國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發明

書營官議妄費也逆亮將謀併宋已非一日北已萌矣而湯思退之徒方恃和好辭言用兵豈不深可歎哉下書籍諸路兵造戰具所以著其實

也

己卯二十九年 金正隆 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之物亦無不被其害者

發明

兵乃防姦之資戰乃禦侮之器是故曠武非私而懷吞併之心焉耳中國不競而為外邦所侮

欽定四庫全書

不能北向而一決徒恃和議諱言戰功豈不深可惜乎哉綱目之特書所以惡金而哀宋也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累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遣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裁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時輒言及武事疑其將引用張浚忌之故得取

發明

然明者能決幾微於未然智者能料禍患于將而南侵之勢已成籍兵造器而南侵之機已肇况道夫使金逆亮親諭高宗何故溺愛仇敵而累不

加意乎逆亮篡我姦淫骨肉三綱絕而五倫廢安肯顧兩國之好而不背盟者哉道夫直言而被貶則非其罪為可知矣書以譏之宜也

廣義

大抵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當其被金南逐常懷北顧之憂而以大讐未復為恥可也故凡敵情之真偽敵勢之強弱敵國之治亂與其君臣之輯睦悖戾等事豈可一日而忘之耶今也道夫之歸金雖無一言以及邊事尚當詢其所以何如耳况以其指瑕造象為言而奏哉今者既得其跡而乃恬不為慮決非中興之主也臣故曰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

欽定四庫全書

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去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暈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馬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問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彦得伊洛之正遂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

定受易學於願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清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為學者為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拚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資樂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稱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逝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熹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雖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疏曰白水先生子輩始從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發明

不至何嘉其志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其宗高宗既聞其賢即命召之朱子抱道自樂卒辭不至可謂甘性分于魯伯視勢分於浮雲而漠然無有動于中者也君子人為仕宦之捷徑者詎可同日語哉故夫書召以予高宗之求賢書不至以予朱子之樂道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母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少減輒不勝憂懼常或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膏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諡曰顯仁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皇后崩帝問史部尚書張焘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印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焘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投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彙封以獻請斷以至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寺稱皇姪

發明

高宗伏義建立賢王通者椒寢未繁冊為宗社之本可謂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規此為能及我綱目特書於冊所以深美之耳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

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與薄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解因言前事帝問卿因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性朕獨知逆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朔日食○賀允中致仕○九月以李實為浙西副

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
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
其所為多效秦檜益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思也宜
寘之憲典
遂奉祠

發明

不曰免而曰有罪免貶絕之詞也思退姦邪
之小人是乃秦檜之道黨欺君誤國做劫成
風豈宜宰正百官乎茲因臺臣之劾即免
思退之官則庶幾可以洩人神之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廣義

或曰秦檜主和議誠有親觀之心而其心又
非思退之所知者思退復踵其姦何如曰秦
檜固有親觀之心思退踵之者不過欲如檜之富
貴耳小人之喻於利何嘗知有君父耶俊卿論免
思退其為高宗之幸豈淺淺哉綱目
之書有罪者誅其姦於未死時也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
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允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
遂通行
諸州

辛三十一

金正隆六年十月
世宗雍大定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

朝○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雷繼以雨雪
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
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
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兵象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
于備
邊也

發明

正旦日食大變也蓋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表當正旦而食其異甚矣風為陰氣雷者陽
氣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時當正月雷未可以出
而風雷此陽失節也雷已出則雪不當復降而大
雨雪此陰氣縱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兵連禍結之
道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兵連禍結之
機兆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惟明於天人相應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
書之
意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
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若賦體雕刻習
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
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
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街帥至都堂議舉兵又
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
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
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
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
三街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
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
三千戌之拱玠之子也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王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
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立
馬吳山一第峯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
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
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
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
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
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同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
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
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
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發明

始聞者因金使來而得聞喪罪慢也蓋欽宗
亦嘗君臨天下况為高宗之兄不幸容死金
庭是乃宋之大恥且人生莫重于人倫人倫莫先
于父兄今而上皇欽宗相繼殞落高宗僅能求還
上皇太后邢氏之喪而付欽宗于不問夫復何說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高宗匿
怨而事仇金豈不悞哉

廣義

宋累使至金何其卑屈也金遣使至宋何其
倨傲也國步陵夷其可歎乎汪澈論天變之
應至是
驗矣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

置使屯揚州

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
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故遼人伊喇幹罕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素赫如西北路盡會契
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連鄰國世世征伐相與
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
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輝等盡
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薩巴與部眾殺招
討使完顏烏色及素赫等而執耶律輝取討招使司
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眾推都監老
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軍牧皆應之咸平府務
昆瓜里舉兵據咸平結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
應薩巴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布薩呼圖等討之皆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功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於
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西出薩巴既行而舊居山前
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幹罕殺薩巴執
老和尚等自為都元帥擁眾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
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伊喇札巴招之幹罕
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
札巴見幹罕兵眾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
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勢強盛
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
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伯特本部族
節度綽哈者言昔右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路
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于是幹
罕決意不降遂攻臨潢

發明

凡書故將予義也遼金世仇而能倡義伐金
謀立故主皆綱目之所予者曷為以叛書誅

心也考之分注起兵者譯史薩巴及和尚等而猶有謀立故主之心幹罕不能助之起義而乃殺薩巴執老和尚以奪其軍况又約降烏祿則是其心非純乎遼者故不以起義予之而變文直書白

網目誅心之法其旨嚴哉
廣義 伊喇幹罕叛無非因民之不忍也亮也何不自返而欲南侵耶

金主亮遷都于汴

發明 書曰遷汴者民非欲遷為金主之所遷也傳曰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

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溺於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素久安之田里川新徙之蓬莖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而莫顧不仁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其惡自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於諸路以戶口為產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夫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于是國內騷然盜賊蠢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發明 嗚呼逆亮殘暴之心至是極矣宋遼宗室久陷邊陲歷相既加寬貸之恩逆亮乃懷殺戮之慘使元元帝胄靡有孑遺哀哉雖然逆亮君篡國柔倫掃地莫親於己之宗室而尚加屠毒况疎之者耶宋遼宗室服為臣虜殆欲偷安於一時不料禍出於同下譬猶身履虎尾其不為彼所啞者幾希矣故直書

廣義 自古鄰於強敵者未有能善其後者也蓋鄰之幸我之不幸也人能保敵人之不肆吞陷哉此聖人之所以拳拳馬屨一民尺土之防者蓋懼後世罹禍之慘也君子觀劉石金亮之恣誅戮則知有天下者慎固封守不可以不之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麟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相勉之麟之語侵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若大臣者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發明 為國者莫大乎別天冠地履之分正名分綱常之道共主而屈於藩位則是天冠地履之例置矣志譽而文強鄰則是名分綱常之逆施矣

若高宗釋父母之讐結強鄰之好誠萬世之恥也夫何既知逆亮以渝盟復遣使臣以往賀何其愚之若是耶迨至盱眙為金所卻嗚呼宋使於金則

事之為甚恭金師使則似待之為甚倨不自立而為外邦所侮詎不深可醜哉高宗舉措如此誠不可以論白強之道矣
詳書於冊深識之也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救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米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獨租稅釋罪四發倉庫攝職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三

宿將勝並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人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臨陣以待眾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數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聞之入不下若首勝最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設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若金人棄之勝單騎而殿以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若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攻海州因出若趨城中後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

百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發明

金人據有中原陵勢華夏誠臣子之所共憤仇恥之所必重者也苟有倡義而起為國恢復綱目之所予也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特筆起義曰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所以深嘉而予之也

廣義

信義其效如此况有疆場者耶若勝者其過人遠矣

以成閔為京湖制置使○金主亮殺其太后圖克坦氏

九月遂大舉入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四

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之起居帝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點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極密使布薩呼圖性討歸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從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與兵涉江淮伐亦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奏鄭王亮為己子亮四子皆成立恐呼圖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試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擄捕懷忠等至今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革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縱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亮之子塔納阿里布等三人遂召呼圖等還皆殺之封高娘為勳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痛杖而釋

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提之以資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雅富勒

之由海道經趨臨安劉等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自蔡州厥別果園克坦喀齊喀為西蜀道行營兵

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同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注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

瑒宴於尚書省命皇后國亮坦氏太子亮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

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種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大衆

發明 為君則弑其上之名所以著亮之罪也逆亮欲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其惡可勝言哉前史皆以殺

太后為文分注因之亦云繼殺至綱目始正名定

罪變文書弑所以扶天理過人欲正名分植綱常

逆亮之罪益暴白而不可掩矣大舉者惡恃衆也

入寇者外而罪之也上書弑太后下書遂入寇則

是因太后之阻殺之而始遂其志耳其義豈不明

且切哉

廣義 嗚呼自開闢以來未有亮之窮先極惡流絕

天理者也且虎狼尚有父子蜂蟻猶有君臣

睚鵙有夫婦之別鵠鴒有兄弟之情凡得天地以

生而有知覺運動者莫不各有一偏之情而況人

為萬物之靈者耶今馬跡亮之所為則足盈天地

間醜惡之物不足以充其類也高宗不以此之察

而反以信義責之哉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

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克坦喀齊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

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綱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

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

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

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

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彥

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彥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

過人速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

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

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

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

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

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

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

都統

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

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

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

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

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

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

都統

發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友直交結豪傑志復中

原是能以忠義自守者也既而甫復大名遣

使入覲則其心宋亦可見矣故特書

予之所以為臣子徇國之一勸耳

廣義 友直之變通武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晚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避風至東海慷慨屬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懸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冀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敵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勝乃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走若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天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建襄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拒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哈斯罕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路總管點音東京務昆金珠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步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鄂爾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眾心歸之亮嘗使摩囉歡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祿錦自汴還具言金主欲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

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廟曰睿宗

發明

綱目凡僭國之君自立者則書其稱帝為人所謂者則曰以某稱帝今烏祿亦為眾所立何不曰金人以曹國公烏祿稱帝而書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所以明金人心服而立之也逆亮滅絕倫理帥兵南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乃獨夫耳金之國豈亮所可有乎予在烏祿則罪逆亮矣權其輕重而書之若此此所以為綱目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書曰金人立烏祿曹國公為帝者於以見通國之人立雍而逐亮也亮雖欲歸國得乎

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鄧唐諸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

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使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敵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贊參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發明

征者上伐下之詞尊中國也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志讐事金委為固然茲

因逆亮構隙陵轅中原帝能漢起宸斷率將親征
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
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
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康伯此舉即寇準澶淵之役也其獨斷
之堅者豈非以金人衆叛親離也哉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

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

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
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瑛城中民
居以為材木焚死
人膏為油用之

發明王權不忠之罪至是益著矣前遠劉錡節制
軍潰昭關而廬州既陷此乃退屯采石石畧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五
王權而和州復失有臣如此安能免其誅戮
乎故下書編管瓊州所以予其罰有罪也

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正嘉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
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
驟發檣於石臼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聲眾咸奮
引舟楫以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
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
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釘擊帆皆由燭燭
巨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窮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
之烟焰隨發燒敵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之寶
此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
斬其帥完顏正嘉等六人擒倪詢等上於朝獲其統
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
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阜角林大敗之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之錡
命步將吳超員錡王佐等拒之於阜角林錡陷重圍
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
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
之斬其統
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
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
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欲焚采石烟燭派天慎毋輕
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
乘小舟徑進時長江
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五

廣義或曰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
倘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其如君父之急何曰
魏公性盡其誠而已至
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州

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
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
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
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
渡江象以為不可義問強之記請出戰錡不從記拜
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
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
統制王方死之橫記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

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
趨建康市人皆媒焉之

發明

金兵南逼莫行江淮正臣子奮激立功之時也瓜洲之戰劉錡未可而劉記竟違之義問以促之遂使王師敗績迄無成功然則劉記輕仇失律固無足責義問身為都督不能捐生殉國而乃奉頭鼠竄苟有丈夫志者豈不愧死地哉分津以遵陸趨建康為文綱目褒文直書曰走所以著其效匹夫輕身之事而其罪殆不可掩矣嗚呼宋人積弱之勢於此可見矣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竿一灰投於江中召賓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勒璋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五十一

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王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持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

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拍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衣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諫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燕北諸軍近遠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敵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道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揚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遺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五十二

符寶即耶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發明

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而破敵十萬之衆得非其運籌決策有以大過人乎雖然當敵騎充斥我軍單弱允文勉以忠義士氣百倍卒收成功金人大師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允文之勝乃忠義固結人心云爾否則雖堅甲利兵奚足恃哉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此之謂也故特書以深予之

廣義

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之若是也况亮已知雍為國人所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己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先受疾矣是以公忠信義孤焉况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

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肥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于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於河造三陣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涂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御批諸葛治通鑑綱目

五

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廣義劉錡為將無瑕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劉謂允世也若以光世之劉為劉錡之劉則庶乎

得其當矣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楊存中同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將士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刺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富勒璋富璋璋士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古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鄂勒博亦之手足猶動遂繼殺之軍士攘取行營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琬天慶山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特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兵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史臣曰完顏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御批諸葛治通鑑綱目

五

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圖隣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無道主以亮為首可不戒哉

發明 逆亮以臣反君故有臣禍之報天道昭昭固既不以君下殺之故耳獨夫殘虐內外離心曾不再傳其下圖之直書曰殺亂

廣義 嗚呼亮以慘酷不仁施之天以慘酷不仁報之不書曰弑而書曰殺蓋書殺者所以著亮之惡以見國人殺之不以人主待之也

臣賊子蓋亦以是少警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

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

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五

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發明

凡書來聘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金自結興十三年書來聘至是餘二十年而再書

益亦鮮耳金主雍散南征之兵遣報諭之使是蓋慕義自通者故書予之君子不盡絕人之意可見矣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附欽宗於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發明

敵至則如建康退則還臨安是知高宗如惟吳芾之反覆切諫帝不俞允惜

歲書還臨安乃所以識之也

廣義

高宗不欲都建康者畏金兵之迫已也決意還臨安者欲偷生於一隅也其無志可知矣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五

不取卿等母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

曰誰與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廣義

分注載金主雍與羣臣問答之辭炳炳烺烺可觀其不負國人共戴之心矣

閏月附欽宗主於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

原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軍遂復大散關

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記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

今有敢言劉姓名者斬其首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發明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而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茲因劉況之賤發憤嘔血而死然則非憂國之至者能如是乎惜其為秦檜所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時方倚以為重而錡乃告終矣詎不深可嘆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

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綠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

合衆壯之

發明

耿京山東之豪傑仗義崛起遂復東平綱目前書曰起兵復東平皆所以予之也安國陰蓄異志殺京降金則其叛逆之罪固無足論者棄疾痛主將之無辜憤逆賊之背國謀於諸將執送臨安其討賊之義正矣苟非明於大義奚能爾哉細目特揭而書之於冊者皆所以深予之焉耳

廣義

君子觀棄疾之事不可謂宋無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駕馭之耳使其得用宣王漢光武其功業奚止是哉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聞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仲等又復蘭會與鞏等州及永安軍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鞏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皆嗟夫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州及永安軍

發明

逸乃暗之季子慷慨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
真正議無屈則其不愧是職亦多矣故特具

官以嘉
不辱也

廣義

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
當先定我其懦怯之心猶滯於胸中也至若

適能盡使節其
無愧於乃父焉

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

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高錦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
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勇悍士三千餘
騎拒於石門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
金兵十萬來奪勝遂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五

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
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
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
聞命長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
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親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
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腹穿繼之殊死戰
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
半圍遂解子蓋沒之姓也

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君皆放
歸田里持然格及其妻高氏伏誅

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
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

開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亮
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
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謀乞先正名俾天下
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
昚

廣義

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
有得於范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有天下

者烏可不以端人正
士而預養國本哉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周主管殿前衛司吳
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
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
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五

部尚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追封子偁為秀王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
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諡
安僖母張氏
為王夫人

朱倬罷○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

皇后太子即位大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帝位朕自稱太上皇帝后稱
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
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祀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
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鹿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

上皇在御自當
乘暇問視豈可
限定期見之則
考宗於宋固數
倫之主乃以月
四朝遊歲稱於
史冊何所見之
狹也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以還願謂厚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史臣曰高宗
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
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
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願乃描遂窮僻坐失事機始
感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
惡怨忘親以始來世之譏悲夫
發明 書自稱謙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
時非不父年非不國則非義而高宗在位三紀於茲
壞而乃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能事不治而日
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讐終身不得一
曾君子疾沒世而名無稱焉高宗寧無愧作乎綱
日書此文無取辭然其敗之
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一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
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
淵知閣門事觀同知閣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帝王之學必先言格物致知
以極大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
者議和之說疑之也今全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
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於以利害之實閉
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俗使吾修政禦敵之
外子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敗壞項
利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富兵

疆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
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
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令守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
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
廷而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而求言聽諫乃其大者自
首開言路其亦知所先務焉蓋之六五曰幹父之
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當時政事闕失
者固多今既詔陳之則因革脩廢之道豈不從可
見哉若孝宗者可謂能知求治之方耳直書於冊
深予也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十一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
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
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人心
自歸敵讐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
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
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揚山東命諸將出師
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
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不
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
有隙凡浚所規畫浩
必沮之竟無成功

廣義

魏公之過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
史浩豈人力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則見沮於
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乎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
六人

發明

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為賊槍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蜀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發明

詩曰亂之初生偕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熾且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益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讒邪而棄正論其禍亂何由而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又何以望其中興也哉即

綱目所書觀之則其曲直權衡審矣

故遼人伊呀斡罕稱帝金將布薩忠義討平之

斡罕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默音討之遇於長濼斡罕大敗率眾西走默音復追敗於霖霖河斡罕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布薩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默音忠

義及赫舍哩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斡罕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斡罕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巴不服頗為邊患金人告

之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

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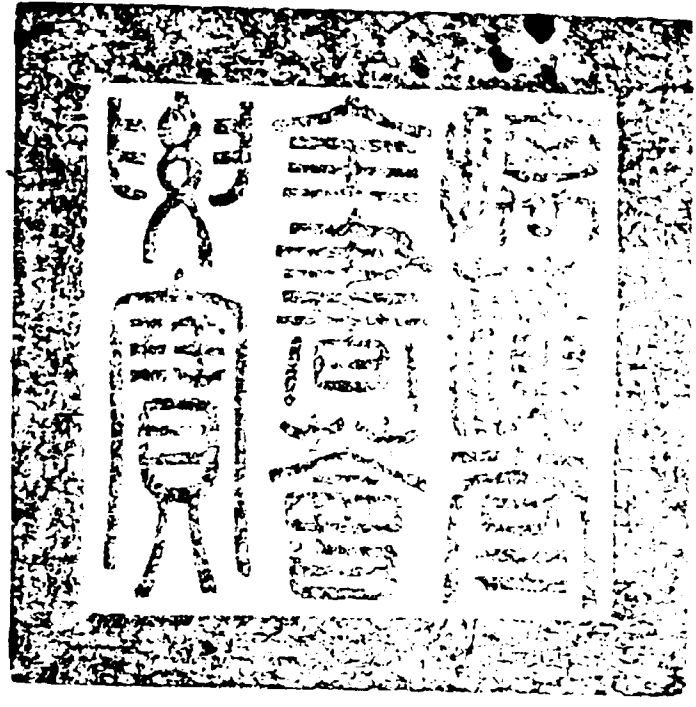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復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發明

書詔班師議之也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

乎吁惜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柴模

謄錄監生 臣夏謙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一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
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凡二十七年

宋孝宗皇帝隆興元年 金大定 春正月置武舉十科

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
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
願主工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
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夫者三萬三千部將數
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
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無足言者惟知自守而不知
自強此固前人之失也考宗嗣位猶循陋規

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維州之獻
是也不當取而取之則傷於貪宋取長葛之類是
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敵兵長驅
中原故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
恃和議不修戰畧中原之境委為外物東南之疆
視為永固吳璘探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
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
母之讐可也夫何召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
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既沒
孝宗宜宜再誤哉探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張浚
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杖
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
淮瑤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頗貌
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
佐皆一時之選杖以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
陛下工念祖宗之警和天下因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
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
如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
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高州
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
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赫舍哩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
會兵相見且遣富察都未達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
壁積糧倚城
將為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
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
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貧餐湯思退之朋此
葉義問之姦周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
江已後直言之
臣稱次膺為首

廣義

分注云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然考
宗呼其官而不名者厚之至也夫何任用未
幾即罷奉祀豈非有好賢
之名而無好賢之實者乎

張燾罷○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以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
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
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
與功寇至則飲兵而遁迹取快一時舍定萬世及退
語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倖倖復
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夫機會且
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
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
獻持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圍二城浚乃遣
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發明

自徽欽北狩江淮安未開遠近有興復之
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于見忤賊檜廢
棄散地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金雖
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
書法如此其為斯世勸也多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
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
相為哉不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
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
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廣義

南渡以來而不能全中興之美者有三大
浩踵其轍於後其間雖有忠臣良將奮不顧身欲
復不共戴天之讐夫何謀方成而卒被其沮功將
就而卒被其廢甚則志於氣徒屠戮鮮克度也雖
然要亦不可獨咎三姦也為君者分受其責可也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固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蕭福金守將富察都木達周仁皆出降宏淵壯功不自已出會右降千戶許宏淵之卒奪其珮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聞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格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振其城宏淵等股後趨之始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級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技開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未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中節也
歲以為常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李顯忠邵

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蘇舍哩志寧自駐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將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

牌顯忠胡宏淵併力夫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子射卻之宏淵

顯忠曰當此盛夏糧餉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固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為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顯劉俊各以所部兵

通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子亦通顯忠移軍入

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顯為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

備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

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堵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

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始退卻顯忠

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

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漆生

兵二十萬來僕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

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和何況捷

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

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行貽顯忠往見浚約

印符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

渡淮入泗州樞將士遂還揚州上既自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

發明

春秋荀林父有卿之敗者蓋由所任之非人耳故易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是時李顯忠

邵宏淵各懷疑忌不相救援而宏淵以輕桃之才

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

潰為文若曰二將之眾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

云爾夫以孝宗銳志恢復張浚專意弔伐而事已

沮撓如此然則殆非天歟耐是孝宗頓挫人

諱言兵而和議之說又滋矣豈不深可哀哉

廣義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出師禦敵未

若此尚何望士卒之用命哉觀夫宏淵顧眾之言

因可以識其敗矣蓋不待積屍與牛馬堵平而後

見也曰然觀分注所載則此師之潰合罪宏淵何

綱目書曰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若無

重者哉曰二將不協罪在宏淵顯忠亦不得之辭其責也彼顯忠敗蕭琦於宿州之日宏淵欲發倉庫以犒士是矣夫何顯忠以此虹縣小忿未釋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此所以致宏淵之不平而潰是師也學者合而觀之則綱目原情定罪之意可識矣

六月朔日食○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貶張浚為

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師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杖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浚浚特遣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師宏淵仍前建康節制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發明 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師宏淵之惑眾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公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

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廣義 考宗書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言搖動至是朕之者是用賢之不專也周公成成王曰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人我受民惜乎孝宗末之講也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廣義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告武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賢之實其孝宗之謂乎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國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劾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戡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未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得中原之變而國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教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西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什賢歷辭帝物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浚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郭王愔慶王愔恭王愔即王恪而亮袁州宜春人夏協育女奇之以資納於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亮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適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資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欲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成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斌入奏仲賢辱因無狀帝怒遂下大理門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柳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克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

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力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我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灑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上境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矣

廣義

於是敵勢窳弱而渡稍振雖不乞其所需同任賢不專亦無害考宋感於思退姦言悔之何及無乃之所致歟

詔庭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未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則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成欲得四州而或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

歸國特去谷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岸臣多
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
居即胡登監察御史閣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
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快國以
邀美名宗社大事宜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
之望行工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
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
遣使之語已下夫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
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夫如水之覆難以復取而
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
安竊為陛下憂之不勝

發明

嗚呼宋人惟祖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
志苟與之和是志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金符
大勝然在日何必議乎當時羣臣議論靡定大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
之和議者蓋由祖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且敵
不可信其理固然若謂和議可信故即取盟且歲
幣曰增國用屢耗以不可必恃之空言而遽撤沿
江之邊備吁亦過矣金人憑陵畧無忌憚知帝所
目擊而不容己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
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
哉直書於冊義自見矣

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

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
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
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
後與洪道論不合而歸

發明

言既而罷之惜之詞也蓋君子之事君忠
貞而已初未嘗阿徇以為媚憲之態也朱子

召對以復讐為言見忤權奸而復罷其職詩云悠
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子慎無罪吳大泰憮子慎無辜此蓋大夫傷於讒
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也嗚呼君子小人不吝並
立君子得志則小人藏小人得志則君子遭嘗相
勝而不能相同者是以用君子者必退小人而後
可復之有天下者豈
不知所審擇也哉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

同平章事兼樞密俊仍都督江淮軍馬

廣義

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不能並立
政也後書罷俊判福州此其
驗耳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甲二年 金大定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
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笑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
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
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
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
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
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
未備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
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
國是為社稷至計乃召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
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

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協和有刺日決戰之語及聞後復視師至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後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蓋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發明

張浚銳志殄敵之事可貫金石至今以為凍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夏

書張浚使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敵人侵逼至此未嘗一與文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三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貨奏令張浚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首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名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鼎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因皆坐罷

廣義

南宋之不復振者蓋有由矣高宗時有岳飛秦檜陷之孝宗時有張浚湯思退撓之嗚呼

秦湯二賊壞岳張之功於垂成厥罪曷可勝誅雖然使高孝二宗如周宣王漢光武則雖百槍千湯安敢貢其嘉耶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洪遵罷○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故萬弩營兵撤倚海船毀拆木置不推軍功費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戎

發明

和不可恃敵不可盟蓋義可以敵秦狠仁可

之親寧出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援口血未乾秦兵又至於郊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其難何如邪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守關之常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邦之要法明於此義則張浚不可罷而邊備不可撤也譬猶啟我門牆而曰盜必不入也寧有此道乎孝宗惑權姦之言恃和戎之策區怨而友其人尚為聖人所耻况區怨而和仇敵之國乎孝宗有恢復之志大臣存姑息之心詎不深可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三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符疾手書付二子杓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墓我街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戎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拒筦之任

志能通知遺事本末在京城親見二帝北行皇族
被俘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
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議終
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
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誠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
議誅范瑄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邦劉麟以定
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
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
豈可以一青而掩其大德乎

發明

南來以來士大夫惟知息兵和敵為良國而以
梗和攻戰為非計知逆順之勢謹內外之防
而終身不主和議者惟張浚一人而已然前忌於
汪黃中忌於秦檜而次又為湯思退所忌符離之
潰議間紛紛齎志以沒詎不惜哉故綱目
於浚之卒而特書其官爵所以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廣義

嗚呼親公可謂忠有餘而見不達者也蓋秦
檜主和議親公主恢復其誠否固無待於論
矣當夫紹興二年八月高宗榜秦檜罪於朝堂示
不復用其幸天矣且秦檜和議之非既寢則親公
恢復之志可行矣未幾親公及薦檜為醴泉觀使
兼侍讀則檜漸用事而和議之非復作矣故其恢
復之志終見沮抑於檜也後淮屢陳奏疏力言恢
復動則掣肘於檜被檜遠竄連州且欲肆毒如岳
武穆焉臣故曰親公可謂
忠有餘而見不達者也

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遺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
奉於叔大金皇帝成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竟使
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
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

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
言敵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再拜臣稱臣不已必
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與
概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
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
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
志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
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
之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
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大夫至是
命思退都督江淮因辭
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發明

書辭不行罪逆命也畏縮怯弱此固小人之
情有大有於此者哉真書辭不行則
峻詞拒絕跋扈無君之心者矣

廣義

都督軍事戎機之重者也思退專於求和而
時孝宗不罪思退其不綱可見矣

冬十月賀允中罷○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毒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直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賜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駝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討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以蘇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地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六

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猥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執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發明

甚矣宋人求和之無益也是時和式之使未息肩而金兵渡淮矣楚州陷矣淶和失矣然則湯思退之徒召釁敵侮雖萬死何足以償誤國之罪乎茲以和議之故諸將皆無戰心獨魏勝親帥所部拒於淮陽戰敗而死其忠盛矣苟使沿邊諸將協力以禦敵則魏勝安至於遠亡而楚州安至於遽陷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宜矣

廣義 抑考魏勝起自山東勤王初非世臣食祿將始終不渝厥志至此力竭死敵故綱目以死節予之嗚呼觀魏公之節義則凡食君之祿而不死封疆者其果何人也哉

金人入濠州

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七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廢其黨洪适是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離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廣義

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之所從出者也第觀張觀等所論人物臧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處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况乎君萬乘而帝中國者莫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

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于安節塔文好謀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侵揚州之望有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忠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帝計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發明

上書金人侵揚州下書之望有罪免則之望坐致女真之侵明矣之望回思退之黨表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九

為姦皆願割地啖敵偷安求和者也思退既竄之望猶存則是未嘗竄思退也之望受命勞師而乃下令沮戰則其懷奸誤國厥罪深矣安有敵既入境勿與交兵而恣其攻掠者乎宋自靖康以來主和議者未嘗不以此說愚宋孝宗不悟可勝惜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示其貶

廣義

湯思退王之望相繼為惡者也故前書湯思退以罪竄永州此書王之望有罪免書法皆

以罪言者所以深著二姦之惡也

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

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其瑛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師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室

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二月陳康伯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九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

祀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賜祀去大字祀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球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祀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治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此遣王抃遠抵瀕瀕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時憐彼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事約叛亡之不遠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救文失國體矣

發明

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十一年書奉表稱臣於金至是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人

神既憤挺生孝宗以復讎為己任以正名為己責爰草君臣之禮聊為叔侄之稱庶幾少伸抑鬱之

氣而差強人意耳雖然宗金世雖萬世難泯孝宗徒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形三四年間惟以正

敵國禮為講和之美圖恢復雪耻付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

公之責矣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辭也

廣義 祀之此行可謂不辱君命者矣使為使者皆能如祀則所伸顧不多邪雖古宗使免丘無

以加祀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祀之謂歟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二十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

愔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錢

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閱之甚急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克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

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最有深

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

政事

丙二年金大定 春二月金左丞相布薩忠義卒

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取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

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發明 凡卒敵國臣銀賢也布薩忠義謙以接下敬

故臣之賢者則雖外邦與國必褒而不棄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皆倣此

三月洪适罷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辛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

帝從之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清約賤貴弗

渝

五月修建康行宮○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

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

以劾葉顯子受金
失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
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

發明 一字之褒美於華衮一言之貶若捷市朝存
中出入宿衛州十餘年忠義勇敢而寡過是

亦中興之良將也卒
而具官豈過予乎

十二月以葉顯知樞密院事○以葉顯魏杞為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

同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
漢恒靈唐敬穆以為戒俊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
之奏備見忠謹朕決
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
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
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
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 金大定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覲為

福建總管

大淵觀恬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
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觀言鄭

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
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復從幸聚景
園歲以為帝

發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從親之令雖為大孝然

亦有可否於其間者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常奉之外何者非樂奚必他幸以縱耳目之欲乎
苟或太上欲幸必婉詞以諫之諫而不從孝宗亦
不宜與之同幸也夫何狗小諒而忘大義與其陷
親於不義盍盡力爭於其微嗚呼若孝宗者知盡
私恩而不知天下之公義也綱目書此文無貶詞
乃深
貶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
於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
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
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
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
功有為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
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
文為四川
宣撫使

文為四川
宣撫使

發明 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推
鋒破敵威名遐著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

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綱目卒而具其官爵所以表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六月皇后夏氏崩

諡曰安恭

秋七月太子愔卒

諡曰莊文

攢安恭皇后於脩吉守○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

雷葉顯魏祀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祀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之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五

發明

天變不虛生必人為之感而後生時十一月雷未可以出而雷出地奮焉則是陰陽失常

此所為異耳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以順四時和羣庶陰陽失常宰相之責也顯祀既為相國變理無狀而致天變其應明矣故書葉顯魏祀免於天變之下則其生此而免者也雖然孝宗因災異策免宰相宜矣然其自為則吾不知也震不于其躬于其孺無咎冬月而雷固異祀天地而雷尤異也孝宗不能反躬自責而乃歸咎宰相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廣義

按歷法十一月者乃復之初爻所謂雷在地中者也其出固非時矣况合祀天地精誠感

格非他事可比故曰國之大事是也於時孝宗遠巡畏縮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讎之謀後於祖

宗之耻急於和議之成叔尊外邦任卑中國所失莫大於此固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過也今乃不知反已而歸罪顯祀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知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某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美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使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五

帝於

廣義觀分注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十二月金出富察通為肇州防禦使

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相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為避忌也

廣義

金主雍之治國也駕馭英雄搜訪賢才開誠心布公道書之於冊炳乎可觀雖以孝宗之

賢不能過也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

蒞蒞當朝贊拜不名蒞辭許之

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行乾道曆

帝以近世應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必善於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珙奏詔按視兩淮城壁珙擢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珙忤帝意遂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珙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獲

廣義

抑觀王珙擢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者則王珙之罪不待辨而明矣夫何孝宗不悅劉珙之言致其罷去而不留耶蓋孝宗非不知劉珙言珙之罪為當而珙亦不當去者也特發其私意之不可已耳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去珙其有焉若夫親君子遠小人則孝宗不能無愧矣

冬十月起復蔣蒞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

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蒞辭許之

蒞蒞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蒞蒞欲今歲大舉蒞奏天時入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於茅灘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騶呼搗春育加

發明

言予之也接胡傳曰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為農隙故也桓

書八月不時矣先王富軍政於四時之用訓民禦暴其備禦也惟鄭忠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事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夫禮書也乃天未陰而徹彼桑土網罟罾戶之意孝宗既為天子非諸侯之比以農隙而大閱欲恢復而訓武豈桓公不時非禮之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為太學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錄時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西遼布沙堪殺其夫蕭都爾本其舅鄂囉羅討誅之而立耶律珠勒呼

立耶律珠勒呼

權國事布沙堪與都爾本弟博古濟薩里通出都爾本為東平王而殺之都爾本之舅鄂囉羅以兵問罪遂殺布沙堪及博古濟薩里迎伊呼次子珠勒呼立之改元天禧

發明

外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扶三綱也蓋都而

移通則彙倫顛倒况又殺其夫天下之大惡也故
其勇率兵問罪而持正討誅之名此綱目扶理還
欲之意故特書而深疾之然後三綱正天
理明而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巳五年金大定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
渡兵恐不支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豫為家
計乃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
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
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此以
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
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損以財賦計辟官吏畧其小過
責其成功要使人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戰使民兵各守其域相以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
為然詔即行之然意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
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以王

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
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
志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
仗武猛之時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復信義
以懷歸附則英雄義烈不出於尊祖之間而敵人固

已迫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發明

天子富有四海一日萬機出視朝政毋致曠
廢孝宗月不視朝分注以為射弩傷目也射

弩傷目是為有疾不言疾自是帝無疾不視朝也
此見君子所書之意若仁宗英宗不視朝者必於
此書帝有疾所以明其有疾之可書矣孝宗未能
志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苟能任賢才足財用明
賞罰鼓士氣恢復信義懷歸附則恢復之規模庶幾
可成也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綱目書
帝不視朝而不書其故
不再貶而失自見耳

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
曹奴隸原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之實友使得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
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人預先以浙東總管處之
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俊卿及虞
允文諫不可竟中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

廣義

會觀小人也嘗與龍大淵怙寵擅權同必大
矣或曰然則孝宗何過覲於二人至於大淵之死

又欲召覲而用之邪曰孝宗以其潛即內知客故
也此焉若非劉珙等極諫則覲必為龍大淵之晉雖
不可必其惡如秦檜湯思退然其為孝宗之累要
亦非淺噫孝宗不以昔日諸賢之論罷覲今又欲
用之則其溺愛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若夫劉
珙等決去小人使其快怏而去則其剛果之氣雖
以孝宗為君亦不能奪廷今凍手可抑大易夫之
九三壯於鳩有凶獨行遇雨而君子史
夫若濡有愠無咎當於劉珙諸公頌焉

八月朔日食○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按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財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六年 金大定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葺石池以水銀浮金免魚於上帝遇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發運使史正志緝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羅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發明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曰與國事反覆辨論以求至

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孝宗聞上皇水銀之說積怒應辰因諫事出知平江府宗信讒拒諫之心不能無也嗚呼當用人之際而反忌正人帝之心抑如何哉書罷而不去其官美自見耳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

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卿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正安民泛使不可輕遣

廣義

允文俊卿賢者也使其協心以相孝宗則其事業不在蕭曹房杜丙魏姚宋之下夫何俊卿不以國耻為念而遽爾去邪藉使允文之議非矣亦當忠告善道烏可自相矛盾而悻悻去為哉

雖然俊卿之去而孝宗不留者非有他也以其論罷曾覲故也君子獨怨俊卿可乎

夏相任得敬脇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金金主不許

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指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發明

分國請命皆仁孝自為之曷為歸獄於得敬原情定罪故也得敬陰蓄異謀欲篡夏國勢

焰薰灼浸不能制仁孝不得已而從之又可道其借逼之罰乎既而巧命於金金主不許得敬恚心為之頓挫然則金主不納叛之心其正大可想見矣徽宗中國之君尚有納叛之失若金主者豈不

能知其義哉觀所賜詔書詞義凜然誠足抑借亂之謀明上下之分也故特書不許所以深嘉而垂

子之

耳
庸義 觀綱目所載得敬分國之事則知金主意在討逆其綱正之義宛然如在君子深許其能

知大

義也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全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全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全庭粉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之曰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成舊絨音遠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違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繼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全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

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

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

詔明復離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倫德立政用賢養明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

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廣義 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

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脫而自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皓脫弟也以其讓國於金全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卻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脫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

全主乃封之
發明 前史止載脫讓國于翼陽公皓而廢其篡殺之罪何也夫其以讓國於金全主早以篡斥之

至其復取脫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而全主遂封之非全主為其所欺而不知蓋亦以高麗叛服無常忽而臣宋忽而臣金固不暇與之深論耳綱目正君臣之分嚴篡殺之誅而萬世之亂臣賊子有不見之而懼者乎此其所以直接春秋也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遣中書舍人趙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全主不

許雄辭歸全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

發明

使祈請前無能為於斯益信孝宗痛念山陵遣

之誠然卑禮懇求卒無應者是敵人不可固之以
恩信也觀其謂雄之言豈不深為宋耻乎吁欲得
孝宗號稱英武銳志恢復然其所為不過如此則
其餘蓋可見矣一
書再書深貶之也

廣義

金主一言以折趙雄而雄即語塞者是雍
之識見可謂明也宋之怯懦君子憐焉

年七年 金大定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
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讎未復日不
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蓋上皇

列觀能徊周覽為之
興嘆願訝其不飾也

發明

所貴乎孝子者以其能承順父母之志恢弘

末也然於大本則未盡焉孝宗受上皇付託之重
享祖宗天地之榮大耻未雪故疆未復而徒假尊
親之道起追遠之心上尊號求陵寢欲以此而成
孝子之名嗚呼陋矣受禪十年封疆如故易臣稱
姪肆為美圖然則何益之
有哉直書於冊深幾之也

金禁羣臣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
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

者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
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
去罷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
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
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
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廣義

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
君德日昏而日淪于汙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
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
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
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

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
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
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
太子詹事劉焯同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廣義

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脩身之道者繼書
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

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
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
得罪於乃父也多矣或曰孝宗教子若此而光宗
所為若彼者要亦孝宗教子未盡其道而隆之以
虛文也曰是不然也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持是以論人子之賢否則克舜其亦

不善於教
子者歟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

之原

以一
品禮

發明 欽宗客死穹廬歷年既久未聞特命一使迎

受書之禮或請鞏洛山陵玩歲悵日忘親釋怨不

亦謬乎欽宗之柩亦不能葬而金乃葬之苟有人

心者必於焉而變矣願乃偷安忍耻置於度外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廣義 金主嘗曰如不欲欽宗靈柩我當為汝國葬

為一品之臣旅魂飄飄葬於異土而不得一皇族

之臨殯者實可哀也後世有國中王而欲安其危

以張說發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

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

兼侍講張斌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

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

堪棧復奏文武識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

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
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

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

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為先王之罪人

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陛

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昌金革之名以私

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

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喋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

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

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

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氏不聊生將帥方割削

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

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畧如此而乃外招

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

適足以連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

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

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

其言為
寢前詔

發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雖天子之至貴以

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苟無金革不得已之事則

不可也珙能六疏辭之固執不起自非明於大義

而不為富貴之所淫者烏能力祖君命而莫或撓

之乎昔宰我欲短喪孔子責之曰食夫稻衣夫錦

於女安乎人子苟能明此則必不能自奪其喪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廣義 珙嘗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萬
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
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冬十月金人來聘

金使烏凌阿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
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
會慶節就見
天錫沮退

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為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
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
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
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
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
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
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
者乎朕御臣下
惟以誠實耳

廣義

分注備載金主命其子之言句句是實且以
唐太宗之言為非何其切於理哉由是知唐

太宗所謂至誠治天下者乃其偽也非誠也今也
雍之所言乃出於中心之誠豈偽也哉嗚呼孝宗
有敵國之君如此宜乎弗克成其志也昔張華告
晉武帝曰恐兵人更立今主則江南未可圖也其
信然矣

壬八年 金大定 十二年 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

允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

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
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
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
倖屏護諛宰相
近習皆憚之

廣義

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張說之
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

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於廟於向之
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侍御史李衡左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
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齊封還錄黃帝詔翰
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
行而罷四人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發明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人君之職也建官不
賢則百事惰位事不能則衆務廢張說陰柔

小人擢居執政之列名器不亦濫乎張栻前既極
論其非而罷職李衡此復力諫其失而貶官嗚呼
孝宗溺愛一小人而罷黜衆君子是蓋不信
仁賢則國為之空虛矣詳書於冊其義自見

廣義

庸才之可辨耶故西漢寵任外戚炎曷遂為
賤莽所移尚非光武建瓴之功則劉氏幾不血食

矣孝宗不此之鑑前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因張
栻論罷之今其用說之意益堅於前遂罷四賢而
卒用之獨不思曰勅敵未殄大難未復倘用說而

敗國則必貽笑於天下後世矣又况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兵柄之與誠非細事即當因衆論而以義割恩可也今則違衆論之公執一己之私孝宗之失可勝言哉

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金

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

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廟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

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以曾觀為武叅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權場

金主為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無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頡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對雍國公陸辯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

廣義 虞允文陳俊卿張栻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賢者也一時罷去曾觀張說不肯者也一時

時用之孝宗近小人遠君子如此得無愧於金主雍乎君子以恢復之事望孝宗殆恐其難矣雖然允文之用張說乃啟君寵倖之門也故綱目不書虞允文罷而書曰罷虞允文者其亦不滿於清議云

冬十一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

不禁民採

發明

治國者不以專利於國惟當公利於民專利於國則利國而瘠民公利於民則益民而薄國然

國有常賦足供其需不必他求以附益也蓋坑冶金銀地之所產金能去其賦稅不禁民採則是有公利於民之心也大定之治不亦宜乎故特書以予之

癸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夏五月朔日食○金禁

女真人譯為漢姓○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冬十月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

復同知院事

發明

宰相樞府國之大臣而以曾懷鄭聞張說沈復等為之則是碌碌無所建明者政事之不

治亦可知矣故備書於冊以深譏之

○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甲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

允文卒

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特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為宣撫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宗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宣易得哉

發明

允文天性公忠達於政事采石之戰轉危為安為治數年畧無過舉及其罷相鎮蜀志存興復力雖未就則其志為可尚已若允文者豈非為宋室之賢相乎故卒而特其官爵以予之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罷以衡代之○曾懷罷秋七月復以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八月張說免

帝廉知其欺罔也

發明

孝宗廉知張說之奸一旦去之如脫蔽莠則中心明決亦非甘受人之欺罔者故綱目特以可免例書所罪說而予帝也

廣義

孝宗早悟張說之姦南宋幸焉

以楊俛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朔

日食○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俛罷○曾懷罷以葉

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魯觀

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為四川宣

撫使

乙未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空相師成風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駁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發明

凡書宴譏之也是時天下未一民心未寧境內粗安政事多闕中原故地未入版圖祖父深讎弗克償雪此正君臣痛心蹙額不遑寢食之秋也夫何肆宴玉津君臣同樂畧無一毫憂戚不安之意則其忘哀

縱侈為何如哉

廣義

前書孝宗廉知張說之欺罔而免之此則載其欲公心以銷朋黨之禍何其見之明而言之當哉大非前日近小人遠君子之心也傳曰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彩炫耀不其諒哉君子

觀孝宗之遷善改過則知和靖諸賢之有裨於青宮也不少矣

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秋八月

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

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辨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沈復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謚忠簡

發明

趙鼎宏濟艱難忠清公亮固非他相之比不幸見忌秦檜廢棄避方齋志以沒顧不惜哉高宗既知其賢而不能贈其官爵孝宗奮然惻怛舉行是典既贈以太傅之官又追封國公之爵是蓋公議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高宗不能行而孝宗行之可謂行人之所不能行之事人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

天理幾幾為之暴白矣故特表而出之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悲崩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於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發明

亂臣賊子欺世盜名有逼其君而篡之位者有據其地而降之敵者皆不赦其罪也位寵高麗之留守食君之祿受君之恩而不能忠君之事乃以四十餘城叛附金國金主却而不受則其正大之氣為可見矣前夏任得敬請命於金而不許此趙位寵叛附於金而不受則誠於貶惡而非矯飾以欺人者若金主者誠可與論中國之道矣故特書不受者所以重予之也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設學養士

金翰林學士國克坦子溫進所譯史記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脩官溫特赫吉連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發明

設學養士治國良規金主能舉而行之可謂振興有為者矣綱目凡遇肆學立教之事則必進而書之所不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之能行而至雍始行之也雍其賢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五

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庶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庶退願乃昌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知南康軍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院俾守之

發明

君子之出處必合乎時中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朱子其豪傑之才蓋聖賢之學安貧守道庶退自居前因陳俊卿之薦而命主崇道觀此因龔

茂良之薦改除秘書郎其意以為因嘉廉退而改官是冒進擢而罔利是以寧辭君命豈肯苟榮然則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朱子樂道忘勢不欲詭隨向非明於禮義而卓然不惑者其能爾哉世有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而竊升斗之祿以自贍者視此少知顏汗矣特書不至深美之也

廣義 文公動輒得謗而使孝宗不能信任者豈天未欲平治有宋歟書曰不至者君子為孝宗也惜

湯邦賢有罪流新州

邦賢至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賢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十六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以賜帝累冊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罷鬻爵

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款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發明 謁聖臨學此固帝王興學育才之盛心也考宗行之不能無譏焉夫以祖宗之地弗克復之尺寸祖宗之耻弗克償之毫末而遂以江左為久安之計視金國為可親之圖委靡無為苟且度日但云江表肅清吾國之天塹也邊塵不擾吾國之武備也而乃謁孔子臨太學偷安忍耻粉飾太平豈不曰既與敵和盟不可叛既而易世讎不必復嗚呼戴天之讎雖萬世亦不忘也孝宗即位之初頗有復讎之志自是以後浸不足論矣良由蔽固已深天理斷喪不能不流之於宴安之域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十五

目於予之之中而寓貶之意者此類是已

廣義 史稱幸學自文公修綱目而改之臨此亦曰臨者續其義也

○金葬宋遼宗室於河南廣寧舊陵○夏六月罷龔茂

良放之英州

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哀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共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問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論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捷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遂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覲黨謝廓

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繼還詞
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
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年帝曰卿五年不說
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
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
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

廣義 嗚呼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而既去而
猶不忘恢復者忠之至也若夫孝宗怒茂良而
恢復之言其與高宗
一律矣夫何取哉

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發明 王雱從祀此固前人之陋習孝宗嗣位毅然
罷黜畧無寬恕使積年之故弊一旦渙然冰
釋天理正而人欲消自我作古
不亦美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五年 金大定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

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
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
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恠驚愚外假誠
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
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
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發明 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程子以正道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者安石
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廓然請禁安石之
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

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願之
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能盡
愛惡之道者也據
事直書其義自見

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
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會觀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
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關入對因
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
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觀抃之門十才一
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
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

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

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
見許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
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
偉命繪象閣下卒諡忠襄

發明 顯忠出自降人忠於朝廷破家殉國志復中
原見忌權奸弗克遂願可勝惜哉卒而具官
蓋予
之也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

良臣參知政事

廣義

孝宗以史浩潛邸舊臣擢以為相至是罷之則其恢復之志若可以無沮矣而卒不能全

中興之美哉失諸正鵠也而由乎人哉

己六年金大定夏早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屬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十一

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盡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無所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旦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愈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不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孝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今而夏早詔求直言其愛民

每有饑旱輒書於冊今而夏早詔求直言其愛民

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孝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

廣義 嗚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忌醫之甚邪噫

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庚七年金大定春二月魏王愷卒

愷寬慈為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泣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諡惠憲二子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十二

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沒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會觀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意樞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太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樂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

卓然先有見者也。斌所著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南軒先生。發明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以深予之。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

諡忠簡

發明胡銓始終不主和議見忤權姦擯斥散地今已久矣故卒而具官特書致仕者所以著其忠鯁自守不容於朝云爾若曰世有斯人不能大用而使之卒老衙茅哉綱目書此是蓋予胡銓而罪當時也

辛八年金大定二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大上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廣義抑觀內侍典兵柄肇自魚朝恩觀軍容使也至徽宗時童貫加封王爵則極其盛焉夫自古國君付戎事於閹臣者鮮不貽喪師失律之罪憤軍蹙將之羞也孝宗有見於此故決意諭允汝愚之論駁而斷然為之罷者其識見之高豈直南宋之君而已哉綱目直書其事於春王正月之下其喜慶之意見矣

金追廢亮為庶人

討其弒熙宗也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書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聞範官歲辨志錄皇朝

發明祖謙以穎異之資為時推重而學以關洛為宗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則

其風度益可想見矣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八月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蒼衰有言雄多

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

八人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

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轉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

所至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數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未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於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乏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惟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惟一不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賦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問其一人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發明 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梁惠王之移

荒乎是時浙東大饑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

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

之民均被其澤也是知聖賢之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綏來動和之效亦可想見耳故特

書以深

廣義 抑觀文公社倉之法通百世而無弊者也後世願治之君信能行此尚何老稚溝壑而壯

者四方哉實養民之首務也文公得行其道於孝宗即易所謂何天之衢者歟綱目大書於冊者幸

南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

壬九年 金大定二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

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婣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發明 君子公而無私羣而不黨知有王法而不知

王淮同里且為婣家為民所訟按既得實孰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

宋之諸臣排擊程朱以偽道學

淮既遜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固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

廣義 不以私恩廢公義此仁人君子公平正大之心曰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書曰天討有罪五刑用哉此之謂也然則文公肯以王淮薦己之恩以贖仲友哉若然則是私也非公也此文公所論仲友之益力也曰然則准何以奪仲友之新命以授文公哉曰此非准之本心也出於忿也此文公所以辭之而不拜也

癸十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李彥穎罷○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播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侍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

斥之固非正論若塗飾言貌襲取君子之名其隱微踐履實不可以告人者則又不可不辨段一假藉之徒盡目之為道學是宋室之興闕性天者更多於孔門也

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而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為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而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毋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表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為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故教近立此名誠皆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行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直偽相亂

發明 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為綱維修其身者以是道為楷範安可禁邪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鄭夫趨順風旨上章欲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學為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為尤自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矣雖然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道如青天白日

日大明於世豈一二狗彘所
可誇訕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文公之起王淮之薦也至此淮因仲友之故
遂陰懷文公帝王統之學是自絕於賢也惡

在其為薦賢哉使孝宗如商之高宗周之宣王中
興燭理之君則雖百淮千賈安能貢其說哉孟子

所謂我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
遇哉臣亦曰文公不遇孝宗亦天也王氏之子焉

能使文公
不遇哉

秋八月以施師黃洽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朔日食

甲十一月金大定二年春三月金主雍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論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
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太子乃受
守國賀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二月禁胡服番樂○夏四月金

主雍還燕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
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

輒用感愴祖宗舊鄉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
太祖之側鄉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

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
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

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為汝
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

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
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

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
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

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
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十三年金大定二年夏五月宴講臣於秘書省

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
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者

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
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

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
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問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

多矣故朕每事
以德宗為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

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疏兼山先
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

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
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

問雍所欲言備錄來
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發明郭雍躬逢盛世抱道自樂守臣既薦累召不起
上念其言賜號頤正則帝之好賢可謂極其

誠雍之慕道可謂極其至豈偽隱而徵名者比哉
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其郭隱之謂歟特書于

冊深予
之也

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
僅書數麓而已人服其清

廣義 留正其曹彬趙抃之流歟書
之所以見樞密之得人也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發明 建隆間書五星聚奎臣固論之詳矣未有書
在不修綱目則為嘉祥綱目既修則為災異不踰
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
者乎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可見人心天道
安可誣也有天下之責者要當閑邪存誠非禮勿
復詎以天道為
玩而忽之哉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打十四年 金大定二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點

知樞密院事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
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
欲上下相維非
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

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

后帝致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恸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
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

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
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

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奉
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
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
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發明 上皇有疾則孝宗罷朝侍疾上皇殂落則孝
我作古不亦美哉大
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孝宗之事高宗可謂始終無間而由中
遣外者也然不能成恢復之志君子惜焉

遣使如金

以上皇崩遣使如金告哀後遣顏師魯致太上遺
留物於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瓊瓌器二十及弓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
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中袍視事于延和殿胡望諸德壽宮則
哀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
德尤表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
懼也順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
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
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
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
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發明 有周成康之世囹圄空虛漢文盛德之主僅
能幾致刑措亦未及於弗用之地也唐時有

崔巢獄樹百官稱賀亦未聞獄空之說耳孝宗末年而有獄空之奏迨亦庶幾成康者乎噫以孝宗之賢未必過於成康以孝宗之治亦未必過於成康而獄空又見於孝宗之世何歟考之宋史孝宗之時未有刑措之事曷為書獄空必有任其責者揆厥所由夫乃小人孤媚其君以希爵賞而大為謬言以欺君也不然綱目何不書大理寺獄空而書奏獄空加以奏則是出於臣下之籠蔽非真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費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發明

舍繁華而敦樸素此子孫所以守其祖宗之成憲也詩曰不衍不忘率由舊章世宗有焉

特書曰禁深予之也

戊十五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發明

人君有修德之心則必有修德之政補闕拾遺所有繩糾君過裨益君德者也孝宗能識此義尋復置之可謂知所先務者惜其復之未幾而仍廢於光宗之手豈不重可哀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於冊者所以深予之耳

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

金遣使來弔祭

發明 來弔祭予其能慕義也胡氏曰書春秋歷十有二月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弔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弔及魯往會之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大抵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上皇崩金人弔祭是能修中國諸侯之禮也其褒美之意直書而義自見矣

○三月葬永思陵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褒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哀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侯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金建女真太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貶侍郎林栗知泉州

帝王臨御四海
首出庶物非格
致誠正修齊治
平法內聖外王
之道則無處用
力若厭此四字
其餘不可問矣
但或要於路之
句朕不能無疑
嘗言論古人易
論時事難者有
活口之辯耳史
筆一字之輕重
貽後人之作鑑
可謂利害不可
不察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
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
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
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際惡不能去其根一念
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
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殺以充
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邪則殺以克之而不使
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
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
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
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會觀已
死王抃已逆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
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
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
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
不察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六十五

道學妄自尊其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
國之態妄希孔門虛聘之風純以治世之法則亂人
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枚用
而熹間命之初遷延道途索高價門徒速為游說
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即而執
懷不滿傲晚累曰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
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
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
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
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廖勉強
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
太常博士葉適上既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
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
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
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
近又擬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

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自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
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
得建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
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
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冀用鄭丙
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
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說言橫生良善
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紀欺罔於
既形推折惡橫以扶善類奮發綱斷以慰公言既入
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
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
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發明 甚矣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正心誠意修
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不計其富貴之得喪也
朱子因周必大之薦得受兵部郎官之職而林栗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六十五

鄙夫以私怨而上言詆罷惜哉孟子曰吾之不過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然則君子
之道未始因人之毀而可少敗也綱目書賊林栗
於未上而罷之後則其生詆誣而敗之意昭然自
明然何以不削其官具官
正所以著其妨賢之罪爾
廣義 嗚呼林栗之詆文公實晏嬰
臧倉之沮孔孟豈人力也哉

秋七月思平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名璩內宴呼以官
而不名賜予無算卒追封信王

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

不至

燕既歸投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
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
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
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既入夜漏下七
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簿西太
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
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發明

君子得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而旋歸投進封事孝宗嘉歎授之以官自常情
論之將趨命不暇矣其心以為引君當道臣子本
心苟以言而得官豈非希求進用之嫌乎時止而
止時行而行行聖賢肯枉尺而直尋哉故寧違君命
力辭不至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心裕如
也即綱目之所書足以驗朱子出處之正矣

欽定四庫全書

廣義

書曰辭不至者所以著文公
制行之高潔而識時達權也

己酉十六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瑪達格判大興尹
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
之體至是即位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圖克坦
氏為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以夫人烏
凌阿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官中之
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
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遠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
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七遠日屠羊三百亦豈能
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
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
在者未嘗薦士止限資糧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

輔相會無為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
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
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
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
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
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
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
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
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
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
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克舜然舉
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
以底大順惜哉

廣義

外注備載雍之事實乃知其為北朝一世之
賢君也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曰羣臣不

欽定四庫全書

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何哉蓋其前後左右無一
薛居州而使雍孤立於上也雖然要亦天啟元德
故使之有君無臣惟成一代之小康耳豈人力也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參知政事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
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公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
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
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
為首相

蕭燧罷○二月朔日食○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

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

后大赦

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侍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據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皇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發明

人君於一念之萌而非善惡皆可預知蓋補闕拾遺求善急務宋廢之既久孝宗初命復置可謂知先務矣光宗受命即位至是僅克踰月未遑他圖首廢斯職雖違人言畧不之恤光宗之心為如何哉自是近臣罕得進言而遠理悖德之事作矣故直書廢以見不當廢也吁

廣義

光宗即位之初而廢言官則自是之後君德日衰矣書之所以誌光宗不德之甚也

夏五月以王簡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

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以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

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勢寔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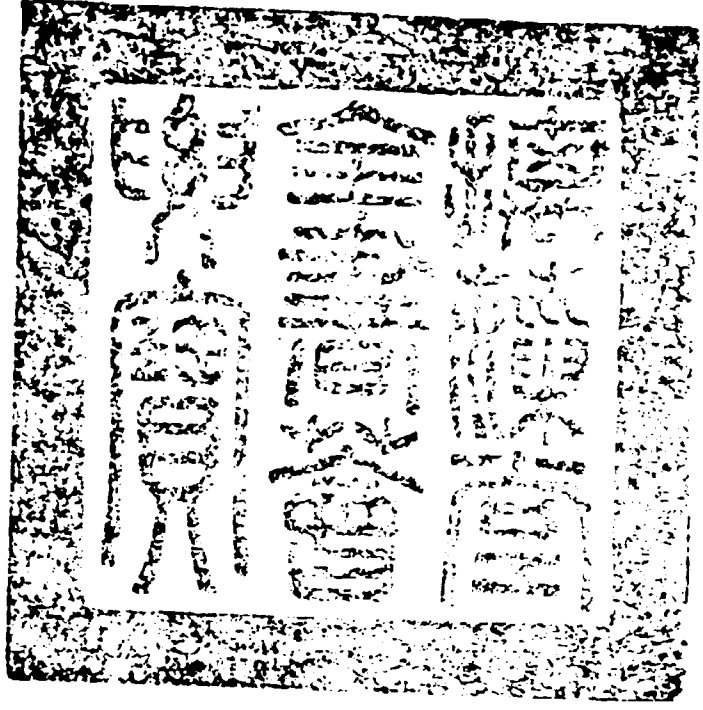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卷十六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劉汝蓆
謄錄監生 臣王天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 史部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 凡十八年
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

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

者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
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
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
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咸矣
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
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
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
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眈道學之說而實未
親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
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
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
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
於潔身以退亦日情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
以謗訛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期聖
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
而消明黨之迹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
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
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

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指是年
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
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
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
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發明

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當勇而勇則
雖鉄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門鎖有
所不能屈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
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為世大禁修齊治平之理當
時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無敢言
者先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
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既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
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語曰見義不為無
勇也君子宜肯負無勇之名哉直書于册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廣義

鳴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
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
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人非
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
嘗有熄間有誣妄試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
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于日星之明
哉故四凶不能蔽之于唐虞防風不能蔽之于有
夏藍夷不能蔽之于商管蔡不能蔽之于周春秋之君
自蔽而孔子明之戰國之君自蔽而孟子明之漢
自蔽而明之者董仲舒也唐自蔽而明之者韓退
之也迨夫有宋朱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道
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淮陳賈
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
乎未幾卒遇先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于日星之
明而人心為之一快也噫道學與天地相為悠久
者也日星之亡道學斯滅然則詆誣道學者身豈

於日星哉借曰能久亦無以踰於日星也子貢
曰仲尼日月也無得如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
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
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
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

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

欽定四庫全書

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言帝錢之不能
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
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
投藥萬一不虞索宗社何后親藥實有心術之頃之
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安六禮
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太怒后退持嘉
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
一日帝浣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
食合于帝浴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
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
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
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
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
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人君以孝治天下則臣下觀感以作忠北民親

而後成俗真所謂至德要道也宋光宗不朝重華宮葺葺彙倫莫此為甚至於也強一朝即人為之大悅則其宮庭禮德久為舉國之所共愛也

發明 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言地道順承天施而無所作為猶婦道無違夫子而罔

敢專成也故又曰無攸遂在中饋夫李后之狡悍妬忌尤暴專輒積之有素由光宗溺愛祗席狎恩恃愛不能禁之於其始而乃受虐於其終唐高宗

之於武氏中宗之於韋氏用此道也嗚呼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之燭滅祖宗之譴告也

光宗值此大變罹此大憾近在宮庭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

也訓

廣義 李后殘虐天道應之如影響孰謂天人之相遠哉大書于册為鑒昭矣

壬子三年 金明昌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率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蘇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發明 書不果行譏不決也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王之為世子朝

於王季日三鵲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光宗惑如婦之讒言乖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瘳不朝果何

執乎由是內外羣臣合詞勸請既然開悟復為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為有餘於公義聽之為

不足何以模範天下哉故上書

疾瘳下書不果行深罪之也

廣義 尚書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况光宗乃父之事厥祖而克盡其道而

光宗目觀其威者也今光宗之於乃父反以不孝答之綱目書曰不從者則其大逆無道之實昭揭萬世其惡可勝言哉嗚呼黃屋中居一不孝之子則國之根本斬矣欲綿國祚得乎

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蜀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 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騄同知樞密院事

騄疏三十條如官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子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思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發明 春秋莊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
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后歸謁家廟是光
宗不能防閑其妻失夫道也李氏之惡著矣所以
病帝也曰夫可以制妻乎適人從夫通乎其下况
於天子天子者神人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
如正國何若光宗者事父母以孝待妻子以嚴威
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皇后從往乎皇后
之往也則帝威命之
不行嚴厲之不至爾

是歲諸路大水

發明 紹熙之治當時無足稱者然亦僅能擁虛位
而已抑不知光宗惑始后之言逆父子之德
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况其大節既
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災異屢見故去年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一月書大風雨而又諸路大水迭出于冊用見天
人之變交應於時不可誣者踰二年壽皇憤崩稱
疾不視而天位亦移矣然則餘慶餘殃之
報夫豈僭差而或者以為賢君目之過矣

癸丑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騫參知政事

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
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
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
意而點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祇應司令
全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

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于之
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
乃數稱舉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
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
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
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之大興
府事內族膏鞠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等
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
時號為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
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
重於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
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退居婺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
城可灌也蓋以地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閣
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
動欲榜朝堂以厲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
用之曾親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
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
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
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上
以涵養為正脾胃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
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肯自
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
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
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

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廡公事未上一夕卒

發明

觀亮之宏才博學而不為時論所容則其在廷之臣罔非持祿保位因循苟且之人可知矣迨夫光宗擢用亮乃告終可勝惜哉使其弗獲是顯則將沒齒無聞矣書之實所以哀之也

廣義

人才如亮者固不多得惜其氣質少純耳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用斯無獎矣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室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

軍

欽定四庫全書

帝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

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奕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

錫賚及告勅乞歸田里亦不許

發明

溺愛社席狎昵羣小此固人君縱欲之私情特立陰邪小人前既擯斥於外此復召之使

還光宗躬自禁之躬自臨之則其縱欲之心駸駸于已不可遏雖宰相之力諫羣臣之協詞皆不之恤若是乎為惡則易而為善則難也既而留正怱然出城待罪而光宗畧無沮抑留連之意則君子小人之用舍從可知矣天下何由而平

廣義

抑觀姜特立者初非有翊戴之功惟以潛邸之公哉書曰留正待罪于城外則有以見留正望君改過之心也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撓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縷密人無知者

欽定四庫全書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八月

金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日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

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發明

虞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而舜克諧以孝罔敢怠違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替瞽亦

允若夫天子所為下觀而化也先宗之父非瞽瞍茂視之心如塗人豈不為虞舜之罪人乎先宗制於姑婦無如之何三綱絕矣近在宮庭而瞽瞍若此則天下之大庶務之繁烏能徧理之哉故書羣臣請朝重華所以予臣之勉君於善書不聽所以責帝之不能從善書始朝所以譏帝之不誠於善

綱目之美蓋亦循名責實焉耳

廣義

抑考去年十一月羣臣請朝壽皇不從因趙汝愚極諫從之至是羣臣又請朝而又不聽

至十一月因趙彥逾力諫而始朝也嗚呼光之於孝宗父子不相見者十月矣一制虐后而不能行己志則父不得為臣綱父不得為子綱夫不得為妻綱矣三綱既絕尚可以名入國哉伯夷不立于

惡人之朝以此類耳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

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于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二

廣義

賢人君子之於人國也豈小補哉惟其不用故其國卒無善治焉今也先宗於文公反不

知之而金主則知之則其君之賢否蓋可見矣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其文公之謂乎

甲五年

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金購求遺書

發明

購求遺書帝王盛事而獨讓於金人為之中國視此當如何哉故前書釋奠孔子此書購

求遺書皆所以不沒其善也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

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遠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諛問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讀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一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發明

是時壽皇遺疾已踰三月此正光宗憂心惛

湯藥必親嘗光宗為天下之共主司天下之綱常父無疾而不能省父有疾而不能視反携所愛共相遊樂縱耳目之欲忘天性之恩其罪可勝言乎迨夫羣臣懇請問疾光宗復諫弗從苟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帝之舉措如此則是帝王而不孝焉可與論人道哉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光宗

其愧之焉綱目書此所以著其縱欲忘親溺情悖理之失耳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陳傅良以帝不任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大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發明

夫漸者增劇之詞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

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恐不至詈疾止復故光宗之於壽皇生不能事疾不能藥至於大漸猶不能往羣臣力請皆不能從其罪甚矣迨至請之不已始命嘉王代行嗚呼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光宗乃壽皇之子而嘉王亦光宗之子光宗不孝於父而欲嘉王之孝於己其可及乎凡直書其事而貶自見者此類是矣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

喪禮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薨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全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全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

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乎

發明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事光宗於天性之恩乖戾已極生不能養疾不能侍死不能葬是誠天地間之罪人也蓋稱者不宜稱也無疾而偽稱之者也當五內分裂之時正哀痛迫切之日安有父亡而子可稱疾不出者乎然親喪固所自盡也豈太后所能代而行之哉光宗誠可謂滅絕天理者矣故直書以著其惡

廣義 前書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繼書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撫問疾重華宮至是書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皇太后代行喪禮嗚呼虎狼之

暴尚不泯乎父子之天君子跡趙惇之逆實虎狼禽獸之不若也然則孝宗之崩豈非逆惇有以致之手繩以大法當與金人逆亮同科諸賢生於其朝亦云不幸甚矣且留正號為賢相以太后代行喪禮無乃不可乎彼太后孝宗之母也烏可以母行子之喪禮耶于時逆惇既托疾不出事誠太變矣正也即當請于太后曰嘉王陛下之親子也既代陛下問疾重華宮遂請攝行喪禮不然則是喪無所主豈可聞於敵國哉如此庶可以愧服逆惇之心而陰定嘉王之儲位也況正為異姓之卿耶昔昌邑王奉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猶得以此數其罪而廢之況惇親為逆行者哉正而能此則當行子孟之事不能則奉祠丘園不亦可乎今乃不此之策至於秋七月乃欲請建太子不蒙逆惇所允稱疾而逃果何義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正其昧於此乎

尊壽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發明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固人臣事君之常禮然以當時之事勢觀之太上初崩光宗稱疾國本未固人心皇惑尚賴一二大臣宏濟艱難傾否為泰之時留正既為首相總攬朝綱又非其他羣牧庶職之比必當糾率百僚共圖奠安宗社之長策可也建儲不允稱疾宵奔豈大臣國危與危之義乎故書稱疾而遁則其托詞避嫌之意可見矣此固責備賢者之意也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
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
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
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
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六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
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
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
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
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餘端禮
丞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闕禮使傅昌

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
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
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
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問之旨
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
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問皇子嘉王擴可
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
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
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亡今都知楊
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而諭之太
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
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
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惟百官班皇子哀服出就
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
上皇民心悅懌中外宴然汝愚之力也
發明 當時禪位之議非出於光宗之本心乃羣臣
之權變故綱目特書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
服即位若夫高宗孝宗之傳則異乎是故
書法亦不容於強同也君子宜詳觀焉
廣義 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
津手作偽心勞何益之有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
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全人若與問罪
之師則宋人蕞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
鄉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

愚有焉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能曾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詔求直言

發明 人君即位之初而能詔求直言此因為政之先務從善之盛心也然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分注畧不見其言事之臣苟非言不足錄是必虛應故事也不然堂堂中國濟濟多士豈無片言隻字之可紀哉觀於此則當時之政治亦畧可見矣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

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遣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成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發明 嘗觀君子之所存者天理小人之所存者人欲是以君子之謀事直而易小人之謀事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命而韓欲冀節鉞之如此固君子小人立心處事之不同也迨夫趙加防禦韓心失望而為異日切齒之深讐當時徐誼葉適非不切諫趙皆弗從豈其智之不足耶盡吾天理之心而已矣橫逆之來烏足計哉綱目書此乃所以志其禍之始也吁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發明 源等離間兩宮其罪已甚按法行辟死有餘辜寧宗於數閣奴悵悵不舍茲因公論僅克貶官果何謂乎綱目書貶陳源等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罰之不以罪也嗚呼微矣

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一

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隱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

廣義

寧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

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措官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發明

觀易遯之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傳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始之九二曰包有魚無咎不利賓傳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無咎若不利而使遇於眾則其為害廣矣當時留正忌韓侂胄之詰都堂拒之甚峻可謂有不惡而嚴之意然不能制之在己則其害為甚廣焉由是假托內批進退宰執其端雖微其勢浸盛是蓋留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二

諸賢不能制之於微也雖然一介小人遽竊國柄寧宗之心如何哉綱目書此始焉惜之終焉譏之也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侍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其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憚

九月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鐘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陸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陸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陸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

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威將恐不免崩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法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

養祠歸

發明 一陰之生其勢雖微聖人必謹之者慮其浸

恐其蠹政也是故聖人作易每扶陽而抑陰先王治國恒親賢而遠佞益深甫德秀險邪小人侂胄也小人豈不連類而進乎黃度將欲糾劾即被罷去則是正道不行而邪說暴橫矣小人之禍何其烈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益亦深罪當時垂

戒後世也

廣義 分注載內批由于侂胄于以見寧宗初政皆在侂胄掌握寧宗特擁虛器而已侂胄薦引羣小而寧宗一切用之由是降其國于閭昧矣惜哉

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禧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禧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禧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禧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發明 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祧廟也今寧宗欲議宗廟迭毀之制方且欲祧禧順

翼宣而諛臣如孫逢吉曾三復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而綱目亦必直書以貶之也夫寧宗嗣宋鴻基躬為子孫今乃欲祧其四祖則其肆行不道為可知矣况侂胄區區板房一外戚復何所憚宜其專執朝柄而不顧也噫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

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
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
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
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立講
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
汝愚因未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
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傳良封還錄黃起
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徽吏部侍郎孫
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傳良光祖
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
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
熹登第五十年任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
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
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發明

若是乎君子之道難行也朱子在朝積誠諷
諫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庶幾有行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基也茲因正人漸逐而乃上疏條陳激怒侂胄擯
斥經筵嗚呼君子所學者正道所行者正事其事
君以正乃其分耳不意見忤權佞從中沮之使道
既不行復為黜罷然則君子之於小人何薰猶水
炭之相反也自假內批而君子不能措手足矣宋
之世何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哉特書內批而皆
不去其官則惜君子而

罪小人之意為可見

廣義

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
批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侂胄

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
之廝役耳意寧宗閣弱而侂胄窮光極惡如此寧
不斬宋之國脉而
召玉津之禍乎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觀節錢意不滿力辭
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恚趙汝愚益深至是特

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在
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
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
十有餘年莫能廢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
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
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
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
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
往之事不及追改格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
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益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熹言

葬永阜陵○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

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
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母使天下
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
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駿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
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鄧駟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官觀
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
由是侂
胄愈橫

發明

魯齋許氏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
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

是為非其害可勝慨耶是時侂胄權勢日重龜年
上疏條陳既而兩皆請祠當辨是否然則罷侂胄
而用龜年於法則宜罷龜年而用侂胄於義則悖
夫何於龜年則罷其職於侂胄則進一官公道之
心果安在哉由是子奪賞罰之權亂而侂胄愈
橫難判矣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之意也吁

陳駿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
知樞密院事

駸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
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
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
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
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
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

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
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
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
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
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
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
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各命提
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

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
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
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
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媢侮
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
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威中外洶洶留正
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
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
太皇太后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
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
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
事禱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
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
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發明

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胄
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
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修省之
心而侂胄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
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
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詎
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
之法矣

三月朔日食

廣義 二月趙汝愚鄭湜章穎李祥徐誼楊簡諸賢
之罷三月即有日食之變況乎正月白虹貫
日所以著侂胄兇惡之兆也上天垂戒近且昭矣
寧宗恬不知省未聞其求直言言闕失之事方且
滋侂胄之暴斥逐正人靡所不為跡其所以為君
又微欽之不若也微欽特以金人方熾而寧宗則

遇金人始哀故其事有不同耳雖然蒙古之禍未必不基於寧宗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駙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象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茲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謝深甫簽書院事○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汝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遣斥逐六館之士拊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周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因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

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關之事皆其屬藁

發明 傳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然人每失其

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汝愚被讒而敗人神之所共憤然侂胄權傾人主滿朝側目無敢忤逆唯呂祖儉正明汝愚之冤於前楊宏中等暴白汝愚之冤於後激怒權姦遂皆竄逐嗚呼公論不行而邪說暴橫君子不幸而處於昏瞶之時也詳書于策

其義自見

廣義 嗚呼君子不幸而處汙世鮮有不罹其禍者朋黨或禁錮黨人未聞有流太學生之名也惟宋之徽高二宗居此惡聲而不疑焉昔徽宗放太學生鄧肅于田里惑於蔡京也高宗殺太學生陳東惑于黃潛善也鄧肅之放陳東之死雖由於蔡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潛善然猶稟命于微高至於宏中等之流寧宗出已見殆有甚於微高也嗟夫太學者董子所謂賢士之所關也入君培養之則國以之興戕賊之則國以之亡自古國之興亡皆由乎此況乎士之未遇者其平日涵養薰陶孰不欲正君而善俗修政而立事辨義利之分明邪正之異苟於國事危迫之秋而不正言之則視君父為途人實自負于作養也惡在其學為忠與孝哉彼宏中等非不知禍隨于言誠以情激于中不能自已是以但知在己之納忠而不虞君父之加罪也然則寧宗之流六君子六君子非所憂也而國無仁賢寧宗實可憂矣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

汪遠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子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
彦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
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訖及韓侂
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
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贖
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
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
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
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
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
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
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遠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遠
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
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
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于廟堂詔榜既而吏部郎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三十一

廉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
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
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
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發明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佐胃得
志誣陷善良巧立淫名簧惑主聽由是劉德

秀之徒希求固寵羽翼成風而遂有邪正真偽之
言嗚呼以正為邪以邪為正以真為偽以偽為真
君子受禍博矣汪遠等上章辨論遂皆罷黜然則
正人何讐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邪欲
既熾未流無窮駸駸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及
其禍何烈哉是以人主謹於取舍毋使君子小人
雜選於清明之朝焉耳綱
目書此其亦垂戒來世云
廣義 自古國於天地間者未有無正學扶持之而
能獨立者也無正學則天理銷人欲熾人將

相戕相賊如禽獸之相搏相噬者焉欲為君而臣
弑之欲為父而子弑之人類之滅蓋有不難者矣
故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彼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者其意蓋慮此
也今寧宗之朝太學生流之國子官罷之則是居
中國去人倫無君子之謂也尚可以名人國哉大
易豐之上六有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
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此之謂歟

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

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
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
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爵假夢為符
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三十一

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
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
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
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鏊
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
間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
官之命汝愚學問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
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
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
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
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
云

發明

汝愚賢相而為權奸所妬容死遺方誠神人
之共憤天理所不容通鑑續編書安置提舉

洞霄宮趙汝愚而不稱其官則是汝愚有罪之可
貶也何以允愜輿情乎至我朝綱目始明其誣枉
變文特書曰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至衡州暴卒
所以扶天理過人欲表忠賢之節正姦究之心其
旨嚴矣然而曰故相既以明其
無罪曰暴卒復以哀其非命也

廣義 嗚呼汝愚安置永州可以快侂胄之意矣何
侂胄肆毒若是之甚耶想夫侂胄之意以為
汝愚人望也其或不死他日必為我之憂此所以
致其必死乃姦人之用心也彼汝愚之死人皆冤
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之
日已忤侂胄及侂胄勢質薰灼伏內批以斥逐忠
良無一可免汝愚即當引退避侂胄如蛇蠍角巾
私第奉祠丘園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此則
忠智兩盡其美可勝言哉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汝愚不此之講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三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
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
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才訂故明昌之治號稱
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丙辰 二年 金承安 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

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廣義 權莫重于丞相樞密姦莫甚于端禮之徒以
至姦之人而握至重之權則家事日非斷可

識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
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
通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
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
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
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
舉此皆侂胄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下
不治從可知矣故綱
目詳書以著其失也

夏四月余端禮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三

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
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
思

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
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
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
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
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
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
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

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發明

劉更生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象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是時羣陰益朝君子道否倪思以不論偽學見逆侂胄而罷官黃黼以正言和解見忤侂胄而罷黜是知小人之禍烈於湯火蹈之即爛觸之即焦不亦慘乎寧宗故縱姦穴權勢下移是亦委裘之主爾細目皆以無罪例書其義可見

廣義

分注載黃黼曰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胄也于時前後左右皆侂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四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教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寺直邵哀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發明

楊氏曰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以求空天下之人才亦莫如黨論親族黨也交遊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治之以黨則親族也交遊也所薦引也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與宋之黨人是也嗚呼是知小人之欲欺人主以誣君子必杜撰淫名謂之偽學則庶幾君無疑心國無異議蓋將盡驅正人以遂已私云爾殊不知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也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者所以惡小人之專權哀君子之不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五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避之同人熹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撫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

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
 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
 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
 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職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
 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
 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
 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
 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
 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
 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
 者必以語元定焉元定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
 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
 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饑別蕭寺中坐客
 興數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
 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
 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
 十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回至春陵遠近來學者
 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
 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
 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
 寢不愧余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
 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
 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
 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
 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
 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
 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
 元定實羽翼之奏

發明 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權臣而借於權臣擾
 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敵國而強於敵國

其惟朋黨之論乎是時嚴禁正學君子道否而狐
 媚狗趨之徒欲希富貴阿順成風以攻陷君子為
 奇功以排斥正人為能事沈繼祖摺撫姦言詆誣
 朱蔡誠王法之所不原也寧宗信而任之抑又何
 哉綱目以無罪例書
 之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文公之罷官季通之竄逐綱目備書于冊適
 足以遺寧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然
 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
 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何損

丁巳三年 金永安 春正月鄭僑罷○夏閏六月貶留正為
 光祿卿居之邵州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今變而為
 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能曹
 欽定四庫全書

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
 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九月復以持國參知政事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如堯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
 皆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
 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
 外補未幾復召持國參知政事

發明 去惡不遠則惡日長討罪不亟則罪益深持
 國擅竊君權濁亂朝政金主既知其姦而罷
 然之矣復召用之謂之何
 哉直書于策深譏之也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謹曰憲
 聖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

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
舉薦閣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
名與間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
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
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
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
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謹趙汝談陳
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素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
蔡幼學黃顥周南吳采勝李重王厚之孟浩趙鞅白
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銜林
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
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
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附罷之
而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發明

上書籍偽學下書罷黃由則由為黨人而連
坐之意明矣蓋宋之所謂偽學者皆正心誠
意修齊治平之道治天下而舍此則將何所施乎
寧宗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誠天地閉賢人隱
之時也君子不幸適丁其時立斯朝食斯祿而以
斯道匡君道未得先行先為害辱使天下士大夫皆
以正道自諱無敢言者然則小人之禍豈不甚可
畏哉綱目比事而書之於策所以深為當時愧也
廣義嗚呼學之為道侂胄所謂偽者乃所以為真
也以其為偽者必多矣可籍哉然謂之籍
則必有限而不知舉世皆偽豈特五十九人而已
哉當時得與此籍者何其幸也黃由之言可謂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
歟罷其官者由實快也

戊午 四年 金承安 春正月以葉耆同知樞密院事○三月

葬憲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偽學之禁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
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搢搢
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
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
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
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
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對午流言
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
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
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論告
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
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馬
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
雨之言為證京鏗何澹附侂

發明

嚴者已甚之詞也國勢以多才而扶抑不知
得志無歲不以偽學為事寧宗拱手而聽命焉其
可惡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
之有嗚呼厥後偽學之禁甫息而窮兵贖武之念
興天下之民從此疲矣然則小人不特貽禍於君
子抑且貽禍於君父是以有天下國家之寄者不
可不鑒

廣義

抑制侂胄以六經為偽學而禁之然其當也
草詔卒用六經之言如謝深甫韓氏之黨也

乃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觀此則侂冑之黨非惡正而好偽也乃急於趨利
廉恥道喪故也然其天理一點之明何嘗因其所
好而泯滅哉此天之未定然也天定則其醜類自
底滅亡耳何庸較之邪易曰君子得與小人利廬此之謂也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

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
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哀遲之狀不覺屈膝
侂冑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冑嘗值生辰奉公上壽
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闕入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
闢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
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十一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嚴

帝未有嗣京鐘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
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
使賜名嚴
封衛國公

以趙師霁為工部侍郎

師霁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
異師霁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冑啟之乃
粟全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象懸沮侂冑有愛
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
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
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
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還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眾
容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夫吠鷄鳴耳俄聞夫率叢薄視之
乃師霁也侂冑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己未五年 金承安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
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
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實僚所言凡七十
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
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
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興
大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冑曰某初無此心以諸
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主其
議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奎劉三傑張巖程松
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品官
而擢璉進
義副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十二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
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
於萬世諫議大夫張奎劾光祖位逆不成
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發明

楊氏曰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葉搖落之後
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自

偽學之禁正入黜逐間有一二君子猶存如刺之
碩果小人尚又吹毛求疵羅織其罪必求君子盡
去小人盡留然後已否則有未已也龜年以定策
之事而奪其官光祖以撰記其事而落其職皆小
人已甚之心也然則
侂冑之罪可勝誅哉

廣義觀光祖之言何其光明俊偉之至哉輝耀青史不亦宜乎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復踈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帝幸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曰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發明

始者初肇之詞以見帝未嘗朝至此而初見之也蓋形端則表正源潔則流清天子所為下觀而化也光宗既不朝其父寧宗亦不朝其父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是以家齊而國治也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非天理之反報乎雖然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光祖制於始而不朝其父此固無足言者寧宗既知其過安可效尤各欲自盡而已矣寧宗即位五年于茲朝父之禮僅克一見則其久曠定省豈不從可知哉特書

始朝深罪之也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寧宗之於光宗亦猶光宗之於孝宗也身教如此何足怪哉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發明加不宜加也侂胄欺君蠹政無足言者而綱目前書加侂胄少師封豫國公此書加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噫一姦邪小人加爵之屢宜乎有以召天變也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帝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諸州大水為天下記異也上書加侂胄爵下書諸州大水則侂胄召異莫明於此夫侂胄嘗貫既盈為天所絕宋不之罪可勝惜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觀於此類為可見

六年

金永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澹知樞密院事○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年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象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

書授翰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翰
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
郎熹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熹因以宏名其
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熹俟有所發乃從而折
衷之諸生畏服熹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
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
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
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
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
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
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
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
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淳淳請受教為
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
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
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
四十四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
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貧樂道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諱
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
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
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嗚呼若
朱子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廣義 抑考寧宗之初嘗召文公為煥章閣待制兼
侍講韓侂胄欲攻偽學以內批罷之今綱目

於其卒也何不以其是官書而書曰故秘閣修撰蓋
孝宗朝嘗以文公為崇政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
以秘閣修撰奉祠然則綱目不書煥章閣待
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秘閣修撰者承其志也

夏六月朔日食○太上皇后李氏崩

諡曰 慈懿

許及之罷○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
銓欲見之無以自通侂胄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
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
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踞踏莫敢
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坐客唯唯
明日文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
四十五

即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
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八月太上皇崩

年五十有四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嘗用儒雅即位
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幃
如悍閹寺交構驚憂至疾
孝養日怠孝宗之業哀矣

京鐘卒

鐘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
鐘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
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鐘實
發之史臣曰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
返遂為千古之
罪人可不懼哉

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

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
是祖謙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
辨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
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
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
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
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
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
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
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
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
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
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
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
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
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
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
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
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
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諄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諷言
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
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
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
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
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蔡明 楊氏曰陰極則生陽配極則思治白公之亂

高也此君子得與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
以覆邦家如剝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
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
少悟矣祖泰憤侂胄之竊權遂直諫而獲罪謂之
何哉是故舉處士所以罪在朝之臣也書請誅則
所以于祖泰而罪侂胄也書詔配祖泰所以譏不
從善也嗚呼祖泰憂國忠矣侂
曹罪惡彰矣寧宗之位虛矣

廣義 抑觀自侂胄竊弄威權以來其間但見阿附
馬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擯斥殆盡舉朝皆韓氏之
廝役奴隸也夫何恠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
激于中心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
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七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諡曰恭淑

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

辛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二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
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
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蔡明 人火曰火大火者甚詞也是時侂胄身都將
相妨賢病國臨安之火安知非侂胄為之不
然天變何從而生乎此綱目書法
之深意紀災異之道也嗚呼微矣

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奎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為

興州都統制

曦至興州因僭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大旱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大旱者恒暘也亂政之後又直凶年言民以訟上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

大旱書者或不禱或雖禱而不雨也不禱則無憂國恤民之心禱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然是時姦臣當國帝擁虛位天變之生不亦宜哉綱目書大旱而不載其勤卹之政於下則宋之君臣其以災為玩以民為輕之意可見矣

廣義 前書二月臨安大火至七月書大旱一歲中大火大旱所以著侂胄酷烈之徵也

○八月張奎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

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

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筠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李曼襲西遼滅之

西遼王珠勒呼出獵奈曼王庫楚類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尋死遼祀始絕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按胡傳曰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

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乃奈曼西遼其舉號賊之耳凡書滅者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壬戌 二年 金泰和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登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鍾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或先後復官自便

又謂薦廣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既秩致仕詔熹以寺制致仕必大復少傳留正復少保

發明 書之何嘉悔悟也易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自禁正學人神共憤今侂胄翻然悔悟改絃易轍弛偽學黨禁復貶謫者官豈非小人而變為君子者乎大抵聖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此綱目與人為善之意也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貽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諸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侁東都事畧監都鹽

欽定四庫全書

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廣義

私史之禁秦檜行之於前侂胄踵之於後究人造姦如出一手然既謂之史則非私矣何也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惡有曰公曰私之異邪嗚呼侂胄雖能禁于一時其能禁于天下後世乎書禁私史譏之也

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好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

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元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以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所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是歲大蝗

其曰大蝗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

欽定四庫全書

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宋之君臣尚可與論

微彼桑土網繆牖戶之意哉

癸三年 金泰和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張巖罷○帝視太學

發明 書帝視太學而分注畧不載其講讀推恩之實則當時以為文具可知矣臨學謁聖帝王之美事寧宗忽之可勝惜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之意也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傳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

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劄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絨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開通貨賄仕進于請必詰價而後子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燬燼侂胄首遺之萬緒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功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送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凡侂胄姦穴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二

廣義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斯言也實人君致禮之本此董仲舒引之以為武帝語也今侂胄敢行暴亂凡所引用者不次陞擢致位通顯充物朝廷同惡相濟曾何有於禮義廉恥者哉舉皆無禮無義無廉無恥之徒也南宋至此可謂通天地而閉塞之時也孟子謂伯夷得聖之清臣於此益有感焉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

陽騎軍

尋又置激

浦水軍

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

知樞密院事

甲子四年 金泰和 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為北鄙準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准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益銳矣

發明

按春秋隱四年書鞏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用父國請而行君子謂鞏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三

有無君之心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至隱十年又書鞏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以戒兵柄下移之失未幾果有鍾巫之變此聖人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者也今馬宋之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心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鞏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況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書詔議伐金而直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輒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時而後見耶此宋之權綱不舉所以終於不能克復者正坐此爾夫征伐天子之大權而使人臣執之得以專行於外其進其退率循己私而朝議若無與焉者是以成則為桓溫劉裕敗則為褚裒殷浩綱目皆正色書之初未嘗有予之之意然則軍國大柄固不可一日不謹有天下國家者尚鑒之哉

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發明

臨安之火至是兩見則其人為感召之意明矣上書作曾定議代金此書臨安大火則是

天意之與人每相隨而不相遠不可得而誣者
作曾欺君誤國時政闕失莫大於此何必詔百官
以陳之乎修德應天則可以變災而為祥不能修
德則所以變祥而為異書詔百官陳時政闕失而
分注不載其言事之臣然則

當時之求言亦文具焉爾吁

廣義

去年書大火大旱今年又書大火詔百官陳
時政闕失蓋時政闕失莫有過於韓侂胄之
暴橫也火旱迭書于冊豈
非著侂胄之酷烈也哉

夏四月許及之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十四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
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

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

封岳飛為鄂王

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

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發明

時將用兵追封飛爵本非得正曷為書蓋飛
以忠貞事主為宋名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
之不可泯者豈以小人而遂沒其善哉夫
如是然後見綱目書法之意人心天理之機耳

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

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荆國用司總
數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

國用事括克民
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
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太白晝見

發明

太白者兵之象而晝見焉其異甚矣楊誠齋
曰君子非徒警也而有功用焉夫聞變而恐懼
者警也警而已矣過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
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
修其身省其過則恐無恐懼無懼矣宋之君臣畧
未見其恐懼修省之實而侂胄小人將荼毒於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十五

內一念既動災變隨形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孰謂天道無知其可急而忽之也哉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發書樞密院事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京西
七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岳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
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發明

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說復于
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古之君臣更相戒勉

如此未聞惡直言而罪之也華岳既諫用岳乞誅元惡乃忠於國家者編管建寧謂之何哉厥後喪師失地民罹塗炭然則曲突徙薪之悔不能及矣直書曰竄深譏之也

五月金以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

金主環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環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

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蓋畏警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稟糧糈窮感饑疾死者甚多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環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環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環論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室為江淮宣撫使室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室室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至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室宣撫江淮室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費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廣義 侂胄欲恢復者私也非公也丘室之論不亦當乎

冬十二月金遣使來

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偃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敵使不報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發明 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綱目之於金人因其

以嚴正統

丙寅二年

金泰和六年

春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

發明

左氏曰入火曰火天火曰災壽慈宮者太后

慈火何以書以宮殿之重書之也作曾擅權啟釁而天子不禁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宋之君臣忍不知懼豈不深可哀哉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馬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馬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問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廣義 或曰秦檜主和議侂胄主恢復非秦檜而是

觀其所行則侂胄似可可是而秦檜似可非也究其

心則侂胄之主恢復即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懷

覬覦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心弗公未有能濟其事者也易曰立心勿恒凶此之謂歟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玘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發明

反者悖逆之詞吳氏父子世為蜀帥累沐厚恩非一日矣值朝廷與金起釁正臣子奮不顧身夫何射一時之利忘父祖之勲假土地以資強鄰皆君親而臣敵國擁兵謀逆叛主求封其罪可勝誅乎故直書曰反

廣義 侂胄之主恢復也用陳自強之措剋而州郡騷動用丘室宣撫江淮而丘室不拜以吳曦

為宣撫副使而吳曦謀反厥事之不濟也明矣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頰上虹縣乃議降
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
無不報之仇維彼敵國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漢
聲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
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鷲泊行李之繼遣復媿詞
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敵運
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
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
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弱而幸安
者哀改弱而就強者與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
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
云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
用兵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
妄啟兵端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擢髮不足數其罪
矣

發明 嗚呼用兵之道不以常勝而遽驕不以累敗

而頓挫故曰一勝一敗兵家之常郭倪輕浮
小人素不習武今而遣兵復泗州乃一朝之幸非
其能也侂胄以為恢復可必下詔伐金下書攻宿
大敗敗績唐州皆功未能成禍已先及何益之有
雖然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宋金世
讐固宜報伐但其輕慮淺謀為可惡耳故綱目前
書定議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
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狗國之勸也故雖侂
胄之跋扈亦畧怨之綱目貴復讐之意深矣

廣義 嗚呼觀其詔則是而于其時則非也譬則表

人心協和將士騰湧使有是詔則知張韓劉岳之
輩鼓勇爭先不啻虎而翼者也金人何足平哉惜
乎冬之無裘夏之無葛矣今也言其國則國無其
人言其邊則邊無其將天道乖戾人心睽離雖有

此詔則夏裘而冬葛矣將馬用之特發於侂胄一
已之私耳噫嚴无匈奴之策陳于王莽陳子昂明
堂之議獻于武后侂胄伐金之詔草于寧宗謂之
適其時可乎臣故曰觀其詔則是而于其時則非
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斬金人追
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時建康都統李
興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
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發明 兩兵相接曰戰言敗不言戰是不待戰而自

敗之謂也言敗績見全軍皆潰也皇甫斌率
衆伐金敗績唐州而綱目不書戰言安危強弱其
勢不相敵也是皆君子之筆削非宋史之舊文矣
蓋知已知彼可以百戰百勝苟不度德量力輕舉
妄動必致喪師辱國而後已寧宗委政侂胄恣其
所為侂胄輕啟邊釁而要求大利是侂胄輕用民
力以貽禍于國家也書敗績于唐州者言自敗也
其自反亦至矣與春秋書
王師敗績于茅戎同意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
之父曰希聖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室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定代之駐揚州定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地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奕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寬請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廣義 侂胄之暴橫師旦之作俑也綱目於師旦書有罪者正名正罪也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三

主純佑而自立

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

發明 曰廢主自立罪悖逆也安全以臣而廢君以強而篡國其罪亦云甚矣亂臣賊子法所必討今而在中國不能行弔代之師在四鄰不能修連帥之職而乃縱賊不討恣其所為則當時之三綱亦可謂掃地矣尚可與論人道哉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

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頓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渴口赫舍哩呼沙呼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舒

穆魯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

金人圍楚州

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丘宗發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宗果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宗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宗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宗曰棄淮南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城而遁

金完顏匡陷光化襄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三

安府

發明 道者匹夫苟免之事罪怯也趙淳身為安撫親擁強兵不能招休豪傑定黎民相與鑿池築城效死勿去而乃一聞敵至周致交鋒遂焚樊城接踵宵遁然則忠安在乎能冒輕啟釁端得不償失遂使三邊瘡痍生靈魚肉兵連禍結身且不保然蓋世功名者伊誰立哉觀綱目之所書見宋金之強弱矣吁

金布薩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磨以備之揆乃遣布薩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

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

原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知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苑廩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六十四

稱枝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富察真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赫舍哩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至具舟以濟又原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發明 夫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金人入侵二月于茲如圍楚州陷京西臨安豐入西和入成州臨真州攻畧自如罔敢與敵然則宋人守備之具應變之策亦踈畧矣內既不修而欲為外攘之計其克濟乎雖然郭倪之徒前克泗州而以恢復自任今臨難不能為國一死却乃苟免逃奔其罪

可勝誅哉故特書走以著其罪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藩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景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幟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語牒于金呂中曰恢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則總戎二邊者誰歟吳曦特膏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奩李汝翼皇甫斌又皆鬼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剝士卒苞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依仇敵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閭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敵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六十五

丘室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龍遣之渡淮丘室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龍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室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室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龍回得金行省文字室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室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室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

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歿黜揆曰佞肖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尊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接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發明 或以立憲議和為非是曰天下之勢有強有弱然揆諸國勢度諸事宜宋以積弱之國而抗

積威之敵構隙以來喪師失地金人不亡一鐵宋人所損甚多據京西臨淮南入西蜀宋人所恃者惟長江耳豈不岌乎其殆哉用是而觀則丘室之議和乃權而得中者也金既許和還軍下蔡則其息兵自新之意可見矣大書特書交予之也廣義 昔者汴京之圍何其難解今和州之圍何其易耶曰勢不同也當夫幹里雅布圍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六

也如拘狐兔於場汴宋垂亡之勢十無一二此其圍之所以難解也至若和之受圍也金非昔強宋非昔弱布薩揆素無南侵之意韓侂胄自譏用兵之非議和之說各中膏肓此其圍之所以易解也雖然寧宗之憂不在於金而所憂者國之無人耳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橐人數十衣以甲冑持旗幟弋予嚴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並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

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開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象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綽哈攻鳳州松求救于吳曦曦結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兵至鳳州以和持書誚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旬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巫逃奔使者追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七

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松為宣撫職任專城遇敵入境乎特書曰逃所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有臣如此尚可以適其誅戮乎觀今始得保頭顱之言豈事君能致其身比哉 此宋之所以終於不競焉爾

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號于鄂諾河

特穆津之先有曰勃端察爾母阿倫果幹生二子而家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鄂囉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鞏鞏至伊蘇克依并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于特哩奈盤陀山而生

子因以特穆津名之伊蘇克依死特穆津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秦楚特部秦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其母諤楞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秦楚特等敗因得少安時秦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秦楚特部遂微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罕圖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熱格川議伐奈曼延汗營于杭愛山台然爾奇斯諸部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延汗諸部悉潰特穆津益以威強明年遂攻西夏破拉吉哩寨經羅索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旂白旗遂自號為成吉思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憾

發明 舉號斥名所以取之也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稱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稱帝則書稱帝貴華賤夷春秋之大義也自三代既衰夷狄恣行莫之能禦由漢以來其強且大者如冒頓之控弦四十萬騎頡利之陵跨中原吐蕃之陷沒河隴盛則威矣至於稱號不過從其本族未有與中國並稱而無別者有宋之時中國衰弱女真強大於是始稱帝號佔據土宇綱目不得已以僭國例處之至於特穆津崛起沙漠借號稱尊綱目必舉號而斥名嚴正統之分也於此雖書其稱帝自是以後止舉其號此綱目惡其恃疆犯順也若使此時亦例以僭國主稱之則不足以示予奪矣豈君子筆削之大權哉嗚呼微矣

廣義 大抵中國與外邦以人言固有中外之辨以天言則栽培傾覆一理而已故孔子發夷狄

有君之論觀分注備載特穆津與國之由夫豈偶然哉其生也則光明照其母腹其長也則謙謹事夫奈曼俟其侵掠無狀然後會師伐之可謂得人矣迨夫衛王允濟勸金主除之金主不許可謂得天心矣嗚呼其生也既異而又得天人之助雖欲不興得乎

蒙古滅奈曼

發明 凡書滅者不再取而其惡已見奈曼自嘉泰元年書滅西遼不五年而為蒙古所滅然則天理好還特假手以償滅遼之惡耳後世無故滅人家國者可不鑒哉此亦春秋惡惡短之意也

丁卯三年 金泰和 春正月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寬免繫銜侂胄

大怒

以陳自強兼樞密使○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

仲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金之制度號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祚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替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

發明 直書自稱罪其借也吳曦稱臣于金稱王于蜀是則一汚青史萬古妻涼大節一虧功名不足贖矣況叛逆之臣王法之所不原者乎震仲不辱偽命仰藥而死其忠全矣苟非明於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者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在震仲則罪在吳曦矣綱目輕重之權衡予奪之大法此類可見

廣義 楊震仲等不臣於曦而死者其龔勝任永馮信之徒歟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乙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用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那丙號哭曰日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王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味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仇敵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

發明 誅者討逆之詞吳曦借竊四蜀寒心引頸以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罪人斯得市不易肆宣播詔旨羣黎鼓舞可見以逆加順

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借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提官爵

人心不從其從之者不過苟免刑罰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綱目予奪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曩之伯父玠以豪俠立功于高宗時雖

惡之誅可哀也已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散關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三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曩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廣義 分注載李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于時安丙宣撫而不許其計失矣

府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

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程松以罪竄澧州

發明

程松黨惡無謀擅離信地原情定罪死有餘辜今而不究可否僅竄澧州則宋之法網疎闊亦可見矣直書于冊所以譏其縱賊不討之失耳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陷大散關○五月太

皇太后謝氏崩

諡成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格高琪戰敗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三

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鄂都統制呂中曰曩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之謀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既乎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發明殺殺無罪也吳曦之誅巨源之力為多論功
行賞固其宜也夫何詔命一字不及巨源則
人心寧無不平之歎乎安丙不思蔽賢之失反怒
巨源羅織抵罪又從而殺之其惡甚矣幾何而不
為媚疾忌賢之人哉嗚呼當國家衰弱之餘生靈
凋瘵正渴於用人之日而乃恣逞私憤戕殺忠良
可哀也已綱目直書安丙殺宣撫司參謀官楊巨
源所以著丙專權自恣之罪也巨源無罪故書殺
而不去
其官
廣義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
階柰何惟與通判而已宜其心之不平也又
況信讓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
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銜巨源者罪有所歸而
冤有所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
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陰陽和而雷雨作今而恒暘不雨乃陰陽不
和之故耳君為陽而臣為陰是時寧宗恭己
於上侂冑擅權於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侂冑一切專之陰陽不和莫此為甚人為感召
天變隨形應當兵亂倥偬之日民不聊生而又大
旱蟲蝗相繼而作悲夫胡氏曰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早乾作矣
所謂災者害及民物比之謂也綱目特書于策者
見天道之與人心有感必應捷如影響然
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不知所恐懼耶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
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
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
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
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
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
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
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
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
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
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
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
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
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
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正首以獻及添歲幣五
萬兩疋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遂致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
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
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
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入計
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賊欲再遣使顧在
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柎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
行柎倫
之孫也

廣義信孺義不屈金雖古名使何以加綱目書貶
方信孺官者所以著侂冑之私憾與奪秦檜
爵同但信孺秦檜人
品則高下懸絕矣

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
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

三百七十萬
繼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

侂胄罪惡于中外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
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
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
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
殿其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
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
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
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
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
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
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目下出國門仍命
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
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
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
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
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
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
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
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庶之人天子孤立于
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
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
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
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莫不足以擬其
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霽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
胄皆嘗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被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七十六

御之飾其
借素極矣

發明 誅者討有罪之詞侂胄罪逆滔天擢髮難數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况彌遠既受

密旨名正言順誅之為宜然前史皆以殺侂胄為
詞而分注亦以極殺為文綱目原情定罪變文書
誅然後人神之憤洩討賊之義正矣或論賈似道
之與韓侂胄惡醜罪齊侂胄為史彌遠所殺似道
為鄭虎臣所殺然曷為此書誅而彼書殺耶狗名
責實故耳彌遠揚于王庭以正其罪親承密旨從
而極殺故綱目以討賊之義子之虎臣挾其私憤
弗克明証承命監押安可擅誅故綱目不以討賊
之義子之夫豈厚於彌遠而薄於虎臣乎要在正
其是非非權其輕重此綱目所以為史中之經也學
者能究此義始
可與言綱目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七十七

廣義 分注云侂胄之死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
后楊次山而寧宗若不與者然綱目何以書

誅蓋侂胄罪惡彌天神人共怒所謂人人得而誅
之者也豈特彌遠哉故於彌遠則書其官而於侂
胄則書誅者正天討也然其罪惡不暴之於未
死之前而暴於既死之後者豈非畏其兇焰歟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俛等于

嶺南貶李壁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
相罷政自強師上馬願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
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
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僕于連州貶李壁張巖
許及之葉適薛叔似
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蔡明首惡甫誅黨類宜治苟為不然則一佐曹既
沒衆佐曹尚在幾何而不為佐曹之行乎故
詳書予之然曷為不書有罪蓋既曰佐曹黨則其
罪可見何必書之以罪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耳

廣義 此刺之窮也

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懌

爭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

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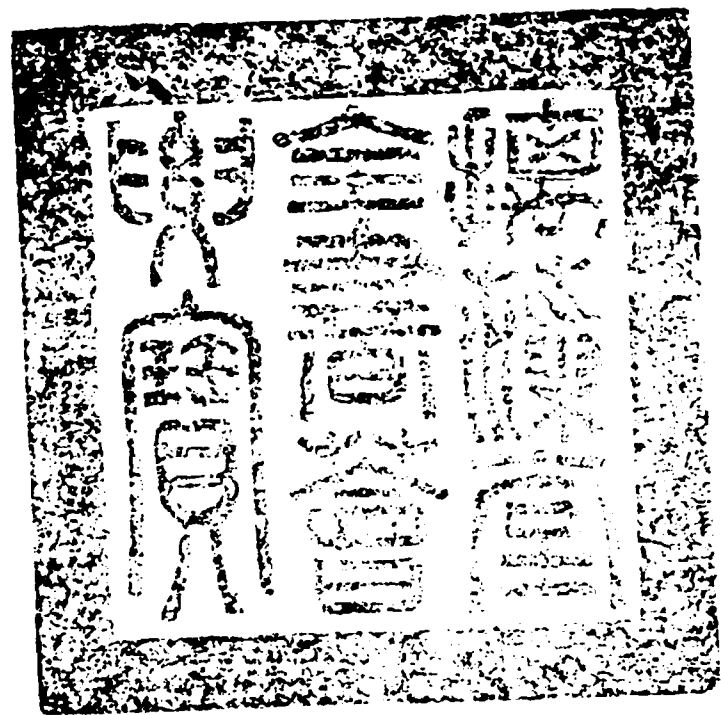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七

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
森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
書以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
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廣義 此復之通也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七



總校官候補中允 巨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巨劉汝暮
謄錄監生 巨王天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
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凡十七年

定元年 金泰和 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

納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
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費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

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柙言奏于金主環環命匡移書
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

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柙未之知
也一日匡問柙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柙曰已十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柙曰
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柙持
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柙還言乎朝詔百官議吏
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
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斬柙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
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柙
送金師以易
淮陝侵地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漫不可為大抵為國之道當
以自強而勉於為善則國之大小不足計也

致堂胡氏曰有父之讐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責自
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敵則曰文王事昆夷宋自
高宗以迄於今武功之不競未有其於此時者也
國勢之不振未有其於此時者也姑即和議一事
觀之開禧啓鑿兵連禍結淮南陝右相繼陷沒民
之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而竟不能與之一決徒

以遣使連肩丐求和好欲增歲幣則不吝增之欲
得首謀則以首界之如子事父同致違逆殊不知
國體之損亦多矣當時樓鑰諸臣以為姦死已斃
之首又何足惜然亦誤矣蓋已斃之首固不足惜
一國之體誠為可惜界之以首其如國體何然則
宋之君臣奚若是之愚哉綱目書此天無貳詞乃
所以深
貶之爾

廣義 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
之適足以弱國體耳

復秦檜爵諡

廣義 和議乃檜亡宋之術非為宋之本心也宋人
至此尚不覺悟悲哉或云此舉畏金其言然

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
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千
燬其七百官多微舟以居民訖
言相驚亡類因而縱火為姦

發明

秦檜權姦誤國得以棺柳全終不為不幸又
何王爵之可加乎前書追奪王爵改諡終醜
此固天下之公議於茲而復抑何禮耶然追奪之
者必悟和議之失耳前日之奪為非寧宋必居一於
非今日之復是則前日之奪為非寧宋必居一於
是矣當是開政匪一異屑屑以復秦檜之爵諡為
事哉秦檜之爵諡甫復臨安之火隨見夫以賊
檜之見絕於天而災異承之連於檜之相應此
蓋人神共憤特借此以示宋不宜追復馬爾惜乎
寧宗不足以語此也綱目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楙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天門備
黃麾立杖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
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遷命完顏
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

衛涇罷○林大中卒○秋七月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

未至卒

宋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常懷慨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為猛將以報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論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
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
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遜此人則
異議無所回遠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
來機禱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
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思不避嫌怨

廣義

機鑰並用可謂得人矣
無美詞而美自見矣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
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論天下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
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

敵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敵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敵情反覆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恃邪

發明

開禧至是宋遣使如金往來不一必飽其欲然後報聘其輕侮於宋可知也曰和議成識

宋也宋金不共戴天之讐累世偷安固無足齒然縱不能定鼎于中原亦當保境自守勿與通和以示不忘大讐可也夫何既啟敵讐仍又乞盟屈已於敵有求必得意以讐不可復敵為可信女真之志逆矣其如宋室何哉莊公與齊通好君子以為親仇讐而讓之宋之和金奚異於是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妻機參知政事○金主璟卒衛王

永濟立

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既忌宗室以永濟宗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永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疽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兒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女真之運其衰矣乎噫女真之衰蒙古之盛天所以啟元祚而厥金德

歟也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論忠定後
追封福王

發明 汝愚輔相光宗有莫安宗社之功固非他相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
容泯者書以子之宜矣

十二月錢象祖罷

己二年金主永濟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夏四月金主永濟

殺其故主璟妃李氏

殺其故主璟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則變為凡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發明

永濟章宗之弟李氏章宗之妃永濟承章宗之統其可因讒而殺兄之妻乎蓋宮人損胎入非李氏之故永濟不能察理無辜殺之則是傷其故兄之情矣正名定外永濟安得而擅殺哉故綱目斥名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

廣義

永濟初立即肆殘忍而自斬其澤豈能享國久乎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今就第持服以便省訪

發明

未有書起復者書起復何議也非有金革之喪自奪其喪皆非失故雖以舊職

起復而書若新職者所以志其非全革也然起復
由君終喪由臣苟能力辭不起寧宗安得而強之
手蓋由慕富貴之心賤禮法之心輕一聞起復
怡然就道畧無可否於其間者豈不深可哀哉直
書起復其
惡自見矣

廣義 大抵居廟堂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
相之重即唐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故百官

馬以表率庶民馬以仰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社
稷之安危係馬生民之休戚關馬誠所謂禮樂之
原夙化之本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
乎一有偏蔽則上無以正君下無以善俗所謂辟
則為天下儆者此也况考為百行之源相乃百係
之倡焉可棄衰經以饗富貴而犯不韙之名乎且
明王以孝治天下也猶不思曰三年通喪貴賤無
間考宗能行三年之喪士庶賢之尤宗不肯成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人心雖貳吾為首相奚可冒哀匿服上與天子相
唯諾耶縱不愧于人獨不愧于心乎蓋心者一身
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此心既忍為此則何事而不
可為耶其流毒至于殺濟王者此其心一念之
惡故也厥後執政起復恬不知恥動以彌遠藉口
甚則至於賈似道復以七衣者皆彌遠之作偏也
居是位者
可不鑒諸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
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于蒙

古

輝和爾國
之高昌也

三年 金大安 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謀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荷
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
怨之遂侵葭州金
慶勞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妻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
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
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遂南面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為之邪何
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
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
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逆禁百姓傳說
事

發明

外邦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強明
女真之漸弱也侵者潛師入境之謂自是兵

連禍結而浸為傾宋之
謀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金人之亡其兆于此且是事之報是言當禁
者耶其禁百姓傳說事名即後唐怕見石

即之說也
可矣也夫

四年 金大安 春三月臨安大火

焚者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
大息仍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
家

發明

臨安大火至是屢見矣嘉泰元年一書四年
一書嘉定元年一書是年一書然前之所驗
者為侂冑擅權開邊啟釁而發此之所驗者為金
人浸強漸為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
見無非欲世主兢兢自強勉於為善故耳宋之君
臣方且既與敵盟常款款好而置邊事於不問豈
不與異類仍視為常數而般樂怠傲者尚
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納哈塔邁珠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
全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胡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
乘車蓋欲借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
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
磔以進金主始恐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
祿哈達求和蒙古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遷
嘉好參知政事完顏呼實行省于撫州西京留守赫
合哩呼沙呼行樞
密院事以禦蒙古

廣義

柳觀阿古達之造金也何其智勇之多永濟
之繼世也何其愚弱之甚噫此豈人之所能
哉今也金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昔也汴宋求
和于金人金人亦嘗不許就謂天道之不好還也
哉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派
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發明

昭二十三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君子明其
有疾乃復殺耻也寧宗遣使如金固多而一
見止不得入以中國之胃萬乘之君執幣帛修敵
國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哀矣胡氏曰有耻而後
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
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
寧宗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免陵於強敵此正憂
患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
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
國勢陵夷終於不振其自取之哉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項立

遵項改元光定
號安全曰襄宗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
州皆降蒙古

全通吉遷嘉好完顏呼實至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
兵至至拔高合堡及烏雲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
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察罕台烏
格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

發明

呼沙呼既為留守親統強兵當蒙古驟至之
時正委身報國之日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

此自明而乃效匹夫之行迺逃苟免不亦耻乎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其罪可勝誅哉特書棄城也金氏之亡亦茲決矣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

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收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完顏萬努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呼實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北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耀兒甯糾堅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蒙古乘銳而前呼實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呼實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軍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珠格高琪也通玄門外尋降呼實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

發明

春秋之法言敗不言戰均敵也書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所以惡金主失道故以金兵自行為文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今以四十萬眾而無所統又以小人臨之取敗之道也夫以步騎四十萬之眾一旦無故而敗績然則金之不亡豈有是理守大掠而去所以見金人雖有精兵而

人不用命師徒抗敗國勢漸危悲夫雖然金人憑陵中國佔據土宇兵連禍結今而蒙古之侵殆亦天意假手以見好還之報耳夫豈偶然之故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金以圖克坦鑑為右丞相赫舍哩

呼沙呼為右副元帥

鑑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遣兵二萬達同知烏克遜鄂七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遼交兵以來彼眾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狹之以益兵勢人畜財備不至亡大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戕境土也金主從瑾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取哉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三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令七端川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楊安兒無賴以粥餒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守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將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十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七歸山東與張汝楫

聚黨攻掠州縣故
掠官吏山東大擾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兵起何盜也盜也為以兵
起書金仇敵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聚詞也
與起義者微異矣夏人蒙古侵不書寇敵不書盜
皆所以貶而外之之詞也綱目之旨恭嚴矣哉後

書起兵
亦做此

申壬
五年 金崇寧
元年 春三月金赫合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

里

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
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國建春萬寧
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
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之八

十二

蒙古克金宣德府

蒙古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壠而登金人禦之
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圖壁與齊奇駙馬復擁
樞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吳昂嗣昂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
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孫八傳凡二百二十餘

年而
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
流莩滿野

發明

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灾者害及民物
如水火兵戎饑饉旱乾之類是也是時女真
中微四境洶洶生民塗炭河東陝西根本之地而
乃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兼之兵戈四起魚肉羣
黎金之業亦殆矣哉即綱目之所書駭
金國之得失則人心天命可以觀矣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雷雨太廟屋

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文傳所志
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
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
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
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
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之八

十三

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曰已妄議陛下
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振之
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恭養安運為心博
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
消矣

矣消

發明

文十三經書世室屋壞君子譏其怠慢蓋太
廟天子祖宗之廟也書太廟屋壞譏久不脩
也何以知其久乎自常時不雨則無壞道也雷雨
於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宗
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宋
室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廣義

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人之至言也宗宗得此
而不知者其無敬天之實可知已書曰達於
上下敬哉有土寧
宗何足以知此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真祐元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二

月樓鑰罷○故遼人耶律瑠格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

遼王

瑠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瑠格不自安迨至龍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師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呼寶罕兵往攻瑠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

遼都成平

發明

書故遼人子義也遼為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倡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予瑠格遼國之胃既取故地自立為王少延遼國之祀豈不深可取哉故書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意切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

呼沙呼弒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

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園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富察陸綿烏庫哩道刺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驅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園克坦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鞬至北園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台圍

坦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於馬上

手刃殺之完顏實古訥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

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實呼奇爾等納之呼沙

呼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

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

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

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璽拒之

曰重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之何為黃門曰今天

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爾乎御侍當思自脫計即代

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思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

反為逆豈奪璽耶我死可以履必不與遂瞑目不語

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璽命之賈除拜其黨

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鎰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

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

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

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

之兄顯宗長子象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

也呼沙呼然乃遣使者李思中弒金主於印時克

顏納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

盡散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銘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發明

書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歲過之詞也春秋之法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當葬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讓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呼沙呼身為元帥親行悖逆執其主于宮使宦者李思中弒之謀立昇王尚復何辭綱目凡專國之臣於其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况呼沙呼擁兵脅制弒君立幼天子在其掌握則

以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書之夫豈過哉例以春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乎何尤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格高琪于懷來進圍熱高琪還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格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萬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克特卜齊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谷伯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克特卜齊等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奇爾台哈台二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早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今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縫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呼沙呼弑君之賊法所必討金不能殺而高琪殺之宜也何不書誅而書殺原情也呼沙呼固為有罪然高琪之殺非誠於討賊者特因師敗懼誅殺之所以避已之罪耳故

書殺而不書誅不予其討有罪也金主不別可否遂受元帥之職何其名器之例施乎然則綱目上書蒙古大敗高格高琪而下書高琪還殺呼沙呼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豈以亂賊之故而遂廢

權衡之公哉

廣義 呼沙呼暴橫而弑其主天假手于高琪殺之嗚呼上天之降罰豈稍爽其報復哉

蒙古以史天倪為萬戶屯霸州 呼沙呼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

蒙古留奇爾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味漢軍四十六都統并統兵為三道命其子卓必察罕台烏格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別將克特卜齊等遵海而東破滎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墨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瀆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防遏悉命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盡金帛子女牛羊高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

定青卿邗海沃順通
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甲七年 金真祐 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同知

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番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賊歸河
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
故有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
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志為我有
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
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搗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
願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
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
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
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
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
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
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廣義 分注云金遣承暉往求和且許以公主歸之
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利于螳螂而扶彈者已
在其後矣天網之密良可畏夫然則書曰及者何
以見金人之汲汲然也
兩國強弱之勢判矣

金以布薩安貞為山東安撫使○金左丞相圖克坦鑑

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鑑曰鑿與一動北路皆不守矣命
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
兵迫東根本之地依山俯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
為後圖策之火也金主不從鑑尋卒鑑明敏方正學
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廣義

圖克坦鑑諫遷都策最為有得金主不
聽者是自促其亡也而由于蒙古哉

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

復圍燕

金主以國威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
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左丞相延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
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
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
護衛紇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紇軍怨之遂作亂殺
其主帥素溫推卓多必實呼勒北拉爾三人為帥北
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多擊敗之兵勢既
張遣使乞降於蒙古主遂遣明安援卓多合其
兵以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
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珠格高琪曰主上居此太
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
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陲有守則都城無虞昔
唐明皇幸蜀太子曾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
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發明 孟子曰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效死者
義也是時西北盡失所存者燕京乃金咽喉

之地必守而不可棄也况既與敵和復謀還汴不
惟人心不從抑且敵得藉口既而危衛軍亂敵復
圍燕自是燕京甫失敵長驅以至於汴矣然則金
之還國果何益哉苟信國克坦鑑之言勿為妄動
則國亦未至於遽亡也惜乎金主不足以語此耳吁

廣義 蒙古之於女真嘗欲得其瑕隙而指為與兵
逆女未幾而取盟蒙古肆侮于金也甚矣然則
然則蒙古之欲進取詎可以盟誓要乎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工疏請
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難難使使於汴此吾國之
至憂也蓋難難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
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八

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難難遂能如劉聰石勒
之據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
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
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
之策不可幸敵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
修政事屈尊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
繕城池節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
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
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
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
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
心日偷雖弱金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
自取若夫當時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悔之形是
言帝納之遂
罷金國歲幣

發明 自金人暴慢江左倫安稱叔姪增歲幣妻為
姪以並強隣敵愾之氣為之大屈矣茲則因真德
秀之言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耳宋人此
舉差無人意故時表而出之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首末四川議夫攻金以恢復故疆
時重居詔初入蜀不之報由是邊訊中絕

發明 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譏夫
面合兵破之必矣奈何姑息之心久擧耻之念忘
遠而不報豈禮也哉安有堂堂天朝忘其至恨迨
夫邊夷請討拂而不從者其無能為
明矣是故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八

九月朔日食○蒙古將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東二十萬禦于
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兀顏實將高德玉等殺
銀青推音達輝為帥穆呼哩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
音達輝遂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之蕭森曰
日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穆
呼哩從之奏音達輝權北京留守以為百爾權兵馬
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
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維州李全兵起

金維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蓋日權誘善下人弓馬嫻
捷能運鐵騎人號李鐵槍開禧中成拱嘗結之以復
迪水金主遷汴賦歛思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皆阻險
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袖襖以相識時日為紅

破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據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行德田四子洋子潭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興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乙亥八年三月金貞祐春二月雷孝友罷○金布薩安貞擊楊

安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布薩安貞至孟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借號置官屬政元天順眾數千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建經歷洪果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岬嶼山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銀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唐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山季全以其泉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大安貞遣爪爾佳錫爾格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肯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

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燕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破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蔡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人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眾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

部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平帶多寡分給之眾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誤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庭中是日暮

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比東裝至通玄門盡忠始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犇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皆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未幾悉以謀逆伏誅

發明

區區金事沒不可為者中都圍久糧盡腹絕之孝英將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若曰金之兵非有能潰之者金自潰之馬耳數萬之兵一時潰散金之不亡又可得乎承暉固守中都竭其智為君臣之大義者矣回視偷生迎降之徒豈不異哉故書自殺所以予其殺身成仁之義也臨難無苟免承暉無愧焉或以付託非人而罪承暉則誤矣

席義完顏承暉之死可謂盡忠於金矣綱目不以死節書之而以自殺書者何蓋承暉死于蒙古未入燕之前而不死于蒙古入燕之後故也觀其書遂入燕其義見矣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北○冬十月復取金

臨洮○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高山趨汴金人敗之

乃還

蒙古注軍魚兒濼乃遣鐵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高山小路趨汝州過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亦全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免蓋遂舍之薩木哈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大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發明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郟君子以親仇誓為罪今寧宗與金主不與共戴天無時焉可通也

而遣使往賀正旦是忘親釋怨不義甚矣夫賀者親執玉帛往之彼國棟觴上壽屈膝於敵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削其使名而特曰復遣以著其罪當時劉鑰諸臣非不諫諫而不聽寧宗

何其忠哉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誓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其國近在旦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金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障於金人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彼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金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蒙古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人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敵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日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人之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亡為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莫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足備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存存為喜敵亡為畏則大勢舉矣曰曰導使之言不可聽言今造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曰而薦御大夫工為說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通日尤善具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瘠而不可以為人公論淫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變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庶義分注載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于時寧宗遂當惕然于中昭子其書于中外
 羣臣朝夕策勵君臣未睦思以睦之國用未足思
 以足之邊境未備思以備之士卒未訓思以訓之
 若之何而為君子必欲進之若之何而為小人必
 欲退之虛心以受直言勿拒諫也誠心以待臣下
 勿外親也固我國本無先敵人俟敵有警然後起
 而圖之可也昔者有論中國禦戎之策以為中國
 之處外敵如富人與貧人隣宜待之以禮結之以
 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蓋待之以禮者使命往來
 嚴夫條約禮數以束之結之以恩者歲遺餘物以
 飽飲之高其墻垣則高城深池以堅吾之守備威
 以刑法則俟其有警然後與師問罪斯言得之矣
 寧宗君臣不此之慮而徒欲恢復正孔子所謂暴
 虎馮河者此也
 君子奚取焉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殺張鯨鯨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

王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千提領兵從奪呼蘭薩里必而
 征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
 鯨稱疾逗遛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
 害乃殺長文據錦州自稱瀛王致元興隆畧平濠瑞
 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穆呼哩叩先鋒蒙古布
 哈權帥烏頁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丙子九年金貞祐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

馬湖夷界山崩八
 十里江水不通
 發明者有未形而應先見者幾有未發而兆先成
 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焉可誣也地乃陰爾

而外患小人皆陰類東西兩川地為大震則強敵
 竊發之機萌矣不踰年而金人又至變不虛生信
 我宋君臣苟能明此益飭邊備思患預防則天道
 之警於我乎得焉惜其不能以是自懼也夫金兵
 既臨倉卒遣備嗚呼亦晚矣綱目特書子冊以見
 天道人心有感必應常相待而不相遠者爾噫

夏四月遼王瑀格降蒙古

蒙古主以為元
 帥令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刺阿魯公固克
 坦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
 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回爾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
 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六月張致降金

金以致行北京
 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
 借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
 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
 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崎沔深
 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處宿重兵不復叩城索
 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因京
 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

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子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伊爾必斯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奉付尚書省平章珠高瑛曰臺官素不習兵備樂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瑛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發破不復恤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圍錦州殺張致

蒙呼哩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頁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救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承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布哈遣騎托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北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瀛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折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關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畧保定

丁丑十年金興定春正月金主珣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團們呼圖們統之而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充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二月金尚書省請還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發明

觀金主於國家顛沛流離之際而能不忘養士之心亦可以知所本矣特書于冊蓋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三月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金主撤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鈕祜祿真郭文振成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僧猱物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

李珣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珠高瑛復勸金主侵宋

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
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威
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
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
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
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難聞之亦將欲跡
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蝶文既成示
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如足取
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昂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
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
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
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發明 嗚呼金人自取滅亡之道矣是時北有蒙古
之授而西有夏人之擾惟東南粗安盜賊充斥
正宜保境自治尚恐弗支今信茲謀構兵於宋則
是東南西北腹背受敵雖欲不亡其可得乎雖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金與蒙古世為仇讐不能北向一決却乃稱兵犯
順是豈剛則不吐柔則不茹之道哉故下書救秦

陽金人敗走所以見中國非久屈者又以見仇
敵非可結之以信也細目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廣義 金主不虞蒙古之吞噬與夫宋警之將復反
或于珠格高琪之言而欲南侵以自廣是猶

寒疾不汗之人而飯
手珠也嗚呼殆哉

金侯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眾皆散

時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勢造完顏震率兵討
之震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
帥石珪夏全
餘眾皆潰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

敗走

金人犯棗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
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
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棗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
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
勢金人來自圍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
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
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
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捷知棗
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典亦敗金兵于光山隨
州

六月詔伐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詔畧曰仇敵肆彼憑陵天厭久矣擬走不能擇音人
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
招諭中原官吏軍
民從趙方之請也

發明 帝舜命禹征有苗其詞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任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

以爾衆士奉詞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江
沱晏安今已四世惟事姑息不思復讐今而敵人

侵擾又非有苗負固不服之比宋金世讐入非有
苗侮慢自賢之比既已見犯理宜報伐持書詔伐

金所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所
以示中國有復讐之義明人心有逆順之機而不

人此舉誠為義聲不
振矣故書以深予之

廣義 復讐之舉宋刻骨不銷者也而金軍方南侵則宋為有辭而直在宋矣此詔可謂過時而與仇背之詔不同也雖然宋於是時不能自固國本適足以為亡金之續耳可悲也哉

東川大水○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大水者陰逆所成太白者悖戾所結日食者陽道之虧是時金人入寇兵連禍結則其應亦深切而著明矣凡綱目所書災異不言事應而

事應具存未聞有其應而無其事者是以天道人心當相符而不相違所以世之入主當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流連荒亡之行勿使暫萌於胸中也矣可以為易而忽之哉

李全率眾來歸詔李珣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會相率會鎮江武鋒卒沈錚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統之債以玉償北人至者輒舍之錚因說統之以歸錚錢為名池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朔定遠民季先者大拔劉佑家斷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錚得見統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統之命先為譏察諭意詳蒙以解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統之見此軍屢捷密問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頗歲小稔潮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教珣統之慰按之疏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進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和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滿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蘇州皆下之初蘇州拒守力盡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瑄從穆呼哩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

發明 遵頊有民人馬有社稷焉蒙古內侵不能死守委而出奔不亦弱乎李氏之國從此衰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八

而不振矣直書出奔深罪之也

庚子十一年 金興定 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

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宋政權棗陽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新之軍民服栗於足禁隄積水倚治城環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薩布推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南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間濠控兵列濠外飛鉞鎗以絢紉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

之進攻秦州至赤谷而潰

金完顏阿林入阜邵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賚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汧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陷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啟之乃去

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阜邵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道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執立新之以拘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

欽定四庫全書

晉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發明

其矣宋之武功若是乎其不競也觀敵騎長驅入蜀如焚大散關入阜邵堡陷西和階成及河池守將聞風而靡棄城逃奔而固敵與之拒者獨王逸將兵復之吳政將兵敗之而中國之氣庶幾少伸賴有此耳嗚呼宋不能敵金何耶蓋金積威之勢故雖敗亡而其氣猶存宋以委靡之習故雖全滅而其風尚在是以立國者貴乎自強也故併及之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

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頭于道左從者駭散有尙伯祥者獨下馬捉道潤道

潤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尾

間道以間道潤之衆無所依郭將靖安民代令之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命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誓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相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與狼牙嶺牙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發明

賈瑀積憤而殺道潤張柔戕之可謂能倡義者故以討予之無其降蒙古之事則不能無憾焉蓋柔戰敗被執奮志不降後因執其二親由是降之亦不得已耳漢遼西太守趙苞鮮卑叔質苞母苞不顧進戰母乃遇害苞遂嘔血而死程子論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遂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于此蓋得之矣尹氏發明曰苞急于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日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據趙張之事考程尹之說則是張柔之降為親所屈又非趙苞不顧之比然綱目亦畧而不書其故則其輕重之權衡亦畧可見矣抑又論之趙苞忠于王事不能全其母程子何以議其非然則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為可知故程子曰以君城降賊固不可必不輕重為可知故程子曰以君城降賊固不可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夫如是則得以而全而無害云爾程子之言豈欺我哉

欽定四庫全書

加批增補治通鑑綱目

廣義 義之所處即徐廣之事也其賢于王陵遠矣厥後忠臣于蒙古而反為郡道以滅金則其

可極言哉

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秋八

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

德升等死之

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此數年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平陽兵少援絕賊陷或謂軍宜工馬突圍出軍款曰吾不能深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度使完顏恩徽守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圖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發明

烏庫哩德升等不過克登之武臣尚能為君守城竭方禦之迨夫事不可支或自縊而死

或自殺而元或力戰而死無一偷生而轉乞降者由其明于順逆之道故耳噫一勇之夫皆能為君守義況中國士大夫背國事警鳥可以人名哉故綱目亦以金節子之所以為人臣事君不忠之勤垂訓之義亦深切矣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

會兵入寇

金主珣乘勝來和以問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吳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

安貞為左副元帥補太子守緒南侵

發明

晉顯元和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招其節

之氣獨至女真遣使來求和不納是來差強人意大書揭之幸之也

廣義 嗚呼昔也宋之衰也求成于金而金不許今之勢其有窮乎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治而已人不求成于我或不求成于人國之富庶則修文德

以守之耳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其庶幾焉

己十二年 金興天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

牛堡兵政拒戰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政既元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道還權與元府事趙希崇乘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

威仗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已圖魯安金人乃遁去

發明

嗚呼宋之守將不過徒擁虛名一聞敵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玠以忠貞自守

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于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玠之志身殉國者幾何人哉故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于其全義也垂訓之意切矣

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

鄧以救之

金顯宗克圍襄陽整其外統以王城方計其空巢穴而宋若憐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危亦與

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郛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為後殿

發明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兵猖獗大舉圍城襄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郭分諸將

率兵救之然何以不自赴襄陽而乃攻唐郛馬此吳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子之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守己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

絕學之倡尚未贈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

使

欽定四庫全書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陷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

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

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全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

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漢州犯和州之石碛自時胎犯徐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

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寇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法以淮東提

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白滁州石碛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

楊德廣趨濠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湖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駙馬附哈連戰于化湖

敗救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淮東初涉募能救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

云殺駙馬阿哈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向哈實不死也

發明 宋之名器至是濫矣李全雖有拒却金人察之伎倆不知實為全之所欺也蓋全本降賊初

非心乎宋者幸而累勝不過優之以金帛而未可加之以官爵小人之心得志沒焉豈他日之亂

豈不實基于此乎由辨之不早也故綱目揭而備書于冊其謹

微之意深矣

欽定四庫全書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劔門

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劔門檄禮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蔡仲魚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蔡仲魚汜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威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

作宣撫使事乃定耳孝望李璣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使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

安心始

發明 復以者悔過之詞也是時蔡福作亂攻臨城邑其勢危矣董居頤之為副使而乃棄城逃歸羸子述之為制使而亦夫保刺門其無謀可知安丙素得蜀心蔡之既久茲因張方等之為復為宣撫則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也可見象小人收之為不足一君子安之為有餘是以為國者當得人材以輔治之也故下書討蔡福錄之乃所以著其功耳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己志者焉特書于冊茲予之也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舉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氏蕃人能殺覺五十萬者選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福職察實定和發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四十一

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遺賚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賚連解書功于會朝

發明

蔡福斷池築新城與氏守之效死勿去此固國而守之曷若未至而拒之金主感高琪之邪策築汴京之裏城不過用民力于無用之地耳地雖利而人不和孰為我守哉由是以守汴為得計而以防敵為非謀河北河東置之度外汴京亦從而因疲矣據事直書不

廣義

珠格高琪不務內治之修決意遷都南京其為計左矣既遷矣未聞其施一善政出一良

策今又增築裏城所以為禦敵之計可謂左中之左者也嗚呼秦皇長城豈不固耶適足以為失策之資耳賈誼所謂秦之亡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具也然則恃險固不可與奢德比而其勢則然耳觀者勿以辭害義可也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

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珠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瑀瑀割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遁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幼婦女乘城自辛壯士突出仙兵後殺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四十二

入圍仙家皆披靡復使綠山多懷旗幟聲言救至屯崇揚慶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于昶陽曲陽等即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擊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張柔此舉不為非義然何以苗道潤之罪無亦為金之臣子張柔既已降敵則于金君臣之義非雖有殺瑀報道潤之心亦不過以賊攻賊固不尺取矣然前史皆以誅賈瑀為文而分注亦然其未得去取之公也綱目正色書之曰殺所以罪柔之失節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然後權衡正而遂順明諸家之說不攻自破矣夫豈

以作史常法而視之哉

廣義 張柔金之元帥也其為苗道潤報仇是矣當其降則當以計出二親而歸于金可也烏可反攻

降矣則當以計出二親而歸于金可也烏可反攻其反金也前書討賈瑀而此不書討而書殺者罪

既反金而不予其討賈瑀也後欲殺逆者蓋亦知所戒矣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己之棄城走福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煎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四三

命賜其靈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反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

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

還

金元帥額爾克權步騎傳城宗政囊操城沙以覆樓棚列覽潑水以隄火裝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

人選精騎二千號砲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鑪石工晝夜增城運葦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

先燬樓極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并才秀即施毒煙烈火鼓搆以薰之金人室以濕德折路以刺

士以長鎗樓陷宗政撤樓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

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斃形鐵面而前又洪趨

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煥始

金人建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

焚其城棚糧儲金頓兵東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

其氣已竭乃立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趙期合

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

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勇入金營自捕至三更殺

其衆三萬金大潰額爾克單騎遁獲其贊糧器中不

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

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

發原贖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

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發明 金人之周棗陽至是已踰半載縲其城邑絕

往來之使禁樵採之途其危甚矣內而孟宗

政竭方捍禦外而扈再興合兵赴援此其所以大

獲全勝也二將之功為何如哉惜其不能併力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四三

復至鄧遠還為可憐耳此綱

廣義 岳武穆嘗云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

老且弱此金之所以屢敗也宋以金之南侵而興

師以代之則直順在宋故其師必壯且強此宋之

所以屢勝也兵聽曰同力

廣德同德度義此之謂歟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 ○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

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錡于連水應

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
丙不許先請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肯從而以石
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
門焚燬能言丙遣人諭之不止知府貽軍賈涉上書
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
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餓則噬人飽則
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
遣傅翼給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
涉慮其人眾思亂因徐澤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
為兩屯李全為五營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
軍汰者二萬有奇涉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
使未務客朝廷歲首賞賚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
乃命涉
管淮東

蒙古特穆津伐西域諸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

欽定四庫全書

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平張林與其黨復
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允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
做求過當甚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汗
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
未決為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募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勸豫未
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
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
芒密登萊濰淄濱萊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
辭有三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總督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集眾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
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成之曰毋深入毋攻
城毋濶其保甲燬其
城空其資糧而已

發明

宋以內南渡在踰四世國步多難未遑遠寄今
吞江表宋能不畏其強思所以自立朝議稍稍振
起至是趙方帥師分道伐金雖未能一舉盡定然
亦足現其意向之所在天揭而書之所以尊中
國存正統示人以無復之意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趙方戒諸將之辭可謂
得其機而握其要者歟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曹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
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致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
金人不備城上放炬數百齊舉遂破全曰賊李三
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
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擅作威福與平章氏事高汝
礪相偕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
者斥凡言事憚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頗頽者對全主
陽稱其才仗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
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擅兵柄乃與汝礪力勸全主南
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稍兵皆集河南苟且成月不肯
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汝礪布殺其妻因
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全主久知其姦遂
下高琪于獄殺之和金主將還汴欲買札軍于平州
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成持多厚撫札軍而持多

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原給器用故有所吝吝之難而中都已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博多二人也

廣義 高琪之罪路人所知也綱目書曰金右丞相珠格高琪有罪伏誅者以見金主于國步艱

難之秋猶能奉行天討也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兵攻其國國王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也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克而還

發明 恢復與兼并異兼并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宋失中原子孫有能恢復之計者皆當予

之故前書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皆無恥詞一以存中國之國攻唐鄧州不克而還皆無恥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忌耻警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者同意固非子其窮兵類武也君子詳觀綱目所書之旨思過半矣其與晉書褚裒師伐趙不克而還同義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三月金胥鼎致仕○夏四

月蒙古陷益州○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

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國克坦高等十人

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

宜取願受遺涉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戰使伊刺光祖等詣當募土人威望

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良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

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尚惜金主曰他

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向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

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刺重嘉努為河間公

以獻嘉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那山塞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

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冀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肅縣隸之中都西路

經畧使瑄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黎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

東安寨隸之遠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

公以平陽晉安府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

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賦稅當罰號今得以使

宜行之除已置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

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廣義 金主此舉最為有識不猶愈于蒙古之所取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晉書治通鑑綱目

卷七

六月賈涉誘殺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

為帥以拒涉

季先自化湖廣之捷有輕將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更與執使揭先殺反張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極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魏制陳運德先聚于連水先部曲裝測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運不納而潛迎石珪于野胎奉為統帥運道與城不之覺遂入連水運道法駐之謀分珪軍為六親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鈴轄印結各六後湖等以分請先聚湖等陽使命而實不奉涉殺令涉恐甚移以珪為連水忠義軍統轄

發明

季先初無過惡特因季先忌而增之故珪而殺之不得為天下討也故書誘殺而不去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八

官既而季先之棄連涉教令而推石珪為帥以拒之然則激變之禍涉實尸之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季先狼之野心豈可以人理待之邪彼其化察使授之則既愚于前矣今又信其說而殺季先果何義哉大事苟出于非義則于人情為不順宜乎其下之拒命也烏有為國大臣而誘人以殺之耶書曰誘者壞涉也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拉仲瑞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等郡來歸季全遂會張林襄東平敗績乃還

當時金之兵力固衰以敵方強之元則不足以敵秦敵之宋則有餘兵法有云知彼知己宋人何其吝憤也先是遼因於金宋乘其釁已為遼所敗前車既覆而不悔亦深可憫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八

發明 金之臣來歸何以不書殺宋政陵運幸其來之不能知彼知己矣

廣義

季全輕仇非干城器也彼嚴實以魏博等郡其能脫虎吻者得焉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太子詢卒

張曰 果敢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任信帥師赴秦鞏鳳翔委丁瑄節

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軍民

發明

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遷江表中原淪于

敵國在朝諸人晏安自肆曾不以警敵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伐金取蜀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子之意也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徇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好攻戰務建功者與此異矣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

議和○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

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鎗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予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遂下令禁剽掠遺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廣義

大抵人心天理其機甚微而其應則甚速夫此則亡得此則興其與其亡機于影響推觀

天理所在何如耳嗚呼蒙古始事而有可觀如此雖欲不元其可得乎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審之守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未起兵王任信帥師發石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賈俊李實帥師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汴州都統張成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

散關統制田昌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咸下今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見諸將進退不迫質復等先來遠鎮敵金人于定遠城王任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追師信復進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新任信于西和州罷城官

發明

其曰官軍敗金人也曰不克而還譏不米也既與夏人合兵伐金使當遣行毋致疑貳而張成小人方且下今毋得擅進為言人心得無解體乎故書不克而還所以明其自止也豈不深可

惜哉

蒙古遣使如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蒙古主遣使呼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投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今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救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赫合哩約赫德遣人括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老幼當襲取時昭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未敢以邳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敢以邳

廣義

公爵人臣之極者也金於時青既知為賊又待書曰爵罔及惡德

金人易足以知之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

古

穆呼哩既戰士平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
拜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
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程
其家屬未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為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進步平二萬襲穆呼哩于
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
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
衆穆呼哩遂進陷莒立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五十三

楚在都木達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
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
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
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
子豈敢復懷二心乎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
右備訪問楚材通衍數之學尤遂于太主時從征西
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
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

廣義

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擊而
降金宜直二其心哉君父之大讐者也其

既降于金失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于金而
降于蒙古則其時自祖及孫與德二心而忘以仇
讐者也何無愧心漸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蒙古
哉譬猶女之失身者雖其色越南咸枝成天巧不
足責也易昌見金夫不有
躬無伐列其楚材之謂乎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建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
封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軍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
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固全一將招珪軍
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走珪心遂散珪仗窮乃叛
裝淵而掠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
元帥往既去建水之東未有所屬李全求併珪之涉
不能卻遂
以付之

蔡明

前書推石珪為帥則珪有為宋之臣子故不
絕之也今而珪叛棄其舊曰叛者所以著其背
主降敵正其不赦之罪也石珪中國之將今以私
憤之故遂懷異圖則其罪可勝誅乎即綱目所書
觀之可見故亂臣討逆賊而為
扶天理之至公也嗚呼彼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五十三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蒙古穆呼哩以嚴實

權山東西路行省事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穆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
棄城去若無汝即入城安撫之勿苦郡縣以啟事也
乃留蘇嚕克圖以蒙古兵屯守之實實權行省謂于
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
守之遂
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

安民出兵至礮山取糧車乘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
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
之駭亂安民遂欲降以保
妻子安民不從遂遇害

已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

來救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八月三月陷黃蘄州

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寇新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新州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發明金兵再舉遷陷蘄黃知州李誠之闔門死節向微再興李全之追敗則宋人辱矣故特書其功

金東宮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夏五月朔日食○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蒙古綱行省于邗

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而趨邗州蒙古蘇魯克圖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薩里台以穆呼哩命

治曹

書法為將得人故人皆其役也穆呼哩雖古良將不是過焉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

子以貴誠為秉義即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於結興山陰縣初慶元人

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死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

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釋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

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知其為丞相容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

具難悉甚肅須火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沂也相者嘗言二兒後當極

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驚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託其遇

及見彌遠甚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

之保長辭謝不違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

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部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發明

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立特命選之此天下之至公也直書皇子定名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史彌遠不可挾私以廢之矣此綱目予子之法所以防其借竊之階

人心天命於斯可見君子之為世慮豈不至深切哉此綱目謹於微之意也

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

院事○京朔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一體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

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心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擬遷淮蜀大因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賡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應再與孟宗政皆自土寨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發明

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雷仇耻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附而非他將之可及也卒而具官豈過予之哉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擬重寡言潔情好學每朝參侍滿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凝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廣義

昔詩人詠周王嗣續綿長有曰瓜瓞綿綿蓋謂瓜之生也至於近根莖者反小及其蔓延而至于後則漸大焉今也宋之太祖德澤入人之深不幸而有太宗為之弟其一念之不仁天已鑒于冥冥之中而不善其報矣今使沂王絕嗣德昭有後雖然於閭閻之間而重器漸有所托太祖血食漸有可親者豈非上天默祐太祖及人之德也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宋之太祖太宗之謂歟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遣塔爾海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塔爾海甘布將兵五萬屬馬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迨穆呼哩以石天應繼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西寨夏遣瑪爾布往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命不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穆呼哩攻延安瑪爾布始贊馬而拜金帥哈達與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衛牧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伴葉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鞞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聖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攻鄜坊等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記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

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成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間誠布公捐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

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得將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航艦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

衡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至布始
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
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
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
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
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約曰若肯思和待
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當李馬兒說林歸蒙
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小
東東路益都滄景瀋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
走還楚州林猶遣賈涉書言非兄叛實由李福也

發明

張林自全來歸此背主降人已屬叛臣今福無
故而復降蒙古則人背宗而去觀小人之進
退失操何其反覆之若是乎故直書叛以著其不
赦之罪蓋林之叛背李福元弟相救而成今張林
作亂不能捕獲奉頭鼠竄忠安在耶逃者匹夫之
事以將帥之尊下效匹夫之行書逃歸不明深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之也福等既激林反又從而逃之又豈事君之道
也哉噫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而非君子莫能脩
之者矣

廣義

自古爭利之臣鮮有不敗
其國事者賈涉得無罪乎

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
尋遣使來報

壬十五年 金元光 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

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
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

大赦賈涉遣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
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吝天意彌遠不擇

發明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天子當以勤
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今寧宗以得一
一印而受賀大赦不亦愧乎時天下瓜分土宇龜
折惟宋立國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值斯之際明
賞罰聚人才儲糧糧餉造備尚恐弗及而乃區區
得一重印卸殿受賀肆赦天下而行此驕奢之事
耶噫彌遠專國阿順苟容當時諸臣罔敢可否惟
賈涉遺書之詞深切時政彌遠不聽記
不惜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同用乃命元帥左監軍顏
爾克行元帥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全副之由顏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馬塘市攻固始縣
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家
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顏爾克引還距淮二
十里諸軍將渡全橋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寇遂
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衷或之留三日顏爾克謂曰
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
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
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
皆覆沒全之兵財由是大
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玆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郟州防禦使

玆好鼓琴史彌遠賈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玆而厚撫
其家使調玆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玆嬖之時楊皇后
專國政彌遠用事以宰執侍從臺諫藩間皆所引薦
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玆心不能平賞書楊后及彌遠

其意

廣義 茲以權臣當國不能慎重而輕佻如此則他日待禍之慘豈非自招也哉雖然此亦天眷不審則失臣其此之謂乎

知濟南府種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發明 奉詞伐罪曰討張林叛降蒙古人神共憤然朝廷無討伐之師遠近無倡義之將則亂臣賊子終無所懲乎種贇仗義興師奉詞伐罪則斯舉誠為義戰矣故書討以予之李全不能合兵討賊而乃乘間據城其罪滋甚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據者得非其有之謂曰入曰據深貶之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六月俞應符卒○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時穆呼哩狗青龍堡天作遂降

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發明 歷觀自春秋以至綱目二千餘年以來其所不可忽也當嘉定壬子之歲長星見于西方是時江表粗安敵勢甫息而長星之出不亦証乎蓋明年而金主卒再踰年而帝崩史彌遠行廢立之事此非世之大變耶故謹而志之可見天變之來有徐有速但有徐速之不同未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者在乎人君備為何如耳苟以天變為玩而忽之則日積月累矣有不喪邦者哉噫其垂訓也切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以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

權河東闕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倚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真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捍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

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超長安使元納台布哈七守之遣昂吉將兵斷潼關

金王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額爾克死之

發明 死節必書嘉全義也益死節人臣之當然何以書勸善也能知綱目所書之意然後可以論褒善貶惡之權衡矣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如全官買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特穆津屠默呼城滅回回國大掠痕都斯坦國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沁察罕台烏格台圖壘分攻鄂托羅爾王龍哈實等城而自將攻都哩木及巴喇勒台城克之遂圍塔爾哈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斃死蒙古主遂次痕都斯坦垣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日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巴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仁暴之辨若夫曰戎曰狄曰赤狄曰秋之類春秋初未嘗罪之也蒙古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穆津前已書稱帝矣然於其國則止書蒙古於其名則止書特穆津至其卒也書姓名書死純以暴戾罪之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屠者殘暴不仁之詞滅者已甚之詞掠者惡之之詞此皆所以貶而罪之學者能深究其書法之旨始可與言綱目矣下書穆呼哩死子解州其義倣此

廣義 分注載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癸十六年 金元光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

殺蒙古石天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三

穆呼哩政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烏格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魯守河中阿魯魯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魯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魯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穆呼哩死于解州

發明 河中金之故地侯小叔得之何不書後蓋金而用兵力以復之特書曰取不予其復故地也此綱目維持正統之深意而非尋常史之可比矣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訖而平五十四穆呼哩雅勇善謀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衣俱以忠勇事其主號都爾木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夫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穆呼哩與博爾濟張乾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濟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勒呼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齊拉衣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賢出官則為輔相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噶齊監治郡縣

蒙古主避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昆寨因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噶齊於各城監治之達魯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及數稱高友等勇選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間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陸格殺蒙古綱謀以邳州來附金

人殺之

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徑畧使納哈塔陸格謀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助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東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約赫德討殺陸格復其城

發明

陸格殺主帥背本國乃金之亂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分注尚以討殺為文綱目變文書殺若無罪焉者何耶蒙古綱殺暴御下是以致陸格激變叛而降宋故書曰殺見罪在蒙古綱之意其嚴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九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營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昉搜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背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怒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

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布哈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項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項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尊項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蘇布特擊欽察滅之

大掠西蕃迤邐而還

發明 蒙古崛起沙漠憑陵海外恃其兵威以滅部師襲遠蹟我窮兵君子譏焉凡書滅者不再敗而其失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甲申十七年 金哀守守緒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

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布哈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

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

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蒼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閉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厲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馬已而擁一人徑過天驕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援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海甸函首求成國儲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其臣賦子其發也而端其積也亦有漸而其成也植
根固而流波漫矣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同
一轍也故雖皆彌遠所選然自十四年書立於
為皇子十五年進封為濟國公則名分定之於
前久矣既而因開流言彌遠憂懼而廢立之意益
固特因寧宗未崩姑且隱忍寧宗已崩廢志斯遂
彌遠何人而行廢立之事乎故書立沂王子貴誠
書封皇子疏為濟王所以正名定分以明其當立
不當立之義也綱目原於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
天理而用刑豈以彌遠闕白太后而乃未減其罪
哉前更止書立沂王子貴誠封北為濟王而彌遠
之惡得以少掩此君子所以懼而綱目所由作也
今而正色書之畧不少恕而必歸獄於彌遠然後
人心正而名分明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
馬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廣義

抑觀彌遠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之時即有希
冀權寵之心况得副意之賢其志固矣然茲
人又以輕仇促之豈非益堅彌遠廢立之志邪雖然
此亦上天陰祐理宗否則將以賢理宗者而賢茲
矣彌遠何能為故曰其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

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

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衣老儒遂詔傅伯
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吏部侍郎朱若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

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
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官講也言事
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
下士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
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選入對
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因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
了翁當能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
邊事御史徐相勸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
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燭者聞門
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
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廣義

抑考德秀嘗為官教以諫皇子疏曰皇子若
能孝於慈母以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
可慮也疏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
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讀為直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
矣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
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
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希璠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為榮王生母
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平

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
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
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
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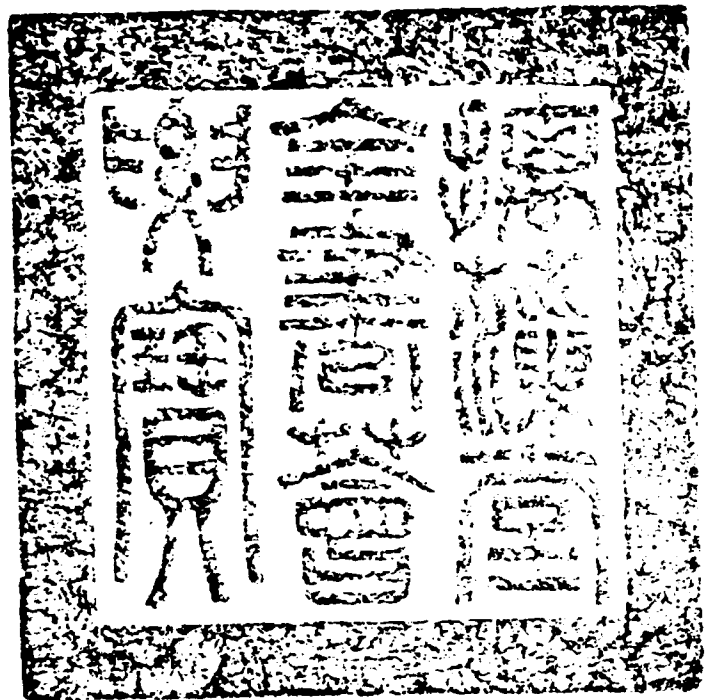
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八

七十一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劉汝暮
謄錄監生 臣殷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四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凡九年
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金正大 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

濟王玠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玠追貶為巴陵

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立濟王玠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鹽盜千餘人結東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手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搗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皆聲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而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卒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士帥師赴之至則而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玠詐言玠有疾令余天錫名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通玠繼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玠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

倫之變有所未盡流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而非
濟即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精狀本末
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
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
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
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
明其人主但當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以倉卒耳
德秀曰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
柱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
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
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
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
年而後亡噫天之
為德其明矣乎

發明 此書起兵子倡義也潘壬不過湖州之民耳
無故稱兵犯順何以倡義之例予之蓋茲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立而廢之則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之起兵為有
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既為倡義曷以討書所
以明茲之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然茲既非叛曷
為殺之此蓋彌遠讒忌之心勝乘此間隙罪謀殺
之考之分註茲之死為余天錫逼之自縊且以疾
蹇為言綱目變文直書史彌遠矯詔殺茲則其專
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於兄弟以其理宗
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宗之殺兄偏信
權姦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受詎不為之大虧哉
雖欲曲為辨說陽為安之然且不可得矣觀綱目
之所書則其逆順之理
明權衡之義審焉吁

廣義 竊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恩之憾故
耳大書曰史彌遠矯詔殺茲者著彌遠專橫
之惡也雖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
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況潘壬之事濟王

親帥州兵討平之則茲也豈止無罪而已哉合酬
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
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
有曰宋之傳授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迥流而
源之倫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
宗哉其末流之弊則宗理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
不慎于
始可乎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

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
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
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都曲散在近郊若能返
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國共之誓死亦當往況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死邪遂傾貲壯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
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即
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蔭納台率銳卒三
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鎗者擁眾來拒天澤
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拔趙
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發明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今
天澤之兄無故而為武仙所殺為人弟者寧
不惕然有動於中乎既而率兵報代仙乃敗走其
志亦可尚已故特書討以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
義切哉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

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
 國既視事通柳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直曲偏坐之
 猶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
 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
 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
 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
 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使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
 往遂運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處參制使必
 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
 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
 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為何
 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
 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家之幕章夢
 先夢先令隔幕貌嗜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
 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馬
 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曰事國見其細故判從

臨授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瑞稷制使令屈意
 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倖責慶福不能彈壓致
 忠義之聞新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
 得制置使印于濱卒中以授瑞稷瑞稷至楚全及門
 下馬拜庭下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瑞稷
 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發明 作亂者背逆之詞走死者賊絕之詞李全作
 亂之心固非一日然非許國有以激之則亦
 未至於遽及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國既遇變亦
 當撤召諸路共謀討賊可也夫何露刃充庭脫身
 而走以制置之使而效匹夫輕身之事不亦愧乎
 由是禍未可彌身且不保嗚呼國以自經于途之
 心移以討賊則亦光明俊偉不失為忠義之鬼也
 譬猶自經于溝瀆人豈得而知之哉故直書走元
 賊以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

廣義 李全藏姦蓄穢之徒也許國豈可肆以輕侮
 外大臣李全殺之而朝廷不
 問則其時政之失可見矣

三月莖永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五月李
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謀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
 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眾見
 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
 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
 敗全退保山岫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
 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
 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

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狗真定實以蒙

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約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囉罕合兵攻之兵入不至城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圍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其博囉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囉罕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宣為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發明

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京東州縣此書圍東平拘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昭如曰星烟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元忠何尚馬觀其論敵之言辭義懇切則君臣之大義明矣義

斌甫沒京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則者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全節爾噫君子之為世勸亦多矣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倫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

即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眾多彌遠慮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所祈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遠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正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隆官咨夔亦言濟王寬成大等復交劾之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

發明

理宗知張九成程頤之賢而贈官錄後則曾中之薰蕕亦明矣獨於進退人才之際而不

能別其善惡馬彼如胡夢昱論濟王之克果私於
濟王者乎抑忠於朝廷者乎見忤彌遠遂竄象州
則是非不能決矣梁成大論事彌遠而得諫職德
秀咨變相繼毀逐則賢否不能明矣是非不能決
賢否不能明天下之治者鮮矣雖然蓋由於理宗
無解上六之才不能射隼于高墉之上耳小人不
去則君子不能立君子不能立則天下
又安望其善治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冬十月蒙古特穆津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

靈州進次鹽州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以西夏納仇人伊克和
實衮及不入質子也

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

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
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
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
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
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
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詭德秀
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
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故更唱迭
和惑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
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
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
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
夫朱端常劾了翁世欺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
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
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
成亦奏了翁然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
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
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成大
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
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
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光
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
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發明

嗚呼小人之禍至是益烈矣是時史彌遠之
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羣邪附於外共相盤

結以害君子君子之遇斯時既不能如肥遯無不
利亦當如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然小人之勢
已盛而君子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了翁德秀為世
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歷觀來自紹聖
以迄于今何泰之時常少而否之時常多耶此由
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綱
目書此其亦深
為當時惜也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
倍之自是慶福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
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

彭義斌既敗仙勢益感已而潛令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太厯寺為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天澤出奔藁城

丙二年 金正大 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杖

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沈煥直學士闡端憲錄張杖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改金州教授卒張杖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恣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鷲湖辨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燾楊簡沈煥

舒璘變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廷見諸生必勉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踈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政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法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出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畫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瑋刻苦廉厲改過遷善從張杖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徙走往謁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

終宜州通判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賤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

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

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武仙復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薩納台合攻仙仙走西山薩納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二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宗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並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全北刺山東南仰錢糧且扶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若錢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掠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覲立

蒙古主人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覲德旺曰獻宗

八月衛涇卒○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十二

徐晞稷罷以劉璋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圍之以晞稷長儒謀易帥劉璋雅意建聞使鎮江副都統彭忱延譽托亦垂延代璋從史尤力故以璋代晞稷忱代璋知時昭

冬十一月時昭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璋以眾降金

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取時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忱自以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是欲遣時昭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圍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璋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馬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

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孤死免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助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能安自立便當是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庫皆太尉有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飲甚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璋遂圍楚州治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璋絕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運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璋暮歸李全管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圍已因大掠趨時昭欲以為亂時昭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璋自劫未幾死

發明

夏全覆小人固無足論者劉璋既為制使而不能折服一校徒以擁兵自隨羈縻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十三

迨至遇變又不能討反為所逐僅以身免是不知義命者也身為制帥而被一校所逐於心獨無愧乎上表自劾嗚呼晚矣若夫夏全背義負恩忘君事敵其罪可勝誅哉故書作亂降金所以罪悖逆書逐劉璋所以譏無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丁三年 春正月以姚珪為淮東制置使

城東縣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遇之楊氏許珪入城珪乃入寄治僧寺中朝廷以姚珪常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珪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珪至楚極意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駕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念士即使朱子在朝恐亦為諛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熹先諡曰文至是諡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願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大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入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予恨不與之同時也

發明

言治規模莫大乎立規模規模既立然後可以育才以彰有德是為立國之規模耳朱子發揮聖賢蘊奧為萬世宗師見沮讒忌道未大行令理宗加贈其官頒詔褒美亦是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觀理宗讀文公四書足見其勵志聖賢之學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者也其賢可與太甲成王作求矣適丁宋運之衰故功業有所難就識者恨之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誓如為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朔日食○楚州忠義李

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

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

欽定四庫全書

忌不復相見一日福為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挾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大喜幕容杜來曰慶福首禍是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網運不續賦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台翀飲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各諸幕容以楊氏命各翀二妾諸幕容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墻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鬚繼城夜走歸明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發明

前以劉璋為淮東制使而為李福所逐則朝廷輕姚翀為淮東制使而為李福所逐則朝廷輕

於用人之意可見矣當楚州亂離之際正宜遴選才能提兵鎮撫可也必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積

中不敗之人斯克負荷而乃鼎以折足覆公餗其與唐之姑息藩鎮則以紹雲為制使不復建關其呼宋之君臣不務遠畧惟務苟安何益於事耶此所以終於不競云爾

廣義

理宗羈縻楚州其得易之小貞歟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特穆津滅夏以夏主覲歸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

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發明

定十五年經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春秋罪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夏主親納蒙古仇人不入質子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視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夏主親名

垂訓

廣義 自開闢以來崛起之盛未有如蒙古也且觀其滅人之國如發蒙振落耳嗚呼蒙古之盛

一至於此天將縱之使與耶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斬之

李全之黨以曠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書受朝廷恩中遭全閻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眾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發明

嘉定十四張林書叛降蒙古則林固亂賊耳以亂易亂何以討書原其情也林之叛因福

兄弟之間貳乃不得已也觀其自謂之言亦非迷而不悟者故亦嘉其念之以萌而特書曰討以予之夫以張叛人猶能為朝廷討賊當時遠近於諸臣豈不深可愧哉子在張林則罪在朝廷矣若曰宋不能討而林討之所以為可責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學者所當深究也

廣義 李福之討特書張林筆者以見朝廷不能討賊而出于臣下也語曰征伐自諸侯出十世

希不失矣其以此歟

詔知盱眙軍彭忬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忬將張惠等

執忬以盱眙降金

時檄忬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忬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燕邀忬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全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頤爾克成之

廣義

張惠等何其愚矣于時金人尚不能自保其國何暇利人之土地耶是降也譬諸抱石拯溺必不能逃滅頂之禍况宋也亦無負於惠等之罪不可以容誅矣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

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

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善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頤爾克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破兵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汜州而逃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折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因以譏宋之無備也逃者匹夫之事鄭損制置兩

川蒙古入寇竭力以拒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則書曰逃歸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其旨嚴哉

蒙古特穆津死于六盤山少子圖墨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南據連山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卓沁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罕台性慎

密為眾所畏三曰烏格台四曰圖墨特穆津死圖墨監國

發明

凡未稱君卒則書死特穆津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不遽子以正統不得比於中國共主之例至紹定四年烏格台始進而稱主卒則書卒蓋至二世據有中原統一區宇不得不以借國之例待之其維持正統之意嚴哉書法與金同耳

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若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術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實斂而焚之乃自伏劍元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臨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節也

之子全節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眾

戊紹定元年金正大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太昌原

古兵于太昌原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
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探甲上馬以四百
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以難
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
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統奈曼羌澤及中原
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報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中
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發明 女真蒙古交攻至是二十餘年每為所敗未
嘗一勝至是而有大有原之捷者可見金之

健將銳卒不為無有但自不能用之故耳然則
陳和尚之戰非義戰乎故書大敗以深予之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表韶

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

乙丑二年 金正大六年 蒙古太 秋八月蒙古烏格台立

烏格台自和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
召諸王畢會請立烏格台時圖曼監國諸王意猶豫
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
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烏格台即位于和林東奎騰
河刺勒之地馬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
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
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
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

廣義 甚矣禮之為物不以夷夏而殊也夷狄能用
之則必用夏變夷中國不能則將變于夷矣

故用之于朝則朝廷尊用之于鄉則鄉黨睦用之
于家而家齊用之于身而身修善于南宮氏曰順
此則與逆此則危無一於此則亡由于此則為明
君為賢臣為君子不由于此為昏主為亂臣為賊

子致近于禽獸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皆此意也觀夫蒙古
之與其名號語言與中國異固君子之所罕稱也
然其始事之日使無楚材杜撰禮儀必將相戕相
賊而自底滅亡耳何能若是之強盛哉噫以楚材
定大策于羣疑之際遂強其國況用先王之禮者
乎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

中原以戶西城以
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拉為萬戶分統漢兵
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津平陽宣德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一

戊三年 金正大七年 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伊喇布

哈敗之慶陽圍解○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
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
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發明 起復非清朝之令典乃金革之變禮是時蒙
古竊發於外李全拔扈于內金革之變莫比

為尤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是誠急於用人之時
也范葵尋丁內艱乞終喪制朝廷不許復命視事
此蓋金革之變不得已耳非若五代史弘肇自起
復以希富貴之比也世豈可以復起為非而不顧

其是否哉學者要當
深察而辨明之可也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御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問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廣義

仰觀蒙古之興楚材之力居多是亦天付此屬以資元運豈人力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

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金自還楚節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家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建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楫之留其航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航艘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蘓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糶廣欲習海道以規畿田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貨運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復請建閩山陽又遣

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格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

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狗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若莫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烟疑虛唱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糶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駭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理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徽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疏力言之史
彌遠不納

發明

嗚呼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慎惜名器勿為濫施此有國之先務也李全叛逆之賊法所

必討而乃以節鉞啖之以至責之爵而加叛逆之人是可謂綏來遠人之道手及其不受可愧之甚唐室姑息藩鎮而卒以亡唐理宗不能震起威令而可蹈襲唐人之陋轍哉然則李全逆命朝宗何辜無故罷之賞罰安在故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即綱目所書觀之則當時政刑之得失亦可見矣

廣義

觀李全遣穆格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

理宋徒善不足以為政矣當是時也蒙古勅敵方熾朝廷不嚴備可乎金人大誓未復朝廷不嚴備

可乎強臣悍將之充斥朝廷不嚴備可矣今也賊造皇城如入無人之境何足畏哉書曰申畫却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臣故曰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

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眾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于人統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相為江淮制置使

李金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熟因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璣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

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救賊射湖陽人至有養北賊戍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同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監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不又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全乃以趙善相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烏格台帥眾入陝西金以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行

省事于閩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翁鄂羅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喇布哈赫舍哩約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布哈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翁鄂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羅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

與弟圖墨帥眾入陝西翔翔京北同輩之間破諸山皆柵六十餘所遂取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布哈行省閩鄉以備之

發明金素諸路而專守潼關則非計矣所謂獨生

蔽哉直書于册深幾之耳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璣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邪璣書不受璣夫怒亟發牌印逐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蔡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引兵攻秦州知州之宋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

迎降全入生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蔡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汝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蔡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蔡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臨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蕪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治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若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

各出兵劫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其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秦秦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卒堡若西攻之全分兵諸門慶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蔡亦戰敗之

廣義 兵家以逆順為強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蔡其逆且曲邪故自是而後李全屢戰屢敗足以見其弱且老范蔡屢戰屢勝足以見其師之強且壯非其師有強弱老壯以其理有曲直順逆耳然世有徒恃其勇而不顧理之是非而欲勝人者殆忍人不能勝而適足以自取其敗耳豈特行師哉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二十六

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廢立是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理宗德其立已滿愛不明不推加以隆思而又錫以殃禮彌遠何人而尊崇之至乎理宗可謂知有彌遠而不知有公論者矣舉措如此寧能不來天下之議乎直書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所以深貶之也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鬚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任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

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矣益會元夕縣有鶴來巢燈山眾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脫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真皇后是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

廣義 君子觀謝后之事則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人豈虛語哉

辛卯四年 金正大 春正月趙范趙蔡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全浚圍城整范蔡道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疎溺甚眾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蔡

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越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蔡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道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遣陸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相趙范趙蔡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圍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鐵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蔡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十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闕而

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萬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壞全騎過之，皆陷潭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蔡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提關加趙善相、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蔡淮、東提刑善湘、季子如、樞史彌遠、堵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蔡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發明 觀此則范蔡討賊之功可謂偉矣。大敗者快之詞，走死者賤之詞，李全作亂于茲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年未有能制之者。范蔡一起而大振軍聲，前書擊敗此書大敗然，而前書擊敗猶未殄其渠魁，此書大敗始能滅其元惡，則其運籌之機決勝之策，誠迫出乎人表矣。故特書而予之。

廣義 李全宋之內難也，向非二趙出死力以潰之，必隕宋人之軀矣。史彌遠不為介意，惡得無罪。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布哈迺迺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布哈言：「兵北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間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

古遂取鳳翔，哈達布哈還京北，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勞戍之。

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

蘇布特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率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故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若榴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毋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昊趙必勝全于才等移營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書相，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蘇巴爾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汴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國壘曰：「今邊汴將二十一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國壘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國壘先趨寶雞，蘇巴爾罕來假道，淮東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汴州，青野厚統制張宣殺之。國壘聞蘇巴爾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發明 蒙古猖獗剗削諸國其來假道者特畏公議不容姑為盡禮云爾然藉其憑陵之勢不啻

如泰山之壓卵也張宣不能為國防守而乃擅殺使人其惡不已甚乎厥後敵得藉口而嚮端啟矣

江淮州陝日事兵爭生民塗炭其禍亦烈譬猶人不履虎之尾尚為其啞害今履其虎尾則安有不

啞人者哉則是曲在宋而直在敵誠為自取焉耳故特謹而書之以為基禍之始云

廣義 外邦之與中國無故而尚欲侵寇况殺其行

八月蒙古圖壘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

蒙古圖壘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高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鰲山徹屋為筏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一

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請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攻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鈕祜祿與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魯咸得卜激皇叔烏珍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欲置于死地鎮海鈕祜祿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也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負課額銀幣及食原物料文簿

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蝶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

發明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聖人必謹書之蓋人火曰火曰火及太廟變非小也然太廟火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一

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姦臣擅竊國政而天子不能制况敵國擾邊荼毒西蜀天下之變莫此為甚而王室不復能中興矣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於京北東還營柩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半城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白戰半月力竭之城陷草火額爾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為監戰奉御陸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遂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官中牙牌為板子故時

人因別之史臣曰草頭爾克力戰而死板頭爾克亦力戰不死于陣而死于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警御監軍既擊之尉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生以近侍監金路其轍哀哉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璘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著古也

十一月蒙古圍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達伊喇布哈自順陽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圍壘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名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存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哈達布哈即諸軍入鄧州楊沃行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圖壘將兵屯漢江哈達布哈名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

虛必為所潰布哈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手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布哈始進至高山分據地勢列涉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然知其在西者望

布哈親軍環饒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掩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乘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已聞到林後蒙古蒙至哈達布哈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逐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百官來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蹕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廣義

分註載金主之言誠自有理然豈可付國之定勝天之說也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金人何足以知此

新作太廟

唐文宗太和五年命有司葺太廟君子譏之

有葺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宮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益况今

太廟火延至於四月不作則亦宋人習於急忽視為故常不復加意爾綱目書新作太廟新作者更

新創造之為非補葺鏽漏之云以理宗之賢僅克舉此則夫前此累朝簡於宗廟之罪從可知矣可

勝嘆哉

壬辰五年 金天興 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

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珙又建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曰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四

以史高之為京湖制置使

知棗陽府

蒙古烏格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蘇布特圍金

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名羣臣議尚書令史揚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拜住不從而遣養伊蘇等部民丁壯萬人開堤決水以圍京城命瓜爾佳薩哈勒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壘以師來會瓜爾佳薩哈勒至封邱還蒙古兵奄至汴伊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城金主召羣

臣議所守有言珠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敕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門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引軍援汴及蒙古圍壘戰于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鄭州赴援步騎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五

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鉤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鉤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復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因憊乃開鉤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鉤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圍壘與金相持乃遣昆布哈齊拉衮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鉤州整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破城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楊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

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
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
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圖墨問其姓名曰我忠孝
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例回谷之勝皆我也
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
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
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
潼騎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
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圖墨欲降之往復數百
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
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
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發明

書引軍援汴予其急君也書戰于三峯大敗
謂與警戰雖敗亦榮也陳和尚前有倒回谷
之勝次有大昌原之勝迫夫三峯之潰自詣軍前
奮發陳慨畧不少屈其忠君之心誠矣觀其對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一

古之言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大義肯徹於
方寸者曷克以臻此哉嗚呼是舉金之健將銳卒
俱盡不復可為矣夫乃非天
意乎特書死之予全義也

廣義

偉哉陳和尚之豪傑也觀其死節之言
何其正大光明哉議者不可謂金無人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
殺之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程赴關御以備
潼關圖克坦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軍百家入陝
榜懸鎮遠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
塞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各烏登援汴烏登與潼關總
帥納哈塔舍音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
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統入陝同華關鄉一

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不俄
聞蒙古兵近糧者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
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
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遂長驅至陝烏登發
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
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
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
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餓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
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舍音從
數千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雕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實嘉鈕勳命經歷
冀馬錫守禦馬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左丞相

先是完顏薩布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
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
史官書其時以某為相而亡國遂請致仕至是蒙古
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拜竈以為
勢必講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
起復薩布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齊克紳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
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疽發于背不能軍遂
投濼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
河南人推齊克紳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
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峯紳括衣為幟帛立之城上
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怒
子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鐵得
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遺砲用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三十一

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神奔走四
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額爾克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

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
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
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
王守純子額爾克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
古為質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為講和使未行
蒙古蘇布特問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
攻具洛濠列木柵驅漢夫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
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牲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
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淅車
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壙至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
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
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
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
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難
艱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
攻金籠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
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
破大砲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
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
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
華王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秸布其上細索縲襠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
牛皮為陣蒙古兵以火炮擊之隨即延蕪不可撲救
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
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

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
一舖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姓命築門外短牆委曲

一舖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
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
又募死士千人穴地由濠徑渡燒其砲座上懸紅
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鸞至
文書其土至蒙古營則新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守
相欲以紙鸞紙燈退敵難矣特有名震天雷者
用鐵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
外所襲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鐘甲皆透蒙古又為牛
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
何矣又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
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
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
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
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
侍郎楊居仁出直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間參政特嘉
喀爾喀以守城為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色
埒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死况以罷攻為賀邪喀爾喀其
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
秉文為未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圍陵如此
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
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
帛酒炙犒餒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
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
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發明 金事侵不可為者徒以乞和蒙古圍存於亡
警猶卅中之鹿抑將安往健將銳卒既盡而
恢復之事無能為矣雖然有旆必有報天理之相
應女真憑陵中國竊據宋地而蒙古乘之若合符

節然則金人之亡烏足惜哉
書此足以著天道之不遠云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拜姓致仕

拜姓惟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拜姓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拜姓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涼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粥官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發明

疫何以書記災也金自南遷以汴為本是時國祚傾危境內擾攘金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者幾千人矣魚之疫癘大作民罹塗炭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然則金之生靈豈不盡乎嗚呼金之見絕於天為可知耳金之不亡寧有是理哉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兵燹之後必有疫癘饑饉相承何也蓋人不能堪不能聊生故也是以屢豐年之辭見詠於詩人者所以著王師之美也彼此相殘豈有不損天地之和者哉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

徐州歸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燒草場作亂遂行省圖克坦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以對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三十餘人

金兆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兗州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額蘇倫聞之怒曰此三州當我取安用何人報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叔殺張俊及海州元帥田海等數百人與楊鈔真純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僧勞目通于金重僧勞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眾帥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服金衣冠楊鈔真純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退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鈔真純金主遣近侍直長殷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州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安用便宜從事安用始開使至猶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于開陽門下與侯擊議內外夾擊此時韃靼病死者眾十七項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此軍中與久矣朝廷無一放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及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于

戶宣谷十飛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用
說之曰朝廷恩命宜直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
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留郡王宣
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發明

甚矣金人自取滅亡之道也初與敵和自撤
不暇而乃救其使者納其叛人蒙古既得以
籍口又可以與師自是和議絕而金國亡矣
豈不深可哀哉綱目特書以著其亡國之本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於京水皆潰

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
京被圍全主詔仙鄧州行首完顏色堦而羣昌總帥
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
軍眉山店報色堦曰阻調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堦
欲至汴不聽金人命樞密使特嘉喀爾喀帥兵應
色堦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眾亦走還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四二

山喀爾喀七年三日開色堦軍潰即夜棄鞬重
馳還被劫廢居汴常執銳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然觀其遇敵皆潰足
可以占人心天命之去留矣十萬之師不戰
而潰人心既失天命隨離區區金欲圖存於亡豈
不夏乎其難哉皆潰二者以為兵不能潰全自潰
之馬耳夫以十萬雄兵無故
皆潰金之不亡其可得耶

閏九月替出於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寮指陳闕失無有隱諱
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
聞

發明

替者逆戾之所疑其出於角以列宿鉤之角
則為蛟亦悍厲之屬也是時江左粗安君無

失德意者權姦擅竊朝政天將亡宋之機云爾
宜有虛生者乎分注考之帝能於避殿減膳撤樂
詔臣庶指陳闕失則亦非漠然不知所警者此其
所以延宋祀於五十餘年而後亡也觀綱目之所
書則人心天道
皆可以占矣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嚕噶齊即衆
入海島蒙古薩勒達伐之卒于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
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
珠赫論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汝
妻子作軍食復能吞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四三

且賈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
覲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
昭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暉復括之哈昭先令各家
白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
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
之完顏珠赫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蓮
子約三升珠赫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
悲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養為故離蓮粒以自食
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玳珠不能
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圃中或白于李暉
暉聲感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昭哈昭曰人云花又不
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
欲存社稷即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
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
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
學士科郎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

勢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
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發明 金主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
腹削失軍心又以措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

尚欲損以子民忍為括粟民間強以攘奪名之乎
沉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

及刑又以貪吝起之哉
直筆書之亂益甚矣

廣義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故陸宣公曰財者
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

瘁而根柢蹶矣此在承平深所當戒况當國勢
危迫之秋而又行此乎警則割股充饑饑未得免

而軀已損矣果何益哉綱目
書此其誌金人亡國之事歟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蒙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四十五

圖壘死

圖壘生六子長莽齋和次默爾根三胡
王克圖四呼必泰五實刺六額琦布格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
官迫世顯發家資率家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

金主以呼沙呼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
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

顯代之世顯勵志
自奮糧械精曉

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徐州不克

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
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

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
劉安國與宿帥重僧勢引兵入援至臨洺用安遣人殺
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下退歸連水軍食不給乞糧朝
廷陽許之用安改從宋衣冠陰通於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證曰恭聖仁烈外朝以
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檉來京湖議夫攻金史高之以開朝臣皆
以為可遂復誓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之上盟厥
初甚堅遂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高之報使許之
高之乃遣鄒仲之往報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發明 宋金世誓理宜報伐然借力蒙古以伐之此
又無可取焉宣和海之上盟為可鑒耳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四十五

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
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

結盟修好成禮訖事而無他故然春秋惡其以中
國與徐戎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譴之夫外侮

迭加人主所宜防閑焉可與之通和遣使與之共
功耶況蒙古在宋尤為桀黠理宗惟務復讐及信

其所不當信因來議伐即命許之故綱目前書遣
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自盟乃宋人所欲非

出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
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意為何如耶自古會

盟多矣未有中國先示之以弱者使宋之君臣有
人心則必愧死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敵國者

其為殺鑿
豈不明哉

廣義 嗚呼蒙古來議夾攻誓金者帥晉人假道以
愚廣人之謂也史高之甘受蒙古之愚而不

慮馬夫以張宣殺蕪巴爾罕時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素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斯言也何其切齒之甚耶觀之則知其中心藏之以為後日興兵之端也必矣今者遣使來議代金其意以為金亡則宋可坐而致也且仇敵難以信義交昔者仙和海上之盟口血未乾貪心即變是以汴宋卒為亡遼之續嗚呼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協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為蒙古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范何其獨見之明也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強其國嚴邊陲以備蒙古相時勢以報殘金則庶乎其可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豈人力之所為哉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蕪布特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名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鄧蒙古蕪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古司節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蕪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而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一此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恩楚曰汝輩把劍不可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眾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拜姓右副元帥恩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百家師

諸軍危從參政納紳樞副兼知開封薩巴雅布東城四面都總領珠赫外城元帥東面博斯呼南面珠嘉耀珠西面崔立北面富珠哩邁努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四宮人衣服賜將士民間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甕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崗拜姓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江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濠傑當有響應者溫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一不如意聖主欲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拜姓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日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侯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拜姓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邪金主感之遂一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發明

諸侯無出失其國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恥乎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金主

出奔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亦畧相似臣故擬胡氏傳意以發明之

癸巳六年 金天興 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拜牲攻

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拜牲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實嘉紐勤寬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糧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克不濟蒙古和爾古納追擊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滎麻岡遣拜牲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拜牲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拜牲棄軍東遁元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九

劉益上黨公張門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供蒙古兵至決一戰少頃拜牲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古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實布往汴京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拜牲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富察官斃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拜牲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卽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

發明

金主既知拜牲無能前既命之致仕今復舉命不能效死一戰而乃兵敗逃回則是臣不急君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金主雖起沙漠帝有中原

弗克與擊決戰同死社稷而乃效匹夫之行過走歸德意圖苟免不亦賤乎拜牲欺君獲國罪在不赦前史以殺之為文則是無罪待之誅討賊之前公也至綱目變文直書伏誅以正其罪然則亂臣賊子始無

駐足之地也 廣義 金人之禍拜牲致之也故分註曰殺而其綱則書伏誅者正其罪也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崔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碎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變及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九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司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聞皆為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綱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生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謀之何遽如是立摩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綱紳及左司中給哈塔德輝等十餘人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官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蘓布特軍蘓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蘓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蘓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伐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

也豈不信哉

發明

作亂者悖逆之詞崔立奉命留守便當竭力備禦死生以之可也顧乃射一時之利萌不臣之心以者不以者也君之儲嗣幽之於別室國之士地獻之於他人其罪不容誅矣蓋君臣天地之大義討賊之義哉故直書以著其不赦之罪遂廢討賊之義故直書以著其不赦之罪

蒙古圍金亳州○三月金富察官努作亂殺左丞相李

蹊等金主以官努權參知政事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實嘉紐勒散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官努忠孝馬軍四百五十八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努謂曰紐勒散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名用計事而不及以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爾忒圖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散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至於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努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摩和納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散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刀叔長直把納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

知政事

發明

五服五章所以嘉有德五刑五用所以待其罪此人君賞罰之權不可一日而少緩也蓋有德不賞無以勸善有罪不討無以懲惡是時官努恣橫擅竊朝政復因私憤濫殺大臣其罪可勝誅乎金主雖處播遷之中不可一日廢法即當暴白其罪律諸市朝則一軍整肅人皆用命矣夫何縱其所為累無可否不能討罪反加以官則賞罰之權弛而誰為之警懼哉異時幽於照碧惟日悲傷嗚呼亦晚矣直書于冊交敗之也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

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蕪布特殺從恪等以后妃

北還

崔立以天子家冕后服進于蕪布特又括在城金銀
搜索董灌訊掠慘酷責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
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
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
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
歸德招降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
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
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
青城蕪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
道歎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蕪布特入汴城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十二

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恟
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
京既陷蕪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
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
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
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
匠又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
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
汴者尚百四十萬戶
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發明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
亦殺其兄蓋報施之道如響之應聲影之隨
形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有毫釐之差錯乎歷
觀稱兵之殘暴者未始無報劉聰兄弟竊晉土宇
執晉懷愍未幾身危而國削苻聖父子盜趙社稷
憑陵江左未幾身弒而國亡唐安祿山背君作亂

卒死于其子慶緒之手五代契丹德光乘晉入寇
卒有殺胡林之亡金阿古達崛起沙漠借號稱尊
定顏嚴繼之滅遼侵宋然而前書金劫二帝及后
妃北去此書殺梁王以后妃北還百年之間前後

一轍非天道之報施耶若宋雖中微猶延數世金
人適蔡旄踵而亡此蓋天厭其德時假手蒙古以
見報施不爽爾合前後書法觀之則人心天道安
可誣哉後之恃天倖以為安而逞兇陵之勢者可
以鑒矣此綱目善善
長惡惡短之深意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
州守將伊喇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
鋒甚銳珙逼天錫量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
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十二

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中
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瓊孤立而懼遣使請降
珙納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
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
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
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官努襲敗蒙古軍于亳州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努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
努因其母以計清和官努密與特穆爾岱言欲劫金
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
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努以金銀
牌與來使而掠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
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
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
爾岱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

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六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務爾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馬

金蒲察官努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努伏誅

官努既敗特務爾岱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止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奴所囚耳于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鈕祜祿溫綽烏克孫愛寶等密謀討官努且聞蔡州城堅地深兵眾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努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努力陳不可至於扼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十九

頃足意趣巨測因號出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努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溫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努進見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劍投城下以走溫綽愛寶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發明

官努前既恣情悖逆擅殺朝臣金主苟能按罪行辟豈容但已而乃姑息是務復加以官

則是縱賊不討養成亂階者矣既而亳州倖勝勢益暴橫茲因遷蔡之謀遂起無君之念既幽其主益肆姦貪其罪不已甚乎然前史皆以追殺為文則其權衡倒施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矣故綱目變文而直書伏誅以正其罪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齊克紳死之

金主以齊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以參政內秩色埒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紳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色埒于金昌府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命左右曰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阿呼圖代行省事仲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居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紳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紳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紳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紳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瑤蒙古以五百騎迫之紳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呼圖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十九

紳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見蒙古師塔齊爾紳語不避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紳不從左右持使北面紳拘項南向遂殺之

發明

齊克紳守洛陽宣力既久其忠國之心誠矣非以生為輕以義為重者曷克慷慨以殺身哉死得其正宜乎書以全節子之也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囊為糧足脰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尊前繼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於行次

城中父老皆拜伏道左金主遠近待論以國家涵
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
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
一日進次毫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
無一人迹金主大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
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飲泣金
主亦歎歎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
院事烏庫哩錫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
參知政事富珠哩小羅索簽書樞密院事呼沙呼
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
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雖
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
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
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南販頗集金主安
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呼
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十七

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
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
糧不優幾於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
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
呼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
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
使一日不在紀律益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
陽之禍豈獨官勞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易
前轍不宜受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
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
取給于烏庫哩錫錫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
主至以尚食關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錫錫以被譖憂
憤成疾多不視事

發明 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詞也金主勢雖
危迫浸不可為然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則不失國君之義也不能以此自明而徒東奔西
走無所休息復奚為耶金人佔據中原傳世十葉
故網目亦不得不得以中國諸侯之例待之噫以千
乘之君不能自強而下效匹夫賤夫之行輕身而
走謂之何哉自走蔡州金氏之亡
于茲決矣持書曰走深恥之也
廣義 嗚呼昔也金虜使毒于徽欽今也蒙古使毒
于金人報復之理何足怪哉易屯之上六日
乘君班如泣血連
如其守緒之謂乎

蒙古以孔子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眾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十七

武仙受將劉傑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
若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山高峭山三砦蔽其前三
砦不破石穴未可圍也若破離金砦則峭山沙窩歇
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持
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運至
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然侯里砦於
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名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
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
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峭山絕頂窺伺
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
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麓殺其
將烏舍並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
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南州夜儉以守然老稚不願
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
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
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

六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
若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
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
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

發明

凡與讐戰皆春秋之所予是故莊公及齊師
戰于乾時敗績君子以為能與讐戰雖敗亦

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讐人
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今宋師之
戰乃為復讐而發非乾時之戰可比若以復讐舉
之則此戰為義戰而直書大敗以示榮也則其義
亦深切矣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伐金取唐州金使

穆延烏登等行省院事於息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
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黑漢戰死城遂降
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
嚕懼請益兵以為備金主以參政知事穆延烏登簽
書樞密院富珠哩中羅索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
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
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
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呼嚕畏縮命
爪爾九往代之塔察兒
爾傳勒呼之從孫也

發明

書伐金何予嵩之也自金人南下江沱宴安
數世矣有能以復讐為念者綱目之所予也

取者收奪之名唐州宋之故地今既克之蜀不書
復而書取蓋復讐固為義師然與夷狄合謀借兵
報怨是乃不能辨其強弱則雖成功亦可醜矣故
不書復而書取所以深罪宋也噫用仇伐仇又安

可恃哉此綱日子
而未盡予之詞也

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
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
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赴與近
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則是貨之也付
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
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
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
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乃自然之理若與我連
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
至朝廷不許

發明

宋立國江左奄奄不振久矣前書金來請和
不許次書罷金歲幣此書乞糧不許亦足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少舒神人之憤中國之氣庶幾伸矣然後可見中
國有必報之讐人心有必奮之志金之已殘破不
足平焉其與晉人運糧以濟符丕之急者詎不大
相懸絕哉宋人此舉差強人意故特書于冊以予
爾之

蒙古塔齊爾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琪等帥師
會之

九月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
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還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
下將士踴躍成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
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清塔齊爾以數百
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
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琪江海帥師二萬

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倍攻具
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後降金叶
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集
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
軍以攻具薄城金城籍氏丁防守民力不足復括婦
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
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餓
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
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
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矟珙先鋒救
之扶柔以出明旦珙死戰進通柴潭立柵潭上命
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
樓蔡州特潭為固外而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
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
珙名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
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六十一

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如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
決隄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
人驅其老穉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遠道
士說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羅索帥精銳五百夜出
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
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人發矢亦發金兵
却走傷者甚眾羅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
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
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面
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
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七
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
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
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假服率兵夜
出東城謀遁去及柵御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

士然其勢
不可為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薩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珠襲破徐州
徐州將士以度州被圍又迫於蒙古兵謀出降薩布
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
之卒自縊死麻珠遂以州降蒙古

發明 薩布誠可謂不辱君命者矣行省徐州為尹
死守不謂之烈大夫乎嗚呼薩布甫亡城弗克
守金事至此可來也已特書死之深予之也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
使薛岳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封史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九
六十一

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
勳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禮
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
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既專且久權
傾內外初欽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名賢才老成布於
廷朝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士以君
臺諫一時君子駭斥殆盡帝德其
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發明 南宋嘉臣若秦檜彌遠惡均罪等然秦檜之
卒局為書死而彌遠獨書卒乎原其情也彌

遠誅侂胄則討賊之心公收名賢則輔君之義正
雖有廢立之嫌濟王之死漸收正士然權寧立理
未必非公而豈若秦檜君辱國忘恥事讐而遠
害於社稷君父之比也故檜書死而彌遠則書卒

苟不權其輕事而舉書以示貶又何以為王道之權衡哉此秦檜彌遠是非之斷也

十一月刑部侍郎楊成大等有免罪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伎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熾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發明成大黨附彌遠驟得美官排斥諸賢竊據高位誠朝廷之所宜黜也帝能免之宜矣故特

書有罪以示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六十三

廣義成大等既曰有罪何不去其官蓋書其官者所以見理宗爵及惡德也有罪免者又所以

見其罰不當罪也學者味之其義得矣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故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曾從龍宣繒免○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十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

而先論之因工既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韶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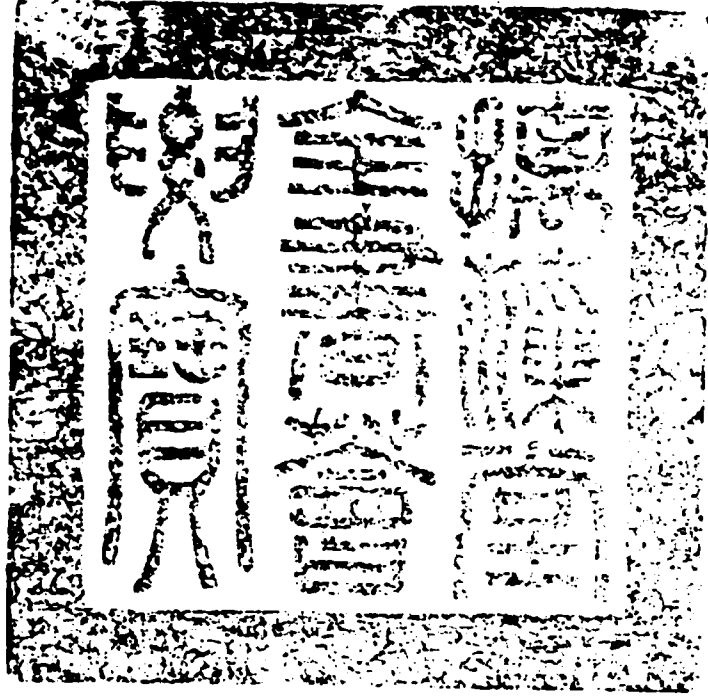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九

六十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 巨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巨劉汝暮

騰錄監生 巨殷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五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凡二十五年
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

平元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
子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

完顏呼沙呼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靴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
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軍街巷分運雲
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眾至
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
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慶戰及暮
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
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和勒博之後拜姓之弟也拜
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
免祚祀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
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開鼓
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庫
哩鷄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孟出
捍禦而南城之陣已立宗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
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
海搭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
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真於幽蘭軒環之以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革命近侍曰死便大我遂自經死呼沙呼間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
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此赴水死將
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
小羅素烏陵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珣爾赫舍哩
柏壽烏庫哩和勒端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
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厚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
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
諡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
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縊矣珙乃與
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
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
推讓依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
以聖主心因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
則以迎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
欽定四庫全書

間以底於亡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
宗威制中國大抵欲動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
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
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
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因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
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
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
宗無愧焉
發明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君子議之
蓋蒙古強而宋室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
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因人成事取人之
邑為己有失計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
也守緒書及其尚書方丞呼沙呼皆書死之所以
深褒亟子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書金亡所

以見金之自亡而非洪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
之深意也雖然國君死社稷在義之當然守緒東
奔西走圖存於亡志不可為同死社稷可哀也已
回視偷生苟免甘於臣敵如漢之劉禪晉之懷愍
宋之徽欽豈不有愧於守緒哉嗚呼
廣義 抑觀金之亡也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汴宋焉
夫鄭損棄關逃歸此即童貫自太原逃歸也蒙古
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郡即尼瑪哈斡里雅布分
道入寇蘇布特之圍汴京與斡里雅布之圍京師
無異伊喇布哈之帥師戰敗而逃其與姚平仲襲
金營不克而遁也不殊昔也康王為質於金以請
平今也曹王為質於蒙古以請平昔斡里雅布引
兵北去而故今則蘇布特退師河洛而亦故宰相
以紙為檄燈而退敵其郭京六甲之妖術欺申福
欽定四庫全書

殺蒙古行人唐慶等其平州人殺金國之使欺宋
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於金金
之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斡里雅布
圍汴金主奔河北而蘇布特亦圍汴馬若夫崔立
作亂殺參政而幽親王官奴作亂殺左丞而幽其
王宋實無之至於蒙古以其后妃族屬北還其事
尤甚於徽欽播遷之日金主如蔡州艱苦萬狀其
情尤切於徽宗幸甚之時不惟是耳若其仗節死
義之臣在金惟陳和尚齊克紳完顏薩布三人而
已其在宋也則有種師中王稟方定韓揆張克戩
等三十人劉靖等十三人又有劉韜李若水宣贊
舍人吳革及欽宗渡白溝而有張叔夜馬嗟夫板
蕩之秋其疾風勁草金何若是之寡而宋何若是
之多耶蓋宋之養士豈若金人之待士哉報施之
道自不能無差除耳若其間傷禮而敗義亂倫而
絕理者則宋之與金亦無甚相逕庭矣觀此則知

天網之密斷乎不可逃也後之欲肆
充惡而奪人家國者蓋以前車為鑒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
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昉戍隨州
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
備經理屯田
於唐鄧州

金穆延烏登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

烏登行省於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
縱及茶州破與富珠哩中羅索爾爾佳珠等送款
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諭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
為丞相中羅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見大起追及於羅山自萬
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廣義蒙古奮攘雄據之心也且烏登以息州來歸
宋乃其心之所願耳譬諸一人以物餽人彼

自餽耳豈可以其不我餽而奪之孟子所謂禦人
於國門之外可乎不可乎書曰追殺之者所以著
其強暴而目中無宋也宋
烏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貴妃

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
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
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
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使京尹史歲之戒之歲之對曰似道
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發明 貴妃之弟至微也籍田之令至卑也何以書

行然其誤國之非已蓋萌於此矣理宗苟能明此
則必謹之於微如姑之繫於金柅勿使浸盛夫何
以貴妃之故溺愛不明漸進用事他年胎害病國
妨賢故易又曰色有魚義不及賓也豈可不謹於
微而使之浸盛乎宋之亡天下其源蓋出於此故
謹志之然不曰以賈似道為籍田令而必曰以賈

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則其發身非正任
用非人之意可見矣特書於再深貶之也
廣義 觀分註所載則知理宗甘心於用小人也南
宋之亡豈
無自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
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停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
并停因張天綱完顏海軍等獻於臨安四月丙戌備
禮告於太廟藏其骨於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
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璣問天綱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
日有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
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
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
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若憐

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萬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發明：金人之禍，上至社稷，下至山陵，中至君父，誠萬世必報之讐也。宋雖藉蒙古以克成，功則祖宗之恥亦畧少洩矣。蓋祖宗陵寢隔絕百年，今得視謁，祖宗誓恥含蓄數世，今得獻俘，此皆臣子之至快。中國之大，伸耳蒙古，雖屬強敵，非宋世讐苟能謹飭，遙備申固夙盟，則國可常保。宋未遽亡，惜其甫滅，殘金志益張大，自入洛之師，既舉而兵革之禍無休矣。豈不深可哀哉！特書於冊，蓋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六

廣義：嗚呼！自常情觀之，則孟洪之功誠偉也。使非假蒙古之強而欲成其志，殆恐其難矣。紹興間，設無秦檜之姦，則岳武穆不必以弱假強而能獨拔其功也。必矣武穆之功一收，則天地泰德業成，賢人出，善天下莫非宋土，幸土之瀆莫非宋臣。而高宗中興之業雖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不能過也。而武穆之豐功盛烈，曾何忝於古之方叔、召虎、鄧寇諸賢哉！蒙古雖云崛起，不過元昊之徒耳。何足憂乎？臣閱史至此，固喜孟洪之復讐而恨武穆之不遂，故併及之。

五月賜黃榦李燾李道傳等諡錄其子

詔：榦、燾、道傳及陳必、樓昉、徐宣、胡夢昱等，既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諡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

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喬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詣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發明：前書追貶竑為巴陵郡公，此不書，何不予其追貶也？濟王見忌，猶遠死於無辜，其抱恨泉壤又矣。帝能追復其官爵，亦可謂過而能改者焉。前書賜黃榦等諡，此書復濟王官爵，皆所等其能也。悔。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七

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性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謀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儀仗未可興。師杜景復陳守境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辛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守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靖李賤叔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兵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立門以警動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注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關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悉泚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發明請復三京何以無取詞三京宋之故地也書故將何子義也崔立背君降敵其罪已甚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直書誅以正其罪崔立暴未幾身且不保然則偷生苟免者果何益乎雖然三京淪於蒙古固為臣子之恥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銳倉庫盈數人才足敷府庫充數然後舉事猶慮弗及况蒙古以方張不制之敵新與訂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強敵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蒙古之雲擾哉他日下詔罪己方悔前愆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廣義一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豈誰咎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於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糧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間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遂師至東京吾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退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恩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

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米萬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荐食忽數里有立黃紅涼織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特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之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

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前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抗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發明 嗚呼趙葵子才輕佻無謀之心著矣前之請復三京者乃葵之兄弟既曰有志恢復亦當格持乃心既入大梁不能固守蒙古甫至心喪膽落未聞與之一戰而乃接踵逃奔其罪可勝誅子才故書兵潰者所以明其自潰云爾他日兵連禍結喪師失地誰實尸之綱目書棄汴而歸者所以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偷生苟免之罪也

廣義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足定矣何其勇耶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遂爾倉皇逃歸何其懦耶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此特子陽之見耳理宗過聽而貽異日匡山之禍罪將焉歸書曰靜言庸違趙葵是也識者於葵子何誅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帝曰天

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金德又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廣義 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召者所以著理宗用賢之美也

冬十月陳貴誼卒○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發明 人主不忘講習是其盛心大學衍義乃德秀業誠有國者之所宜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賢者曷克以臻此哉其與玩物喪志者異矣特書於冊深予之也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廣義 抑考紹定四年七月沔州統制張宣殺蒙古人蘇巴爾罕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分觀此則知其噬宋之心萌於胸中矣譬則投種於地待時而發夫何理宗二趙不此之察回轅未絕即欲收復三京果何策哉况乎殘金之滅蒙古之力也亦亦何能今也宋之君臣不能反已惟欲勝人適足以招蒙古敗盟之責耳若然則直在蒙古而曲在宋也明矣致寇之至尚誰尤哉

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發明 桓二年書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君子議其遠與戎盟至者危之也蓋所貴乎中國

若以其嚴內外別尊卑辨上下明等夷可也宋既籍蒙古以滅金復動三軍以起釁然則既有起釁之謀必有禦侮之策夫何不能自強而復通好蒙古以中國天子而通好於敵國豈不深可愧乎直書通好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降後陞免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必齊克軍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匭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立朝不為十年奏疏將數千萬言皆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

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溥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累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指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集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曾從龍

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葛洪

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之術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庫騰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爾海侵蜀特穆爾岱及張宗等侵漢昆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命任恭養扣征西域唐吉婁庫濟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又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發明蒙古為書主以宗室偏安既不能為恢復其本國稱也入者外之詞寇若惡之詞所以正稱名之分嚴內外之防也嗚呼宋弗自強搆怨

蒙古而使蒙古見責背盟棄好之族江淮川陝日
事兵爭失地喪師宋室益弱然則趙葵等首謀啓
釁者可勝誅哉綱目書此
所以志其召禍之始云

秋七月蒙古將昆布哈來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
范帥兵敗蒙古於上關而還

發明走者匹夫之事賤之也子才身為大將親帥
雄兵又非力不能及之比而乃效匹夫之行
棄師而走亦賤乎故書棄師走所以著其苟免
之罪也趙范帥師拒敵敗於上關則其正大之氣
為可想見噫全趙之勇怯分矣
綱目之予奪公矣其旨嚴矣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眾曰宗
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
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日經於溝瀆姑
狗一時之節取若屈已舒斯人之福會蒙古庫騰入
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
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女獨固守何也世
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悅
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守舊職即日令帥所部
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
趨大安庫騰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
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
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

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
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
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
善翰馬光祖為參議官

廣義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讒阻而
何君臣相遇而媚疾即生而使賢
者帝不暇暖豈天不欲祚宋歟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庫騰入沔
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
救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
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
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
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
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
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己
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
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
彥呐至蜀口撒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
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
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
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
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
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
顯搗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
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發明具官而高稼被殺可謂非忠乎救者未有不善

若也當時蜀將非人而未聞有救援之師獨友聞親帥六軍與之決戰遂救却之則其攘敵之功急君之念誠矣直書於冊豈過乎乎

安南入貢

丙三年春正月蒙古將特穆爾岱寇江陵

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召魏了翁還 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六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廣義 既補出外又召之還如呼小兒然是豈當時待賢之禮耶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

高其志了翁有焉

以陳鞅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鞅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酬押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遺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樊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

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發明 甚矣宋之諸臣誠可謂昧於去就之幾矣所貴乎人者以其明綱常正倫理辨忠邪之分

而不顧輕倫理而不惜忠邪之分不能明順逆之勢不能決抑何禽獸之足擬乎王旻等皆衣冠宿將戍守襄陽不能為君死守而乃乘勢為亂以中

土而啖強隣背其主而事仇敵然則其惡不亦甚乎故書作亂所以著其叛逆之罪

廣義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七

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夏四月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諫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密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奕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

五名還處以台輔不報

下詔罪己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詔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仇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繕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

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詠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寔滅而蒙古之與隣建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其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中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緘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發明也蓋古之聖賢之料事不在於已成之後而在於未成之前夫有終身之憂然後可免一朝之患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理宗信淺謀之士與不赦之師三京未復禍患先成邊境未寧師徒撓敗下詔罪己其及哉於是謂不能料事於未成之前而乃料事於已成之後此中人以下之通患耳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致謹於微哉特書於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六

蓋譏之也

廣義昔秦穆公輕用杞子之言卒致三帥見囚於晉襄而有悔過之辭聖人錄之於書然穆公悔過之心無異而敵國之勢不同也彼秦之與晉地醜德齊者也宋之與元眾寡不敵者也况敵勢方強又非晉襄之比故穆公之師雖喪而後則無虞理宗之勢一失而後憂方大秦宋豈可以槩言哉後世之君欲信輕仇之徒以開邊理宗紀不可不讀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

克領之民始隸州縣時郡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眾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七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九

發明嗚呼中原乃宗室之故土太祖之舊物高宗不競也今而以汴宋之民為蒙古此誠宋室之民戶以之而定賦稅侵奪不已至於滅亡豈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焉爾

五月以趙葵為淮南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壅田治兵邊備以飭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

院事○八月趙范有罪免

論失襄陽之罪也

發明 襄陽乃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藩屏誠宜守而
不宜失也范輕仇速禍以失要地則根本搖
而藩屏撤矣幾何而不喪師國哉功懋必賞罪
重則罰此又為國之正辟也特書有罪免則其徇
名責實之意深矣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
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
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求儒釋道醫
卜之人樞招致稍眾至是破棗陽特樞爾岱欲坑士
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
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警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
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

欽定四庫全書

初方始知學經而樞亦

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廣義 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
樞惟一意從之則二人之優劣蓋可知矣

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發明 明堂之祭不為小矣大雨震電不為常矣大
抵陰陽和則風雨時自然災異不生禍亂不
作今既大雨則是陰氣縱震電則是陽失節既縱
而又失節則其變豈不甚可畏哉清之喬行簡皆位
首相陰陽不和莫能逃責故特以可免例書之雖
然與其歸罪於人曷若自責於己是時賢否雜進
外患交侵國事斷可識耳理宗何
故責人則明而恕己則昏也耶

名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黃義與之識見不凡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
至嗚呼位莫重於是官也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
蓋以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况夫年壽既高敵人
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辨也未幾奉祠不三
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
節溢於簡冊可慕也已

曹友聞與蒙古戰於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庫騰遂

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
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
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
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

欽定四庫全書

制置使趙昀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難

為不可昀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難
寇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
殺聲震蒙古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及達海帥
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
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
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
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面令虎銜枚突陣會
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溼深沒足宜俟少霽友
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
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
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兩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
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統
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

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若俱陷沒庫騰次於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川順慶府而已

發明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畧無一毫阻撓之意則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哉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秉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斃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發明 銳等之守文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援兵不至踰月而陷豈非忠乎故皆以全節予之雖然自蒙古寇蜀攻陷城邑當時帥臣未有能修合從之職相為救援者徒使忠臣義士獨守孤城坐以待斃豈不深可哀哉時守區區江左幾何土地而恣敵人之攻取不急救援之乎然則其武備疎畧亦可見矣

封陳日熨為安南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

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華分道拒

之

蒙古昆布哈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

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華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穆爾岱於江陵

特穆爾岱攻江陵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事丘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兵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發明 蒙古入寇喪師失地獨孟珙敗之於江陵丘岳敗之於真州則二人之功為何如哉書以子之宜也

復成都

丁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璫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

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

綱目

發明 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類未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

固備不足以示後來監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道也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借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

贈少師諡文靖

欽定四庫全書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晡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草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莽賚帥師至哀騰吉斯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首長巴齊瑪克進兵圍俄羅斯齊斯城皆降之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己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勗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岷彌遠之黨也上疏謂大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妨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發明寧宗之時四書臨安大火然當時政事舛錯敵國交侵故天變所以儆之也是時強敵啟侵伐之謀朝政有不修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訶濟王之寃者而蔣岷鄙夫以為大災天數無預故王意君可欺天不可欺天可欺人不可欺臨安之境無故大火而乃以天數歸之則其逢君之惡何甚哉綱目書之得無意乎

六月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

簽書樞密院事○蒙古校儒士於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

欽定四庫全書

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昆布哈趣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大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爾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三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舉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
星俱躔斗食將既

戊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

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
路光斬黃蘗施州

夏四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

勉參知政事

奮行簡請以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宗勉積幣
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六月李璽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事○九月

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
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
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壘高於城
樓杲以油灌草即壘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壘內
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壘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
走杜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
呂文德聶斌仗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
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南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鄂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饒餉得荆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撤江陵節制司擣襄鄂

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
深入遂復鄂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
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
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
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
識度者為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發明禮義之事則是崇儒重道而所以立政之

基者也豈非綱目之所添予予見君子之心
樂與人為善不存軒輊之見而遂沒其善耳

廣義嗚呼道學之有益於人國也豈小補哉蓋人
有華夷之辨道無華夷之分中國用之則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國尊而外夷不能為之侮夷狄用之則夷狄強而
中國不能為之國中國失此必亡其國夷狄得此
必昌其國是知道學者國家之根本生民之命脈
來自安石之後迭相攻擊不少假借至於理宗之
世方得舒伸蓋以斬伐於前而不甚滋蔓矣相彼
蒙古立國之初而能尊重吾道於干戈擾攘之秋
耶蓋亦深契吾道之有裨於家國故也吁元之興
也宋之亡也豈無自哉君子不以國之南北而沒
其善可也孔子曰有
教無類豈徒言哉

己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

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

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

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五

發明 語曰君子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以小知也蓋君子以小知而不

以大受則是任非其才不幾乎有仇覽棲鸞之議若小人以大受而不以小知則亦任非其才不幾乎有城文竊位之譏要在人君知人善任可也珙自去冬為京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荆門軍三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為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不負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己之才矣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直書於冊深以予之

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

同簽書院事○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爾海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誓死守至是塔爾海自新井入詐監宋將旗黼以為

清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印簡眉關達川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

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諡清獻

發明 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官所以深予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五

孟珙遣兵禦蒙古於蜀口遂復夔州

孟珙諜知蒙古塔爾海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若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堙若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垵為國子司業

垵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垵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蒙古以温都哈瑪爾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温都刺哈瑪爾以二百二十萬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覆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利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庚子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微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

發明彗者逆天之氣所成兵之象也襄二十四年經書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

或發倉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

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

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今有彗孛之災而又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彗見營室則天之變形臨安大饑則民之災甚當時賑業之不備修德之不誠亦可見矣然而下書

蒙古張柔入寇則又變不虛生之徵也人君如此可不反身修德以應非常之變也哉

蒙古張柔分道入寇○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

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扼其勢潛

兵峽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大其積聚遂拜四川宣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

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巴圖爾為飛鷲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

立若欄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

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八又創南陽

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

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廣義孟珙屯田之舉雖趙克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發明蒙古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王檝進之也王檝兩書名美檝也曰來嘉服義也檝九

五至皆欲通兩國之好息天下之兵其意善矣蒙古而能求通於中國此綱目之所予者故稱名曰

來以予之如春秋書楚屈完來盟同意

秋七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紫叟簽

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

子忠濟嗣

辛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封爵

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

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鄱伯顯

河南伯顯伊陽伯

發明龜鑑曰尊祀黃耆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

不可以不重也蓋五賢當世之大儒禮宜從祀安

石當時之小人法宜逆黜理宗一尊之一黜之然

後人心正天理明而邪說淫詞不能加啄於其間

矣儒學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宋衰

先儒其審諸此歟好善惡惡天下至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今善者好之惡者惡之則是得好惡之正理宗豈非發祖宗未發之與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定亦能勝人夫人

力散退夫天之一定則人之紛紜外錯者必將勢解

道盡神宗而神宗恬不知者由是得以鼓其邪說

王氏之說盛行於當時間有廉恥弗顧急於進取

者悉從其說以饜富貴均以聖人目之何其盛哉

此人眾或可以勝天也今焉理宗信道篤而天理

明觀其詔辭何其專且敬耶於是尊崇厚賢追封

高爵陪祀聖人顯崇萬世尊正道辟邪說如集苑

袁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抑何其盛耶此天定所

以能勝人也嗚呼人能勝天不過勝於一時天能

勝人實能勝於萬世理宗能以天勝乎人如此則

其賢於有宗歷世之君也多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高麗王暎以族子為質於蒙

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

其王暎親朝當罷兵至是暎以族子為質於蒙古

八月求遺書

發明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則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若理宗者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冬十月蒙古以伊囉幹齊行省事於燕京

主營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烏格台卒第六后尼瑪察氏稱制

烏格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世嗜酒
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樽鐵口以獻
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蒙古主
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厥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
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
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
之蒙古主少蘇右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
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
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温
都爾哈瑪爾進酒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
旨以孫實勤們為嗣至是右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
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若不從
遂稱制於和林實勤們蒙
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五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割置使陳隆之死

塔爾海注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
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
兵突至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
論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
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
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發明 田世顯以城降敵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
其不赦之罪陳隆之既執不降舉家死義迨
至檻送漢州俾降王夔觀其大呼之言曰大丈夫
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
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敵竊榮利於一
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
之子

十二月余天錫卒○蒙古使伊埒默色等來至淮上守

將囚之

蒙古使伊埒默色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
色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宋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
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
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
貸伊埒默色曰吾持節而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
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發明 行人所以通兩國之好國之安危繫焉誠不
可以沮抑之也今既囚之則是失交隣之道
啓兩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宋囚敵使而致
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哉故直書囚以譏其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五

二年春正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

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廣義 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遽爾輕佻強敵以基
亡宋之禍罪莫大焉今也理宗不科其棄汙
逃歸之罪反以同知院事其
昧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以徐紫叟參知政事○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諾延耶律珠格自京北取道商房以趨三
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
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
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
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
以徇由是諸將稟命唯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蒙古伊囉韓齊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募長分及之
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
別為室奉孔子及宋諸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
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
身終

發明 是時伊囉韓齊行省燕京惟事賄賂分及姚
樞樞以為君子奚可以貨取一切拒絕蓋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由是辭職而去隱於
蘇門誠道世無問不見是而無問者矣讀書鳴琴
何以踰吾性分之樂哉故書棄官隱於蘇門則其
浮雲富貴敝屣功名舉天下勢分之樂一毫無有
動於其中者爾
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 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
其所從也然樞以金之亡臣而仕蒙古則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味其所從於始矣今則翻然悔悟棄官就隱所謂
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遜者也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樞具有焉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
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
叟言能議論不阿請
留之帝不聽亦罷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
書院事定子尋罷

乾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
之外亦寬容內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九月朔日食○冬
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發明 嗚呼殺戮之禍至是極矣宋室不競而使蒙
古之徒侵據華夏憑陵之氣荼毒生民既陷
通州則亦已矣而又驅一城生靈陷鋒鏑之下非
至不仁者弗克忍為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罪可
勝誅乎故綱目直
書屠以著其暴

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二月以

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士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
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
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虜人弁
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
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
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
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
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緡金銀綾綿之類不
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
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投宣撫使若三人
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
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
蜀日益壞玠至大更築政遠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
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閬城
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
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暴布星列如

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
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廣義 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蔡輩
多矣為時名將夫何愧哉

三月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兄瑪察氏稱制温都爾瑪爾專政事權傾中外
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
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恣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
温都爾瑪爾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
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
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若不悅楚材
憤悒成疾而卒或諧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
賦半入其家右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
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出表正
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
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宗子貞曰元承
大亂之後天網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
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
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
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
使無楚材政事不知其何如耳

發明 蒙古之臣卒而未嘗具官此獨具官何錄賢
也是時尼瑪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
不行言亦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冤哉故書

廣義 楚材失節之臣也臣既備論其所由於前矣
綱目於此而書曰以憂卒者所以誌其不克
今終也夫既不能善其始又不能善其
終雖有周公之才美要亦何足觀哉

蒙古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庫騰承制拜世顯使
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
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
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閬帥
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客
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
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
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
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
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
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
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
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
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以不次官之
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
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
時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之時予設險也釣魚
山城而蜀始可
守矣故書予之

廣義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
功哉書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玠誠有焉
甲辰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

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
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
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疏留範而斥鳴復并斥
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賜禮部進士留

夢炎及第

發明綱目凡書賜及第分注或載其同榜之人或
載其所上之策今而分注皆畧而不存是必
同榜之人皆一時撰却而不足紀所上之策或一
時浮靡而不足錄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留夢炎
及第分注皆削而不書哉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
元則其素之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

欽定四庫全書

深意學者要
當詳察焉

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
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
蒙古於五
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

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
帝不聽而論者益眾及其父彌忠病亟嵩之謁告許
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
四海綱常之王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白聞嵩之

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夫聲涕零是果
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

於隣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
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
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
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
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
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

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非
獨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
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
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

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獄猶不足以謝
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
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
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

欽定四庫全書

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
諷京尹趙與壽盡削遊士之籍

發明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
正乎遠先乎近乎左右不正難以言治是故

孟子之告滕君曰歌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
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
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為相國則非常
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草之時甫丁父憂

即營起復此為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
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眾論而不聽豈理也
哉則是理宗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書
以譏

廣義昔周之季尹氏世東國鈞為政不平將覆宗
國故家父作詩以刺之東萊釋之曰致亂者

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今宋之史氏亦秉鈞三世矣其所任用者非嫺嫺則險邪然其亂宋之政濁宋之朝傾宋之國其與周之尹氏何以異哉今於其父喪未終而復之無乃長其毒之甚乎嗚呼史氏之心廷臣知之四學生知之知者知之而其溺而不知者獨理宗耳然所謂之知者何知南宋敗亡之禍必梯於史氏也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

史嵩之又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點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技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霖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

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黃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發明 淵等附麗嵩之盤據要路爾指氣使靡所不欲去大毒先點同類不點則黃緣為非大毒雖去而猶未去也故淵等既削其官而又書有罪以深貶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于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閭衛不當為狗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數日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己丑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為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發明 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範為左丞

相初無美詞至是範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詞比事之意也與唐楊綰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書皆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崩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

欽定四庫全書

前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環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乏應辨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環鄉暴卒相傳亦是嵩之致毒云

發明 甚矣小人之中傷善類也同已者親之如兄弟異己者視之如仇讐姑即寧理兩朝小人觀之韓侂胄專擅朝政忌趙汝愚之異己譖貶衡州中毒而卒史嵩之竊弄國鈞忌徐元杰之異己雖未諸賤中毒而卒南陽兩朝如出一轍蓋由小人之行貪位慕祿乃其素心妬賢嫉能又其本志

一旦從而論之黜而罷之則其患失之心寧能自已故切齒以怨異己之人必欲置之死地然後可

以快其私憤耳噫理宗不競而使左右之正人為姦臣無故而害當時羣臣既不能詰理宗又不能討而君子死於無辜小人益肆暴虐豈不深可惜哉直書暴卒其義自見

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冬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

傳尋罷

丙午六年 蒙古定宗 春正月朔日食

貴由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前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蒙古擾亂至是十餘年咸淳改元宋祚益弱自是強敵橫行宋室遂滅孰謂天道無知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始可以見君子書法之深意矣

二月范鍾罷

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王庫裕克立

庫裕克太宗長子六皇右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即位於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朝政猶

出於右

九月寧武節度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遠於易

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發明 史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鬼無羈不學無術之似道為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此其驗耳可見君子小人平日卒未能別迨至臨大事決大謀則君子小人於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

而判矣吁可嘆哉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院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任詔不用復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

院事○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韓知樞密院

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韓兼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采同簽書樞密

院事八月采罷○蒙古侵高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庫裕克卒右烏拉海額實稱制

庫裕克年四十三卒於杭錫雅爾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遍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鷂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右烏拉海額實抱庫春之子實勒們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發明 前書第六右尼瑪察氏稱制此書右烏拉海於七國者豈非幸繼綱目特舉而書之於冊者所以為後世戒耳與母右乎何誅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繼同知樞密院事謝方

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

別之傑罷

己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

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夏四月朔日食○五

月陳鞞罷○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叩關黃鼓是非為攫利之計
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
私邪朋姦周上妄肆雖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
振廢罷于政彈文其私臺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之節帖臺諫
不敢與爭

發明是時臺綱不振廢罷于政正宜激濁揚清一
新政令之時也而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則

人皆以為言而獲罪言之何益率天下之人而禍
其正言者必是之舉矣辭之所謂大知者以其不
自用而取諸人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聞分
邪正之等而禁之也人君在乎察之何如耳今既
禁之則言事之臣必曰我之言未審是歟非歟雖
有忠言亦將括囊而無咎矣孰肯為之盡言哉故
直書以
著其失

冬十一月應徽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

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為

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
曾伯知江陵府

廣義孟珙之於似道其賢不肖相去遠矣理宗於
濟蓋可知矣嗚呼趙宋東南
之日誰其失之可哀也已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
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
慚右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忤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潭州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
年之間建城壁築閘隘增屯堡邊境稍息寢以驕恣
而鄭清之再相因從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
有亦捷至興元過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發明非八年秋書師還君子以為譏又役也余玠
蒙古而無功乃還則玩兵耀武欲為不果未有如
此之甚也到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書出兵至
興元而還以著勞民毒眾之罪為後戒也志存恢
復則必勇往何以甫出而遽還乎綱目王道之權
衡此類
是矣

辛亥十一年憲宗恭養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

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蒙古主恭養

扣立

初定宗卒又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蘭哈達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右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實勒們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實勒們故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烏蘭哈達等不聽共推恭養扣即位於奎騰敖拉之地追尊其考圖墨為帝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恭養扣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監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烏蘭哈達蘇布特之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齊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齊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齊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容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策為條三十呼必齊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呼必齊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齊從之

廣義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於蘇門若無復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道之不堅也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冬十一月鄭清之

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相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哀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發明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欲希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之擅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况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榮死安無復譏刺何以懲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乎小人也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喧傳麻制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政則方叔若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呼必

齊置經畧司於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齊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孟克史天澤

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廣義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道之心矣其如出處節義何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為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多齊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多齊佩金符奉使者民瘼憲宗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多齊亦費用事

發明所貴乎立國者以其有先後措施之節也蒙古初事草創中土未得盡入版圖干戈未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不思勵精圖治撫綏勞來遽以納摩為國師豈欲效先王以神道設教之意耶是其先不急之務舍本求末以資冥福曾何足以語於治天下之道哉蒙古習俗固然無足怪者然既據有華夏當以民生吏治為先顧乃崇尚虛無又使之佩帶金符省視民瘼開後來干政之漸此舉實作之俑也故特書之以著其非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城汙州

發明築城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敵所據一以著邊將之令為敵所用也與唐書吐蕃作

三河橋
同意

蒙古主莽賚扣徒諸王於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實

竄實勒們於摩多齊

莽賚扣以諸王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右克勤呼塔納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於各邊以太宗右妃家貨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盡賜死禁錮實勒們於摩多齊之地

發明實勒們太宗之孫太宗臨殂命立為嗣則實勒們禮所當立也諸王皆以為言因烏蘭哈達等不聽推莽賚扣則是諸王之言為是哈達之言為非莽賚扣憤諸王異己疾故后之厭禳一徒之一殺之果可以欺天下乎故綱目守以無罪例書所以著莽賚扣之罪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衛發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廓漂室廬人死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洪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中大水翼奉以為右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威畹以回天意

發明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君上陽小人為陰是時蒙古竊發於外威宦充滿於內小人乘間於中而陰沴之來必矣嗚呼人事無形而難知天變有象而易見人事始垂於下天變即形於上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君其可也夫豈無其故而綱目書之欲使後之人主遇災而懼毋敢怠荒焉耳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分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闕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帝土薄水淺瀉鹵生之

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成與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地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

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典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潛罷○詔求直言

時臨安大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繼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而奏

發明

德當塞難之時而能反身修德此又聖人之所貴也

是年夏有陰沴之形至冬而有火災之變帝能恐懼詔求直言亦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使其自此而擴充之則可以回天命於將墜延國祚於未頽而古人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惜其徒有求言之心而無聽言之實也此其所以無救於滅亡之道歟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祺為皇子封永嘉郡

王夔所帥部迎余玠班聲如雷江水為沸雖屬形容之辭涉於誕妄矣他如矢大如椽山崩則以為橋畫地為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舉又乘黃茅士伏水數日不食手能擊船敵船豈皆擊噴無一覺者

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弟嗣榮王與芮子夜為皇子賜名祺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二月

朔日食○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發明

前書蒙沔州此書蒙古城利州則且耕且守而蜀土浸不可復矣宋室不競而使強敵竊據要地豈不深可惜哉一書再書哀中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又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責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揚成成曰今縱弗誅養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成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草軍中舉代之舉以三十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聞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屬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

伏水數日而又
不食恐非人所
能也徒為奇關
之說以新耳目
揆之情理皆不
足信

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聽清叟曰陛下豈以珩
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珩素失士心必不敢帝
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
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珩暴卒

珩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
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自寶慶以來蜀閭
未有及之者然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
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
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間召不自
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仲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發明 暴卒者不得其死之詞余珩治蜀措置有方
也茲因讒忌即命召還於人心寧無不平之氣乎
未幾仰藥而死蜀人悲之苟非素得民心者安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若是哉故書暴卒所以惜珩
而罪宋也其旨淵乎微矣

廣義 余珩者蜀之長城也珩卒之後蜀豈復為宋
也哉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
也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
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蘭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
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草叢及棧以濟摩
步蠻王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主段智興
分兵取附都鄯善烏魯等部進入吐蕃其酋索和圖
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呼必賚
速班師留烏蘭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
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
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
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既還京
北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問以兵數萬城之
蒙古汪德臣選精卒街枚夜進大破之問僅以身免
城遂為蒙
古所據

發明 春秋齊侯襲莒言掩襲而取之余晦遣兵數
萬攻城紫金山不能周慮萬全而乃為敵所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噫紫金山蜀之要地而棄以資敵則西蜀
安能保障乎然則余晦之罪不能辭矣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

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珩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珩聚斂用利七罪珩死
其子如孫盡竊帑廢之積以歸詔籍錄珩家財以犒
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
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廣義 珩立功西蜀不為少矣使珩誠有私藏亦當
年則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
功臣如此則亢欲立功者孰不為之解體哉此舉
失矣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發明加不審加也淳祐十年書以賈似道為兩淮
似道不學無術以任兩淮制置已為過望安可使
之知樞密院事且夫職者天職也祿者天祿也天
子代天理物人臣弼亮天工皆使之共天位食天
祿所以至公無私必賢而有德能而有才斯為宜
耳安可以己之私昵而加天之爵祿哉厥後養成
亂階卒為亡國之本是蓋不能謹之於微以致其
盛而難制焉耳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於威曉尤
宜加察而不可使之專執朝政於清明之時然後
天下庶可得而治也此皆已往之失而
將來之所宜戒且是而後例皆倣此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欽定四庫全書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
十有二年今若天覽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
以素無行檢輕僣浮薄不堪任重者余晦當之臣恐
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敵人聞之亦且竊
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
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
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
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時伊琦默
色已死

秋七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
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

煖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
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

發明凡書殺無罪也值西蜀多故之秋正朝廷
行誅殛乎余晦因惟忠所輕心生慙憤羅織其罪
誣奏於朝理宗不能察其非羣臣不能究其枉煖
成其事殺諸市朝豈不深可哀哉直書
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著宗之失政刑矣
廣義余晦之非人望素矣今又不能自反而誣陷
於以見陽施陰報理
所宜也夫何怪哉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輝和爾人少侍呼必賚為好經書一日方請益
子問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
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
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呼必
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使命希憲為使京
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
治希憲講求民病抑
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於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
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
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
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
南置堡立柵密為偵
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年子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嫖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發明 迅雷疾電正月而迅雷大變也震之上六震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及身修德榮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修省者也帝因迅雷而罷元夕張燈然亦未務非究其本也必若訪求直言以輔政之闕失去其邪罔以肅朝之綱紀然後憂勤惕勵省身克己則天變於我乎弭矣罷其張燈又豈可為弭變之道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意耳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罷其祠祿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辛
蒙古侵漢蜀荆帝甚憂之給事中王桂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為表師誤國之戒從之

發明 入洛之師起於趙范趙葵之輕佻成於鄭清舍渠魁而治脅從其何以服人心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理宗其昧於此乎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

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從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莫不嘉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堃為書樞密院事○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發明 雨土者雨而土也土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地震大水者陰極敵人竊發之類也雨土者

小人將擅國政之徵而地震大水者又蒙古侵軼之應未幾有似道蒙古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徵焉可誣也而宋之君臣方且昏冥於豫弗克自強而天變屢形不幾乎入於荒唐之事矣豈人君敬天勤民之德哉比事而書其義自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壑芙蓉閣香蘭亭豪華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傷之天錫又言自古姦臣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勸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發明 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九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嘗闕事至理宗始以宦者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讐歛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是公行幹辦白晝使之行劫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如唐書以宦者為宮市使義同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戒里婢婿黃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閣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司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後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職之老吏逃遁之克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首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三

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謝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發明 人為君既知臣賢否得失而不能內存訪心他患也向使理宗當洪天錫上言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嘉而赦之則真偽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理宗曾不及此遂墮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為天子直諫者哉綱目於天錫之罷初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方叔清叟既居宰輔不能救援雖諸諫而免然不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闇時艱之義故也然則是舉君臣俱有其失豈不深可惜歟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爾伯爾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三

攻下阿魯諾首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王堃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為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仍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殺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

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

學生陳宜中於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言言於帝有言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又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畜

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寔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請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迓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以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陽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始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敞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行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發明 逐者強逼之詞所以著其無君也自古小人

也然後假公營私或黜於遠方或廢棄於散地或罷其祠祿或錮其孫子然未聞調陽兵圍第驅迫之出者此蓋小人悍妬專恣之心勝耳嗚呼天子在上百僚在下而臺諫擅逐丞相天子不能禁百僚不能言獨陳宜中等雖無官守言責之寄乃存好善惡惡之心上書救槐皆遭貶竄抑何罪耶

是時公論不行邪說暴橫理宗亦可謂寄生之居矣安能又而不亡其國哉故夫書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所以罪其專輒書詔罷槐提舉洞霄宮所以譏其不明書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所以予其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畜

其嚴矣乎 廣義 丞相者即有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也上佐天子下理庶物天子之下萬民之上居廟堂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豈權臣得以相侮者哉况大全素無汗馬之勞又無人望清譽特以理宗晚節不君私昵過寵之極故得以濁亂朝綱而肆其充惡耳若推其極至於齊之田魯之桓蓋有不難者矣彼宜中等不思朝政廢壞故中心有激極詆大言之茲扶綱常也且諸臣百工既畏大全之勢而不言太學生又不言則是視其君如路人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六人為公論所惜而有君子之號則彼不言者皆小人也而理宗朝廷不得為朝廷矣嗚呼東漢之末而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故卒至於淪亡而不可救今宜中等不幸有此徽號殆恐元雖不南而董卓曹瞞復起趙氏之蕭牆

矣噫復君父之讐者理宗也貽亡國之禍者亦理宗也理宗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君子惡乎取

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

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

不報

熠言境土盛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遠郡則有科降并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

發明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苟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則財豈能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予蓋冗吏多則蠶食衆蠶食衆則賦斂繁賦斂繁則民生瘁慶歷時以三百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誠宜汰之以省費也朱熠言之理宗不悟又豈善於治國者哉直書不報深貶之也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住來雲中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遠東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士通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

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

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問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闕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槩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幣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卻澤劾罷之

發明 治國者當正肅朝綱朝綱不正難以化遠而小人得以竊其權衡生民有以罹其塗炭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海不至於擾亂者幾希矣是時理宗惑於羣小利心益熾乃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之錢則是甚失國體而朝綱為之不正矣吳槃上疏極諫言甚切直理宗苟能明此則當嘉吳槃草莽政可也惡而罷之謂之何哉故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耳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

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誦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勒達爾行省事於京兆

或譏呼必春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勒達爾行省事於京兆命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宜撫官吏下及經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春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即妃主自歸朝廷為父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春見蒙古主皆泣下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呼必春所署置諸司皆為之廢

蒙古寇襄陽入其郭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饌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於湖水狹隘處伐木技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晚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於白河乃還

夏五月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

驥罷○蒙古將烏蘭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蘭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奕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層比釋縛一使死

發明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蒙古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取其城邑則已必屠而滅之然後可以快其憤哉此其所以習於殘暴而非王者仁義之師焉嗚呼綱目之書法嚴矣

秋八月以張碯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蒙

古王莽賚扣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額呼布格守和林

諸王伊遜克駙馬約蘇爾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額呼布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春攻鄂越杭州塔齊爾攻荆山又詔烏蘭哈達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摩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沔州額呼布格呼必春之弟也

廣義特書蒙古主分道入寇使其弟守和林是中國盡為蒙古所有之機也故特書之以見親率軍旅空國而來宋欲不亡得乎

回鶻貢於蒙古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音諤德齊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張碯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松江制置使呂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將塔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哈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將塔軍

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達哈死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發明 戰而言及王子是戰者也內不言敗謂與曹戰雖敗亦榮也是時敵勢漸逼內外洵洵擇之分遣諸將禦於蜀口既復成都戰而賊績則其志亦可嘉尚也已苟使其功得成則南床之氣庶幾少伸春秋所謂義戰者此類是也故書予之

蒙古入西域平克實密爾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實喇伐西域至是實喇以札木諾延耶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十餘國轉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萬里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秋九月蒙古

主莽齋扣入劍門冬十一月陷鷲頂堡諸城

耨埒開蒙古主次漢中留密喇卜和卓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獲守將張寶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波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於巷敗死蒙古獲張寶殺之因殲其餘眾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

所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摩格塔齊爾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發明 嗚呼蒙古之強至是其甚矣宋室之衰至是極矣自蒙古寇蜀入劍門陷諸堡如入無人之境守將迎降者十有八九戰死者十無二三而使全蜀之地相繼陷沒兩川之民委於鋒刃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當時之事勢亦畧可觀也據事直書深惜之耳

林存罷○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

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將李璫陷海州連水軍賈似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上書請罪詔不問

璫取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發明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似道為兩淮宣撫蒙古陷連海罪固當罰况草昧之時尤宜

正法理宗乃以衽席之愛從而赦之是使不忠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書請罪書詔不問以深貶之蓋謂之詔不問則其咎固在理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不忠罪

猶且釋之况下於不忠事者乎其與唐書將軍王去榮有罪赦免同義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兵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壁移司紹慶
士壁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文淵以城降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
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
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
官李呼喇濟日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
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
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
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

來蒙古主大悅之以大淵為都元帥
發明既曰守將則是以固守城邑乃其職也以城降
之果何義哉昔其君父以臣於人依首下心
於仇敵之前卑詞覲顏於蒙古之主非至無恥者
弗克屑為大淵既任專城不能守君之城而乃以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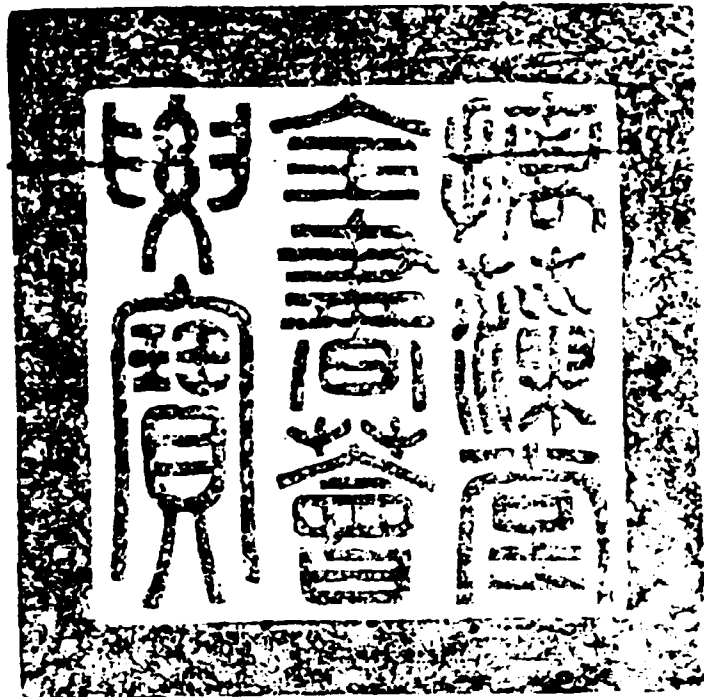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

城降之則其罪可勝誅哉直書於冊深
罪之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吁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 巨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巨劉汝暮
謄錄監生 巨許祖憲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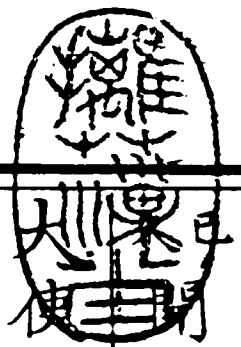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起已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
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蘭哈達掠靜江遂圍潭州

烏蘭哈達率四王兵三千變裝萬人破橫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大敗之乘勝蹶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斲其歸路烏蘭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林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入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闕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瑛塔哈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台布哈守青居山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禡埒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鷄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二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

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艦艘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發明 蒙古特強憑陵諸夏掠靜江而守臣不能拒圍合州而諸將不能救取中國土地而城守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守逼蜀合兵圍城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嘉陵之戰則無與阻其勢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綱目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文德兄弟受宋厚恩錦衣玉食以功利言則高矣厥後許置權場而襄樊不可守兄弟一門皆叛降敵語忠義則王蠋之罪人也知此說然後可以論呂氏之始終矣其與春秋書城濮之戰之畧相似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二

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

古主莽齋扣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王亦卒于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斷寡言不樂然飲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發明 時莽齋扣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使天或假之以年則江南其不能保矣既

而久圍合州卒于城下此天意祚宋故趣莽齋扣之亡耳莽齋扣不死江南其奈何哉書卒書北還皆所以致其喜之之意也

八月蒙古呼必齋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呼必齋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徒軍虎至江上經言于呼必齋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魂度劉劉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兵未有若是之久而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今夕出師圍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國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于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于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命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淮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兵力耗矣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呼必齋不能進兵渡淮呼必齋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呼必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呼必齋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默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呼必齋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齋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北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州扼江波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齋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

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艘鼓棹疾趨士叫呼軍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為鄂州中外大震

發明

固江必先守淮固南必先守江皆宋固國之險必爭而不可棄者也呼必資既書將兵渡

淮矣又書渡江矣又書圍鄂州矣從容進退無復阻抑宋豈謂有人之國乎噫長江天塹而蒙古渡之鄂州屏蔽而蒙古圍之當時守備諸臣未聞臨江一戰而使敵騎充斥竟長驅以入內地惡在其能事君哉宋之不競可哀也已故詳書譏之

以戴慶烜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

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四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頗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睦日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發明

君子所守者義而已義不可生雖死奚惜故曰由是則生有不用也由是而避患有所不

為也方蒙古內侵江南疲弊內外無勤王之師遠近無入援之將蒙古之至臨江元桂力疾督戰苟有援兵協力固守則城未必遽陷也徒使元桂獨禦孤城力竭而死其如國計何哉故書曰死之所也嗚呼微矣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廣義

大全凶惡淫穢瀆亂綱常厥罪不可勝誅綱目所以去其官者不與其為宋臣惡之甚也

書有罪免者讖當時失討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五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者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羣小躡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寶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廣義

分注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然而理宗不德者拒諫不亦甚乎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發明

昔漢獻即拜袁紹綱目譏之然兩宋之篇末嘗書即拜者丞相耳其書即拜何譏也似道

不勤王而宋就拜之書即拜所以愧似道也雖然
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祖宗之言播在
簡冊不可忘者似道貴妃之弟生平未嘗學問可
以小知而不可以大受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右揆
之職乎理宗惟溺偏愛不顧嫌疑抑不知似道妬
功疾能之心已非一日安望折衝禦侮以舒君父
之憂哉厥後乞和詐勝邪謀大作卒致亡
國而後已故直書于冊所以深貶之也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
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
鋒軍罷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
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玘孫亦言鑿與一動則
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
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祥乞斬宋
臣不報

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

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緒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
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
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等引兵
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
圖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
軍出襲徹辰巴圖爾戰死馬達恃其武勇殊易似
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
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詳于其門呂文德諂
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舜
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獲
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
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
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
前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
戰似道漢曰昔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不還者江西降將諸再興騎牛
先之虎臣擒再興
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舜

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
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
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
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勒達爾等謀立額
呼布格遣托果斯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今國
內空虛塔齊爾實喇諸王觀望所立盡窺銳神器一
有狡馬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
額呼布格已令托里齊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
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
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
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
南漢上梓潼兩路足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
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消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
早收皇帝重遣使召實喇額勒布格然格諸王會喪
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戡鎮守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

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間旺以偏師侯湖南烏蘭哈連之兵

發明乞和者丐求之詞卑之也乞和之事是宋人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

薛乎曰綱目伸道不申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似道受命後鄂不能勇往辱國如此則曲在似道矣昔曾子聞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廣義歲幣曰納納之一字宋朝之所深忌富鄭公力爭于其前矣况祖宗有成憲可徵令似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擅許納之一字則是有干於政矣况稱臣乎分注云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于以知似道孤鼠之見不知有羞愧之心者也豈待暴行秋日而後知哉理宗用似道以禦敵殆亦寇賊之招耳欲宋之不亡得乎

十二月蒙古烏蘭哈連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烏蘭哈連攻潭州甚急何士登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知會呼必賚遣特默齊將兵來迎烏蘭哈連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賚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蘭哈連

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間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蘭哈連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廣義分注載似道用夏貴之計不過竊寵榮身之謀耳惡知其有國家君父哉殊不知既以委

質為臣則吾身與國一體而已故志身殉國者不榮于當時必榮于後世不期榮而自榮竊寵榮身者不辱于當時必辱于後世不期辱而自辱此理之必然有也故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惟在公私之間而已此文公謂陸九淵講君子小人義利之分聽者至于泣下其似道之類乎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名似道還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臣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為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名入朝

發明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人者其才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死之際而即改是以人君當慎所擇也似道出師弗克一戰前既書乞和于蒙古蒙古甫退偽奏大捷

然其既欺于已又欺于人復欺于君將何面目以處百僚之上乎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足過也稱臣于敵而帝不知欲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于一已貽大禍于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廣義

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敵朝廷屢以退

賊邀攻為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昏暗卒是

其言而賞之也此豈宗社好消息哉觀其于蒙古

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

容身何若如之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

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為已功以

聞于朝曰于其處殺賊幾何于其處擄賊若干而

其稱臣納幣之恥則匿矣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

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

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耶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

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

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讀詳之

高麗王暇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僂為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十

職嘗遣使入覲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職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僂遣還國則故必懷德于我是不煩兵而德一國也呼必賚然之改館使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修貢矣後更名植云

白氣如匹練亘天

發明陰謀之象白者金色全革之象氣乃為陰小人是

時理宗春秋彌高惟事飲宴樂不知思患預防

外戚宦官擅權于內勤敵強鄰竊發于外則其應

宜不明且切歟徽宗時書赤氣亘天天此書白氣

亘天皆非享國嘉祚也觀細目之所書始可以知

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

夏四月蒙古主呼必賚立

初呼必賚北還廉希憲聞額塔布格命劉太平及大

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闐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

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且得實還報時諸王哈坦

默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實刺亦自西域遣使勸進

惟額呼布格不至希憲良弼及高挺等力言先發制

人後發人制逆人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

賚人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廣義呼必賚不汲汲于即位者其亦有所取也

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蒙古召實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

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

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然不得

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

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

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術同台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

是帝欲立忠王禧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

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

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

不然章汝鈞乞為潛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

字姦謀臣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勇軸帝從之遂罷

潛奉祠史臣曰吳潛忠惠剛直論事雖近于訐度宗

天下之大待理
於一人斷直請
書明理萬幾洞
察於中可以當
前立決自然權
不不移若中無
定見不得不委
任臣下漸致乾
綱解弛太阿旁
落鮮有不敗者
如宋理宗可以
為鑑

能為斯
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進士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勵甚至諸
將士進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廷臨江軍承宣使
劉登至瀘州兼潼州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
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
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忌達
在軍中嘗侮已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
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
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制法矣

發明

和諺奏大觀未聞可否于其間者加之以爵錫
之以命是賞其欺已之能乎可愧之甚矣師之上
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夫子傳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有
偉績尚戒小人何况無功可賞而又濫及小人歟
噫國家全盛之時尚恐小人之敗壞每切敬戒矧
宋區區立國江左三分天下僅得其一而忍使小
人之敗壞耶此宋之所以終于滅亡而不悟也豈
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處之爾
廣義分註載理宗詔褒似道如文彥博故事足以
貶笑千古嗚呼南宋之亡人皆知亡于賈以
道殊不知亡于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
然原似道之為人營都人家之愚奴蠢婢焉主人
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
今也主人不悟其愚蠢遽以千金托之欲其不致
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
于似道何以異于是哉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特穆津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筆且齊掌兵柄
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等官呼必賚既立大興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
者曰樞密院司點步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
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
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
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
或馬子是一代之制始備

以饒虎臣叅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崇簽
書院事○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

尚樞
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

蒙古額呼布格稱帝于和林

額呼布格聞呼必賚已立命阿勒達爾發兵于漠北
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
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瑛塔哈自先朝將兵屯
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瑛塔哈復遣人約成都密喇
卜和卓青居奇爾台布哈同舉
事額呼布格遂自立于和林

廣義

稱帝何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
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布格受命鎮守和
林遽起邪謀稱尊僭號則其罪可勝誅乎
故書稱帝者所以明其僭逆也其旨嚴矣

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謀為左丞五月

文謙罷

文統本李璽幕屬王是有薦其才智者遊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大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廢止仰稅賦苟復減捐何以供給大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哈舉兵應和林廉希

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曉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琿塔哈密喇卜和卓奇爾台布哈等狀希憲係佐謂曰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台布哈于青居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師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擢蜀辛四子命蒙古將巴崇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于通衢方出詔琿塔哈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阿坦勒精騎逃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哈阿勒達爾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

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生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提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戴慶炯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

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庄在落印名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繼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詔典章皆所裁定又為李治李昇王盤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廣義 嗚呼今有一婦人馬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求盡哀禮于其夫而又以身事讐者曾為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子賢之乎鶚其有愧于此焉

熒惑入南斗

留五十餘日

發明 人事惑于此則天變應于彼理宗為國虛內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庚氣應之三月日食而又曰氣巨天是月熒惑入南斗災異之多莫此為其兵力不足食康國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興矣

六月立忠王禔為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鶚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談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哺復至榻前起

居間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折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煩更覆講率為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使○蒙古李璫

寇淮安王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秋七月蒙古

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

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後陰屬李璫

潛師侵宋欲假手宮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曰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

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晉運之意排難解紛宜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乃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使棘垣鑰戶晝夜守邊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

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撥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被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令

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准東制四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准東制

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若又留真州不報

發明郝經之來為修好耳何以幽之此蓋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耳以道謬奏大掇

得叨榮利而又以利出彼謀為言苟或郝經入朝則其謀必泄而權勢不能久假焉故幽之真州以

絕其迹而且得以憤已之前言耳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噫似道不過蔽一時

之耳目他日舉此以為興兵之端事既彰著竄運遠方然則小人始欲以害人而終以自害詎不愚

之甚哉故直書以著其奸險之實

廣義分注載蒙古遣使以修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虞宋之將亡危如朝露反拘其行人果何

義哉假今蒙古遣使來責渝盟亦不當如是也况修好乎嗚呼彼以愛兄之道來此以狙詐之心待

觀此則孰得而孰失孰是而孰非孰曲而孰直邪意南來之亡也理宋啟之而賈賊促之也于蒙古

乎何尤

以賈似道兼太子大師

廣義賈誼曰師者導之教訓太師者三公之尊者也非才全德備者昌克以居此哉故不得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人則寧虛其位不可備其員也故尚書載成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然則理宗以似道居是位不知

以其才歟以其德歟今以才德兼亡之人而居才德兼全之位以教太子則導其子于不善蓋可知

矣書曰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兼之云者則知似道自有本封之銜而此又兼之以人臣之極位也

書之子冊貽笑千古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

統元寶文鈔立互市于潁州連水先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

聽取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麵等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國師

帕克斯巴吐蕃薩斯嘉人族歎氏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斯巴年十五謁其主于潛却與語大悅日見

謁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廣義 蒙古以僧為國師則是舉國之人皆奉帕克斯巴為師矣書之所以誌其陋也

辛酉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門岳冑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

廟後學入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來奉明詔臣竊望馬帝從之遂

發明 重道崇儒帝王之盛心尊德樂義人君之首

則地不廣言民則民不眾獨健際先哲一事迥出人表此所以雖至于厥厥重絕蹶而復起者再皆

吾斯文命脈有以扶持之也理宗命太子行釋奠于先師之殿陞二賢于從祀之列豈不為曠古之

盛心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理宗之于正道可謂尊崇之至矣萬世而下何容議哉然徒尊之而不能行其道所以南

宋敗亡之禍卒莫之救也君子惜之

二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

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

川制置使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准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說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警則金也金

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然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然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然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

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許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其學

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又統亦憾之乃

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方以為不可曰此不安于義

也且禮師傳與太子在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

言太子未立豈能虛設官稱乃授樞大司農然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木幾衡稱疾還懷孟

廣義 大抵三公之位入臣之極也綱目書其皆亂不拜者何蓋以見三人皆能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也曰三人亦有優劣乎曰許為最而實次之若夷考夫姚之出處大節則雖欲以通自尊而不能無愧于二人矣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連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摺其罪逼世雄死連亦廢棄盡聞之懼會前與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許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發明 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綱目一書叛降一書死之則其忠臣賊亂賊之意可見矣其旨嚴哉

廣義 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撒藩籬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患得乎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實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楊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川

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觀元振曰事勢如此且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具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姑功啟戎罷任錫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

發明 自逆整叛降瀘州陷沒苟有倡義討賊者此綱目之所必予當時朝廷無弔伐之師方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無建帥之將獨俞興知逆賊不而立王法所難容移檄郡縣率兵封賊其志為可尚矣雖云敗績而功未能成然何必以始功啟戎罪之哉夫如是則將士離心無敢與朝廷倡義討賊者矣宋之賞罰如此其不復可以有為從可知爾噫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蟻一時閹臣且怒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費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

錢粟幕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饋萬緡餘不能辦乃工書似道有六十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于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死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呼必賚擊顛呼布格于實默圖敗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呼必賚以顛呼布格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實默圖之地諸王哈坦等殺其兵三千入塔齊爾分道奮擊大敗之追北五十里呼必賚幸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顛呼布格北遁呼後賚引還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

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倪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

三年 蒙古中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錢百萬建第于 桑芳園就置家廟

發明 書賜第宅家廟予之歟曰非也似道如賢嫉社稷之功而賜之以第宅家廟乎理宗溺愛奸佞不谷爵賞殊不知所損亦多矣安有無能之小人位居宰輔而天下能致于治平者哉嗚呼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敵國極其譏訕則其無益于國為可見耳理宗苟能以寵似道之思寵天下之豪傑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于遂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呂文德復瀘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劉整所部入潮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抗直不肯降志于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

詔振卹貧民時馬光祖知崇王與尚府有積蒙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先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虛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發明 臨安宋之所都乃根本之地而遽至于饑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

之食是歲遽至于饑者理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
事外而不敷其本府庫竭矣倉庫匱矣水旱相仍
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乏矣綱目所以書饑以
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敷本也如魯宣公十五年
書饑
同意

廣義 有若吾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不足蓋以知夫君民一體故也臨安
僻處一隅而歲且饑况當強隣將噬而與苟猶以
積粟見吝何其不知所重之若是哉宜乎先祖厲
聲督責
之也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為齊郡王
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璫自呼必資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
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結蓋兵計至是
古其子彥簡于開平倚蔡濟南益都等城驍逆戰蒙
古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
遣總管李叔等傳檄列郡詔投璫保信寧武軍節度
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連水為安東
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
莒通好于璫事覺被殺

發明 來歸者李璫心服而歸之也然何以不書叛
去彼就此理之正也况璫本中國之人當以
中國之禮待之故其書法如此如五代書契丹盧
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同意王文統私結李璫書
殺而不書誅者其義而然
綱目之修與人自新而已

廣義 王文統雖曰小人此亦非其罪焉蓋李璫之
父李全本宋臣也璫之來歸其歸也以正文

統使其子通好于璫事雖無微要亦
無害于義不然則書誅矣何以云殺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李璫復淄州

璫引度下其舟楫還攻益都入
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六月遣

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璫兵勢甚張復
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
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璫多誘而兵精不宜力角當
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過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
宏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
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宏
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
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
待夜浚壕加深廣璫不知也明日璫果擁飛橋來攻
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
廷聞璫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
炎帥師援之夢炎王
山東不敢進而還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然救而不進者則書
其至以罪其怯夢炎既承君命往救李璫則
必兼程而去過進一援可也夫何甫至山東心存
恐懼不至而還則其辱命不亦甚乎既辱君命其
罪不言可知矣故書不至而還所以罪其怯耳君子
以義禮之勇為勇當勇而不勇豈非不知義禮者哉

封陳光弼為安南王

陳日熨以蒙古烏蘭哈達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
光昂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昂為安南王加日
暎為安南大王然光昂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
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於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崇申守循
以毒酒灌潛并臥榻下自作并銘毒無從入一日崇
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
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
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崇申
貶之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發明 故相何不予其貶也暴卒者非善終之詞也
吳潛見忤似道必欲殺之前既貶于潮州而

又移于循州則亦已矣毒而殺之果何謂乎以道
奏大捷而名還朝則人君在其掌握殺向士壁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五

吳潛既縉紳在其掌握噫至尊之君同寅之臣皆
在其掌握則天下何事而不在其掌握也哉故書
暴卒所以惜潛
而罪似道也

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璫

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璫率衆出掠鞏
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璫退保城史天澤命菜
環圍璫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
璫受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衆即吾人毋自取
死也田繼城降璫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
益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璫知城且
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
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

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
所有事聞贈璫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璫兵有
沂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配蒙古諸軍
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齊曰彼為璫
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一人雖天將亦罪之是
不宜殺也哈必齊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尚未靖蒙右生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名璫故將吏撫諭
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璫蒙古主臨
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璫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
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謂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
皆罷還私第

發明 李璫叛逆之臣其死也何以全節書嘉其志
也璫既以山東來歸為宋死守力盡而焚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五

悲忠乎璫非迷而不悟者又非心持兩歧者竭力
而守城陷而亡故嘉其志而以全節予之雖然李
璫忠宋之心誠矣然其受圍之時已閱六月拒之
者非一朝守之者非一日而朝廷僅遣青陽夢炎
往救不進而還無復再救以至忠臣義士徒死歎
城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既予璫而又罪宋也
廣義 璫之來歸可謂蓋父之愆者矣
綱目以死節予之豈不宜哉

九月蒙古以阿珠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
反啟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
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
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
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山東
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蒙古命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領之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自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孟酒問游惣大全陰指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禔孫聞于朝詔竄改新州土牢物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禔孫遣將官單還護送舟遇藤州遷擄大全于水而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明

外蕃叛臣賊而書死凡例也中國之士大夫間有同於外蕃叛臣之行者則以死書之變

例也大全逐董槐而不顧則其妨賢之心甚甚臣而不聞則病國之意深是雖中國之臣實乃盜賊之行故其亡也既劑其官猶未足以償其罪特書曰死然後奸究之徒正名定罪而始無駐足之地矣若生既無識死又無恥仰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此綱目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嗚呼微矣

四年 蒙古中 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遇者伏聞聰明日頌朝廷政令日改日異遠近臣民不勝戰

懼唯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茂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糶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項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擬領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子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于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志從之二者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發明

魯用田賦春秋譏之哀公問于有若曰年幾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微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古者公田十一助而不稅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乃置買公田之法以官品計項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則其為害也大矣今行公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而以為國書曰買公田買者不宜買也理宗酷信而行之置官以領之則失禮甚矣當時似道專權氣焰薰灼無敢議其非者獨經孫條具其害反覆言之被劾而罷不亦悲乎是則理宗知有似道而不知有百姓也其能保邦于沒身豈非幸哉據事直書交貶之也

廣義 蒙古定戶口田畝其法輕于什一固不得其地皆入官籍又欲買公田以瘠民當是時也民情孰不欲富理宗行此病民之事不過為蒙古之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耳哀哉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

書院事○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罕依睿宗定宗憲崇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狎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

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戶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有司爭以多買為公似道又以陳嘗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埠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訐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穗劉子唐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書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庫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此人君保民而王之意也宋買公田大為民害當時司是事者以刻剝為能事以寬卹為闕章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欲立乎國先棄其本雖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而民貧則君安得而獨富哉論買公田之功而進劉良貴等官可恥之甚也一書再書深貶之耳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

互市內築保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逼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

發明

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文德請置榷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夫襄樊之漸云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任于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寅諧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高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蒙古主疑之命書方丞南合代希憲且復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廣義

聖人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遠矣蒙古世祖不聽譖諂諂其過人不亦遠乎

子五年 蒙古至 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帝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衙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

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頗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燒瘠及租佃頑惡之虞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發明

增者不宜增也前既置官以領公田而希憲寵牟利者往往賸削百姓其禍益慘今聽似道之言增置官于諸路北何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乎意民力既殫國本遂蹙以區區江左數郡之民宋又賴之以立國者寧忍驅于水火之中而不知所憫也哉欲長享其國以延宋室之祀吾未之信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

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于此君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發明 彗者惡戾之氣所成是時既買公田言民滋宗泰然自肆忽不知恤誠所謂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退棄厥司者也豈有虛

生者乎故大書中外上書乞罷公田所以予其以善導主書賈似道力求去位所以議其以去要君

書詔勉留之所以著其以私自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長星之出于柳者臨安分也見之而不改措

留之者其罪又浮于賈賊也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抵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賈括樵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廣義 柳觀汴宋之將亡也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

遠州然則儒者于君父危迫之秋固有所不忍而言之耳豈矯情干譽也哉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暇惜而當時國家自底滅亡亦可悲矣

蒙古額呼布格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

噶等伏誅

額呼布格自實默圖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達實三人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托果斯等來

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布拉噶等

發明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矣罪焉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人

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呼必資繼

蒙古之國而其弟至以潛立和林則呼必資所以

處之者未盡其道耳布格之悖未如虞象之頑虞

象猶不僭立而布格顧乃僭立豈非呼必資處弟

之友有愧于舜乎誠使呼必資為兄分符王以富

饒之地盡其兄友之禮則布格居移養移寧不自

楊棟免

知愛重又烏有僭立之事哉是時呼必資尊臨九

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弟與凡臣

等且置之別郡未嘗一至京闕則是呼必資不弟

其弟而天倫之道亡矣故書釋不治者譏其弟已

僭立而猶釋之不治不能分茅胙土使之得其所

也書法若此乎必資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呼

棟以彗星為童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

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

之遂蒙疑而去彗星

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翰林承旨王鶚信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

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

蒙古主即日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

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問顧問輒推薦人物可

器使者其所甄

拔後皆為名臣

廣義 自古人材之出非一途也或卜筮或飯牛或

是而秉忠為蒙古而出特一僧耳然其左理一時

炳炳可觀由是言之則知元人之盛天也豈人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蒙古入都於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實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稿于似道于是左司諫書有聞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發明 甚矣小人之禍極其烈也犯之則燎觸之則焚其薰灼之氣非可畏乎是時似道當國權傾人主恣行弊政病國欺君天下之禍亂極矣上書葉李等論似道則黥配于遠州此書謝枋得策諷似道則竄黜于興國然則其薰灼之氣詎不為可畏哉理宗恭己南面委政姦回天下之亂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斯決矣故綱目以無罪例書者宋較非其罪也吁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于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牧獎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發明 方是時蒙古方盛宋室衰前既侵蜀喪師失地此乃敵國外患剝床以膚切近其災之時甚焉當勉于戰兢惕勵以正而自守其臣當急于恐懼修省以德而自持內結夏盟外嚴邊備復

恐懼修省以德而自持內結夏盟外嚴邊備復

祖宗之業若弗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于不競無宴安耽毒之戒惟損下益上是圖明其義者然後知君子作綱目于一言民之事一病國之謀必謹而書以重民命其弭亂持危回結人心之慮遠矣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此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一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庶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一月蒙古以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有鐵冶請與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煇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哈瑪特之能起拜平章政事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是時度宗即位之首歲而日食正旦馬則其變之非小明矣日

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正且日食是必似道專權于內欺主虐民蒙古強乘于外乘機伺隙是以天象昭然特為譴告云爾使度宗苟能明此則修德以應天自強以立國小人謹邊備庶幾可矣可

能以此自明而徒玩安忽危不知恐懼以修者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此亦謹天戒之意云爾

廣義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遽爾日食天變者此強敵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同知樞密院事王煥簽書院事○二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攻兵下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舊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發明春秋之法辭繁而不殺其中必有美惡存焉甚矣小人之欺君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陳恒以厚施于民而得齊王莽以謙恭下士而篡漢人君苟能遠之則安富而尊榮苟或近之則身危而國削是以人君不可不慎所擇也似道久假便宜之權忘行黜陟之令今理宗既崩山陵事竣以為苟不辭職人謂我何由是棄官還越以示歸隱之心詐報兵戈帝乃召還甫塞一時之言遽

竊大師之職然則小人患得患失之情狀豈不益可見哉綱目上書葬永穆陵下書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所以明其山陵事竣而遽竊是職云爾即書法觀之則小人要君之罪不能辭矣

廣義似道脅制度宗若悍婦之抗懦夫也嗚呼悍婦之喪家姦臣之亡國一轍矣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煥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冬

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安國穆呼哩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國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

發明書辭不拜予能讓也若衡者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其過人也豈不遠哉特書不拜之也

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丙二年 蒙古至 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賞似道當國忘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

不知所為下殿因舉芬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帝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漸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陳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下子貞上言本朝成武有餘仁德不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判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姚希得王燭罷○五月以王燭參知政事留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問之召見問曰或云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遠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丁卯三年蒙古至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侯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存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

光于從祀

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發明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享二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厥厥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強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于臨安強莫如元亦未盡渡鄂渚而逐鹿于吳地此蓋斯文命脈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木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故特表而出之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雖大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熟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

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管小
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
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
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
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
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
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
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
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叙用之格監
司之修當先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
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為君難上
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明
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
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尤陛下所
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後人君不患出言
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知出言不容不

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當本凡一事之來
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
之雖有不中者蓋亦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
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者不畏
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
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
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
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
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寡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
也人君惟無喜怒也則則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
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則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也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
憎若是者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
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
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

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
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造時不偶務自
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
命之汎如所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
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
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
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
知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
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
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
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
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
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
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毒被生民而
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
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
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于天命特由使
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
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
賞一罰也舉可以為天下分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
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
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
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宣三代而下稱盛治者
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
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
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葦葦迭見議者謂
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
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
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
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

勿害驅游惰之民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書于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至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

發明

漢高五年綱目書留侯張良謝病辟穀司馬公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饒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知止耶故子房託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許衡久居懷孟抱道自樂其無意于功名尚矣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書命許衡議省事衡亂不拜固已可見今而上陳時務謝病而歸苟非等功名于物外棄榮利而不顧者又安能飄然于富貴之外哉回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豈不大有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率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

史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閭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

發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平章軍國重事乎是時似道以去要君度宗懇留始有是命其尊之也至其禮之也隆宜其經綸天下而平章百姓也夫何以政事委于館客堂吏以名器賣于監司郡守正人端士罷斥殆盡悠游湖山若將終身曾是可為軍國重事耶噫宰相而治事僅如此則販鬻屠狗之人孰不可為宰相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廣義 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螟蟲蝥賊之害稼也蓋之心者曰螟似道之買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蝥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柢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蝥賊食苗之根者似道于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于是乎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哉曰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螟蟲蝥賊春秋書之記災也非異也異出于天災由人致人君若能恐懼修省則其災自消矣由是觀之則知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

燭知樞密院事常廷簽書院事元鳳燭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
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

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侁子懇求遣澤夢鼎以為合與似
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
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
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大學諸生
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去愈力
帝不許

發明 書曰固辭則其力却是任之意可見矣夢鼎

與似道議事不合固辭右相則是夢鼎非故
逆君命也邦無道穀君子所恥故不得已
而辭之焉耳嗚呼似道之罪可勝言哉

廣義 昔者陳自強附韓侂胄而得相位韓侂胄既

敗錢象祖出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
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其搖尾乞憐固為
可鄙今者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及似道使

人謝之夢鼎乃已則又何也日望度宗之改似道
之有為也厥後上書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其既去

矣復名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者蓋
以知夫時不可為然後有浩然去志也日人臣之

義當以身殉國夢鼎所為母乃不可乎日于時似
道肆毒如虎夢鼎不去不惟無益于國而且身遭

毒手不去可乎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夢鼎之謂乎

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以挺

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

陽府○蒙古阿珠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葉弗戍使宋得
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
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
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
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
告文德文得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
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豈
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明 白河既城則宋之餉道以絕敵之懸軍可守

而襄樊之地浸不可固矣宋不能料此而使
蒙古據守要地弗克一爭而呂文德方且大言以
欺人豈不深可惜哉是知襄樊非蒙古可取宋自

失之
也吁

廣義 嗚呼觀蒙古之言則知蒙古之于宋

愈有收取之心矣其能已于兵乎
庚辰四年 蒙古至 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

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鏹
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
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誦之遠郡呂
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發明 甚矣小人之讐視善類也苟有微疵即寘以罪必至于陷害而復已方叔雖有獻琴鶴金丹之嫌然既為舊臣獻之何過以道疑其再相諷人糾劾奪其官爵噫小人之媚嫉忌賢之心也欲入人罪何患無詞以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論之不亦妄乎是故奪者強取之詞書奪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此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曰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發明 宋圍長葛春秋賦之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于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而不解治亂扶危可也襄陽宋地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陷于後圍與陷皆非禮也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後法○蒙古

以和爾果斯為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爾果斯為之

十二月包恢罷

已五年 蒙古至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救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度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

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托于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發明 詩云不素餐兮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有官守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固辭右丞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豈人臣之事君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諸王大臣往經畫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文山今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哈瑪特專理財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庶務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森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莫大于此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守志貪暴公行然後事何集邪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

品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連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遼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定興字書方缺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發明 嗚呼帕克斯巴何見重于蒙古也彼固一西域之梵僧耳前既號為國師此復加以五箭

何其榮幸若是哉蒙古之興帕克斯巴非與有功乃以國師王號尊之此蒙古之弊政也實有關風教亦不得盡畧焉是則綱目書法之深意有非常史可比矣

二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

之戰于赤灘圃敗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戎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寄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

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罷

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株不出死力于邊聞升辟稍越拘掌似道頗疑異已黜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接襄樊貴來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至襄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郢明日貴州果趨新郢至虎尾洲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

難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浚冬十月蒙古

遣兵討之

浚植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蒙古主命趙鼎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止誅衍餘無所問

發明 蒙古出兵未嘗書討此書討何予義也是時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今高麗不能與討賊之謀鄰國不能與弔伐之舉則是亂臣賊子將暴橫而難制矣蒙古仗義而起與師問罪則是舉為合禮而非窮兵黷武者之可比耳故變文曰討所以予其討有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為恨為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價似道以其

壻范文虎總禁兵

庚六年蒙古至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都制置大使督

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聞事成則功歸思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淮東安撫副使○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謹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閣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擊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鐔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辛二

宴設阿哈瑪特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放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美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素多知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當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辯屢有以誑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悞蓋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錢選吏

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議不咨中書安圖以為言蒙古主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大小事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邊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詳定禮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惟兵民財三者而已父與民與財子又與兵不事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語阿哈瑪特由是怨衡必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人辭免蒙古主不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辛三

廣義或曰魯齋以阿哈瑪特對蒙古主直則直矣于外邦久矣可然孔子何以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聖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遣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發明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乘爾久困則其時之大難可知矣似道以去要君度宗勉留益力邊事危迫委于固然而天祥當制不從呈稿似道不滿諷官糾劾遂為黜罷嗚呼當大難彌興之時尚不知懼而惡直言斥正士天下大

亂宋祚不保又誰咎哉度宗酷信似道凡事任其
施為日積月累人心漸失宜其不救敗亡之禍也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退帝避席
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
似道日生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堂延羽流壘已
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
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鬪蟋蟀
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
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至矣發其塚
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
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月帝
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辛酉

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嬀言之似道詰其
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發明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
我獨兮憂心慙慙此言小人得志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者也時國步艱難邊陲多故宋之
君臣未聞其有憂禍之實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
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也粉飾太平
諱言邊事是時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
決凍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使
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
禮詎有入朝不拜又可謂之
人臣也哉故特書以交駭之

廣義

人謂似道至姦臣謂似道至愚蓋當宋之
處臨安也危如一髮之引千鈞朝不謀夕
反作所樂之事何其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楚此之謂歟雖然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臣亦曰其臣之賢不肖
亦天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

城萬山

張宏範軍于鹿門斷官軍糧道及鄂復之援言于史
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書計待其自
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
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
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
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宏範軍
馬自是襄
樊道絕

十二月陳宗禮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辛酉

辛未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月 春二月大饑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胡文定之言也是時
廣民之怨憤之氣上達于上而饑饉作矣嗚呼憂
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賸烏爰止于誰之屋國既將亡則無罪
之民安能逃乎宋祚岌岌諸路大饑其國之亡于
茲決矣宋三百年之基業可
勝惜哉綱目書之垂後戒也

蒙古復立王植為高麗王

趙鼎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
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某仲孫等

復集餘衆立植庶族冰化侯為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伐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進兵牽制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誇德齊沙木思昂率諸將水陸並進鄭昂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布哈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其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儲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旂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發明 書師則見文虎力能禦敵之意書至鹿門遁者見文虎逃竄苟免之非夫以襄樊危急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至

宜選拔亦必擇人事易就緒度宗當削弱之時聽謀不審一舉敗歟文虎輕保小人淺謀誤國宋祚自是益微以至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是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衛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學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布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開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言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

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廣義 分注載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教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發明 春秋之例吳楚雖大皆稱曰子吳楚之君卒有契丹女真之號綱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蒙古乃始改號與中國並列然綱目既書其改國號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至

以志其始仍從其號而書之者緣時未一統不得從正統之例也然不書僭號者其時宋室陵遲元日強盛蓋謹之也嗚呼立法如此豈有是倒置之過乎奪失宜之弊哉至至元十七年滅宋混一始以正統例待之其旨深矣

廣義 抑嘗考夫蒙古改元而有詔矣綱目削而不載者皆不經之說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隣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發明 是時邊事危迫未遑遠圖而似道鄙夫議行

士籍而欲假此以制東南之士心則其懷奸

誤國之罪亦已甚矣度宗內作色荒國事

廢弛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初蓋陋之也

壬八年元至元春正月元罷尚書省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

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

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

泗者真蠟書于警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

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欲為焚燬之用泗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

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

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

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

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

部轄張順張貴俱知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

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

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

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

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

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

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檝星椿雖

魚鰓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

兵五十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

下點視所步軍泊登舟帳前一入亡去乃有過被捷

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

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圍圍冒進元

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珠劉整

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

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

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

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

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

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因且出于不意

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

阿珠于樞門關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

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

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是時襄樊受困五年

庭芝部分二張將兵往救二張承命奮不顧身幸免

師血戰皆死于難則其忠于王事而非偷生幸免

者此也使宋之諸將悉能如是則又安慮蒙古之

強敵哉惜其畏怯者固多忠蓋者甚少此所以淪

于危亡而不可救耳

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廣義 張順張貴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

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在

道力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若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珠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于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官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妬賢也似道前因謝方叔獻物恐其復相而奪其官爵此因皮龍榮望重恐其召用而竄于衡州意值國家凋瘵之餘正朝廷用賢之日而乃忌其賢者竄而黜之遂使龍榮憤悒飲藥而卒可勝惜哉綱目書官所以明其無罪書道卒所以明其無辜然則似道之罪暴白而

而難隱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空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

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始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喜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致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發明

嗚呼似道專輒之心至是益甚矣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還值雨此蓋天

變之大者語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似道過變不能責躬乃憤帝之還內即以去而要君然其贊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俟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得意滿從容還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雨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譏其信諂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詐其

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似道之欺害人如射工之于人影惟欲暗窺其計而釀成國賊之禍惜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其計而釀成國賊之禍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空

廷鸞扼于賈似道力求去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急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廣義

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之亡決于此矣蓋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也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賚告身及金甲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昂少傅入相夢昂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屬精寡欲規當國者叔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昂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為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廣義

夢昂于此時亡身殉國可也烏可獨行已志耶然以臣奸當國不惟無益于事而且身不能保奚可味于時哲保身之

義哉書曰固辭不至褒之也

癸酉九年

元至元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爾哈雅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城外郭張宏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劍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絕江道斷投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橋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繼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禪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發明

蒙古圍樊于茲四年出師于郊宣威奮武勢日甚矣故樊失而曰陷所以惜中國之地失

守于蒙古也天順牛富固守樊城奮志拒戰畧不少勦迨夫蒙古夾擊力不能支城遂摧破天順繼死牛富戰亡無一偷生而降敵者則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無愧于人臣之大義矣予其全節豈遇棄手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闕會為衣文煥每一處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出臣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連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寔無援襄事也未幾阿爾哈雅總管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熱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惠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筥箭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然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周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變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發明

按春秋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至陽以叛晉荀寅士射入于朝歌以叛吉胡文定公傳

春秋參之左氏所載韓魏為趙氏請于晉侯之事乃知三子之叛其罪則一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按春秋書鞅歸于晉者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奉行天討乃徇韓

魏之請故春秋書以罪之今文煥久子兄弟皆為宋臣均受宋祿雖萬死不足以償國恩襄國六年勢國危迫然為君死守者人臣之職分耳夫何偷生苟免以城降元厥後一門相斷叛逆非文煥有以死之乎雖然人臣無叛反及反族宋不能按罪行辟而使逆登前後降敵豈不自從其亂賊邪噫有罪不討有惡不誅刑政既失紀綱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哉直書叛降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三月詔城清口

劉整故吏羅繼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具一言先取金蜀蜀平江南可定

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才識超卓明控馭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日城荆門軍當陽畧之玉泉山日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置司當度否可事竟不行

發明 嗚呼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若矣昔者襄樊受圍邊報日急似道蔽不以聞未

嘗介意有言邊事即斥逐之迨夫襄樊既陷歸咎樞密乃置機速房以革稽遲邊報之弊吁亦晚矣以責入之心責己之心怨人則何者不可不能自責反以責人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刀者之殺人也故直書以深譏之

元主立其子珍戩為太子

珍戩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教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通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違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工之珍戩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珍戩曰善

至是立為皇太子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使

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

給事中陳宜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

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
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
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金
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憤
乞置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
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發明 黜陟人君之大權有先王以明罰敕法文虎
今之通誼也故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文虎
辱命遁逃師出無功度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文虎
之誅豈容但已而乃以似道之故曲法伸恩僅降
一官職任如故大忠惡黨止竄循州是豈明罰敕
法之義度宗當危亡之時而舉措若此則其無益
于撥亂亦可知矣據
事直書深貶之也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五

阿哈瑪特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
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
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
臣議論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
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第子耶律有
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廣義 嗟夫魯齊之任元其教人則誠有法矣雖然
仕宋無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暗主負
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任于元豈其本心哉乃
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羣國耳意魯齊之
于道雖塞于一時實
通于萬世君子幸焉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

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兵堅還以珏代之
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

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追
築馬駿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
帥兵築之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者師渡
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
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

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

制置使

庭之兼知揚州賈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
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賈奕以兄事賈似道
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
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五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
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用心矣苟或忽天
災輕民命國之危亡豈能免哉綱目所以謹之也

甲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

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
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
者既葬詔起復
之似道遂還朝

發明 似道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似道

也鹵簿天子之禮似道人臣安可專之起復

金革之變似道何人安得起之似道欺君誤國虧

體辱親其罪與王莽等耳故王莽之母書死而死

道之毋亦書死合前後之書法觀之則其貶惡之旨嚴矣

廣義抑觀君子被詔或不至者或辭不至者或固

道備書其實者所以著其無恥也分註于其喪事而

書大雨者與春秋雨不克葬之意相似學者味之

元以巴延為中書左丞相

巴延事宗王實喇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

相左

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顯即位太后

臨朝稱詔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

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

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

以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顯時年

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

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

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

權奸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昱為吉王弟昺為信王

昱母楊淑妃

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城上下

交修以迂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

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例施以

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

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

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

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

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

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

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

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

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任得其

人卒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蓋于我徒使敵

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

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

也二策果不得行此天敗我也銜璧與觀之禮請備

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詔曰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日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發明當時是主少國危小人竊發宋之君臣正宜更相戒飭以圖保國之秋似道專權既無深謀遠慮惟思蒙蔽自賢在廷諸臣阿循取寵罔敢正議是誠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乎發若吉者也立信遺書似道力陳時政苟能用其策則元兵未至于深入也夫何反怒其言即罷其職是豈圖存于亡之意乎噫似道蠹國至于如是而尚忌言者則其罪可勝誅哉故書罷而不去其官以見不當罷也

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發明大霖兩則非小變也信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胡傳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

有大咎書沙鹿崩于前而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蓋天目乃臨安之主山是時宋都臨安百有餘年今而大霖兩雨降天目山尋崩自是元兵入境宋室遂亡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兢兢業守成而連續天命于全盛之時也乘戒深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廣義以道以權奸秉國政度宗以昏庸馭弱國書大霖兩所以著臣強之象書天目山崩非其

君弱之象歟天戒昭然可畏也已

元以博爾歡為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敬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難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阿珠自襄樊既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爾哈雅同請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

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純

拒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圖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路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荆湖博爾歡

按塔哈劉整連春董文炳行樞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巴延節制

發明不曰元大內侵而必曰史天澤巴延者此行元人舉國皆未欲獨巴延天澤違衆決意南

向是以綱目特書之以著巴延天澤之罪也既而天澤至郢疾作而還是蓋天奪其魄特致疾而償與師之罪耳孰謂天澤之疾非天意乎後之謀欲伐人家國者可以監矣此亦春秋惡惡短之意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邑延趨郢州劉整以博爾歡趨淮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爾歡由東道取揚州監淮

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將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得一軍由老鴉山

狗荆南而自與阿珠帥阿嚙罕張宏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發明以者不以者也大抵人物之生均受天地之氣特有不齊之異耳彼如虎狼之父子蜂蟻

之君臣鴻鴈之夫婦豺獾之報木皆具一偏之善人得五行之秀故兼衆善而有之苟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不能全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文煥劉整宋之臣子食

君之祿非一朝受君之恩非一日自宜殫竭忠盡勉圖報稱方一媿人臣之大節而乃背國臣敵偷生苟免雖微如蜂蟻有所不若也安得謂萬物之靈手苟有人心者必于焉而變爾劉呂背逆于禽

獸固無足責綱目書此特以為後世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甚垂訓之義豈不切哉

冬十月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巴延至漢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逐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州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銷戰艦家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傳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獲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已延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遣總管李庭劉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溢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球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師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巴延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使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使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製金汁燬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誠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眾扶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亨俱出降其部西多欲歸城出者居趙志驤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趙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志死馬已延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漢復州

發明 勢如風雨世傑率兵力戰卒不能克巴延潛兵入漢尋至新居誼又從而拒拒之敵誘以利而居誼不從兵將降而居誼志斬其忠義之心可少挫乎既而力不能支技劍自故然綱目必書死之者所以表居誼全節之義為人臣殉國之勤也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

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布合至察其事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治度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

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

青山磯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至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來禳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燕口入江巴延使覘沙燕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遣阿嘯罕將奇兵倍道襲沙燕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燕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

至以數千艘治淪河灣口屯布散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鴣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自趨上流為橋虛之計詎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向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珠即以客時率四翼軍遊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開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十餘艘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七十五
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發明 拔者力勝之詞走者匹夫輕身之事鄭棄其假以兵權委諸境上而奉頭鼠竄自為苟免之事手束室二三執政不能熱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棄師君臣同責也噫夏貴既辱君命而適逃幸免其罪可勝誅哉故直書走還以著其罪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開元兵至鄂師接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發明 救者春秋之所善然必各有其義焉救而不速者則書所次以譏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不至以罪其怯禩孫將兵救鄂則其意善矣然聞陽邏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則又豈事君致身者哉故書不至而還者所以譏不急君耳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特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艘艘二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七十五
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檄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樞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知江陵府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元巴延遣陳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蕪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發明 蒙古內侵江南騷擾當時雖詔勤王無一入援庭芝出鎮外藩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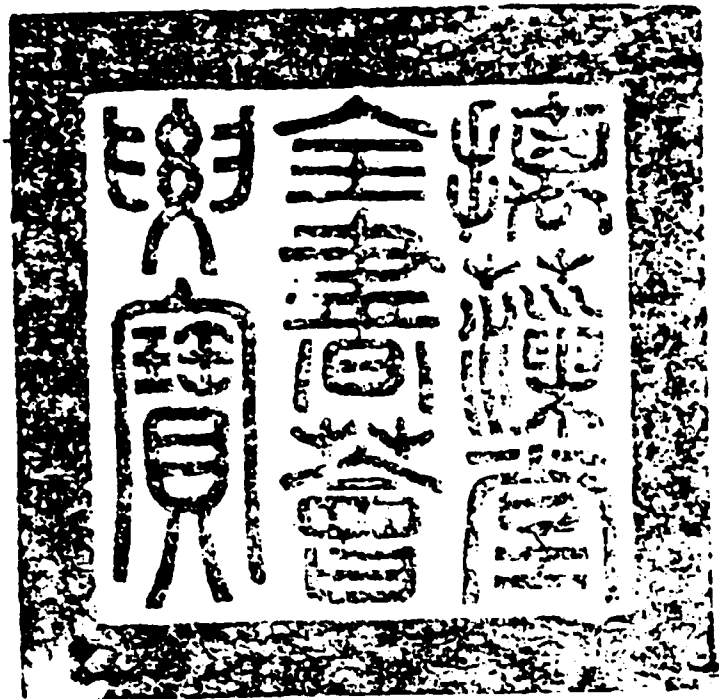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

七十六

遣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向使度宗早從庭芝之言舉以代文虎庭芝早伸正國之義又安有淪胥之禍哉吁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呂范來宗

謄錄監生 呂范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 凡五年
盡已卯宋帝昀祥興元年

熈德祐元年 元至元 春正月葬永紹陵

發明 大書德祐何紹帝熈于高宗也足時宋祚奄
奄垂絕不斷如綫而猶大書其年者存正統

也帝熈度宗親子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德
祐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
統正于下而人道正矣此綱目
書法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
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
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
巴延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
自殺知南康軍葉剛知德安府朱興國知六安軍曹
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庚公樓選宗室女二人
盛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
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遺吾志乎斥遣之

發明 書不受命惡無君也書以江州叛降元罪悖
乃相繼降警故書叛以正其不赦之罪雖然值呂
文煥初叛而父子兄弟猶在宋也苟能按罪行辟
誅夷三族以絕後患可也顧乃姑息隱忍成今
日之亂則宋帝安能無過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征

伐之旨嚴而垂
戒之意深矣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於無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緘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于無為城下

發明

元自特穆津以來其君臣卒皆書死以其起于沙漠憑陵諸夏故深貶之也自烏格台以來其君臣卒皆書卒以其據有中土勢日强大故漸進之也劉整亦元之臣子獨書死何原情定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三

也整乃宋室之臣不守臣節叛國而降誓背君而事敵君父于元苟馬無恥抑且率敵人以戕中國引仇讐而攻父母所謂彝倫天理為之掃地盡矣安可復等于是大夫之列乎然為書爵待書元爵正所以見其罪也是故蔡京秦檜湯思退丁大全以誤國而書元劉整劉整以叛逆而書死此可見綱目誅亂討逆雖至于易世而畧無少恕則其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厥旨嚴哉是皆王道之權衡微君子莫能修之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以酒饋如江州迎元軍且請已延進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侯丞相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叛夏倚仰樂死已延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廣義

嗚呼自度宗末年至德祐元年其邊臣之降于元者何其多也而伏節死義之臣抑何其少邪杜少陵云高者桂眉長林樹下者飄泊沉塘均正此謂與雖然宋臣之降于元者厥罪固不可勝誅然其所以降者多有實賊之所致者也傳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辭則為天下傑矣信哉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者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經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十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謀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三

道悅首而已

發明

當其與危迫之際似道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劉整既死始出師拒敵次于蕪湖大書于冊若足以示勤王之舉然亦卒未聞有征討之實是特張大虛聲而已綱目于此雖曰卒之益亦惜之也此等觀之其義自見與晉書丞相睿出師露次義同

廣義

分注云似道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嗚呼天下皆為元有而賈賊猶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矣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

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
爾亦不必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
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
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
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
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
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巴延不許

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
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何珠
謂巴延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
降州郡今夏難守巴延乃令囊嘉特求答書曰未渡
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知
則當來而議也似道不答囊嘉特歸報京亦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發明

似道之出師精兵十三萬金帛百餘楮兵非
不多財非不廣便當臨江決戰同死社稷若
夫成功則天也夫何出師蕪湖未聞接戰乃復遣
使請和仇讐益由小人之心既無折衝之財又無
禦侮之策不過張大虛聲聳人觀聽耳似道前一
出師乞和蒙古固奏大捷以僥榮利此復請盟以
蹈前轍苟使元人許和似道必仍稱得勝誇耀而
還自此而如九錫自此而假黃鉞宋之江南即似
道之江南矣此何異齊人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歸而以驕其妻妾者乎元既不許息兵吾想似
道之心惴惴然欲還則懼人議欲戰則懼懼敵殺
身和戰二事益將交戰于胷中而卒無定主矣未
幾潰師江上窺身揚州宋事自是已去而似道之
罪可勝誅哉大抵小人之長策不過如此在世主
不當假之以權馬爾
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廣義

賈賊前以議和為望今又以請和為辭雖搖
尾乞憐無益也賈賊誤宋至此深可悲矣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
事卯發繕器械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
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
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
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
謂妻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雅曰
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
人女子所能也雅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
乃散其家貨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
起書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者夫婦同死節義成
雙遂與雅氏同縊死于從容堂林開門降已延入城
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祭其墓而去事聞贈文華閣待
制謚文節雅氏贈順義夫人

發明

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卯發知事難成從
容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
之道萃于一門是誠無媿于殺
身成仁之訓矣故以全節予之

廣義

卯發權守之邊臣張林都統之大帥卯發以
死節予之張林以降敵誌之其人之賢否有
者如此

元主封其子諾穆罕為北平王以安圖行省院事于北鄙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
至是詔封諾穆罕為北平王率諸侯兵鎮守而安圖
總省院
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刑戮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諡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利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

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港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人忌虎臣新進出已上疎無忌會已延令軍中作大檝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敵心少懈已延分步騎夾岸而進虎臣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已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處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譴曰步帥適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艦播蕩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已延以步騎左右持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將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六

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于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發明

兵凶戰危古人所謹朱子曰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故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夫似道邀功吝賞失士心而虎臣夏貴輕

儂浮薄且又不協今以禦侮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小人臨之是弟與尸而又不正也故在綱目于此以自潰為文若曰眾軍無有能潰之者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十三萬之眾一旦無故自潰宋之亡其可得乎噫似道身都將相奉命出師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不能委身捍敵而乃單舸逃奔其罪甚矣宋社稷壞于小人之手哀哉故特書奔以著其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七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欵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椿罷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錡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飲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發明 震知饒州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萬里雖為宰相謝事已久亦同死節不亦過乎雖然曾子居于武城有齊冠則先去以為民望子思居于衛有越冠或曰冠至曷去請曰如飯去君雖與守師賓不與臣同耳萬里雖已致政亦嘗為政朝廷又非師賓之比君臣之義不以用舍而易節故萬里之死亦其分之宜也死得其所故皆以全節予之

行宮劉守趙潛棄建康而逃

晉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趙潛既為留守當與城為存亡則不辱君命者矣不能以里自明之私竊金帛棄城奔走而效匹夫之行趙潛苟免不亦賤乎特書曰逃所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煥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至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詔詔下公卿雜議王煥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闕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發明 書上書請遷都本無貶詞然既書似道出師則見其親將大兵脅遷天子明矣下書王煥去位則見煥力諫勿遷不允而即日去位之意耳夫遷國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似道屯兵近畿迫脅乘輿乃以遷都為書殆與董卓逼遷長安朱全忠表請遷都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宋室至是其亦無如之何也已哀哉

廣義 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煥去位者何蓋位者君之所與當以死守而不當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煥者其小人乎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微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廣義

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名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蔽者則出于張巡許遠之疎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于世傑文祥之疎遠者焉噫疾風勁草不其諒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疎遠則于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疎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若然忠臣為國皆出于天理民彝之不可泯焉在其君之知與不知者哉故信國公有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斯言也豈暇計成敗利鈍哉惟盡其忠誠而已吁為君而使臣言如此哀哉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帝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
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其將之勤王

發明

是時蒙古內侵臨安危急遠近無人援之師
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

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兵入
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雖皆未

克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書于策所以示
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殉國之勸也其垂訓大矣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

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來問經所在詔
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送侍

迎勞至燕卒諡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
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學書佐苟宗道後
亦至國子祭酒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
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

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
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

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
不郵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

戶為兵放還
諸竄謫人

發明

嘗觀宋之恭養似道已經三朝爵非不優恩
非不渥然而仁賢日亡境土日蹙外患日深

邊事日急詔其相業則揚國忠之流也論其後諫
則李林甫之類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為人

警之獄為牛司耕犬司守皆受人之恭養而有耕守
之勞以報效似道荷國厚恩弗克補報反行忤政以

盡之則其不逮牛犬可知矣有臣如此不疾加誅而
乃僅免其官何其謬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深貶之

廣義

觀分註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而大
書曰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

討賊也

右丞相章鑑遁

鑑開元兵日
迫托故徑去

發明

書遁何談鑑也鑑為宋右相不能同死君難
却乃遁逃苟免而效匹夫之行則其有愧于

是職亦多矣豈臨難
母苟免之義乎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廣義宰相與君一體而已死生以之未有股肱失
而元首獨存者也烏有身居宰輔而可以遁

名之邪若鑑者小人之末見也奚可
負乘相位哉書曰遁者著其醜行也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帥濱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
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

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
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

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
巴延請戮其孥巴延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

故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
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發明

凡卒于軍嘉死事也立信忠求之心始終不
渝見忤似道棄棄此又一開語也故然就道

事不為扼吭而死豈非盡忠願位者乎故為綱目具官而書卒于軍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賈似道嘉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魁忠臣不用舍未必如是之顛倒而國事必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卒于王事也

何其光明俊偉矣哉

元博爾歡入連海州

博爾歡軍下邳取清河連海守臣俱以降城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而出射火箭入官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發明凡書殺殺無罪也宜中專恣之罪不容辭矣當是時國步艱難天下鼎沸宋之臣子正宜痛心疾首不違寧處之秋也縱使韓震有罪亦當揚于王庭鳴鼓攻之然後合義況無罪可殺而積

疑以殺之者乎噫殺一韓震以示非似道之黨然其始功嫉能之心特與似道其間不能以寸耳何可以遂非文過哉斥名書殺

宜中雖欲辭名不可得爾

元已延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已延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已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人大悅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已延上言曰百年通敵以扼其吭少爾遲回存播海島遺後悔矣元

主從之詔已延以行省書駐建康阿珠之分兵駐揚州與博爾歡達春純宋淮南之援已延分兵四出知

廣德軍令狐榮以城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以王爚陳

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名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故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璧官賤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庭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到配翁應龍于吉陽軍罷陳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發明值天造草昧之時正錄功黜過之際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吳潛向士璧皆

忠于宋室而為賈似道之臨固宜追復其官翁應龍之輩皆同惡相濟而為似道之輔法宜賤竄其

黨今而一褒之一貶之則其賞善罰惡豈不得其正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賈似道之誤宋賤心之癡症也四體被其憔悴久矣今以陳過庭等之請而治之譬則念癡

症之甚而欲決去之也。雖疽既去而身亦隨。預果何益哉。曰然則何為而可治其初而已。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興鑑通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闞順李成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發明 事之順理者不書事之反常者則書且日月星辰自開闢以來未嘗不具此常理也至有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薄蝕三辰失行此固乖氣致異亦反常改道耳至若春秋有書星隕如雨者矣綱目有書星流如織者矣然未聞有書二星闕于中天者今當宋季而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則其反常特又甚矣意者二星乃宋元之君闕于中天乃爭銜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決耳變不虛生信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

詔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

江州

發明 觀呂氏之負國亦已甚矣前書文煥以襄陽叛降又書師夔以江州叛降此書文福叛入

江州則一門之悖逆多矣是時朝廷危迫未聞入援迨夫趣之入衛而乃殺使叛降其欺罔無君治天之罪可勝言哉故直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

人臣之誼與國同休戚者也宋之丞相曾淵子筆相率得逃平日所學何事乃徑不知有綱常全不顧惜庶恥乎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嚴于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適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誣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發明 是時元兵漸迫臨安戒嚴此正主憂臣辱之秋宋庭諸臣當思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身與國為存亡心與君為生死豈有享爵祿于承平畏危難于離亂噫此固人心天命之本然在臣子當思大義不可以安危而易節也棄位而遁豈理也哉故上書臨安戒嚴而下書棄位而遁則其臨難苟免之意昭然可見矣

廣義

嗚呼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既仕而事其君猶女既嫁而事其夫也女背其夫尚干于

政况夫為之臣者而棄其君邪平時則饜富貴以榮身臨難則圖偷生以苟免此皆狗彘不若罪固不容誅者也噫此徒之罪固不容誅然而致此徒之無行者厥有由矣使南宋之君足以綱維乎臣則邪佞者變為忠直諛者變為骨鯁凡念君之祿者皆頤指而氣使雖貪饕如黃潛善者不足慮

檢邪如史高之者不足憂何忌乎秦檜何憚乎他肯
何畏乎售奸之賈似道乎惟其國無賢君百邪交進
是以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矣雖然臣下渙散固由
乎國之無君而國之所以無君由天也而由人乎哉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
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言
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
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
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
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遺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遣
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帶請罷兵通
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
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
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廣義

或曰昔者張宣殺蘇巴爾罕今張濡殺廉希
賢同乎否乎曰不同也曰何由知其不同也
曰當蘇巴爾罕假道之時蒙古與宋未有可乘之
勢而張宣殺巴爾罕有以故之今此之時元得天
下什有八九南宋僻處臨安圍場中之一鹿耳其
能免于元人之獵網乎假使濡不殺其使者又奚
能保南宋之亡乎殺亦亡不殺亦亡殺之聊以
舒一時之憤耳彼張宣張濡殺敵使不同而不實
有不同者此也議
者不可執一論云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
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水軍屯東
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
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

而之結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
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阿爾哈雅寇江

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遠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思而不與
遠遂怨望至是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遠戰屢敗
及元屠沙市遠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
阿爾哈雅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于是歸峽鄂
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
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謂近臣曰
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江南定
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
政事禩孫
至上都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明

元人欺孤棄隙君子所恥乃欲自比周武禩
孫高達共守江陵不能為宋攘拒恢復乃反
以城降敵是皆宋之罪人也
直書于冊蓋亦深誅之爾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福與芮為浙東安撫

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
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

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
珠遣李虎持檄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

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其書求
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及阿珠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鶴
箭敗績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逆之于
三里滿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
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
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
誘之才將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
反艦迎刺之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
軍逐潰阿珠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
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
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婺州

處士何基王柏贈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克苦工夫而
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揚
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
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
志居敬之旨以質實聖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
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基文定贈柏承事郎

發明

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
之事也而賜何基王柏贈諡乃見于兵亂顛

危之日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于區
區亡國之項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

不信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蓋
予之也或以為譏則過矣

廣義

於國祚顛沛之秋而不失待賢之
實則趙宋右文之美益可見矣

以張珪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已各將兵
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
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
白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
我以文相避以迹相疑譬如極弱救焚而為
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發明

天地晦冥日月薄蝕此誠天地之大變也方
元兵東下所至迎降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

堡此時宋之君臣正當卧薪嘗膽譬如極弱救焚
庶得少延旦夕議不出此議議久不決安行徐步

日食晝晦如夜宋亡之徵也故特謹而書之以見
天道之不誣欲使後之人君知所恐懼而不敢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逸云幽斯豈無故
而綱目書之哉

廣義

大書日食既者亡宋之徵
也天戒昭然可畏也哉

成都安撫使咎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元名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
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
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
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項紫雲諸城降元元以
萬壽領西川
行樞密院事

發明

萬壽降元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
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如漢

書黃權叛降
魏其義亦然

以王燭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燭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燭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問也乃以燭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燭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

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圍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今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必死元阿珠登石公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殺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水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圍山阿珠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廣義

昔韓世忠敗于烏珠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蹈其覆轍則將畧非其所長蓋可知矣曰

然則何為而可曰不

放賈似道於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者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

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用城不納王燭復言于太皇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

道之烈者指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昏抑而不行村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于是御史孫焯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使詐貪淫褻驕吝專忍認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始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名兵專利虐民治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眾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請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誣欲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抗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寫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何有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如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廣義

賈似道上疏搖尾乞憐其小人之情狀固不足責但太皇太后不念宗社之重而距人于千里之外不置賈賊于憲典則亦不得為趙家之孝婦矣故綱目書曰放者譏失討賊也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為醴泉觀使召

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燭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効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

傑敗于焦山燭復言曰事無重于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請將心之不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為趙潛趙與鑿皆棄城道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傑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諂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估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至忍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燭或謂京學之論實燭喉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曰

輩名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為燭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燭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燭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親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燭清修剛致不阿權使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發明 嘗觀宜中于理宗朝上書救董槐劾丁大全時人以君子目之獨至于當國一事反節易行浸不克終何也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宜中之救董槐劾大全乃為太學諸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能執中論之迨至自為多不盡善誠孟子曰子為政盡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今與王燭議論不合以去要君及其罷燭乃復入相其于似道之行何異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嗚呼南宋此時若人遺寒疾而不汗其昏曠孰甚焉雖使中庸之主當國亦無救于敗亡

之禍况婦人之幹蓋預政哉故于王燭君子則素之于宜中小人則名之用舍顛倒措置乖方不亡何待

元軍圍重慶府

皆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事兵圍之

元以巴延為右丞相阿珠為左丞相

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逆洋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遣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宋都木達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發明 書夏貴不奉詔罪跋扈也且夏貴久蓄無君之心遂以爵加之毋乃失之不審乎夏貴總統強兵專制外闡天子遠之禦元懟不肯行則固已不臣甚矣至是陰蘊邪謀遂逆王命非反而何直筆書之蓋亦推原其實耳夫以小人之責在于其取繒之役令乃擅兵自恣一至于此則以軍權在其掌握故也有

國家者尚鑒茲哉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

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知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等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

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廣義

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為禦敵之上策也議者反為迂濶而

不報宋事不可為矣

元以庶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爾哈雅以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却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望拜產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措田楊二氏及西南溪洞皆越境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

師勇總出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廣義

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托以親故而力辭其姦即賈賊之故習也于時即當托其母于

子弟置家事于度外為國死難可也今乃力辭至于不得已而赴召其誠心以為何如也君子于宜

中乎何誅

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句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議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狗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侯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與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廟上拉其背殺之陳宜中至福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捕虎臣斃于獄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似道欺君誤國擢髮難數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豈為書殺考之劉別氏所輯續通鑑皆以代誅為文持論頗正然綱目獨以殺書母乃不近人情乎曰非也綱目原于人心而定罪君子順于天理而用刑似道罪重死有餘辜蓋當時刻之者眾而朝廷不欲加誅屢為賤竄莫欲全終則失在朝廷耳虎臣既為監押不得擅誅似道苟欲行辟則當上告天子下告臣民請誅而後誅之則討賊之義正也况虎臣以父當為似道所配挾讐以殺之又非純于討賊之比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若不辨是非察書代誅則豈好惡之正乎故特變文而書殺不以討賊之義予虎臣也嗚呼虎臣之徒懷挾私心以殺似道遂使姦宄之流不得正名定罪豈不深可惜哉綱目

狗名責實正是非于未正之後此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似道大臣而削其官虎臣庶職而著其銜綱目之意深矣

元阿珠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珠攻揚州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巴廷至彎頭遂議深入

陳合免

坐匿廖瑩中家資故也

元巴延渡江分兵東下

巴廷分兵為三道阿喇罕鄂囉齊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闕董文炳相威帥右軍出江並海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道江陰趨敵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巴延及按塔哈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珠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枚前後殺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

元將阿喇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

阿喇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葵之子也

元將宋都木達李恒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木達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開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木達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遣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去入閩

元巴延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訐通判陳昭都統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安節死之

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訐陳昭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從城外居民軍士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人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訐等守志益堅巴延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訐死之昭與安節至軍前或謂昭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

發明

君臣天地之大義忠節君子之良能自蒙古使蒙古不血刃而據有江南苟或攻一城而一城不下畧一地而一地不降縱使敵有強兵勁卒亦

不能半載而遽為深入也上書密佑戰于撫州死
之下書姚言陳焄王安節相繼戰死則獨于象人
之中益表表者耳故皆以全節予之元人以三道分
兵長驅直入翦奪宋祚人皆得而攘之况密佑等雖
微要是宋之臣子發憤死守縱使不克而亡猶足以
愧當時使首事敵之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
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
猶榮也嗚呼死節如此逆節者宜有容足之地也哉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初枋得聞淮西州東西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
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
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
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議擬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
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
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
尚書令進封鎮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
萬人天文祥與世傑議以之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耳
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今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
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
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
為廉希賢之子所殺

發明

張濡亦所謂見義不為者矣遁者匹夫輕身
之事以人將而放匹夫之行棄城奔走不亦
賤乎故直書遁以
著其苟免之罪

廣義觀分注載文張二公之議得矣然而失此機者
宜中沮撓之也嗚呼前有似道後有宜中欲求
宋之亡難矣若夫張濡前既殺廉希賢矣今也合
當死難夫何逃遁而見殺其用志不亦差別矣乎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

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巴延不許

陳宜中當國遣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
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
陳乞差遣士人覲觀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
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
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國爾巴延曰汝國執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
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

于小兒其道如此尚可多言遂令
囊嘉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廣義

宜中請平之計乃賈賊之遺奸利弱也譬猶
垂死之人而求生于旦夕何益之有雖然巴
延論宋之得失謂
非其見之明可乎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

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卿導乃追封文德而
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廣義

文煥文德之弟也文煥之叛宋正姦臣得志
之秋雖文德為帝亦不能變其心志也無乃

不智之甚乎若然則不若不籍文煥之家為愈焉

元已延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嘉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劫呂文煥今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已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衰然為之岳等至高郵程家莊為程肇所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

癸明宋室雖微帝有江左是時河洛江淮均為元有獨區區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今而不能

自強求和強敵前書遣柳岳如元請平則雖屈辱猶或庶幾此書復遣柳岳如元求封則奉表乞憐而淪胥莫挽矣安有臣附蒙古崇其正朔者尚可以君天下哉既而岳至高郵為民所殺則民之不欲屈辱又可見矣噫宋氏立綱頌為近古其所病者委靡不振而弗克自強焉特書于冊深惜之也
廣義似道之後有宜中則知宋厦之顛不復可支矣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

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敗被執不降繫獄至于是萬

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癸明

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米立不屈者由其心有邪正故其事有忠

不忠之異耳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逆順之理決焉萬石寧不深有所愧哉故綱目于萬石則以悖逆賊之于米立則以全節予之由是予奪之旨嚴而亂臣賊子無所措手足爾吁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春正月元阿爾哈雅破

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

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湓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弟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殺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之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搗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連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相閣名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吾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刃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恸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繼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

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遠連街永彬全道桂陽武岡
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節
士諡忠節

發明 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
不辱敵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

忠義獎勵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
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
于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射一時之利屈不
挽之節者可以少知愧恥矣故特以前節而予之

陳文龍黃鏞遁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

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
殿文班止六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廣義 分注云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蓋皆
適也嗚呼食君之祿不能死君之事而逃之

尚可以名入乎哉是知六人之外皆得罪于六人
者也噫為國而至于此可悲也哉勿曰入其家窺
其戶闖無其人此之謂與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
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隆隆入
衙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
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
眾城守夜就舍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
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
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
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赴水死

發明 欲知天命之去留當觀人心之向背昔者太
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以皮幣不得免焉乃屬

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我將民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見見太王
素得民心民心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今宋諸關
之兵無故皆潰蓋由民心既失易于怒動則天命
亦隨之而去耳安有守備之軍一旦潰散國之不
亡豈不難哉是故有天下國家者要當保民為本
不可渙散人心故又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
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
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

發明 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死勿去
又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于
滕宋小國猶以是勉之况宋室雖弱提封萬里又
非滕宋之比焉為自盡之若是耶以中國之大天
子之尊不能安民保境至奉表稱臣于元豈日不得

已亦辱社稷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縱雖不義而盡得天下亦為可恥况
徒為屈辱而無益于事者前書求封猶為宋諱此
書稱臣則甚乏之雖欲曲為隱諱亦不可得矣乎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先
正胡氏之言驗矣

常楙遁 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 ○進封吉

王昞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名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徐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廟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淑妃弟亮節制二鎮俞允客弟

如珪提舉
二王府事

台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陳宜

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宜中實以翌日行
倉卒失于奏爾

廣義

昔者刑遷依齊許遷依楚周之東遷有晉焉依是以絕律為之再張死灰為之復然若顛

木之有由藥綿延不至于處絕者有所依故也今其宋也如倦飛之翼無枝可依細羅之厄萬不可免果何遷之有哉向使宜中于獨松關破之時不沮文天祥張世傑之謀則宋人之國猶或可為一則亦不失君死社稷臣死于君之義耳當時為之一決豈不快哉今宜中所謂遷都者其即賈賊偷生旦夕狐鼠之見也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嗚呼奸臣語國卒不可救如此然則有天下者不可不嚴
邪正之辨

元巴延軍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

宜中夜遁

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住議事巴延乃進次皋亭山阿嚙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遣三宮入海而已帥康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宜中議降事而使曩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發明

書奉璽以降議不守也春秋凡國滅君死則止書滅或執或遷或殺則皆滅國者之罪或以歸或出奔或降于師則皆不能死于其位之罪此固書法不同之意而亦綱目之所本也宋氏失

取元師深入四方無勤王之眾京邑無守禦之資而社稷壞于一婦人之手悲夫綱目據事直書雖欲曲為隱諱不可得也然則強暴橫逆者獨無罪乎滅人家國奪人地土毀人宗廟其罪固無待于貶而後見况元之滅宋又非其他滅國者之比書之于冊亦以著非常之變哀中國之不幸而已當時無一死節之臣者陳宜中用事大臣危不能持顛不能扶而乃按踵宵奔可愧之甚故書遁以罪其苟免巴延直書軍皋亭山如入無人之境又以見宋室之虛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廣義

分注載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康背城一戰其心實欲存宋祀不則死國

難而恥于降也陳宜中白太后遣御史楊應奎上得國璽其意實欲饗富貴而甘于降也不然是何應奎既行而是夜即遁矣或曰宜中之逃志恢復也觀其慟哭于帝座奉帝于福州無非其志也子何咎之深耶曰江心寺之慟哭奉蓋王于福州正所以贖此逃之罪耳文天祥張世傑等忠貫日月動

之與掣肘厥後不能死國而脫身占城則其平生之志可見矣曰其論丁大全嘗為六君子之倡何與曰當其窮居之時又得眾賢之助所以勇于為善此自是一等人品及其論似道以為龜鼠之晉未嘗聞一善政則固有前之人品異矣豈可因人之一善而始終許其善因人之一惡而終始論其惡故孔子曰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昔者周穆王為天子命伯冏曰永弼乃后于彞憲何此心之肅恭叔欽耶厥後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何此心之放僻邪侈耶前後一穆王也何始善而終惡耶此可見人心操手之無常惟聖賢不坐于此宜中豈能免乎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在謹獨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燕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下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三六

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市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巴延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巴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已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今古台索多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

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發明 是時王室傾危舉國降敵而名義尚在枋得獨一書生而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然綱目直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拒敵國固非貪念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巴延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三七

符印

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人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飛命縛之鉉即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巴延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嘍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發明 上書日中有黑子下書巴延遣人入臨安此諸天道駭諸人事則史之紀事不為空言綱目書之不為無證矣嗚呼宋室不兢而使元人得入京

都號令宮闕封府庫收國籍若固有之殊無阻抑則宋誠可謂無人之國矣安有敵人深入從容進退焉足以與論自強之道哉故直書于冊以深貶之

廣義 天人一理元與宋亡其戒昭矣孰謂天人之相去遠邈哉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簽書樞密院事

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克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先被殘忍臣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道

發明 春秋之法適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是時巴

命勤矣高謝堂計者下今中國大伸傲備立嗣君以固守親號名于天下謀禦敵之策苟不能然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當將命至元責以大義死生以之則不辱君命矣不此之顧棄王命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讐敵之是懼則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以罪之如春秋書陳侯逃歸義同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已廷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已廷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已廷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沙三日不至

發明 浙潮不至何以書記異也浙潮日至乃理之常未有三日不至者三日不至此所以為異也是

此之時元軍駐于江沙杭人幸其潮至而湖沙三日不至殆非天意乎前書諸閩兵皆潰可見人心之已

去此書浙潮三日不至可見天命之已亡立國者在乎天命人心今二者既失則宋人亦不可有其國矣

雖然宋人不能倡義以殄敵人而乃區區幸江潮以殄之嗚呼亦末矣潮既不至將何所施也哉

廣義 上天之亡宋之意何若是之顯哉前書日中有黑子此書浙江潮三日不至其可怪也夫

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

王遂走温州

巴延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阿珠七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巴延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軍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發明

夏貴之仕宋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則其官非卑而祿非薄貴既降元不過為淮西

安撫使較之宋職不逮遠甚然何苦偷生而甘為
悖逆之賊乎洪福貴之家僅從貴積勞得知鎮巢
主乃叛逆而僕乃死節于貴之心獨如何哉噫
貴福之逆順明矣綱目之子奪嚴矣其旨微矣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元巴延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

北去

巴延自湖洲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
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勝部分
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
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發臨安阿塔哈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
及太后入觀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
謝禮與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
芮及沂王乃獻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
高應松庶僚劉震然三學士等皆行太
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發明

嗚呼宋室服為臣敵至是益甚矣以言者能
左右之易辭也考之分注元索宮女而赴水
死者以百數蓋婦人女子尚知臣敵之為恥甘于
自溺而不顧况帝及太后皆天下之父母而反欣
然就道恬無愧色泣而拜謝此何禮乎用是而觀
則帝及太后誠宮人之不若矣宋自徽欽不死社
稷而後世子孫每相效尤豈非流風餘韻
之尚存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罪自見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
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
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
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
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
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
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
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
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
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
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
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
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
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相語見其忠義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楊四鼓抵城下問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天
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
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
元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
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
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
泰州遂如通州汎海
如温州以求二王

廣義

書曰亡者以見智于脫身也書曰遂者以之
見其忠于君父也忠智兩盡非信國公其孰
能之哉

元以阿嚙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巴延北還承制留阿嚙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蒙古
台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水達言

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嚙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

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天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名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州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益生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更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徽名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以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復還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殺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遂雲南未為不可宣可輒棄戍哉元行者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發明

書者何尊辭也宜中等書奉益王則與自起兵者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興復

者書興復特筆也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猶不可泯而中國之統緒亦不遽絕也雖未能興復而必書興復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殉國之勸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宜中非名則不來也使其急于君父而自來則當書曰陳宜中至自清澳如書文天祥至

自温州 例同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何珠使人始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發明

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奪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夏五月湖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

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改元景炎遥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

發明

書即位何正統也故元皆尔名書主立后太子皆不書皇既以殊之于正統也直書益王

即位福州所以明宋氏猶未絕其憐憫于中國而抑強扶弱之意深矣此固綱目言外之意

進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

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

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趙

潛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遠方輿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約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發明 前此陳宜中等奉益王皆書起兵以見討賊之意然綱目必予之者宜中等依阻山林聚

眾起義為人臣狗國之勸故也至是特書詔出師其名義又正是以綱目大書詔江西制置使趙潛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然後人臣之憤可伸中國之義正矣此皆綱目之特筆有非常史所可彷彿也與漢書宗室劉縯起兵春陵興復帝室同意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四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格豪傑于江淮杜澣募兵于温州

劉黼卒○元主呼必賚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姪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國公凡家寶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口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追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發明 其曰德祐何別今帝也考之前史皆以降封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曰廢者不予元主之封

中國也然綱目凡臣之篡國皆書某廢某主而自立如宋太祖廢周主之類是也元乃蒙古曷以為中國篡國例書降封書廢不予元亦見由宋人之自取也其正名定分之意嚴矣嗚呼中國不競而為雖敵所制天子受辱社稷為墟悲夫嘗觀宋徽宗藉女真之兵以滅遼卒為女真所侮理宗資蒙古之力以滅金卒為蒙古所亡兩宋之君前後一轍然則敵國豈可與之共功哉綱目于此正色書之所以謹重輕之辨嚴內外之防也後之人有養虎以貽患者當以是為龜鑑爾

廣義 元之世祖外服之主也宋之端宗中國帝王也中原衰弱莫比為甚蘭史至此寧不為之浩嘆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四

元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榮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軍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發明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值國家屯難之時正君子經綸之日二三大臣當協心輔政期底于治一二將帥當併力恢復用底于平豈有自相矛盾而可以為治乎是時陳宜中當國凡事專決因與秀夫議事不合遂使言者劾之而罷噫斯時何時而可如賢能乎然則宜中之罪不能逃

矣改書罷而不去
其官義自見矣

元將索多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衛安諸州皆後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
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

戰三月後陷婺州衢州備甚嚴索多率總管
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發明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
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死者故不

患有所不避也夢炎為理宗朝之狀元為帝皇朝
之宰相名非不正爵非不隆歷任三朝恩非不溥
國亡而死乃其分也既居衢州元兵攻陷縱不能
身先士卒以拒敵獨不能舍生以取義以先民而
不顧廉恥相率而迎降雖販屠狗之流有所不
為况為狀元宰相獨不有玷于縉紳乎由其良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六

既喪流于禽獸故不思恥辱而率意為之耳安有
身任宰相服為臣敵尚可以人名哉然何以不去
其官具官正所以見其罪也何以不書叛曰降即所
以見其叛也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六月元軍入廣州

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
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
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
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
諸降將皆授以官
俊獨不受被害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俱敗走

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五縣瞿國秀取
秀山傅車至衛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

引還卓兵亦
敗詣元軍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
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

南劍州
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秦將禔將孫

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
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宜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七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
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爾歡
又收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
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
珠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門納使者斬
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
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
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
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
千戰于村自夜夜連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死阿珠使
巴延徹而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
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
罪令早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
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
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
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

陣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
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
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隆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
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
自用兵以來精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
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

發明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貴詔諭則斬其使幕
客罰降則絕其人糧餉道絕庭芝括粟民間

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
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殊無叛
心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赴召歸民賊臣
納款兵敗被執不屈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
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耳
豈不深可哀哉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

廣義或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
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造巡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四十八

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豈
李姜之才力未優于巡遠與曰巡遠之死未敢必
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
復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揚州既破元軍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
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墜水中
死馬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
阿珠入朝賜泰輿戶二千為食邑

發明再成之守真州宣力既久觀其告文天祥之
策則恢復之計忠君之心誠矣奈何兩闕不
協遂使厥志不伸城陷而死心何愧焉
綱目時以全節予之所以深示其獎也

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
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
擇有剗更生之忠曹王舉之孝宜
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
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于兜零敗績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
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狀
以出侍衛七十人逐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四十九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阿喇罕董文炳及蒙古台索多以舟師出明
州春春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間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
飛于廣州雄飛遁飛復韶州新會令曾達龍亦帥
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
達龍執性道殺之潛入廣州

發明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倡義也蒙古內侵王
之所予熊飛起兵會潛遂復韶廣非明于大義者苟
克爾乎綱目時筆起義曰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
復韶廣州所以不沒其善而為臣子殉國之觀也多
矣君子可不知所向哉後凡書起兵者例皆倣此

元阿爾哈雅圍靜江都統馬堅力戰禦之

知雅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洞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闕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壁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等謝之功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粵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達龍禦元軍于南雄達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五十

敗赴水死

發明 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復韶廣固可見其倡義之實此書熊飛死之又

可見其死節之實苟非誠于義理之勇者烏有臨難而不恐懼乎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十一月元阿嚙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等逆戰于

瑞安敗績死之

與擇與弟與揆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發明 書入何說而不順之辭外之也逆戰何子與擇也死之何子全節也與擇宋室之忠亦能忠于朝

廷前書圍婺州元人拒之與擇乃還此書與擇等逆戰于瑞安死之則其勤王事不有其身之意可見矣天不祚宋而使忠臣義士相繼而亡弗克遂志豈不惜哉知乎此則可以占宋室之興亡矣

廣義 嗚呼與擇賢于敵欽遠矣跡其志當與北地王謹同一義也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兵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劔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五十一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

以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而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勤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既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資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發明 嗚呼宋氏至此其亡已決不絕如綫世傑諸賢輔佐幼主圖存于亡其志可尚自抗而還

聞自閩而航海于是浸不可為矣而壽庚姦凶不思戮力勤王顧乃作亂降敵其罪可勝誅乎遂使天子走潮間關海道豈不深可哀哉宋室垂亡不能復故疆之萬一而亂臣賊子反以所有降之其

惡有不可勝言者耳前書王積翁叛降元此書蒲壽庚叛降元皆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趙潛棄廣州遁

制置副使方輿亦遁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嘯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發明 文龍之死誠足嘉尚觀之遣使屢招而不從則其不惑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則其狗彘之心可見恥食周粟遂餓而死其與夷齊之量又何虧乎大節是守觀乎若屹中流之砥柱其忠又不得而少貶哉書以予之宜也

張珩復瀘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掠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珩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珩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馬堅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爾哈雅為書許堅為江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濠二江以道上流決東南疎以涸其隄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

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發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馬堅之守靜江雖危不懼城破巷戰彼執而死然其心則何心哉舍生取義之心也堅知義為重而全節特以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州甲子門遣使宙奉表請元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師百家奴偕宙赴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發明 春秋所最謹者無信之盟故隱公及我盟于唐會戎于唐聖人特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強敵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焉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誓盟噫盟戎尚以為恥况稱臣于敵邪蒙古在宋尤為勁敵理宗結以滅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兵連禍結遺患至此故綱目于蒙古遣使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前書奉表稱臣于元而此書奉表請降于元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再拜之辱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意為何如邪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之甚者使宋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愧死無地矣雖然後之欲玩敵至敗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元軍分道入兩川

元主以哈坦奇爾濟蘇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布哈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丑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

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闕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元主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發明吳浚叛逆之賊法所必誅然所註皆以斬書綱目前書降元以正其悖逆之罪此書誅浚

以正其討罪之實苟以斬書則失其討賊之大權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故正色書之變文曰誅然後討賊之義正而逆賊之義明矣此綱目原情定罪之深意也

廣義大書曰文天祥誅吳浚者正天討也

元軍引還留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嘉禾揚喇勒智總攝江南

除僧租稅禁授寺宇者

發明自王道衰異端熾佛氏流入中國呼必資以古入主華夏尊禮嘉禾揚喇勒智故江南釋教皆出于其總攝遺害甚廣夫六經火于秦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氏起于漢明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書以西僧總攝江南釋教謂之總攝者則是江南皆為轄之也可勝嘆哉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昂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昂將兵拒之昂言鄂之百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昂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昂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粵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

復古贛諸縣遂贛州

發明春秋惡汲汲之戰至于復讐討賊則汲汲為美是以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蓋謂莊公能與讐戰故書以予之今元人有欺孤之罪天祥能與之戰意蓋出于復讐雪恥故綱目書此與乾時同義是亦與之之意爾不然則示以好攻戰樂殺人為事也豈春秋之法哉

元諸王錫里濟劫北平王于阿里瑪圖之地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遂幸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巴延率軍往禦之巴延與其眾遇于鄂勒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里濟走死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手服及許夫人所統諸峒舍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

發明自壽庚叛逆至是周一載天道亦小變矣世傑方謀舉兵而綱目即以會師討壽庚書之諫亂臣討賊之汲汲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無有能正之者世傑是舉雖不能成功要之名曰為宋其討賊之意固可暴白于天下故綱目大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之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元史之修既以元人繼宋故于世傑討壽庚之事往往以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

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而後綱目之義大明于天下矣廣義壽庚作亂于泉州世傑失策所致也于時非討者以見不失討賊之義猶為王者之師也

元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殺

李恒遣兵接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鞏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溫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劍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恒適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游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條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命願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發明輕行而掩之曰襲是時天祥敗走諸將皆死得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孟子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五十七

時賞等皆能全節而不偷生以苟免者由其必有秉
彛之良心焉耳故書皆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之義也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達春等引兵入大庾嶺

元主詔達春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蒙古台
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
奮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來援

世傑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績翁嘗通書于張
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閩郡生

靈之患元
主原其罪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傅高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元遣昂吉爾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
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發明 孟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
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

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辟也得與傅
高前書起兵復黃州壽昌軍已可以見其起義之

心今而城陷死之又可以見其全節之實是皆能
決死生于危迫之際者也其忠不亦大乎故特以

全節予之
垂訓大矣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
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
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

以朝衣收淚衣盡濕
左右無不悲慟者

元索多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索多至興化瓚閉城拒守索多臨城諭之矢口雨下
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

其民血
流有聲

發明 書屠罪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既有土地賈得民

心恣行屠戮果何罪乎陳瓚閉城拒守城破巷戰
力屈被執死得其所苟非忠于王事者能如是哉

前書陳文龍死之此書陳瓚
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

十一月元達春會兵陷廣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索多
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法竭力拒守

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
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
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
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
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發明 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描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湖之淺灣劉深襲之奔于井澳矣帝居秀山井澳劉深又襲之奔于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礪洲自是而遷厓山宋之天祿永終于是決矣宜中身都將相饗國洪恩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而託諭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者哉逃者匹夫之事宜中宰相而效匹夫之事逃遁苟免不亦賤乎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

元伐緬

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若三百餘而還

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平原郡公元軍入重慶張珪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珪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奮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伊蘇岱爾戰扶桑壩元軍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熾欽不得乃順流走浩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縊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縊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屋被殺給慶南平變施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發明

舍生取義秉彛良心朱子曰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苟免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張珪之守重慶竭其智力戰敗被執自縊而死則其既不背君又

不辱身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者矣苟非素以忠義自守而確乎不拔者安能全其秉彛之良心哉

故書

發明 嗚呼張珪之忠義雖死猶不死也觀此則知賣國甘心降敵者雖喬松之壽晉楚之富果

何益哉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姓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者為令

二月元索多陷潮州屠其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壘填濠造雲梯鴉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楚之凡相距二十一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寢疏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元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索多補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蒲

都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碭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

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碭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之旅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未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鞞所向有龍擎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禪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過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發明

繼統與創業不同臣前已論之矣五代劉宗備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論之崇雖借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于光武昭立元帝高宗未混一之時所以

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故書帝崩衛王即位所以明其正也

廣義

或曰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邪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節是而已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遂失其道哉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悲眾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潛飲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雨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托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船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劄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爾

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亦不下數千元主命阿爾哈雅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恩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雅畧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塔降與塔不聽卒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塔以

降阿爾哈雅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
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發明 烈良等心乎宋室起兵往應厓山廷為敵人
所殺其志可尚烈良號台豪傑竭誠王室
死不易守此君子之所嘉
者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元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推茶運司諸路轉運鹽使司宣
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
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溺于私愛任其
不肖子巴蘇呼且阿哈瑪特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
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
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
之然終不課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商
入朝亦以官冗為言于是詔江西為併入福建罷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辛酉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
烈為五既墜地鼓如鳴鼓一時頃止

發明 宋失臨安播越海島星乃天之列宿而無故墜
頂其變大矣是時帝在厓山正值廣南之地今

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厓山之覆宋遂亡國綱目舉
而書之所以戒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歟

廣義 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
廣此可見國之興亡匪由于人皆出于天也

曰舍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合天人而言
之則興亡之理庶乎可得矣昔者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似乎亡國之徵也唐堯商湯其興
也莫之能禦焉厥後伊洛竭而夏亡岐山崩而周

滅天何不靈于堯湯而獨靈于桀與幽厲也由是
觀之則人為急天為緩人為先天為後故曰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因在人而裁傾之勢故在天有培
覆之機人能勉強自裁則天心培之矣苟自傾矣
天其不覆之乎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此也觀夫汴宋方興其氣象規模煥然一新天不
培之可乎所謂天鑿厥德用集大命培之道也上帝
不保降若茲大喪覆之道也其興其亡雖係于天
皆由人耳若撥厥所由而論其君之賢不肖又皆
論天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此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
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知沖宰
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
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
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

陵號 永福

廣義 端宗之死愈于徽欽之辱
其亦亡國末裔之幸焉

冬閏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道○元張弘範龔執文天祥

于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劉淵陳
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適以海舟導張弘範龔執文天祥

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刎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送之

十二月元西僧嘉禾揚喇勒智發紹興諸陵

嘉禾揚喇勒智利宋殞宮金玉發紹興諸陵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骸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發明

綱目書嘉禾揚喇勒智發諸陵分註言利宋殞宮金玉此亦可為厚葬者之戒雖然宋室不競使其後世禍及山陵豈不深可哀哉然則西僧獨無罪乎西僧利人寶貨暴珍梓宮其罪固無足言者元縱之而不禁則其心亦忍矣

乙卯 帝昺祥興二年 元至十六年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

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忍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陳破海中中艦外舳舻以大索四

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後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周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溼世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

元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釋軍餉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于東川州縣皆沒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

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賊厓山潮至必東迤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進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

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搗旗仆諸舟之搗旗皆作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淑來援淑詢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嶺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棹露

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剖其骨奠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授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者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思惠足以固結庶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發明 書戰屋山予世傑也書兵潰惜之也凡國滅人焉耳終綱目書死之七十五而國滅書死之者周之亡也書韓通金之亡也書完顏呼沙呼宋之亡也書陸秀夫皆亡國之善詞也然宋亡何以不書于死之之下而書于舟覆之下可見世傑不死

猶望興復至其死而宋遂亡則其憐憫于中國不盡絕人之心為可見耳書宋亡何所以紹帝昺于太祖也帝昺北狩宋未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而書之如春秋書梁亡綱目書漢亡同義

廣義 臣觀宋之亡于屋山也其死節之臣陸秀夫山之日世傑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法勝負遂焚行朝結大船起樓棚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其見可謂明矣况拒甥韓之招且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其志可謂堅矣至于事不可為乃抽精兵入衛又所以見其謀之決也噫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然蓋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以復讐死有餘悲由是知程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讐死有餘悲由是知程

夏四月元西僧帕克斯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發明 帕克斯巴雖西僧然加以殊禮號以國師故西域之民奉西域之教固當從外夷之例也綱目之于外夷雖其君長且書死况帕克斯巴乃其民乎如唐書僧不空死同意

秋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啟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囉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圖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子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發明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

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爵而天祥不屈則其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仗天意祚宋莫能撓之則恢復之任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以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垂訓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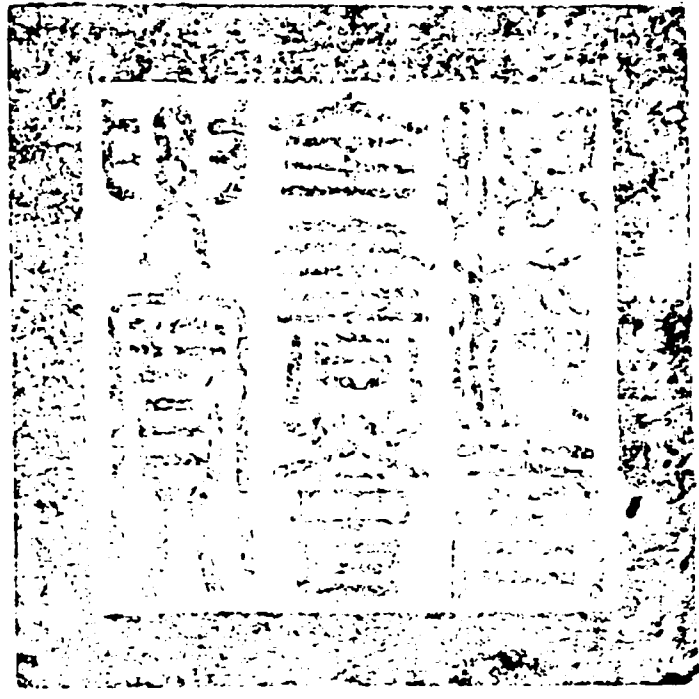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元宿衛皆領于四集賽以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四族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分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二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日 柴模
謄錄監生 巨夏 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起甲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凡十五年
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爾哈
雅所存戶口放為民

時阿爾哈雅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川凡五
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
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
大夫姜衛檢覈之悉放為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彥亦
言其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
宜罷其職并轉從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發明 韋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蓋天之立君所以為民臣之事君所以輔
治阿爾哈雅出師俘獲甚眾悉復為奴置吏自治
則其于知人安民之事有虧耳世祖能知其弊特
詔覈之既得其實悉放為民則亦庶幾有革故之
心而無愧于臣民之主者矣綱目特揭
而書之于冊者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都元帥張宏範卒

謚獻武

發明 宏範勤勞王家功施社稷多矣誠可以起卓
手諸將之先者今綱目特書爵書卒所以表
其忠勤之績
以示勸耳

三月帝如上都

發明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馬不謹後必難制
是時元都燕京宗社係馬百官居焉縱此上
都乃祖宗之地既都于燕則彼常為行在安可復
如上都乎世祖混一天下則是臣妾億兆師表百
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當
勵精圖治貽厥孫謀可也四海甫平即事遊幸事
既不能謀之于始遂使後世子孫循其故轍習以
為常浸淫之于亡國而不止悲夫安有天子屢為
遊幸而可以君天下乎古者天子巡狩故有常規
自春秋之時斯禮已廢世祖豈巡狩哉故直書以
深譏之

遣使窮河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二十三

招討使達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
勢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
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
鄂端諾爾鄂端諾爾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轉近五
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成
川號齊必勒河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三河其流寔
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
騰格哩哈達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濶提二地
始相屬又經哈喇伯勒齊爾之地合細黃河及奇爾
移師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
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
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
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廣義 河始于開闢其遷徙不常有非人力之所自
致元人窮其源無益也不然大禹施功何自

漢之張騫唐之
蔡元鼎所訪河
源皆不過玉門
關外紀載寥寥
兀之都實遠履
分源之地紀其
可考較之往代
相去懸絕論者
乃以為無益何
也

積石
始乎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

初安西王既薨名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
雲不法帝怒遣使借炳往案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
阿南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之
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借來琮留使者先遣
人毒炳于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
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
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
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喪具

發明 雖殺無罪也天子在上百官守法黜陟賞罰
雖各有司亦當稟命故一人衡行于天下無
王恥之琮等忿炳奏其不法私自殺之則是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而亂臣賊子肆其欲而無禁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二十三

其可得而治乎世祖親自推鞠手刃于
市其討賊之意得矣故書誅以正其罪

秋七月以郝禎耿仁為左丞

阿哈瑪特肆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
欽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
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之不行為憂也
公安則道
行有時矣

發明 凡書致仕子知止也夫以四十五十而無聞
固君子之所恥與其苟祿于朝曷若引身而退今衡
君子之所恥與其苟祿于朝曷若引身而退今衡
以疾致仕則庶幾有知止之心焉回視貪位慕祿

苟馬無恥者豈不大有選庭乎
既其官又書致仕蓋予之也

廣義魯齋當世道方隆之時而能以道自處其賢
蓋可知矣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其

魯齋
乎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諡文
獻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阿嚙罕為右丞相復大發

兵擊日本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實都
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二十三

四

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嚙罕為右丞相范
丈虎洪察球爾為右丞李庭張巴圖參知政事並行

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
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時行省右丞相

癸明

復者己甚之詞所責乎天子者以其禁暴誅
亂而已書稱肩征之言曰今予以爾有衆奉

將天討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無非奉天伐暴之師故曰三代之師若時雨今日

本窮荒小夷初無跋扈如有苗又無怠政如羲和
何為窮兵黷武較勝于遠夷乎世祖初平天下而

志存征伐遂使繼世之君襲為故事稱干比戈其
禍可勝言哉故不曰討而曰擊一以見日本無罪

一以譏元之黷武其
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十一月行授時歷

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歷止因劉宋之歷微加增蓋
未嘗測驗于天况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

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
造儀象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

道測驗凡二十七所編參歷法酌取中數成新歷上
之言自漢以後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

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
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

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歷
上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
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太者也大

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諡文正巴延曰廉公宰
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二十三

五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布右丞雅克穆爾

左丞崔斌

斌既發阿哈瑪特姦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
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己乃奏算江淮行省錢穀証

構斌與阿里布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
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

雜治之竟寘斌等于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爾哈
雅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

食投箸惻然遣使止
之不及天下寃之

癸明

嗚呼世祖之于政刑益亦濫矣是阿哈瑪特
專權自恣兇焰虐人無敢發其奸者斌獨明

之天下稱快阿哈瑪特怒誣陷之然阿里布等之
死乃出于阿哈瑪特手綱目槩而書之何耶夫人

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忠貞之臣為奸邪所陷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世祖安能逃其不明之責乎噫君子不幸而處斯世不能儉德避能以遠小人之虐豈不深可哀哉書殺而皆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

正文

廣義分註載世祖論姚竇二公之言其于知人之道益庶幾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鄂勒哲圖等擊走

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岩處之命鄂勒哲圖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猶猖獗鄂勒哲圖引兵歷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鄂勒哲圖奏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

發明

兵起何盜也曷為不曰作亂而以兵起書宋亡未久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詞也桂龍之起本為倡亂非有心復宋與起義者微異矣蠻夷擾邊不書寇盜賊作亂不書反綱目之思宗室

深哉王莽篡漢悖逆人人可誅故書州郡兵起自人侵宋強盛人人可拒故書山東兵起蓋元起自沙漠又非王莽臣子之比一統天下又非金國割據之比書法如此其如正統何蓋元人雖主中華而人心猶思宋室故有能稱兵復宋者皆綱目之所予以示宋亡猶有遺民也州郡部屬也不曰盜起而曰兵起誠以元初得國天下猶未定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繫心故國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之脩本乎人心而已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辛巳十八年春二月皇后鴻吉哩氏崩

后性明敏達于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發明

觀鴻吉哩氏之言則知其賢豈在趙宋杜后之下乎書之史冊可以觀后德矣

遣皇太子行邊

復以已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已延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許衡卒

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莫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

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以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崇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發明 綱目之法凡卒而書其官爵者為予詞卒而不書其官爵者為貶詞此通例也宋之篇趙

普范質等以志警事賊而削去其官王安石史彌遠等以變法誤國而削去其官如即當代觀之如張弘範姚樞廉希憲實默皆書其官爵許衡鳴道北方屢叨顯任其于益國利民之事不為少矣然何以不書其官爵前致仕既書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則是有官之可書至其卒而削之者由其得君頗專而道不能行歷事頗久而職不能解雖其學能得朱子之傳君子亦不得而隱諱綱目書法之深意而許衡出處之大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八

廣義 嗚呼魯齋學孔孟者也人謂孔孟之窮臣意魯齋之窮又浮于孔孟焉何也蓋孔孟有列

國以高其志于時海內皆元魯齋不遇元主于巷將焉遇之觀分註載其語子之言則其不滿厥志可見矣綱目于其卒而不書其官者以見終不得行其道也雖然吾儒之道昭如日星其行度躔次豈無陰霾薄蝕者乎魯齋不遇亦猶是也以能隱然不絕光彩于陰霾薄蝕者魯齋善處之力也伯生之論理或然矣

帝如上都○秋七月阿嚙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于海島而還

阿嚙罕既卒詔以左丞相安塔塔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遠島過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適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規知之率眾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才三人

發明 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然何以不書其官蒙上至今年秋書棄其師則是玩兵曠武至于經年功既不成暴棄師旅其罪可勝言乎雖然棄師者諸將之罪而行師者世祖之責王者以天下為度以四海為家區區小醜烏足與之爭衡哉直書于冊交罪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九

廣義 日本懸居海心藉使得之不過珍玩而已豈有人民賦稅供給其上者邪綱目于大書分注備載元人敗衄而還者所以志其貪婪之失也

括江南戶口稅

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鉅阿哈瑪特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發明 王者以愛民為心愛民以省賦為急苟有恤民之政者臣未之聞也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民之常賦國有定規今乃無故而括戶口之稅噫安有常賦之外復有所謂戶口之稅者乎斯法一行遺害甚大然當時阿哈瑪特專權自恣利在剝民故其所行之政無一而非剝民之事剝民奉君君富而民必貧則國又豈可得而常享之哉故直書以著其厲民之罪

閏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發明 書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道書乃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耳皆所以惑世誣民充

塞仁義者焚而毀之宜也雖然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於馬毀之特因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是乃溺愛不明未免有一偏之弊爾嗚呼道書既知其偽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嗣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于道教而取桑門之說世祖惑于桑門而焚道教之書二君皆有一偏之惑非誠能不惑者矣此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十二月以昂吉爾岱為右丞相阿哈瑪特為左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擊緬

尼雅斯拉鼎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台布為右丞伊克德濟為參政命諸王桑阿克達爾督軍擊之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何以書擊緬無罪也所謂天吏者奉行天命禁暴誅亂

不得已而用之如春秋子突救衛之類是也今緬海島小夷初無過惡伐之不以為榮不伐不以為辱世祖信尼雅斯拉鼎言命加兵于緬烏足謂奉行天命之天吏乎然而不書討者緬故無罪不予其討也

帝如上都○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

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銅錠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僧張九思皆宿衛

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觸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即牽去以所鑄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棍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諾爾聞之即遣和爾果斯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于義損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外不以義與之可乎

發明 君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亂臣賊子法所必討考之元正史皆以誅為文今綱目變文而書殺

何也阿哈瑪特罪逆深重固所當誅然王著非能正明討賊而乃矜帝出幸矯制殺之則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此固賊耳又安可以討賊予之耶况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若因阿哈瑪特不誅王著之心槩以討賊之例予之則是非不明權衡失措而後之報私憤者得以藉口此君子所以懼而細目所由作也明乎

此然後可以
論綱目矣

夏四月昂吉爾岱罷以和爾果斯為右丞相

和爾果斯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哈瑪特死汝任中
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
之故自時庶務更新
省部用人多所推舉

陳桂龍來降

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眾連五十餘營未下高興
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于邊地

詔戮阿哈瑪特屍窮治其黨

阿哈瑪特死帝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乃
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三

其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
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妻云每呪詛時置神座
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帳殿兵皆張弦挺刃
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呼遜等四人尋令中書
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四十人罷其
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積耿仁黨惡尤甚命剖
積棺戮其屍下
耿仁于獄誅之

發明 阿哈瑪特有罪矣然輔佐世祖十有餘年而
尚不知其奸既因博囉之言怒發憤怒之意

而其知人之明亦少虧矣剖棺戮屍不亦晚手雖
然世祖蓋因陷于不知故耳苟或預知豈容但已
回視溺愛不明迷而不悟者豈不大相
速哉書之于冊亦所以予其能悔也

以張雄飛為參知政事

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瑪部木達等三
人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哈瑪特私囑之曰誠能
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為
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
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子呼遜為江淮右丞不為所
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拜參知政事呼
遜被逮殺廷臣雜問呼遜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
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
則我當問汝
矣遂伏辜

六月朔日食○命索多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
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
索多討之明年正月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
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五

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
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絕歸路軍殊死
戰得出索多
等遂引還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俱藍國入貢

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
拓討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及黑猿一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
用金為則

發明 不遇聲色不殖貨利此先王之所以興邦不
寶金玉而寶善人乃楚侯之所以立國故曰
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過人安雲南之
金地之所產世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常奉之外

尚有餘積何屑屑以較利于民間乎昔者文王之
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亦未聞定
其賦稅而括之于民也王者之樂尚欲民同之
矧民之所產而括之者哉直書曰括深貶之也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據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
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
必通吏事吏
必知經史者

廣義 儒與吏古之一也後世以習尚
而始有二焉元人此舉失矣

冬十月復以耶律鑄為左丞相○以宋衍聖公孔洙為

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
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
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禁而不違
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朱幾中山有狂人
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
某日燒策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
疑之遂撤策城葦遷羸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
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
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
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去左右力贊從
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
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
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十四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
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
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于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
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
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
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
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逢
請號令稱募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
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
躡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
士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
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
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
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
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

不可屈而從容伏鎖視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
者可謂之仁哉許有士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
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
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
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
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發明 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以其不失所守也合
也書救常州所以嘉其急君也書勤王所以嘉其殉國
以嘉其不屈也書亡入真州所以嘉其避難也書
天祥至自温州所以嘉其心宗也書次于汀洲所
以嘉其援難也書誅吳浚所以嘉其討罪也書復
梅州賊元軍所以嘉其敵讐也書收兵復出麗江
浦所以嘉其不屈也書襲執于五坡所以嘉其忠
事也書至燕不屈所以嘉其守義也然則天祥始
終為宋未嘗少渝今而慷慨殺身尤人所難誠無

愧于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雖然天祥忠宋禮所當然世祖殺之則為恃義苟因天祥不屈赦之自便正所以勸為臣之不忠者必欲殺之謂如何耶噫當時俛首事元者是必有所愧矣書殺而不去其官既以予天祥之全義又以譏世祖之恃義也

廣義 書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承其志也

以扎薩克為平章政事○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

尋辭歸

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發明 志于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則道德不足以移其意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劉因銳志古道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分而不知勢分者已迨夫徵聘而起母老辭歸則其篤于天性之思為何如哉故書辭歸以深予之

廣義 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其見道之明孰能如是哉及其歸也一無所受又足以見其清風高節矣嗚呼因吾無間然矣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請參取蒙古人用之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網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海運

元糧運抑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樂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復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常為富家備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巴延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物從海道入京師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蒙古岱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掌之

未癸 二十年春正月立鴻吉哩氏為皇后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 初鴻吉哩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

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或亦言自阿哈瑪
特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
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
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
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
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從江南
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
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
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
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眾

癸明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是
以王者之治當使民各得其所而相生相養
于不識不知之天非如霸者但補其罅漏而已三
路早災黎民塗炭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
中是亦可謂有志于斯世斯民者矣豈不無愧于
民之父母乎大書
特書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三月帝如上都○廣州兵起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芳等擁眾萬餘稱羅平
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復命高麗王曉及安塔哈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曉及安塔哈領征
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
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或言江南相繼盜
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
之昂吉爾亦以為言皆不從

發明 魏相曰間者敵人未有犯于邊境今聞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以為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

夏四月罷採民間女子

左右不憂此乃欲執織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也帝
自混一以來征日本之師兩見綱目前既征之無
功棄師海島今復發兵征之是亦不可已乎以萬
乘之君較勝負于小醜豈不
深可恥哉故書以著其失

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黃緣為害耶律鑄請令大
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或言
罷之

六月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吏職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
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
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
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

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發明 罷採民間女子所以明其草弊增給官吏俸
所以著其養廉皆當時之善政也故特揭而

書之

廣義 昔者元魏無仕者之祿即孟子所謂無百官
有司之道者也世祖能增給官吏之俸得先

王重祿之道焉書
之于冊蓋有取矣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
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宣慰使李

呼哩雅濟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眾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眾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冬十月帝還大都○耶律鑄有罪免○建寧路總管黃

華叛討殺之

華聚眾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時象山縣民尤宗等亦聚眾萬餘抄掠海上尋就哈喇岱招降之海道以寧

癸明元自混一以來凡作亂者皆書兵起此獨書叛何誅亂討逆也黃華為元臣子又非民無

官守者之比以臣而叛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以中外之分不正亂賊之罪則將接迹于天下而縱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難禁矣何以謂之綱目也哉故書叛以正其惡于前書討以正其罪于後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權

衡之法矣

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桑阿克達爾右丞台布等分道攻緬江頭城破之遂遣使招諭其王不應以建都大城乃其巢穴

復進軍拔之初金齒諸夷欲降制于緬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來降

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

遂止下輕刑之詔

癸明朱子有曰人臣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

貴德尊士為賢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尊號之禮古所未聞一盛于漢唐再盛于宋元然卒因而不革

者良由人君以是為自矜之意人臣以是為逢迎之心耳蓋天子乘六龍以御天居九重而疑命臣

妾億兆表正萬邦此自然之尊無可擬者何必上其尊號乎昔虞廷賡歌君臣相得然未聞有尊號

之上也是時天下又寧民安物阜然則尊號之上否奚益于事哉直書于冊君臣交罪之也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諤爾根薩里曰江南初下

民疑未附宋宗室及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三月帝如上都○秋七月詔鎮南王託歡假道安南擊

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封子脫歡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進兵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

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京師地震

發明 商道之興在乎嚴恭寅畏周德之盛在乎夙
時世祖春秋寢高皇后專政于內兵戈倥傯于外
苟能知此革弊政修厥德以弭既來之天變則庶
乎其可也惜其視為泛常忽不知懼殊未見其修
省之實豈不深可怪哉

○冬十一月和爾果斯張雄飛等罷復以安圖為右丞

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薩題勒密貫廉希恕並

參知政事

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獲罪
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僧格薦世榮才能富國名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
欲行右丞相和爾果斯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
圖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
初安圖與北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其
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
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
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
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名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
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
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哈瑪
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
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
正慮今日耳又何自辨乎尋
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或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
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孔文用
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
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
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
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
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
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致
罷之法尋

發明

朱子曰人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昶陳
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

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廢拔矣呂正獻公之言
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
于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噫小人之心未始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貨利惑人主人主從之則墮小人之計中矣世榮
鈔法害民益甚世祖不察是否詔特舉行崔或極
言其害并斥世榮世祖何為怒而罷之良由其一
心之偏雖百正不能入是以人君當防患于未然
也綱目據事直書不
再貶而其義自見
廣義 昔先正司馬公嘗曰民不益賦而用饒安有
猶雨澤夏澇則秋旱所謂不益而用饒者不過陰
設法以奪民利耳今文用剪毛之論不亦當乎厥
後世榮卒以敗誅其
為興利者之鑒昭矣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
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果

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爾果斯罷事遂止

發明 得真才圖至治莫大乎科舉之法雖古之所謂賢良方正不是過也既能詔議即當速行抑何害理而行之不決乎此蓋雖有求賢之名而無求賢之實元之所以終于元而不能復古昔之盛也噫觀科舉之法不行是可以占時事之隆替矣書不果行深惜之也

十二月托歡軍次安南陳日烜分兵拒之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廣義 安南僻處遐陬隱于崇山峻嶺之間恃險負固欲其入朝而終不肯朝欲其臣服而終不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肯服雖欲屢興師旅徒損國威果何益哉然當軍次其國之日而被其抗拒則元人用兵之失益可見矣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

發明 有宋亡國久矣然綱目猶惓惓不已故前書元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此書宋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為立國不競與敵共功者之戒爾其旨深哉與五代書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同意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使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

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從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以阿必實克為平章政事○二月立規措所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百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國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蕃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酌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宜于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為汙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所謂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于是擢用甚眾

發明 漢武帝有桑弘羊之興利則曰平準法宋神宗有王安石之興利則曰制置司元世祖有

盧世榮之興利則曰規措所自古興利之臣無不巧立名色以股削其民也國本搖于此矣雖然為是計者雖其臣之所尚亦惟上之所好然也使上之所好不在是馬則是臣之計抑何自而售耶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帝如上都○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

事

世榮請于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復以昂吉爾岱為左丞相○夏五月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

托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托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眾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眾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知之亟趨其營

發明日烜假道不從分兵拒命固有罪矣然曷為不書討而書擊惡黷武也元人無故而勞師

遠伐非王者以大字小之意耳安南拒之豈不得其宜乎索多李恒皆死于王事然曷為不書死之而書戰死蓋當國家危難之臣人臣有守其城邑而死者有不屈于賊而死者有援難而死者則死得其正嘉其向義故以死之書予全節也索多李恒雖死于王事然皆非義之戰與邀功生事者何以異故不以全節予之而書戰死所以深貶之也綱目貴義不貴功之意可見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詆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于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款服遂命誅之到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僧格素主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掇之

發明日世祖去二與利之臣書法不同阿哈瑪特書益都千戶王著殺于闕下盧世榮書伏誅蓋

世祖納陳天祥之言親鞫世榮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世祖既知奸臣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勦除元惡蓋亦深杜小人之進未幾復用僧格以襲世榮之職然後盡收權柄歸于中書庶幾禍根屏絕今則不然遂使小人因仍自若託為元室不掇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廣義世榮專橫罪不容誅然而世祖竟抵其罪而于祖默契于此焉

十二月太子珍戩卒

太子初從姚樞... 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 書日夕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微輓漕造作和布有係... 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 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 安百姓百姓盡卻之中庶子已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 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已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 論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 史王暉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 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 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 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 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 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三

以哈喇哈斯為大宗正

哈喇哈斯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 南獄隸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 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 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是時江南雖平然征伐四夷黎民嗟怨此正... 草故鼎新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 世祖上不敬天下不庇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 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如唐書置道場... 三殿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安塔哈洪察球爾再擊日本... 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 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餉大為姦利吏部... 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 危所係近用索多議伐古城阿爾哈雅言征交趾數... 年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 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 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 事安南命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托... 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 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 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 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令約七月集諸... 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眾矣况湖廣密邇溪峒寇盜

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慰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

發明 馮盜賊蜂起天下洶洶帝既罷征日本而復舉兵安南何義之有茲因劉宣之言而乃寢其前詔可謂能知悔悟者矣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罷驚江南學田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驚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驚邪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詣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廣義 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讐也孟頫仕元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

帝如上都○夏四月遣湖廣右丞約蕪穆爾鈞考荆湖

錢穀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時約蕪穆爾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及托克托呼知政事帝曰約蕪穆爾鈞小人事朕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而湖廣行省左丞相阿爾哈雅觀言約蕪穆爾鈞在鄂州無賊賄之迹臣亦請鈞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劾約蕪穆爾鈞暴不法諸事僧格與約蕪穆爾鈞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証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係於獄餘方釋之阿爾哈雅亦尋卒省臣言向阿爾哈雅與約蕪穆爾鈞互請鈞考今雖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約蕪穆爾鈞發宜從其言之既而約蕪穆爾鈞籍阿爾哈雅家貧歸之京師

發明 嗚呼君子之與小人誠不可以並立約蕪穆爾鈞考錢穀恣為貪暴其罪已甚天祥奉命

鈞考即劾約蕪穆爾鈞與僧格連姻朋邪合計羅織抵罪即下於獄蓋天祥乃世祖親遺而竟不能察其誣妄恣其蒙蔽則世祖亦可謂寄生之君矣安有明君在上而奸宄之徒尚敢肆其惡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抑觀約蕪穆爾鈞考錢穀即盧世榮之與利天祥又嘗論誅盧世榮者也今則顛倒是非反下天祥于獄者何蓋寵近習杜忠良當時之執政也元之國祚不永厥有由矣

秋七月免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

總制院使僧格丹巴國師弟子也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

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竝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與聞焉

發明 書免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之誣奏耳夫世祖尊臨大寶刑賞有歸然一聞僧格之語則相繼罷黜而是否真偽皆不之辨此以免昂吉爾岱等後以是而害楊居寬等小人之烈如火益熱何其蔽於人欲之甚耶且帝以明敏之資若非可以搖奪者然而不明之失每見於此則亦以其智識不高器量偏迫故常有是非不白之心由是小人用事權柄下移此帝之所以自惑而不可解者也識者以是觀之則得之矣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置洪澤芍陂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九月海外諸番入貢

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闌亦解曰蘇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庭璧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冬十月帝還大都○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發明 河決者陰戾之氣激之而然是時金草彌興小人用事小人者陰之類戾氣者兵之徵其應豈不深切而著明乎元之君臣視為泛常殊未見其憂勤之實天變之生豈虛妄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可以知君子筆削之意矣

丁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托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之陳日烜棄城走

時復詔托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以敏珠爾多卜丹為平章政事

敏珠爾多卜丹為右丞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僧克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諤爾

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

敏珠爾多卜丹言制國用司政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

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虛民誤國不聽

發明 抑觀僧格與利專權其即盧世榮之故習也世榮既已伏誅僧格復蹈覆轍其愚固不足言矣夫何世祖復助僧格之惡枉殺忠正之臣書曰崇信奸回虐害忠良其元世祖之謂乎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理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

發明 自昔天子王宮國都莫不有學蓋所以明人倫而育賢才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五

名之意遂別而養士之義實同元興太宗設總教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學舍未建師生僦居則是雖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耳至世祖而始舉行之可謂自我作古不亦善乎故書初者以見元世未嘗舉行至世祖而始行之也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鉤考江西學田所入養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帝如上都○三月行至元鈔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職罪滿至死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賦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納顏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都

先是有所告納顏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顏謀執之巴延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顏反多從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五

帝以為憂宿衛阿實克布哈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統諸王諾延曰大王聞納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納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顏外應今納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諾延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顏之黨金嘉努塔布岱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顏堅壁不出司農特爾格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繩牀特爾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伊實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納顏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

冬十月朔日食○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揚
居寬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鄂爾根薩里平章
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

初僧格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
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
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
圖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伏為
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時有江
寧縣達嚕噶齊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
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鈎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僧
格遂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
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
前者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三

僧格尚書右丞
相進葉李右丞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狃而為之者世祖之於小人
失於辨察故僧格狃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
而行之耳向使世祖能窮治盧世榮之黨聲其大
罪於天下芟夷翦滅靡有孑遺則小人亦必知所
畏忌而妨賢病國不復作矣惟世祖一失其機故
正人不免其禍然後知聖人誅亂之源杜欺蔽之漸爾
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欺蔽之漸爾
不然郭佑等止以辭錢穀之非何至於遇禍若是
之酷哉識者
自可察之耳

左丞相阿珠卒

時受命西征至於喇
和卓卒追封河南王

發明 元宰相之卒自混一以來更歷八年之間至
阿珠而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試
之思

戊子二十五年春正月帝畋于近郊

發明 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武貽孫謀以燕翼子前
年春秋鼎盛從獸無厭流連荒亡順帝則而象之
惟事畋遊殆無虛日正言寢踈卒之四海鼎沸元
祚益微此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
克壽或四三年者也綱目直書帝畋于近郊其視
順帝荒縱殆又甚之
傳世九十非不幸也

春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三
從僧格及嘉木楊喇勒智言毀宋宮殿郊廟為寺復
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
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
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不堪
矣宜少徐
之不從

發明 書毀宋故宮以見不當毀也毀為佛寺則其
曲盡其誠使其移此親君子斥小人則安有病民
之禍哉綱目工書畋於近郊下書毀宋故宮為佛
寺則其荒亡崇異之志彰彰明矣安有萬乘之君
臣民仰戴而乃施為措置有如是哉書以譏之宜
也

二月帝還宮遂如上都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鄭子鼎也

托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巴齊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兵東關過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揖阿巴齊皆死前軍皆都兜奮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托歡無功而還今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焉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通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居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閻決不可以辱名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發明 時宋已亡而猶書宋爵者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至予其守義也觀其所上之書則忠

宋之心可見矣回視當時俛首事敵者豈不風馬牛之弗及哉若枋得者不可謂之非仁者之勇馬耳

廣義 觀枋得遺夢炎書則知夢炎自己失節固為可耻又教人失節即迹其所為曾犬彘之不若也且以枋得食宋之祿尚耻臣二姓若彼

宋宗室趙孟頫者抑不知其有人心乎否也

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院副使頁特密實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憚工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要樞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復至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亮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伊羅勒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頁特密實屢以捷聞蒙古岱已往卿毋以為慮也

發明 世宗崇信奸邪流毒海內故妖氣乘之書江南兵起所以示儆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反矣

宜

詔皇孫特穆爾行邊

納顏餘黨和爾果斯及哈坦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托克托呼敗和爾果斯昭隆和復還至哈拉衮山渡格呀勒河復擊敗哈坦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

太康通許杞三縣陳
穎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帝還大都○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彈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於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輕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監此心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早

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諡忠憲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言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任其咎者矣是時蒙古岱悍戾縱恣畏宣糾劾羅織其罪逮獄治之帝誠何心哉劉宣屈抑弗克一伸積愆于已自剄舟中則其不得已之意蓋可見矣書自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廣義

孔子曰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蓋言當仕有道之國不可仕無道之國也今而海內昏元將何所之然君子生當暴悍之世其亦不幸之甚焉曰然則何為而可曰必守道如劉因識時變通如姚樞資默許衡而後可宣之自殺君子惜焉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餉考諸路錢穀

初僧格摘要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責實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實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工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剝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

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發明

朱子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恃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是時僧格用事以利惑君前書檢覈中書錢穀此書鈎考諸路錢穀則內外均蒙其害為可見矣噫國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心傷其本而搖其心欲求天下之治豈不戛乎其難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早

廣義

奸臣與利之計如出一律前有盧世榮立規措所後有僧格置徵理司厥後僧格誅戮不異世榮者以其造惡之同也後之欲言利以固寵者當以世榮僧格為戒

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吐蕃

世祖之使趙鼎趙鼎之為世祖使皆非義也夫以佛本西域之教而不可以往學鼎本宋

室之帝而不可以往使暴國亡而不能死於社稷其罪已甚今乃為之使於吐番苟焉無耻豈不深可惜哉據事直書交貶之也

冬十二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纔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許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發明 朱子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世祖惑於僧格與利之計弱愛不明詔立碑記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帝之不悟而誇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功嗚呼功歸奸宄怨斂黎民當時之民抑何為而不幸耶故書立僧格輔政碑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 書曰立僧格輔政碑則知元人之政哀矣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適王惲審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

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日撫拾臺事諧於帝言文用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發明 欲格乎天心先得乎民心天心不格則災異見矣民心不格則怨懟興矣是則天心之與民心有感必應捷於影響未始有有感而無應者也地乃陰道而小人之微是時僧格專政小人盈朝而地震之應必矣元之君臣未聞有恐懼脩省之心而乃無故役眾以開長河噫民者邦之本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聚斂以漁其財復勞役以殫其力天下雖大其如因疲何哉故上書地震下書開會通河則其不重彰彰明矣

二月帝如上都○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

兵鎮和林

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巴延始

以拜達勒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朔日食○夏四月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对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

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責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常德之者調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發明 枋得之死所以不速為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為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礮議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親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書微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者持勢強迫之辭執之至燕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恥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故綱目始終以宋字加之一以予其不忘故主一以見其元不能屈也今君子持筆起義而以全節予之垂訓大矣

廣義 嗚呼夢炎持藥餌以進枋得枋得怒夢炎以擲於地其為人賢不肖何如耶然則一以忍

耻偷生於當時一以舍生取義於千古君子不幸而有逆蹇之遇合當涇渭於斯云

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以實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為

中書參知政事○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奇卜反應之劉哈喇巴圖爾乘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愛晉王噶瑪拉率眾與戰失利被圍托克托呼引兵臨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邊謂托克托呼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閏月帝

還大都○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發明 括不宜括也凡綱目之所書皆經世之大訓括馬何以書譏其虛內事外也昔漢武帝征伐四夷海內虛耗綱目書其筭商車買爵造皮幣之類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詔括馬則邊助不足充滿之意又自不言可知矣

以白絮矩為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哀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僧格以聞擢

為尚書省舍人遺詣江南發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發明前書毀宋故宮為佛寺則見其以先王之宮毀棄作一無義也書幸大聖壽萬安寺則見

其以萬乘之尊屈已入一僧刹也夫佛老寂滅之教兩宋之君未聞崇尚姑即世祖以來觀之其效蓋可觀矣使其果可尊而敬之則唐憲之迎佛骨武宗之受法籙宣宋亦受法籙懿宗幸安國寺又遣使迎佛骨豈不勝於世祖大聖壽萬安佛寺乎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廣義佛教豈治天下之具耶觀此則知元人之御世如挽舟於陸推車於水耳又馬往而得其可哉世降至此變之極矣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河北十七郡蝗○秋

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諤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設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諤爾根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

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邪

發明災異非所以惡君乃所以愛君也世祖混一以來十有餘年無益繼作小人盈朝征伐四夷聚斂天下虐政之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災異之見未有多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不亦甚乎詩

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矣其適歸然則其民遭亂靡不效此詩之歌詠也是時河北十七郡同日大蝗八月朔日食地大震下書大水則民災之極君德之虧小人之盛為可見矣世祖不能痛革故弊而乃僅赦天下豈足以為弭變之道哉若世祖者未可謂之善治國也噫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江南行省言湖東地極惡險賊所巢穴初巴延等於各路置軍鎮成益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發明 宋徽宣和四年戶部獻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至是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自宣和壬寅至至元庚寅一百六十餘年較之宣和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故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然則亂離之禍可勝言哉世祖方以豐亨豫大之驕自恃而無一毫勤卹民隱之心天下生靈能幾何耶是以後之人君不可不知恐懼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諤爾根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鈞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爾曰僧格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且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政漸北徹爾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爾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博果密問之對曰僧格蔽壅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名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僧格辭屈帝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工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

者免僧格等官命徹爾率衛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諤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帝問僧格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葉李與僧格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敗大臣遣使四出鈞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發明 世祖既任世榮又任僧格信有罪矣然能因則元運之傾豈待惠宗之世而後見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二月罷徹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鈞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廣義 世祖自用僧格等以經理天下之財置徹理司以聚斂天下之貲天下之民怨入骨髓誠不敢言而敢怒者也世祖一旦惕然覺悟免僧格等罷徹理司而天下為之一快不亦美乎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使漢武不有輪臺之悔世祖不有徹理之憂則其不為秦政項籍者幾希矣故書以罪免一以見僧格之惡一以見世祖之明也其義豈不明切哉

以鄂勒哲為尚書右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博果密爭之不
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
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之
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
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
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勳舊
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
則孰可曰太子詹事鄂勒哲可昔籍阿哈瑪特家其
賂近臣皆有簿籍唯無鄂勒哲名嘗言僧格為相必
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乃拜鄂勒哲尚書
右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之直書于冊
其美可知

帝如上都○三月陪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閣復撰文
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

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大臣塚墓擄取金寶珠玉
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
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
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
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
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癸明有罪必刑有功必賞此善治國者之大閑也
西僧貪婪無厭穢得彰聞其罪甚矣既逮下

獄何釋不誅此蓋姑息之心勝耳世祖於一西僧
敬之如神明而親之如手足抑不知何益於國何
利於民乎直書
于冊深譏之也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
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廣義劉因以道自尊世祖能
遂其志可謂兩得矣

下僧格獄逮其黨約蕪穆爾誅之

崔或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
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賂
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
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蕪穆爾僧格妻黨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貨黃金至四千兩遂詔
下僧格獄繫約蕪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蕪穆爾因
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
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
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酷虐民以拷掠瘐死者
載道所獲不貲約蕪穆爾志取之使至永州判官烏
克遜澤婉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約蕪穆爾
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自工計行省約蕪穆爾
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
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僧格
敗始
得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鄂勒哲等入中書○頒行至元新

格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
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
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
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僧格等以傾險險邪專擅朝政世祖因之擢
用既乃禁驚悖逆邀功生利惟其所欲無不
如意至是亦不能免此固罪盈惡積之報也夫小
人在元更起迭仆一皆聽其所為未有能正其罪
者今僧格獨以伏誅書之于冊若足少伸元人不
平之氣然能誅之於見免之後而不能誅之於未
免之前則其威令不振固自若也雖然僧格本以
下之於獄而乃殺之爾綱目直書其伏誅者既以
正僧格之罪又以明當時小人病國虐民
者皆當加此刑耳此又書法之深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廣義

自古興利之徒難乎免於誅戮此卜
式所以欲烹弘羊也豈直僧格哉

秋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
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以咱希魯鼎為平章政事○遣使招諭琉球

琉球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
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
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
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部員外郎往
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志斗嘗
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招福建行者按問會
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以舒蕪德濟為平章政事○遣禮部尚書張立

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
日燁襲位博果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
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
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
徵其王入朝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
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為民七十有餘一切
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
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各
各省任錢較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免朝

日食三朝國之大變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
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蕪氏以為此日不宜虧而
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今而於建寅歲首之月而
日食遽形則天變之昭然詎不可信乎是時虐政
甫除工役未息民之怨怒之氣猶未盡消也觀天
變而驗人心其
義蓋可見矣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
神山之水過雙塔前河引一畝五泉諸水入城匯於積
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牌以時蓄洩
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
畚鍤為之倡置鍾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執木人
版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
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
艦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癸明 嗚呼開通惠河至是兩見綱目矣時天下洶
洶斯民塗炭正收人心以逆續天命之時而
乃恣行無益以勞其民乎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
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此言役使之不
均也世祖之開惠河役民力其不在茲乎上書曰
食下書開通惠河則世祖以天變為浚常而不省

欽定四庫全書

責可
見矣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
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
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將兵擊瓜哇

初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點其面使還帝怒命伊克
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為鄰境
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閣耶迎弼求弼弼等遂并
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閣耶復叛弼等力戰

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
十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閣耶之
罪弼與伊克穆蘇沒家資三

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癸明 世祖混一以來災異迭見而不悟天下怨恨
而不知土木之役繼興征伐之勞復作民不
堪命國如何哉特
書曰擊深敗之也

三月誅僧格黨尼雅斯拉鼎等

初僧格敗尼雅斯拉鼎等皆實都王巨濟等俱逮下
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僧格恣為不法理筭江南
錢穀極其酷虐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
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
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實都長
於理財欲釋之博果密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
誅之

欽定四庫全書

誅之

敏珠爾多卜丹罷以特爾格琳沁並為平章政事

敏珠爾多卜丹請復尚書省領右三部博果密曰阿
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
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
特爾格為司農事達爾噶齊從獵巴雅爾之地獵者
射免誤中駝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
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
特爾格曰臣鞠其人毋病盜以病毋耳請貸
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帝如上都○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

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履辭不起太子
珍戰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
舉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
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
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通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
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
卒亦

發明 綱目凡書處士不應召者則書不至不拜官
者則書不受今恭懿既辭不至反乃書徵集
賢學士若真到闕受職然者蓋恭懿今雖不起於
至元初與許衡被召起而受職則是不居學士之
官實任學士之職矣書法如此
恭懿雖欲辭其名不可得矣
廣義 于是以道自高者劉因恭
懿也二賢之外無聞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
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眾二萬結交趾為援寇陷忠
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
入交州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眾
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
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
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

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
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煇泣謝出奇寶為贖立道却
之因要其入朝日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
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
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
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煇懼
卒不

秋八月帝還大都○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
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銀輸官而私其
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賦而罷銀冶從之
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
嘗採之於山省臣
以為言亦詔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時以立道既還日煇不至復遣曾
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發明

世祖汲汲於安南屢伐不勝屢徵不朝則亦
已矣今何必復使徵之乎昔者先王修德執
玉帛者萬國舞于羽于兩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未聞徵之入朝也縱使其王畏懼
率眾入朝又烏足為天下之壯觀乎前書遣張立
道徵之入朝此書遣梁曾等徵之入朝然卒未聞
其王入朝者豈不大為中國
之辱哉一書再書深歎之也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

噶瑪拉太子珍戩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
封晉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

祖四大鄂爾多之地鄂爾多猶華言官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諸王莽賚特穆爾附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

巴延至額麻呼圖克嶺莽賚特穆爾已據之天下如雨巴延先登陣陣諸軍爭奮大破之莽賚特穆爾僅以身走巴延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眾以歸

發明 書叛者所以正諸王悖逆之罪也諸王乃元室懿親又非異姓之比反借外援以抗君父然則其惡可勝言乎故特書曰討所以予其討有罪也其垂訓後世也嚴矣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弘範子也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副使伊實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圖卒○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彥言置之

汰冗官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二月以嘉木揚喇勒智子溫普為江浙行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嘉木揚喇勒智不已罷之

發明 凡拜官則書以其為某官恒詞也書以嘉木揚喇勒智子溫普為江浙行省左丞何所以

明其不當任之也且其父遺害浙民怨入骨髓况其子不學無術右丞之任安可加乎此世祖溺愛不明知有溫普而不知有公議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僧之有子固以為異官以僧子不亦異乎書之于冊所以誌元人救麥不分之甚也

帝如上都○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劉因卒

延祐中諡文靖

廣義 綱目於劉因卒紀其時而月之者高其節也不銜之者以示其未嘗臣事于元也與書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月許衡卒例同

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延還以伊實特穆爾代之

時有諸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實撫其軍以太傅伊實特穆爾輔行召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冠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殺軍於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通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

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知樞密院事

伊徹察喇博勒呼遜也由長集賽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圖巴延伊羅勒皆賞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僧格之敗實伊徹察喇潛奏劾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博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博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博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命坐地上右丞何里意不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年

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室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曾所辨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說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博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發明 安南未嘗書伐此書伐何屢違詔命跋扈不恭不為無罪也故書伐以見其兵出有名則

非窮兵黷武之比矣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彗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

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頌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發明 嚴恭寅畏商道由此而大興夙興夜寐周德由此而益盛是故災異之應未始不自人為之感而後生者所以人君當謹其欲而勿肆非徒索之於渺茫也是冬書彗出紫微垣不踰年而世祖崩此又天變之明且切者在乎人君修為何如耳綱目書此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是以君子不可不知警省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三

年

廣義 觀博果密告世祖之言則知其中之所有者人耳孰知其為人豪也哉

赦○十一月以巴延為平章政事

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博果密上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色辰皇帝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昏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

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
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葬起輦谷

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
諸帝皆從葬於是云

御史中丞崔彥得傳國璽獻之

時穆呼哩曾孫索多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齧之
或以告或名祕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鴻吉哩
氏妃以編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
出實當官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
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

發明

傳國璽者五代唐主從珂携之登玄武樓自
焚死于時璽已無矣後之得國者各自製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此曰得
之偽也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大赦

特穆爾南還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
有違言者伊實特穆爾曰官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
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
已延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
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
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日有曠是
故官車晏駕嗣君即立為此故也世祖自正
月書崩至是踰四月而始書皇孫即位于上都
則其輕廢宗社曠月無君元之業亦岌岌矣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
子府為隆福宮

五月以伊實特穆爾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

太保○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六月朔日食○復

以特穆爾為平章政事○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

還鄉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
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
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
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發明

書宋使臣家鉉翁一以予其不忘故國一以
予其不辱夫君命也鉉翁自德祐二年使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當時同使者有賈餘慶劉岳吳堅諸人或物故或
歸降此獨書遺鉉翁則其予予之意蓋可見矣直

書于冊交
予之也

廣義 君子觀鉉翁之高致則越
孟頫合亦應愧于地下矣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博果密罷為陝西平章政

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博果密預顧命丞相鄂勒哲以其年位
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
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
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博果密曰汝部內所
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博果密曰如此則既無
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

祈福謂之都勒幹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
主設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輿出宮門釋之云
可得福博果密曰人偷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
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博果密知
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博果密曰卿且休朕今
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
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工下之分矣
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為
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
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耶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賽音布拉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
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
宜趨還京師帝悟遂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
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
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
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
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為參知政事巴延徹爾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
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
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
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

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
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徹爾平章政事巴延弟也巴延
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憐避帝曰
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憐也
廣義分註載何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
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斯言也何其切中
時病耶惜乎元
人不足以語此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

巴延深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
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
安王諡
忠武

發明

巴延善將大兵不嗜妄殺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自宋曹彬以後一人而已綱目卒而具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蓋子
之也

禁侵擾農桑者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劉汝蓉

謄錄監生 臣許祖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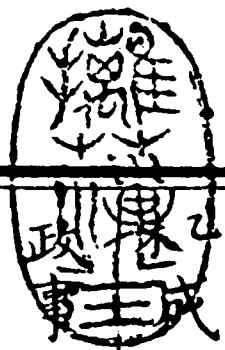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
凡十七年
盡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雜役使禦諸蠻
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
又視盜出入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
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
度制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旗功臺
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二月帝如上都○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
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
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請之書臣
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
優於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
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發明
夢炎攻宋臣也而以元爵書何哉賣國求利
之背主事仇是非亡宋之臣也以元爵書之其
罪自見而不免勒令致仕者則亦使後之君子安
於義命毋非親以微利耳然則鴟梟小人徒自不
義之名者果何益哉如五代書
梁禮部尚書蘇循致仕同意
廣義
觀孟頫論夢炎人品要亦為己而設及世祖
右葉李而左夢炎于時不知孟頫之觸曾不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為之厚乎

三月安南入貢○地震○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四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肆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發明

河清往往以為國之祥瑞羣臣稱賀者有之中外上表者有之此皆諛臣庸主之通患也善治天下者以豐年為瑞以賢才為寶其他如景星慶雲靈芝甘露不足為祥也今蘭州河清議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皆謂元嘉祥殊不知綱目未修則固以為嘉祥綱目既修則足以為災異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苟以為嘉祥則下文必無陝西旱饑之書矣明乎此然後可知君子筆削之深意云

廣義 河清之事臣前論之備矣非瑞也書之所以著元運之衰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無賢否選法大壞詔敏珠爾多卜丹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為州

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康議發賑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哀曰民為邦本今饑饉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春秋已驗之事也是時軍旅煩興與弊政未息而民怨懟之氣足以感召天變而乾旱作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畜是以雖有凶年民無菜色以其有畜故也成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見亦未見其有恐懼修省之實也既旱而饑民病深矣

廣義

許康可謂識時達權者也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伊實特穆爾卒○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月立皇后巴約特氏

丙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母輒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曼濟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發明

欲治乎外先治乎內欲正乎疎先正乎親其內不治難以治外不正乎親難以正疎今成宗禁宗室外戚毋罪官吏是亦能知其弊而革之於已然者乎故書以予之

二月以博果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丹津為

平章政事

博果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丹津代卿何如博果密曰津實勝臣乃拜博果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津代為平章政事

廣義 博果密之於成宗可謂君臣相遇者也然則元之狂瀾未倒者博果密為之砥柱也直書于冊美自見矣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頒官吏受賂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剌卜丹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捕盜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以除賊凶誅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興不患工役薦興厚飲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故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被強梁之徒執兵殺人者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

廣義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祥之論不亦當乎但曰民非善化所能移無乃意圖

而語 滯乎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已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遲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地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默職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發明 綱目於盜賊則書兵起以討罪則書擊之然其書法義利內外之辨雖易世而猶未已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其旨 嚴矣

丁大德元年春正月以額森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狻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觀養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昭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傾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

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
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
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彥有隙取
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
言誇佛謂不宜建寺帝怒命郭勣博果容鞠之郭
勣哲曰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事蓋先
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他御史懼不敢
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郭勣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
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
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
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主忱乘太后幸五臺
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
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發明

莊二十一年春二月經書夫人姜氏如莒君子
譏之今太后幸五臺而綱目書者禮義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六

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
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成宗夫子之道不
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彼婦人無故不踰閭
閻况太后天下之母尤非閭里之婦可比擅興土
木建寺五臺無故離京恣為遊幸成宗未聞幾諫
惟務阿徇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元禮諫后一疏可謂善矣非郭勣哲博果密
之救亦難乎免于下獄矣孰知蒙古中而有

若人也哉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
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
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
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

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
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
下復合正流或強逼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探今之
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濫歸德徐邳
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
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
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
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
之是後蒲口復決降塞之役無歲無
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袞星出奎

發明

善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成宗所為靡善
人君之表河決者陰氣之徵袞星者逆氣之乘皆
所以兆當時之象而警當時之君也成宗置之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七

外怒然弗懼何其謬哉自書契以來天變之形未
有無其應者成宗曷不加意耶以當時之天變驗
當時之政事則天
人之理可想見矣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綽和爾攻

破巴林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巴林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綽和爾即師踰金山進攻
之其將達蘭台阻達噶噶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
庇士皆下馬跪生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
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巴
拜遇綽和爾麾軍渡河感
之巴拜敗走僅以身死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發明

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吏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所以深予其草弊也成宗其庶幾憂勤于民事矣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酒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之餘撒于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珍戩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溫都爾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擊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歲鄂勒哲因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

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兩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師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發明

上書罷土木之役所以予其省無益也然而曾謂開渠非土木之役乎蓋由其心無定主因物有遷前因郭勒哲言而罷土木之役此因郭守敬之言而開鐵幡竿渠則其易惑難曉朝令夕改不於是而可見乎此而觀之則成宗之治國蓋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夏五月以何榮祖為平章政事○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後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

發明

夏稅未嘗書此書何譏病民也古者什一而門攤併徵由是湖湘之間重罹其害矣豈不深可歎哉持書曰徵蓋譏之也

秋七月大雨河決

深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諾海御史劉慶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誦入朝

高麗王既既傳國於其子誦有言誦借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誦誦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誦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發明

雨河決書江西江浙水書彗星見數月之間

三異迭出此蓋人事無稽天象隨見是皆綱目之特筆而非元史之舊文也元成濶豫未嘗修省悲夫綱目比書于冊所以為後世人君不重天變之戒耳於元乎何誅

駙馬高唐王奇爾濟蘇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奇爾濟蘇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奇爾濟蘇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人欲妻以女奇爾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乙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諸依故事依咎避任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邪卿但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闕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責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庶陽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採用之

發明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先王憂民之意也一民之饑猶已飢之一民之寒猶已寒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此因為民父母之盛心書曰如保赤子良有以也成宗因星變民饑之故惕然於中遣使按問則其恤饑寒救疾苦之意為可見矣曰視疾民如響怒不之顧者寧無彼善于此哉故特書予之

廣義

昔漢文帝賜民田租之半國史褒之後世賢之凡以其知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傷其心則是傷其本其本既傷烏有枝葉獨茂者哉從好利之君不此之察惟欲利歸于上是猶日斷其本而望其枝葉之茂元人知此而有是舉美可知矣當時之民一何幸哉

以哈喇哈斯為左丞相

帝問閣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帝如上都○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發明

往使絕域必得忠義門望如宋之洪皓富弼諸賢則不辱君命矣今乃因日本奉佛遣僧使之則是失使人之道而虧國體矣豈不深可醜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衆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尚麗王昨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昨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奇爾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入嘉木揚州勒智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言是日已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以鄂爾根薩里為平章政

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鄂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鄂爾根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凡日月之薄蝕原有定數若日食二分有奇其象甚微且當已時陽光方盛仰觀未明遂以當食不食為說可謂浮誕矣今日食不及三分皆不報不入占誠為有見

命兄子哈尚鎮漢北

哈尚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哈尚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馬

發明

王者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政在人君所為何如耳然古之人君未有愛民而七其國者亦未有憂民而覆其邦者是時公田優害天下騷然成宗頗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重下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憂民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者矣豈不為盛德之事也哉據事直書蓋予

耳

庚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后有頤德事昭肅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蓋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議徽仁裕聖皇帝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以布呼齊為平章政事○五

月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遣雲南

平章政事色辰額呼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借哥倫等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哥釋之
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家宰因哉之王次子奔
想京師詔遣色辰額呼等
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發明

於君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至公綱目原
於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阿散
哥也以臣而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成宋出師而
討賊天下之至公也元世用師不一皆未合義惟
此差強人意故特變文而書討所以予其誅亂討
逆之公也又豈窮兵黷武之比哉此綱目書法之
深意耳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初世祖每聞博果密之言必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
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壁遺之曰他日
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雖顯要而家素
貧卒無以奠飭賻賜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發明

元學士帶平章軍國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
而書之者獨博果密特書于冊所以表其盡
忠乃職而深
示其褒焉耳

廣義

柳觀博果密之事成宗世祖無得而議其言
益可知矣况其所折挫暴君如止嬰兒之欲
非德望素孚者能之乎故綱目於
其卒而備書其銜者誌其美也

秋八月更定蔭叙格

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
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持優一叙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
兵擊八百媳婦

鄂勒哲因劉深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
萬世今陛下嗣大應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
有八百媳婦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曰山嶠
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聽竟
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喇哈斯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
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
地帝變色曰事已成
卿勿復言魔之出

發明

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此先王之法
也世祖既以武功定天下成宗宜以文教興
太平鄂勒哲劉深之徒專用武功以彰休烈斯言
豈不違君之惡乎其遠人來服也則修文德以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之既來之則安之聖人之服遠人不過如此安可
稱干比戈較勝遠夷而始謂稀世之功乎他日兵
連禍結羅奎炭誰實戶之元臣謀國不
戒而致是感惜哉故直書擊以深敗之

廣義

大抵八百媳婦乃窮荒極遠之國雖以秦皇
漢武之強未嘗得以征之也今成宗乃正宗
成之時何以武功為哉借曰武功亦不當如是之
躡也鄂勒哲之與博果密無所軒輊者也觀其勸
帝之言其不違博果密遠矣使博果密若在成宗
豈有是哉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其博果密之
也謂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奇爾濟蘇言高麗王擅署官府
及借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

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詎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奇爾濟蘇而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撤之遂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王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志剪髮歸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順元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主庫庫兵救之賊衆稍却

廣義 劉深以狗馬之見致寇喪師罪不容誅矣然則綱目備書之者一以誌遠人終難臣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十六

理一以誌元人貪得無厭之實後之有天下者惟當修內治而已彼遠夷之服與不服奚暇計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元人何足以知此

秋七月詔色辰額呼移兵代金齒諸蠻

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色辰額呼等移征緬兵討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此何以書伐王師討緬金齒邀遮則足助逆無道而有衅可乘故書伐所以備名而責實也此所以為是非之權衡耳若惡其窮兵之故而槩以擊書何以謂之綱目哉

廣義 自古有天下者未有如元代之盛也今而類歲與窮寇爭鋒譬猶富翁與貧人鬻子較織

毫之利豈得為智乎觀者比而論之則元人貪婪無識也瞭然矣

八月慧出井入紫薇垣

發明 凡書慧字皆兵之象也是時征伐四夷黎民車行彼周道此之謂也然則天變之來乃民怨憤之氣并之所致既出于井又出紫薇其異莫甚于此矣苟使成宗悔悟省躬責己期底治平則遠人涉然後為快也哉

海都復大舉入寇哈尚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爾幹諸部大舉入寇哈尚督綽和爾等五軍合擊大破之河實克射都爾幹中膝遁去海都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十七

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色辰額呼為庶人

色辰額呼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為逆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色辰額呼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呼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發明 高慶等既承君命弔伐緬邦則必誅其叛臣立其故主撫其羣黎宣上德澤然後族師則

不辱君命矣夫何受彼賄賂倡為逆計則不惟縱賊不討抑且肆無君其罪甚明不容諱者故高慶書誅罪首謀也無辰額呼書免罪從謀也然後罪之輕重可見而權之高下可知矣此綱目之斷也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
山澤之禁聽民進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
運糧為百二十萬戶

帝還大都○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
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
兵分道進討諸蠻別統梁王提兵
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發明

朝廷用兵本及八百媳婦而宋隆濟等之無
預也夫何連兵相及共抗王師則其逆節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明罪惡甚矣故變文而書討
此綱目輕重之權衡也噫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
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康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
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
石祖進撫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
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
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其妻子被逮時賂江浙平
章托克托祈赦其罪托克托以聞帝喜曰托克托我
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宜與衆人殊也賜內帑黃金五
十兩以旌之

廣義考之朱清張瑄及宋季之海盜因其備知海
道曲折故使其掌都漕運萬戶府由是欺上

聞下遂致富段因足以見元人用人之失矣然則
何以書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曰此正名定罪又
足以見元人之
得也學者味之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代西南夷

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
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
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
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
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
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
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
劉二也圖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宋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運數千
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
複嶺陔洞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
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
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
自困矣且自征伐任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
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
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
諭被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
勝負也為今之計宜註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
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
之家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併力緩之
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盡服從者懷之以仁抗
敵者成之以武思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思任威

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發明

善言者不善事之模範不善言者善事之惡賊是以古之人君不以一己之聰明為聰明

而以眾人之聰明為聰明所以用人則大自用則小堯舜以眾人之聰明為聰明然後治隆俗美桀紂以一己之聰明為聰明遂至身世國亡時用兵西南之夷劉深無功而返陳天祥上疏直諫言甚剴切帝不見聽可勝惜哉嗚呼自用而不用人其流之弊不至於桀紂之轍者幾希矣故書不報以深

廣義

分註載天祥一書何其曲盡人情而善與元人謀國也夫何元人專務貪得雖有嘉謀嘉

猷曾不為之一介于意焉譬則聾者之於大韶瞽者之於子都耳惡能致其聽視耶使天祥於此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不去則其見與是書背矣何足貴哉然則謝病去者乃其高致也博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天祥之有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

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佔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便命行之毋越三日

二月帝有疾○三月赦○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

章政事伊蘇岱爾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成楚善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

僅若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桀討之時國桀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塞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

發明

天大曰災災及太廟之寢殿大變也元人守

奉何其甚乎雖然變不匪生災不妄作有如斯之變周禮者耶此皆非常之變有非人力所可勝者縱使守護之嚴安能制天之災變也繼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元之君臣絕無惕厲何謬如之此元之所以終于不振安能挽回天變也哉

六月朔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太史院失於推災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發明

漢末之時書關東民訛言行壽君子以志當

不祥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安有呈風清穆治教休明而尚有所謂訛言者乎上書日食則天變為之既形此書訛言而人心為之恐懼天人感應如此成宗博問而不察亦誤矣

冬十月帝還大都

癸卯七年春二月以阿喇卜丹茂巴爾斯並理平章政事

○汰諸司冗員

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職汚官吏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免獄三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及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廣義

嗚呼人徒知國傑之斬隆濟蛇節為勝而不知其勝者乃所以為負也蓋隆濟蛇節乃窮荒末裔之小醜得之不足以為喜失之不足以為憂况其道隘塞水土異宜十人而供一兵亦云未及其費可勝言也今而得斬隆濟蛇節為幸而元人之所以自斬者亦多矣觀者以意送志可也

復以特爾格為平章政事

特爾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特爾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執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鄂勒哲及巴延等坐賊巴延等免官鄂勒哲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徧以金帛結實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言鄂勒哲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詔巴延密喇下和卓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等成違丹津諤爾根薩里等罷職不叙籍其家惟鄂勒哲不報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家鈔為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發明

易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朱子傳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時鄂勒哲巴延俱坐賊罪免之俱免釋之俱釋今而已延等免官釋鄂勒哲不問則是聽訟不得其平而有徇情偏愛之弊矣又豈權衡之至公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斯曰微名首孽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廣義

初劉深欲假征八百媳婦以立功自謂計之得矣今而功不能立誅不可免果何謂哉揆厥所元由其始謀之不臧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君子戒焉

帝如上都○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益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綸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

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安文

發明

處士未嘗書卒者卒處士所以錄賢也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於遺經抱道自樂不求聞

達是蓋輕富貴於鴻毛而重道德於泰山者也故特書于冊以深予之

廣義於履祥卒而地之書以處士者重道也

夏閏五月朔日食○右丞相鄂勒哲卒

鄂勒哲博果密等賢然因劉深之見以廣義開西南夷之釁乃其所短也君子病焉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燕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秋七月都勒幹遣使乞降

都勒幹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勒幹乞降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瑪古哈喇往報之既遣始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幣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

撤浙東元帥托歡徹爾賑之托歡徹爾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發明

綱目饑歲多矣書于冊者十九而書大饑十成宗獨有其二何也是歲平江等十五路靈

雨而遽至于大饑者成宗為國務華去實舍本逐末軍旅頻興賦歛日急而不敷其內府庫竭矣農

力耗矣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恤萬民矣綱目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以哈喇哈斯為右丞相阿固岱為左丞相○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道大臣當反身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人專政故履謙及之集賢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廣義

考之天祥自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遂謝病歸以其諫不行也然被名而復起者猶望其

君之改也今因地震而猶極諫者非不知向之諫不行也蓋以臣子不忍一日而忘君父也至此復謝病歸者知其諫之終不可行也噫天祥之事成宗可謂曲盡其心者矣觀者勿以馮婦目之庶有以得天祥之志

九月帝還大都○復以茂巴爾斯為平章政事 遣翰

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既復位厚飲淫刑國人羣怨于朝因得其國相吳
祈專權離間上父子狀詔遺約論之曰天地間至親
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
地邪詎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
遂徵祈赴闕
鞠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
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發明 成宗之世彗星三見于綱目前書彗星見次
書彗出井入紫微垣此書出紫微垣綱目皆
存而不削者所以志當時君臣溺于豐亨之樂置
天變於度外忽人言而不恤豈不深可哀哉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有天下國家者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常存
戒懼不可暫忽也反是天下欲治其可得哉

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

發樞密院齊諾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
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
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
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
為贖其田產
妻子從之

詔翰林太使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猶郭守敬以先朝舊
德朝政多謬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
不許致仕
著為令

廣義 人臣四十始仕七十致仕此古今之通典也
然則翰林太史院雖曰密勿豈老荒之人所可
居耶勿許致仕者
元人不經之失也

甲八年春正月地震

平陽尤甚民居推毀皇后問平章政事阿錫葉曰災
異如此殆下民所自致即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發明

綱目書地震五十九而成宋之世則有五焉
道則地為之不寧盜陰陽不和之地不便時政之
莫明于此者齊履謙陳天祥言之于前阿錫葉
言之於後皆論之切直深合至理成宗忽而不悟
悅而不從豈足謂順變之道哉君子備書于冊則
其深罪當時垂成
後世之意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二月帝如上都○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
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於上都

夏五月朔日食○秋九月帝還大都○復巴延等官以

阿里為平章政事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財謫戍遠方道路
相慶方經數月遽開召復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
朝堂天下皆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為三凶三
凶不誅無以謝天下況密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
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
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
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
何通亦以為言前後革數十上皆不報

癸明前書巴延等俱坐職免官則是巴延貪婪之罪不可赦也夫巴延貪婪既不能討按罪行之辟又不能誅卒復巴延官鄂勒哲不問成宗終政如此曾不自知修省然則書復巴延等官不知前日免之也何為而免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立哈尚為懷寧王

乙卯九年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

寺中塑秘密佛多象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降其面而過尋勅毀之

癸明不立宗廟以祀其先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言為國者不可不時享以致其敬是故宗廟書成則罪其慢世祖之時曾毀宋宮為佛寺成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建天壽萬寧寺此豈父作子述之義乎以有用之財建元益之刹其心獨無愧恥乎成宗之謫佛極其誠敬宜乎佛為之祐而享喬松之壽也不二年而崩殂敬佛延年反更促壽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後之人君欲崇尚浮屠者可不知所鑒哉

三月帝如上都○隕霜殺桑

般陽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

癸明宜僖三十三冬經書隕霜不殺草胡氏以為君弱臣強之象定元年冬十月經書隕霜殺穀穀梁以為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時當三月序屬暮春按禮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霜不可以降桑不可

以殺今而隕霜殺桑四十餘萬則是陰陽失常而下干上之譴也後二年成晏駕諸王爭立國祚宗幾危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綱目書此不言事應而事變其存欲使後之人君保天明命不敢縱逸

云爾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而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伐壇西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兩已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菡蓀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議首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瑛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廣義抑考蒙古自宋理宗淳祐六年其得國為定宗貴由元至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改國

號由元故自貴內至改號凡二十四年又自改號至此凡三十四年通計自貴由元年至此則元之有國以來此五十八年矣至是始定郊祀禮者以見前此皆苟且其禮而未嘗有以定之也嗚呼於天猶且慢之則其亂倫噴理也宜矣後人可不鑒哉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秋七月命兄子阿裕爾巴

里巴特喇居懷州

達爾瑪巴拉次子哈尚母弟也

以丹津巴特瑪琳泌為平章政事○八月給曲阜林廟

灑掃戶

欽定四庫全書

以尚珍署日五十項供歲祀

發明 成宗即位以來制作紛紜未盡合禮獨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一節出人意料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中不可得而泯沒者於此為益見矣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賈人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貯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惟庫特珠也六十萬錠之不過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不可不渴燮南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十萬人不可不渴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木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發明 天變迭見災異頻仍此正憂勤惕為不違寧處之時也而賈人肯獻寶珠大書于刑則成

宗之志為己荒矣今夫世有好飲之人或因人言或自警者知其有傷生敗德之事強自禁止若將終身不復飲者然未幾口垂涎而心燥渴又復肆飲不至於沈湎沒身而不止成宗之失不幸類是綱目書此則亦未如之何也已豈不深可戒哉深可惜哉與唐時裴均進銀瓶同意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沃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止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饑窘為其徒者坐視不卸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

欽定四庫全書

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廣義 嗚呼世之願治者孰不以三代之盛望之其不知三代之時未嘗有蠹政害民之事也其

養民者惟聞其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是也其他未聞焉其教民者惟聞其校以教民庠以養民序以習射是也其他亦未聞焉降自東漢唐宋以及元代細黃塞道髡禿盈途蠹政害民莫此為甚聞有君臣圖治動以三代之盛期之者不惟不知其未而且崇長蠹改害民之事是猶欲稼之盛而不去其螟螣蠹賊也其可乎哉大書曰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者亦為元人一時之幸也

閏月以徹爾阿薩爾為平章政事○二月帝如上都

夏五月遣高麗王諒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卒遂遣諒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諒尋更名章

秋八月開城地震

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丁未十一月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賚特穆爾

入朝

帝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廟號成宗國語稱鄂勒哲圖皇帝史臣曰帝承天下

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

左丞相阿固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

相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寧王哈尚於漢北及第阿裕爾

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於懷州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諾德齊巴特瑪林心巴延及諸王莽賚特穆爾陰謀斷哈尚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附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

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而御史中丞何

瑋亦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

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

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眾欲害之未敢發懷寧

王適遣康王托克托赴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

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發明是時成宗既崩儲嗣久闕懷寧王兄弟乃裕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誅阿固岱等執阿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達歸於上都

哈喇哈斯所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傳

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官車晏駕大太

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阿裕爾巴

里巴特喇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斯覘之

適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

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

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以卜決

之孟名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

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為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喜振袖起眾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

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遂謀以

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喇哈斯許之

夜遣告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

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遣都

萬戶蒙嘉特詣請王圖喇定計蒙嘉特力贊之乃先
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
并諸王莽賽特穆爾執之械送上都誅阿固岱巴特
瑪琳沁賽音誇德齊巴延諸王庫庫伊克圖進曰今
罪人斯得太子寶世祖之孫宜正大位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
成福以親神龍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
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
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
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
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
任因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發明 直書四誅所以予其討有罪也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削平內難或勸即位力辭弗受權為

監國以俟乃凡則其志亦可尚已回視削平之徒
豈不大相懸絕哉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廣義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誠剛明正大人也觀其
拒伊克圖之言非見得恩義者能之乎其視

乘時射利者遠矣况乎其傳李孟不肯專任而遽
爾逃去又其慮事之深者也元世而有斯人可尚
也

夏五月懷寧王哈尚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

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賽特穆爾遂即位大

赦

哈尚聞帝崩自阿勒台山至和林諸王勳威合詞勸
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
巴里巴特喇既平內亂母鴻吉哩妃感於日者言欲
哈尚讓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哈尚聞之語喀喇托

克托曰我久在邊陲又係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
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
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棄祖宗之
祀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
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蹄報我乃親率大
軍田而道諸王昂輝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
卒一萬從而進迎不進托克托至大都入道哈尚言
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
我深愛令貪慾已除宗王大議已已定太子不速來
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
來先是妃以哈尚不至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適安
西謀變始未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時
托克托復往行至中道哈尚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
托克托述妃言哈尚大感悟以阿實克布哈為平章
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
喇侍其母來會于上都哈尚遂即位

發明 廢不宜廢也教不宜教也巴約特氏成宗之
后懷寧之嫡后雖有順從叛逆之謀然不過

誅其同謀足矣以臣而廢君以姪而殺嫡三綱則
未正也人心則未安也故書廢書殺以罪之至若

安西王等共謀不軌其惡已萌故書誅以正其悖
逆之罪耳既而內難甫平即位肆赦所以予其當
立也綱目有
以斷斯獄矣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為皇太后○加哈

喇哈斯托多爾海太傅阿實克布哈太尉○以塔喇海

為左丞相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莽賽布哈並平章政

事○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詔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祔廟之次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兄妃鴻吉哩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曰可史臣曰夫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况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夫禮之中又夫禮焉哈喇哈斯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發明

追尊祖考皆有常典悖禮則過中夫禮則不及要當求合於中道而已睿裕順三宗未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南面而稱尊不過追尊之為帝耳成宗雖弟居也順宗雖兄居也以順宗而居成宗之上則是以臣而居君之上以君而居臣之下夫禮甚矣為元之計者但當食於其所出之帝於禮頗安於義斯正今而各為立廟豈禮也哉嗚呼追尊立廟本為孝誠而元人失所以尊崇之道欲孝其親而反為不孝也惡在其能尊崇耶綱目但書詔定祔廟之次而不書其所以詔定之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以綽和爾布呼齊並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封圖喇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以伊徹察喇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公有勇力人莫能進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易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贖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喇哈斯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為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復之溉田數千頃治梅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發明

按劉氏書法左遷之詞三左遷某為某官無罪之詞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詞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詞也武宗德圖喇手縛阿固公之功不願親踈加以王爵則是徇恩私而亂祖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矣哈喇哈斯力爭不可乃為左遷是豈納諫聽言之義乎母作聰明以亂舊章今封圖喇為王則是亂祖宗之舊章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詳書譏之

以塔喇海為右丞相塔斯布哈為左丞相塔斯哈雅嘉琿帕哈哩鼎拜布哈並平章政事○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宰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莫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發明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今
武宗嗣位加號大成此蓋發前王未發之緒不亦

美乎天札一頌吾道爭氣紛紜制作獨此為先是
以元起沙漠入主中華而綿延於百年之久者其

精神命脈宜不在於茲
哉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歷代加吾夫子之尊號者至元武宗可
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後有欲尊吾夫

子者殆恐不及元
人此舉之為當也

以都指揮使茂穆蘇及伶官寶迪等並為平章政事

茂穆蘇角觥屢勝廷授平章政事寶迪等授平章仍
留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寶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三十九

等以王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
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越

越其間冗職名官高
者宜遵舊制降之

發明 五代時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君子
譏之夫以伶人賤工不學無術唐以為刺史

尚猶不可况平章執政之官又豈伶官之所宜任
乎蓋賢者任于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平

章者也揭而書之所
以志武宗荒逸之本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
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者皆乞勿與又外任官多
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
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

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
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
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
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
不由中書議者
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
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
以下咸
錫之

廣義 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冊也元人
知
矣此舉深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于冊美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三十九

以塔爾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

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
行中書令事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
建中書於舊省乞從中書令位
請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
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
行

徵處士蕭軒為太子右諭德

行

行

行

軾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講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推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諡貞敏

發明

凡徵處士不起者則書不至受職而復還者則書尋辭歸或書尋遣歸此通例也今蕭軾累徵不起及至而以病辭歸此何以不書辭歸而直書為太子右諭德若直任于朝者是蓋不滿之意也軾既不欲仕則亦已矣况前累召不起今而扶病至京何耶原其心不過向之辟為儒學提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未親君也後之授為國子司業亦未親君也迨至太子諭德則志得意滿雖疾不辭奈何禮貌既衰疾作解職又豈試於恬退者比哉故綱目削去其辭歸之實其不滿之意為可見耳

戊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寶克布哈為右丞

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寶克布哈見帝容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麤糲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寶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廣義 武宗即位之初而首得直臣如此宜有以善其終矣然而享國不永者不可獨委諸天也乃說而不釋之所致歟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未瑄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餘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起不敢問

發明

武宗即位未踰暑而饑饉之事兩見綱目前書山東饑此書兩浙饑分注雖各載其賑濟之實然而卒無益于飢荒者由其內不蓄而倉廩竭外不正而災異生徒以左枝右梧而行姑息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二

西僧殿上都留守李壁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隅案引壁髮碎諸地捶扑交下搜跡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恭噶等與諸王哈喇巴爾妃爭道拉妃墮車殿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殿西僧者斷其手醫者戒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言遂寢其令

發明

嗚呼上都留守而為西僧所殿則其有愧是人縱之有素也僧殿留守置之不問天下之事安有大於此者乎反有斷手截舌之令豈禮也哉綱

日直書于冊一以見當時崇尚異端之極一以見當時威令不行之故噫元政乖刺如此此其所以國是日非而罔知禮義之道也

廣義上都元人根本之地李壁上都留後之臣上都非郡邑之可比李壁非具臣之可比朝廷

自宜待之厚而寵之異焉夫何比既番僧縱其毆辱果何理哉且夫城之狐社之鼠人不加害者非畏狐鼠也畏乎藁城損社之獲罪也况壁為國大臣豈番僧可得而毆者耶今被其毆釋而不問其國法安在哉是宜後日番僧之徒得以再毆王妃也嗚呼歷代之寵異端未有若此之甚厥後嘉元竊發妖人橫起實由是焉嗚呼西漢亡于外戚東漢亡于宦官唐亡于藩鎮宋沒于姦臣元敗于番僧然則敗亡之事雖異而其機則同識者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以托克托穆爾為平章政事○夏四月罷

征東行省

高麗王章奏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帝從其請罷之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

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從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闈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進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發明書如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六卿之職又兼左揆之任則元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武宗乎分注載邦寧所辭之言可謂能守其分者武宗聞之獨無愧哉

廣義嗚呼漢之將亡也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之將亡也宦官目天子為門生宋將亡而封宦者為大元將亡而封宦者為丞相濁亂綱常未有若此之甚也不有豪傑起而一之則天理民彝孰從而正之哉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孰從而正之哉天道好還無足怪也

秋七月皇子和實拉請括河南田止之

和實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齊默格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遠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澠州

初改鷹坊為仁厚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澠州澤中

發明

築呼鷹臺何以書所以志其荒縱之失也蓋王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

安外作禽荒先王大戒以萬乘之君務鷹隼之好又烏足以貽厥孫謀也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以塔斯布哈為右丞相奇塔特布濟克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母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

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采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華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發明

武宗即位僅踰暮而兩書饑一書地震而此是時政事舛錯賢否混淆君日驕而臣日諂是以災異迭形每相告戒惜乎武宗蔽網已深終莫能悟惟知自樂而不知憂民惟知自侈而不知憂天徒使當世之民溺於塗炭悲夫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所以深罪武宗而垂訓來世也噫

廣義

大抵上天之心於人君無所不受故示以災青者欲其修省也迨其恬不知省然後別監厥德而用集大命焉今觀武宗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但當慎所行耳然謂之慎所行者亦不知其慎所行者何事也其自誣如此天將何以祐之耶故享國長久得乎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西僧嘉勒幹巴勒為翰林

學士承旨

發明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固治國之急務也翰林乃文學淵藪之地必才德俱優者方可任之當時之才德俱優之乎蓋異端難與論正道釋氏不可授儒官自有書契以來未聞以僧為翰林學士者武宗酷信西僧前歐留守而不問此為學士而不疑豈不貽笑於天下哉流品混淆名器顛倒其如治國何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深譏其名器之濫也

廣義

嗚呼以文苑清高之地而居一虛無寂滅之縹緲尚何足以言倫理哉揭之于冊其失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

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四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烏保赫昂等進獅豹鴉鵲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廣義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昔武王即位之初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致

告夫以一葵之貢受之若可以無害誠以人君玩物之心一萌則下之窺其所好者蓋將投間抵隙而無所不至矣老氏曰圖難於其易為天於其細者此也今武宗甫爾即位兩浙遂饑縱僧殿臣寵任宦者諸路水旱蝗災呼鷹臺其間無一善政惟務珍禽奇獸寶玉是玩遂使賈人乘驛貢獻滿途噫自古人君溺於玩物者未有甚於武宗也彼省臣所謂乞令自備資力者是猶或紛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何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四十五

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與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

諡忠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發明 贖饑民所鬻子女何以書所以予其仁民之心也雖然君無積蓄以養民而使民有菜色鬻其子女武宗之心寧無愧乎然既能贖而歸之則又非忽然不顧者之比故又進而予之所以嘉其一念之善耳吁可嘆哉

以齊勒特穆爾為平章政事○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勒斡子庫春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軍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漢北悉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四十七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一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監笑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詢之解服遂誅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賜死之例有四者所坐賜死有罪者也書貶某賜死書賜某死皆可罪而未

宜死者也直書其有罪賜死宜死者也有所坐者也武宗不顧親疎即加王爵而圖喇居常怨望將謀不執此置小人心得此欲被不自滿足之意也便武宗苟能知此安有今日之患乎故直書之以正其罪

始親享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

廣義

祖宗之享豈可使人為之書曰始親享者以見自此以前皆使人攝之也意尊祖敬宗之禮於此知所重矣

追還內降璽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四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于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飢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發明 嗚呼當時河決之害亦多矣是豈當時隄防之不固歟抑亦當時氣數之使然歟曰非也蓋隄防傳襲既久至是而決則非不固可見河道相因數世至是而決則非氣數可知是乃陰陽失常不能自固而實天變之所致也豈可委之隄防氣數之末乎苟以隄防氣數為言則人君親為泛常將何所警懼也哉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

托為左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政事保巴為右丞孟

克特穆爾為左丞王羅參知政事

初帝從托克托嘉理帕哈哩鼎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昔年阿哈瑪特僧裕相繼立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四九

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書未見不可帝四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約蘇又與保巴言其事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尚書省官以奇塔特布濟克托為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保巴為右丞王羅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發明書復置尚書省以明其不宜置也今所用之

而天下由是多事矣故

備書于冊以深議之

廣義此即王安石制置條例司耳奇特塔特布濟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領府事取河

南蒙古軍萬人諫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

置右府何為諸少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

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口今移

文十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鄂勒哲曰

實慮不及此家今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五十一

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

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

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

古宦官懷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

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廣義君子觀王約告仁宗之言可謂不負厥職者

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屢見于史冊者謂非王

約輔導於其始可乎若王

約者昭仁宗之哲命者也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約蘇宮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

每一兩准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

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

帝還大都始鑄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

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

監六座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

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

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折以舊數用之既

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物品日繁多民猶未悟而又

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

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

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

以盡歸臣

等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五十一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布濟克言由尚書省任人以宣勅散

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宜勅皆歸中書

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約蘇言江南平糶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

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地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

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

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

御史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

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發明語曰以不殺民戰是謂棄之武宗惑約蘇之

抑且虐其民矣安有欺君虐民之臣尚
可道其誅戮乎直書于冊交譏之也

廣義 約蘇欲質江南富民子為軍者
憂其為亂也其計不亦左乎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八百媳婦及大小徽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索
勒濟爾威往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
還

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遠
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五

發明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朱
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
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然則王者親
享太廟以己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則必親享而
後河元世未嘗親享遺官代之則是矣萃聚之義
而懷禮亦甚矣武宗能親享之此綱目所以特書
以予之也

庚辰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

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言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
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感然改容
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
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

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
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北皇祖妣命為朕賓
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
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抑觀仁宗之起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釋
武宗之疑一以全青宮之義仁宗其賢乎

立皇后鴻吉哩氏○二月寧王庫庫楚謀反流于高麗

庫庫楚與圖喇子喇特納實哩謀為不執事覺下庫
庫楚獄喇特納實哩於漠此磔西僧特哩等二十
四人於市遂欲誅庫庫楚乎章政事
持爾格辨其誣紹釋之流于高麗

以約蘇為尚書左丞相○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
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五

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
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發明

有功則賞雖讐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宥此
固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庫庫楚是謀反罪
狀甚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徹伯爾海都之子叛不
能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息而非奉天伐暴之
意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
奉行天討不能順私恩以廢公法耳今而謀反者
僅流高麗悖逆者賜之幣帛而不知有功者將
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

帝如上都○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

三寶帑總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
國公三寶帑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解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發明詩云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

是時荆襄天水山崩死者三千四百人則其變之非小明矣元之君臣曾未見其宵旰不寧更相戒

不足意而徒上下偷安置之度外則其自暴自棄世也亦

大矣

廣義上書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

水山崩者所以著寵任興利之臣專權之應也天道福善福淫捷於影響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得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

郊

先是三寶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園丘尊太祖皇帝配

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廣義武宗之政見諸史冊獨此可觀亦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有也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

阿爾斯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構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圍為不執置獄鞠之並棄市籍其

家中外

發明凡書殺殺無罪也阿爾斯蘭初無罪犯尚書

然則果何罪哉前史皆以棄市書綱目變文直書

曰殺所以明其無罪因以譏元之失政刑也安有

城中都

辛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曰庫魯克皇帝史臣曰帝既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之政於是稍

廣義抑觀史臣之論武宗有曰帝慨然欲創治改

其不善論武宗者哉且元人創治立法固為不善如

有為矣然為之不善不若不為之為愈馬彼武宗

之時正守成之時也觀其創治改法不過寵任西

僧為丞相為翰林承旨封興利之臣托克托等為

公葉呼鷹臺縱僧政上都留守李壁聽讒殺大都

留守鄭阿爾斯蘭其曰復置尚書省綜理財用即

王安石制置條例司也其曰有進沈香異木可為

宮室者即命乘驛致之即宋徽宗土木宮室之費

也然則所為之不善者抑亦孰有大於此類哉其

女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其所得者如是而已意所失者大而多所得者小而寡然爵及惡德費出不經謂之太濫太泛可乎史氏之論未為當也若曰元之武宗創治改法而有為臣未之信焉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寶努約蘇保巴王罷流

孟克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謀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揚多爾濟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市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奇爾濟蘇烏訥爾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如罷黜從之尋復以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尚書省為行中書少百司庶務歸中書

發明

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刑五用舍此而誰適皇太子既知其弊

悉皆革正托克托等則誅孟克特穆爾則流所以分首從而權重輕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新政今則四海困窮而天之祿亦永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而斯世寧不為之一快哉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

仁宗速改其兄之不善其賢於武宗遠矣故特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徵功毒民遂迫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發明 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改作未免勞民而傷用一長府之作閔子止之况役數萬之眾以築中都之城乎前書城中都此書罷城中都則仁宗憂民之心切而治國之心勤矣宜其得享承平之治也

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鄂勒哲李孟並平章政事○名

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名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章律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軒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與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五十五

二月罷喀喇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克托至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抗城舊有便河通江漕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日密旨許以便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已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濟遜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逃隱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論
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且明法
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
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
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
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
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勢等畏帝英明乘間
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
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帝不悅曰朕志已定
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請
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如邦
寧開府儀同三司為
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發明

邦寧前既為大司徒兼左丞相此何以不書
不予其有是職也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帝

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
可也今以邦寧闡奴而俾之祇謁先聖之廟乎既
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在天之靈不欲
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
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且曾
謂孔子不如林放乎綱目據事直書所以祭千古
之一笑爾

廣義

或曰公往載風起燭滅之事果有是乎曰有
曰何以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

天地道貫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
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團天理
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哉蓋
吾夫子與天合德豈刑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

奠享耶此理必然無可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
年合祭天地是何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耶綱
目備書于冊者所以其
元人之惡也夫何惑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元大元銅錢新舊悉用
行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多爾濟曰法有便
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
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存羈縻先朝用兵
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
者付以邊寄兵
宜勿用也不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秋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
爵太濫風俗太潛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
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
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
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
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
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
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
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
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
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

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初帝諭大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縑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鉞人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鉞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鉞北邊軍需又六七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萬鉞帝歲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發明

罷營繕所以省財力也是時飢饉相仍弊政繼作此天下盡壞之時也帝於武宗弊政一切更新如罷行至大銀鈔銅錢如增國子生如罷營繕皆武宗之所未行者帝能行之此其所以卓

冠武宗也歟大書特書深予之爾

復以阿薩爾為平章政事○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借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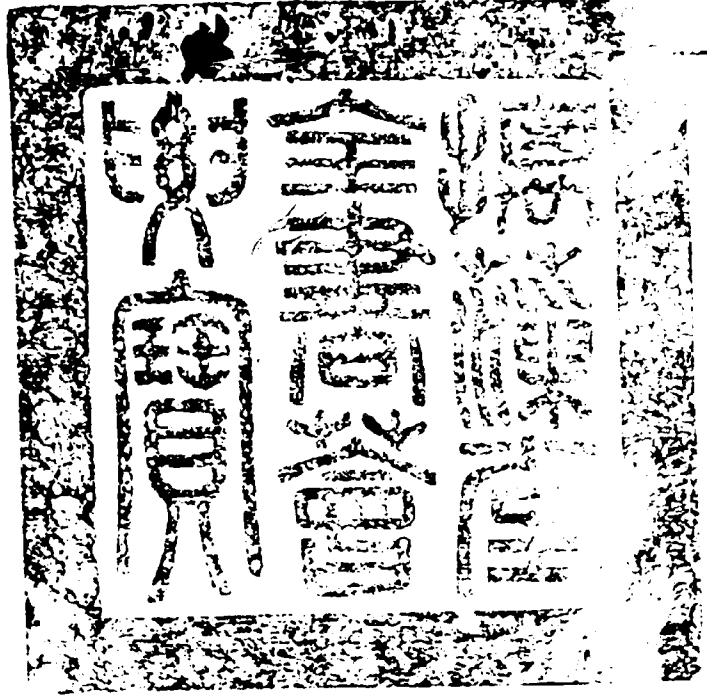
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四



總校官候補中允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目柴模
謄錄監生戶夏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十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
盡己巳元文宗天歷二年 凡十八年

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論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
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

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
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阿薩爾為左丞相章律為

平章政事○六月朔日食○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
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

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
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

公即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
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

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
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

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有院臺部之屬
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

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泰理機務哉
乞自今惟大臣可恩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方許起遷庶免朝
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先於慎惜名器名器慎則奔
競之徒不得以覬覦由是正朝廷以正百官

百官正萬民皆自此而推之耳武宗爵賞太濫不為慎惜故左右之人如官者衆此元世之大弊也苟不於此而禁絕之則取繒屠狗之流亦將魚貫而進天下不至於大亂者幾希矣仁宗即位之初首為此懼勅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黃緣之途遏觀之而向之所謂僥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叙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直書于冊蓋予之耳

廣義

書此足以見其重名罷也文無羨辭而美在其中矣

秋七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赦○十二月李孟罷以張

珪為平章政事

帝欲以伶人曹權珠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尚書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癸二年春二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古勒為右丞相○立

皇后鴻吉哩氏○彗出東井

丞相圖古勒言頻年亢旱民黎斃食而又隕霜雨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變理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圖汝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黃緣特旨濫授官爵徵政宜徵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也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額卜德呼勒為平章政事

○六月京師地再震○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

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發明

夫以褒高年所以長其長也恤孤稚所以幼其幼也嘉孝子所以親其親也旌節婦所以義其義也此皆為國之先務而崇儒重道尤為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意善矣蓋世祖既未能行成宗又不能舉而武宗亦未能及仁宗慨然創始從祀廟庭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則其崇先儒重吾道之意彰彰耳所以卓冠羣倫迴為元世之令主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書詔以諸賢從祀者崇道統也

河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陳毫雖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漂民田廬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試漢人南人科日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廣義

科舉書曰初詔行者以見元人前此未嘗設科取士也

京師大旱疫

帝問群臣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數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誅放罪囚以為祈福如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黃緣以免寔奈

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
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發明

仁宗即位僅二年而災異之多迭書于冊知
六月日食其出東井京師地再震河決京師
大旱疫綱目皆筆而不削者是時弊政多革朝廷
清明而災異不息何耶意者西僧佛事殊放罪因
奴婢殺主妻妾殺夫資緣獲免寔奈典常天下之
亂莫此為甚也尉遲德誠之言是矣帝不深鑒惜
哉

甲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二月圖古勒罷以阿

薩爾為右丞相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知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非漢人其署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居右遂拜
參知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發明

文武之階宦者雜授此漢唐之陋習也有宋
因之而不革元朝襲之而尤甚此皆昏君庸
主不顧是非之通患也且宦者之職不過使之供
洒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走趨而已文武之階豈宦
者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弊一新故轍是亦知過
必改之盛心也使自今勉之改易陋習勿為他
日之操奪又豈非有元盛德之主
哉惜乎鮮克有終不能無失耳

秋八月帝還大都○地震

冀寧汴梁反武安涉縣塚官
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先是阿薩爾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
特們德爾代遂拜特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
重事居數月復右丞相
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詔吏生贓罪者黥其面○十二月復以李孟

為平章政事○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借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
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
文

發明

易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程傳曰天在上澤在下上下之正理也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之所履常如是故取其象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
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
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
不可得而治也是時士民尚侈借禮費財益由上
下之分不明士民之志未定貴賤何由而別乎尊
卑何由而正乎仁宗既知其弊禁借用之階定車
服之制然後貴賤既明尊卑斯正而民之
志於是乎定也豈不深合乎時中也哉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履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
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齊以定優劣每季
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齊踰再歲始與私試
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
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殿
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
律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
期限俾迫貪刻用事富民酷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
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極家
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租百畝以給軍需餘
田志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百年戶有定籍田
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
笑飲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
並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三月初賜進士呼圖克岱爾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
出身有差

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
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
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發明

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
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
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則其興賢
育才之意良可見矣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
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
屹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美哉特書曰初益
予之也

章律罷

律請告歸江南奪民田中丞楊多
爾濟劾之罷為江浙平章政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五月成紀縣山移

見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
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
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常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發明

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
動則見出乎常理是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
王修德百載順履天地於焉而但萬物於焉而育
句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山荒胎殯卵殞之
患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
之育必育吾心之萬物夫綱目所書山崩川竭有
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謹而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加不宜加也吾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故言之非難行
之為難所以古之聖賢必欲言之相符合也蓋學
士文學之任非宦者所得為去年夏書勅自今
宦者勿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僅充踰養而書加
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曾謂學士之職非文
階乎此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
欲之挾括耳綱目所謂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江西湖廣饑○秋七月畿內大雨水○贛州民蔡五九

兵起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爾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窮智密島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項畝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章律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廣義

大抵民之率眾為寇者豈其得已也哉由乎上之人有以促之也故秦始皇以頭會箕歛

而促陳勝之徒唐僖宗以賦歛愈急而促黃巢之黨女百之勢強而宋徽宗括民田以促之蒙古之方張而金哀宗括民粟以促之何也食為民之天也氏之無食猶魚之無水木之無土也魚無水不活木無土不生民無食必死然而魚也木也乃無為之物也若其無水無土則安于死耳豈有他哉至于民者至愚而神曰非魚與木也是以君人者一失其馭必掉激其憤悶之心而有不勝其禍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矣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以此歟有天下者慎勿以非道促之可也故綱目於蔡

五九不書曰作亂而書曰兵起者意有在焉

八月帝還大都○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還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八臺其禮前所無有田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旨出為雲南右丞陞辭帝令仍為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南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穆爾齊達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事

十一月慧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薩爾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敬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發明

自七月至于是月綱目書江西湖廣饑畿內大雨水贛州兵起慧見紫微垣此皆災異盜賊併之而起然則朝廷警猶元氣而四方警猶邪

立武宗子和實拉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即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努復勸立和實拉召喀拉托克托言之托克托曰太帝定宗社居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宮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努曰今日兄也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托克托曰我不可諭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徵寵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又與太后幸臣寶勒們譜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廣義

仁宗此舉即宋太宗之所為也其有負於武宗也多矣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章律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及經理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卞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五萬石

發明

漢大陽田租之半君子予之元自經理括田之害民病深矣仁宗知此而能詔免自實田

租二平則是有勤恤民隱之心也
豈不善哉揭而書之蓋予之耳

丙辰三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張瑄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張瑄嘗勅特們德爾不可使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瑄切責杖之瑄師甚與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瑄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擇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發明 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平章政事張瑄已世祖時則有許衡仁宗時則有張瑄文宗時則有虞集皆出於不得已託詞而去者也太后怒瑄嘗勅特們德爾爾爾帝出幸切責杖之君子豈可以苟祿乎遂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亦文具矣如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同意君子宜參考之

禁方春畋獵

初有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象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

發明

太史令微之微者也卒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守敬長於天文水利以成一代之制則

其不愧足職亦多矣故書予之

夏五月以拜特穆爾蕭拜珠並為平章政事○秋八月

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與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吹噓何也復厚賜之

廣義

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蒙古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張弘範龔厓山之日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矣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愧子昂于千古也

十一月周王和實拉逃居漠北

和實拉次延安其臣圖古勒及武宗舊臣哩日嘉璋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開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剌罕平章塔齊爾西臺大夫圖魯卜中丞托剌哈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己爾塔齊爾背約襲殺阿剌罕嘉璋和實拉乃走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察克台等部居之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書逃何諫心也和實拉惑其北則周王不能辭其謀逆之罪矣直書逃居則其畏罪苟免之意豈不為可見哉

十二月立子碩迪巴拉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三月帝如上都○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珠惶愧頓首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發明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一書閔雨也胡氏曰閔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傳稱信公侯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今而四月不雨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則其憂民之心為可知回視愚不知懼豈不大相懸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也哉故綱目特書曰夏四月不雨乃所以著其勤耳此綱目取法乎春秋之意也

五月以齊勤特穆爾鄂博哈雅並為平章政事○六月

特門德爾罷以阿薩爾為右丞相

特門德爾之再入相特勢貪虐先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珠稍牽制之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門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勝可多爾濟魚得特門德爾受賄賂鉅萬乃與拜珠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罪點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誣國之罪在僧格阿哈瑪特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門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多爾濟

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

以額卜德呼勒復為平章政事○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為平章政事○賜衛士錢帛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驛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類此者以言于朕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

發明

賜衛士錢帛何以書所以予其恤民之心也帝問衛士之貧特命賜以錢帛其意善矣故特書予之

八月帝還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乘天總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臣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以博迪蘇為右丞相阿薩爾復為左丞相

阿薩爾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詔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係西

域人不壓人望因懸辭遂以宣徽使博迪蘇為右丞相阿薩爾仍左丞相

嶺北地震三日

發明

綱目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地震三日者地震三日則其變大也仁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見帝豈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實仁恭儉而天變若此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於影驚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所書則天人相與之際毫忽無或可不謹諸可不

諸畏

戊午年春正月賜邁珠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禮部鑄太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諸史冊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發明

書曰官不及私昵爵用及惡德况乎上公之爵

誨諄作書致戒者慮其有借傲之失也然非功德隆盛者詎能及哉今元人少有私愛者遂以是爵

賜之不亦輕名施乎

二月朔日食○寫金字佛經

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樊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題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元至三十一年間顯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滿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發明

善識之也休倚之言何益於事佛氏之教何善於人而以金字寫之糜金三千九百兩他物稱是抑奚以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乎嗚呼以所費之金養天下之賢士以所寫之字錄天下之奇書豈不安富尊榮而越軼前古耶不能以此自明而作為無益之事詎非大為盛德之累哉直書

手冊不再見

廣義

嗚呼自東漢以來奉佛養僧者未有如元人之無法也明矣世有溺而不知返者哀哉

夏四月以齊諾史弼並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衛王阿穆爾克克名應圖識因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埃時而發

至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發明

子玉倡為鬼說愚誘衛王其謀既露自取亡滅然則識緯術數之學果何益哉故既以作

亂書之至此則正其伏誅之罪也然而以妖術惑眾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以伊拉齊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種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每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因江西茶副帕哈哩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增至二

十八萬九千餘錠即縣所輸錫山谷之產不能充其
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散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
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
江南倉庫事節又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發明書增文宜增也王者為國與民同利而不私
其所有故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世祖初置捐茶司以徵其稅今復增而益之
則郡縣所輸錫山川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
取之民之貽害亦甚矣
故書增稅以深貶之

己未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帝如上都○以特們

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黃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
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事并內外事勤其不可轉導東宮者
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發明

董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此
先正之格言也易曰紫以養正聖功也特們

德爾嘉和小人黃緣進取以之為太子太師則幾
何而不為太子之累乎是時趙世延論其不法帝
皆不聽嗚呼仁宗號稱明睿而反溺愛小人為之
羽翼他日養成亂階伊誰之過歟故特書以志其
基禍之本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
三千三百餘間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

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祖宗
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
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
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
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伊
魯特穆爾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者唐玄宗宋徽宗
皆常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保
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道哉帝乃止

庚申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

廟號仁宗國語稱曰布延國皇帝天性恭儉通達儒
術兼曉釋典不事游政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
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
時加恩眷大官進膳必分賜賚近有司奏大臣每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測移時其孜孜為治
一遵世祖成憲云

發明

淮南諸路大水此書正月朔日食而即書帝
崩于下則其變不慮生信矣世之人主以災異為

玩而畧無恐懼之心然以災異之已然者觀之則
掠如影響未有一毫之差或所以綱目必書而不
削者欲使後之人君驗已然之災異修將來之德
政而毋敢怠荒耳苟或不
然又豈遇災而懼者哉

博迪薙罷○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
日參議者事涉津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
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
下也徵政院使賁勳們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

子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宜輕動侯子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發明 北維之晨惟家之索太后不知夫死從子之義擅拜右相不亦專乎考之分注特們德爾

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則是特們德爾不能逃其受緣之罪此特書太后以者可見特們德爾之再相

獨太后主之其他皆不欲也厥後專權擅政戰殺忠良誰定啓之乎此可見小人之才本不足以大

受焉

二月太子以赫魯趙世榮並為平章政事○籍江南冒

為白雲僧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誣謗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壽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奉旨追奪諸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賦賄鉅萬至是始正其罪

籍其罪度為僧者復為民

發明 嗚呼自元人入主中國紀綱不立法度廢弛未有若此之甚且以沈明仁江南一愚民耳

得以資緣作妖至于若此之盛而猶不見正其何罪則元綱之不振也明矣國運之衰於此可見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

爾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珠及多爾濟攻其奸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勤

們御史大夫托克托呼鞠之罪以遠太后旨多爾濟曰中丞之職祗不即新汝以謝天下果遠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泣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坐者

皆慙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洶道路相

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劉剪髮毀容自誓以

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誓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

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險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

不熟慮也眾皆危之特們德爾

大悟曰非左丞言幾悞吾事

發明 嗚呼小人之私而不公之心也苟有微疵每懷忿慮一旦得志遂國報復此固小人之

常態也特們德爾憤拜珠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誣以違旨逆皆殺之然則小人挾其私憤濫

及無辜而使忠臣義士陷於死地之中而人主不能為之辨明羣臣不能為之籲告哀者直書特們

德爾殺則其無君之罪又安可辭權其輕重正其是非此綱目所以為斷案也

廣義 中書平章政事與夫御史中丞位高責重者也特們德爾殺之若草菅則元人之失政可

見

三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

皇太后○加特們德爾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得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

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絀繆若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恐諸復輿矣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已說構于上盡奪其前後封
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學賢侍講學士致因其
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
蘇口爾單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發明

小人之禍至是烈矣奪者強削之詞特們德
爾疾孟初不附已說構于上盡奪其官則亦

已矣而又左遷之為學士嗚呼英宗未即位之前
聽其所為今既即位之後亦聽其所為是豈人君

之道也哉觀乎此然後
可知當時之得失矣

廣義

抑觀孟以仁宗東宮舊恩超擢至此仁宗既
崩孟勢孤矣于時即當引去可也然則可去

而不孟馬
得為留乎

以拜珠為平章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三

拜珠安國孫也初襲為宿衛長者在東宮聞其賢占
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拜珠天子宿衛而私往

末東宮我因得見亦豈呈太子之福耶卒不
往至是田太常禮儀院使擢拜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進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
御等進頃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發明

人主初登之書或未必能保其終如英宗之
清儉益終其身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矣若

其治做不進者自固雖無書未得其策焉可以彼
此作段其善而不錄或此細目所以於近臣獻

七寶帶却之也
皆持書于冊者也

帝之口不亦異乎孔曰美狄之有君不如諾夏

之七也
信哉

殺上都留守賀勝

特們德爾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
共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發明

尹氏曰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則奸邪不能
欺莫患乎闇闇則奸邪得以乘特們德爾怨

勝嘗發張弼之獄乃構殺之而英宗竟不察其是
否一聞誣譖即正典刑而其不明之過為可知矣

賀勝寬抑之心為何如哉故
書殺而不去其官明無罪也

阿薩爾罷

出為嶺北行
省平章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三

以拜珠為左丞相罷喇呼塔斯哈雅並平章政事○平

章政事赫魯御史大夫托克托呼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魯托克托呼阿薩爾實勒們等與約蘇穆爾
妻伊塔薩已謀廢立事拜珠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

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
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發明

赫魯等謀為不軌將圖廢立此誠亂臣賊子
之魁罪耳按罪行辟持書伏誅則其特逆之

罪豈不於斯正乎至若不
去其官所以深著其惡也

以特穆爾圖為平章政事○六月以喀喇托克托為御

史大夫○詔免沙門錄役○秋七月罷喇呼罷以燕恂

為平章政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呼誣告之速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故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問上係之于獄逼今日裁世

發明

凡書下某官獄無罪之詞也自特們德爾專政以來凡有私憤期於必報欲殺則搆以罪而殺之欲左遷則搆以罪而左遷之欲奪其官則搆以罪奪之欲下之獄則搆以罪下之有求必得無願不從而英宗畧無可否於其間者英宗之待小人如是其厚而待君子如是其薄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下獄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冬十月帝還大都○十一月始服衮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衮冕以行禮至仁宗室執款款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廣義

英宗即位之初見于史冊者其謬多矣獨此最為得之

河南饑

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存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特們德爾奏此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訴訟者則禁之

發明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是故國之治者由其上情得以下通下情得以上達國之亂者由其上情不能下通下情不能上達耳今言事者得以專達則庶幾無壅蔽之失矣豈不為當時之感事哉故書

廣義

特們德爾之計可謂奸矣而英宗拒之不亦當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於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闔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遠尤戒慎今鰲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發明

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其失國之體大矣英宗因張養浩之言尋為革罷則一舉而聽言革弊皆在其中也又豈其他復諫自賢者比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則予之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分註載養浩之言豈特元人之所當戒實萬世有天下者之所當法也英宗悅其言以旌

其直不明
而能之乎

二月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時勅建西山佛寺甚急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家
寶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
殺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家
寶成珪李謙亨流錮爾于地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則斷不偏明則聽
合理苟無剛明之德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
者多矣值東作方興之時督西山佛寺之役人不
能諫也而觀音保等諫之人不能言也而觀音保
等言之蓋亦忠於朝廷者不聽而已哉之何為英
宗又非昏庸之主曷為舉措之若是耶書殺而不
去其官所以譏
其失政之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廣義

蒙古篤於奉佛若飲醇酒而不覺自醉蔽銅
深家雖聖人與居莫之能化觀音保等不能
勸破此意而反遭毒手孰云智乎然則不
立于惡人之朝者豈伯夷之矯情也哉

三月帝如上都

帝以察罕諾爾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珠曰北
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
興大役以妨農務
恐失民望從之

以特克實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夏五

月遷武宗子圖卜特穆爾於瓊州

時特穆爾私懷固寵搆骨月諸王大臣莫不自
危中政使耀珠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徒圖

卜特穆爾海南國禁曰者毋交通諸
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朔日食○禁妄言時政

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
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廣義

時元人之政皆出特們德穆爾然則禁言時
政者彼將恣已所為而無忌憚也噫時政且
禁言之則凡欲攻特們德穆爾
之惡者尚誰為之脫頭哉

以濟爾噶朗為平章政事○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戶時大
雨水滲沱河及巨馬河溢

秋九月帝還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先是駐蹕興和左右以寒請還上曰兵以牛馬為重
民以稼穡為本朕還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何
計乎寒至
是始還

冬十一月命特克實領左右阿蘇衛○十二月立皇后

伊奇哩氏○作壽安山寺佛像

置中瑞司領之治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
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發明

作不宜作也天子主善天之下居臣民之上
發號施令罔敢不正設正行辟罔敢不端以
其為萬邦之表率故也今乃費有用之財作無益
之像縱使其佛果靈安能舍淨土而居於土木骨
體之上乎此理甚明無足疑者英宗何若是之愚
耶弗思其也噫以堂堂萬乘之君而作僧刹佛像

豈不深可愧哉
故特書之

壬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廣義

嗚呼為性聖開來學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
太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吾夫子者出則人類

之絕久矣雖有帝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
功于國家有功于生民自開闢以來未有成於吾
夫子也彼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駕一偏之說以
聳聳愚駭引徒延蔓踰居中原卒不可解至于季
元其勢益烈蓋自世祖以來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毀宋故宮為佛寺幸大聖壽萬安寺建天壽萬寧
寺寫金字佛經作壽安山寺佛像靡費鉅萬畧不
致惜至於吾夫子但卹其子孫之貧乏者而未嘗
見其有殊恩異禮甚則遣宦者而釋奠焉向無加
號一美則與俳優之儔者幾矣嗚呼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元人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五

二月以奇徹瑪魯並為平章政事○禁捕駕意違者籍

其家○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滂民
飢故也

發明

人君之德不一而卹民之道為先能卹其民
則所以得民心者正所以得天心也今因十

二郡旱滂民飢之故特免半租則其卹民之心
藹然見于書法之間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七月特們德爾卒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
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

其所為乃任拜珠委以腹心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
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珠奉旨往立其祖安國碑于
范陽將後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

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于家

發明

特們德爾不書爵惡其奸佞也特們德爾憾
蕭拜珠乃構他事以殺之誤國妨賢厥罪匪

一英宗苟能行天討特們德爾豈容輕宥况其相
業無聞如奪李孟之爵如殺上都留守賀勝之類
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
貶耳若生免刑誅死無讎奪則何以為筆削之權

衡

廣義

是賊也報復私讐殺害無辜可謂罪大惡極
者矣合正典憲以快人心今而得戴其元以

歸地下賊
實幸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五

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
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

去樂
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拜珠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珠右丞
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復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癸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

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珠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珠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發明 起者微權之詞予之也此舉皆當時之君子以之為用則其尊主庇民之心可見矣蓋由

拜珠之意有在耳

廣義 拜珠為相即薦老臣庶乎其得體矣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鷄鳴山房山黃蘆三又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廣義 特書于冊所以著其不專利之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出趙世延于獄

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珠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對

待者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

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外百無一失遷者是一人

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

命特克實擴舉臺綱

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們德爾貪嘉無厭汝等拱默無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詞不可以示後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發明

三代以後英君詠辟如漢武之表章六經明帝之臨雍拜老唐太宗之增廣生員明皇之作孝經序宋真宗之頒九經于州縣此皆播在簡冊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謹如作佛寺

幸佛寺寫金字經兩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畧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尚虛無而不知禮義之失也

傳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安有天子崇尚虛無而欲化天下于禮義豈不難哉

廣義 吳澄拒英宗之詔可謂不惡而嚴者矣道學之寄豈曰無人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元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發明

大風拔木行宮殿災不祥甚矣元之君臣既無修德應天之實至是天變示戒猶不知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不踰月而君臣遇禍元祚幾滅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君統業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元乎何誅

廣義

觀英宗不敢忘其祖之節儉其過于方乃祖于田舍翁者遠矣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廣義

書詔減海運糧者所以著元人之富庶也特惠不能持盈守成國祚之作以衰耳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特克寶弒帝於南坡殺右丞相拜

珠

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產特克寶等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特克寶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諸王額特布哈等謀逆以特克寶阿蘇衛兵為外應特克寶先與前平章政事齊勒特穆爾殺右丞相拜珠特克寶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根皇帝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撤樂減膳近臣有稱鵬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詔耶拜珠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

發明

莊十二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棧及其大夫仇牧君子美牧能死君難夫君弒而大夫

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著其節而書殺不失官而書右丞相是綱目所賢也特克寶將弒英宗拜珠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拜珠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動者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綱目賢拜珠而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問有國之急務也綱目取則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然後知春秋綱目前後一轍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于鈇

誅之

廣義或曰分註載帝命作佛事而奸臣又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無以禳之拜珠叱拒

之乃已假令作之英宗果免于誅厄乎曰不免日何以知其不免日特特克實逆謀已成作亦不

作亦不誅與不誅實無係于佛事之作不作也特克實自知不行誅逆亦難免于誅戮此逆賊之本

心也故史稱英宗果於誅戮奸黨畏誅逆構大變有足徵矣日然則未有甲子具書于冊者也此何

以書八月癸亥日位莫重于君相弑君殺相事變之極也此綱目之所以特筆也

諸王額特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蘇特穆爾于北邊

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伊蘇特穆爾裕宗之孫晉王噶瑪拉長子龍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都爾蘇得幸于王嘗傾伺朝

廷事機其子哈克織事丞相拜珠遂歸是年三月宣使使塔克織知特克實欲害拜珠遂歸是年三月宣使使塔

坦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一日特克實密遣烏魯斯告曰我

與哈克織額森特穆爾實達爾謀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都爾蘇曰汝與巴蘇呼知之勿令舒瑪

兩節聞也於是王因烏魯斯遣巴勒密實特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諸王額特布哈及額森

特穆爾奉皇帝璽綬來迎晉王遂立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都爾蘇為平章政事特克實

知樞密院事○冬十月特克實額森特穆爾等伏誅

諸王邁努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命舒瑪爾節寧珠入

勒收特克實齊勒特穆爾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穆爾子治書侍御史索諾木議流張珪

日索諾木從賊親研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耶尋亦伏誅餘黨

俱免官

發明 裁君之賊法所必誅帝因諸王邁努之請悉正典刑討賊之義正也蓋亂臣賊子始則裁

其君者欲圖後主之榮利然往滅亡誅戮無一全生然則果何益哉雖然君天下之大惡而亂

臣賊子終無所逃者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汨沒耳苟使亂臣賊子而得以逃其生抑將

肆其欲而無禁矣直書伏誅所以扶人綱而立人極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廣義特克實書伏誅者著元人討賊之義也

以額卜德呼勒平章政事○十一月帝至大都○詔雪

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等冤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已延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黥竄李謙亨成挂罷

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諸詔雪之詔生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發明 已久矣帝初即位而能首雪其冤此亦存天理于既沒也大書

特書深予之耳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母鴻吉哩氏為皇后

廟號
顯宗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至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政事瑪喇勒領太常禮儀使當遣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柘不謹當待罪而及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發明能守夫以元失其政每臣擅權雖先帝神主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太廟其能國乎故大書之所以譏帝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三五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伊嚕特穆爾雲南額特布哈海南庫魯克布哈尼嚕軍博囉烏魯斯布哈海島並坐與特克實逆謀

封邁努為泰寧王

舒瑪爾節言南坡之變諸王邁努逃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黨逆者惟有邁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邁努為泰寧王

以都爾蘇為左丞相

茂穆蘇寧珠索多並加光祿大夫賜舒瑪爾節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甲子 泰定皇帝泰定元年春正月以奈曼台為平章政事

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傳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默色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行義貞觀政要等書

發明

人君莫大乎好學君不學則無以知治亂臣不學則無以濟經綸此學所以為治天下之先務也元易五主歷年五十然未見其有能開經筵者帝即位之初未遑他務而首開經筵可謂能知先務者矣豈不為自我作古者哉綱目特書意有在爾

廣義

元自世祖以來紛紛舉送見于冊而未有一開而日星朗然豈不為之一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三五

立皇后已拜哈斯氏○立子喇實晉巴為皇太子○夏

四月帝如上都○大風地震

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以其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等官集議言特們德爾嘗與特克實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害構成弒逆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實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窺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讐諸王額特布哈博囉囉嚕特穆爾庫魯克布哈與特克實逆謀罪止于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連王托克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忽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月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

紀綱從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
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里前太尉布哈
矯制令英實強收鄭國實妻鳴哈刑曹逮鞠服實竟
原其罪夫匹婦銜冤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鞠正其
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
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中貴之人
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
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微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
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
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
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
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黜祠佛事名
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錄悉停罷游惰之徒妄投
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
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三

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
數給之餘悉減汰特們德爾專恣特克實構逆良善
死于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係
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
省行臺體究與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
力死者給鈔贖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
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
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
德團槽之制所賜勳戚及官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
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
非有功勳勞効者明實跡不加賞賜請
皆著為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發明
風乃陰氣地乃陰質前書大風拔木而有
逆之大變此書大風地震者夫小人陰之類
也是時大姦雖誅羣惡尚在黃緣進用漸干政事
而大風地震之應不在茲乎分註既載其集議之

事而所上之言帝復不聽惡在其能集議耶故綱
目皆削而不書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 觀張珪一疏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道不行也道既不行又不能
去惡在其不愧大臣也哉

秋八月帝還大都○封圖卜特穆爾為懷王徙雲南王

旺沁為梁王○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是歲

水旱蝗

發明 其曰水旱蝗災及民物也言災而不言地災
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重民事謹天災
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胡氏曰遇天災而不懼忽
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務以震之國之亡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三

日矣綱目書此欲使後世人君遇天變而嘗懼修
民事而不忽而不可視為泛常也其義豈不明且
切哉此綱目書災異而
不書祥瑞之深意爾

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三月

帝如上都○夏四月革大臣燕領軍務

參知政事尊布達哈言大臣領軍務前古所無特克
實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
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
庶勦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五月河溢汴梁○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都爾蘇

罷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

發明 不書罷都爾蘇而書都爾蘇罷為御史大夫
則是可罷者也復以為相果何禮乎帝之是
非誠大謬矣故書復以為
左相以著其貳過焉耳

十二月以達實特穆爾為右丞相

丙寅三年春二月以察納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夏

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歸者保定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
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
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
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寧等郡
半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發明

饑必書重民災也夫以畿內河北山東皆元
根本之地而同日饑焉則民之憔悴亦甚矣
孟子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秦定之世災異迭見
而饑饉頻仍則其業亦殆矣哉故特謹而書之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
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
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汚婦女奉元一
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
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者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
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
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
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郵傳之設所以
速使節非軍國
重務不得輕擾
之至於金字圓
符元時用以備
邊乃僧人佩符
乘驛者多至傳
舍不能容無謂
甚矣元政之良
於此可見

秋七月帝還大部○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
梁樂利堤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田利况土田祖宗所有
子孫當其惜之臣恐茲復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徵福
嘉納之然不能也帝

廣義

嗚呼泰定可謂愚矣去年大風地震又水旱
蝗今年畿內河北山東民饑并河決陽武况
以西僧馳驛擾民方禁止之今又以田而賜僧寺
何其恬不知省耶惟其若是故明年旱蝗民飢山
崩地震日蝕迭見
于冊不亡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十二月赦

都爾蘇當國與平章頌卜德呼勒以私意欲因赦
累朝賈潮所獻諸物之直及權用英廟至今為憲臺
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做災異而畏獻物未
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祿有罪者
官法世祖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
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職者將治之耶
置不問耶眾聞本言相視歎
息明日觀詔未遂稱疾不出
發明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此諸葛武侯之言也
是時都爾蘇當國以私惠肆赦累朝賈胡
獻物之直嗚呼以朝廷之恩典為小人之陰謀則
失禮甚矣不存大德而務小惠豈不為諸葛武侯
之罪人乎小人擅政而欺其君如此則其他時事
從可知耳然則泰定縱而不察以聽小人之所為

享國不永烏足道哉
故直書赦以深譏之

丁卯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禮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發明

郊所以祀天也地所以祀祖宗也皆帝王職分之當為非出位之事也然必有以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親往祀之所以通精神報厥本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泰定懷言不從乃以朕遵世祖舊制為言嗚呼世祖舊制固多而不遵者不少何獨郊廟一事遵之乎此皆理屈詞窮強辯飾非之意耳安有見義不為尚可謂之賢君哉直書不允深取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廣義

大抵祀者國之大事况乎天子之禮豈有大於祭天享親之禮耶是禮也奚可使人攝之聖人云吾不與祭如不祭噫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泰定享國不永厥有由矣

帝如上都○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發明

泰定之世兩書盜竊神主則其怠慢不恭之罪著矣夫以太廟神主所守至嚴而使盜得竊之尚可謂之有人之國哉此皆元人無意守廟而妖氣乘之竊其神主云爾然此特書竊武宗神主者誠以武宗舍子而立弟仁宗立子而舍姪則是違武宗之約而絕其統矣今而盜竊其主得非元人無意武宗而變易隨之以生馬不然綱目何不概書盜竊太廟神主而必書盜竊武宗神主耶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非元史舊文之可比也

早蝗民饑○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渭縣山崩碣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岷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朔日食

發明

泰定即位纔四年爾旱蝗民飢山崩地震日食地裂大風雨旱之變紛紛見於史冊未幾而有帝崩之應諸王爭立朝政紊亂豈非以先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蔡公張珪卒

戊辰致和元年 文宗皇帝圖卜特穆爾天歷元年 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等居守○徙懷王圖卜特穆爾

于江陵○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達實特爾爾都爾蘇親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發明

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不以貴而隆不以賤而殺不以中外而有異此通行之達道耳蒙古色目雖非賢哲然皆有父母之養初不生於空桑者詩不云乎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聞欲居親喪而反禁絕之者也元之悖禮可勝惜哉故特書禁所以明其不當禁也

五月以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寧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帝崩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皇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繼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感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殺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即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即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即非所宜立者過也若舊傳英宗之弑晉即與間焉故其歿不舉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以然者私憾也豈以其與聞乎哉而然耶觀者考焉

八月簽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

臣額卜德呼勒等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

江陵

雅克特穆爾以帝由晉即入繼與諸王滿都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雅克特穆爾因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眾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敵有不順者斬執平章政

事額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并左托多參政王上熙參議托克托吳秉道等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于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拜布哈為左丞相詹事塔斯哈雅為平章蘇蘓為左丞王布琳濟達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眾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嘗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眾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從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懼人心疑懼謀合連實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奈瑪台為

發明

晉人舍補立幼春秋譏之書謀逆罪悖也泰有屬而非倉卒無繼者之比今而泰定既崩太子當立父死子嗣禮之正耳安有舍其儲嗣而立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王者乎雅克特穆爾不顧大義逞其邪謀棄太子而迎懷王背國法而射厚利其罪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勢昭然矣此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廣義

或曰分註載雅克特穆爾以帝由晉即入與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觀於此則知其欲報武宗之恩故也何以大書其謀逆耶曰豫謀有言既以委贊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今雅克特穆爾臣事泰定尚

何異圖之懷乎臣事其君而懷異圖此所以為逆也况乎逆事成於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及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迎懷王耳曰周王兄也懷王弟也雅克特穆爾何不迎其兄反迎其弟耶曰周王和碩拉於仁宗朝嘗造謀以正名分且欲誅纓構之人事弗獲成逃居漠

北若圖卜特穆爾泰定初嘗召於瓊州矣後又封為懷王又命出居建康又徙江陵道路之近消息之通實非周王之比且于時人心洶洶推克特穆爾慮禍及故矯召懷王以解急難耳觀其謂眾曰懷王旦夕且至其意了然矣綱目書謀逆者誅其心也夫何過哉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殺參知政事圖卜台

初明將棟阿至河南以密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其僚屬庫哩等而勒兵以俟參知政事圖爾台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都而今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是夜圖卜台守刃欲殺之巴延覺遂拔劍殺圖卜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卜特穆爾發江陵使以巴延為河南左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四四

發明

殺殺無罪也巴延助逆無道與兵犯順而圖卜台弗從則其所守固君日之義耳圖卜台欲誅巴延而為巴延所殺悲夫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使忠臣義士戕殺于兇逆之手無所籲告可哀也已故直書巴延殺則其專輒無君之罪著矣

雅克特穆爾遣薩敦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諸

王滿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滿都阿穆爾台庫庫楚平章瑪魯集賢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等十八人同謀附推克特穆爾

發明

欲知順逆之勢當觀向背之人滿都等元室

助逆無道則其罪不待辯說而自明矣今而事覺遂皆誅夷嗚呼逆謀未成其身先戮然則倡邪鼓亂者果何益哉故既書謀叛以正其不赦之罪復書伏誅以正其討賊之罪由是亂臣賊子又安能苟免于天地之間哉

皇太子喇實晉巴即位于上都遣梁王旺沁右丞相達

實特穆爾將兵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發明

書皇太子即位于上都所以予正統而明當立也至是直書分兵討者正名定罪故耳今馬正其名義則明嗣君誅亂討逆而誅雅克特穆爾之罪也權其輕重而書之以討且著其正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四五

歸則亦足少伸大義於天下而使三綱之理未盡泯也嗚呼微矣

廣義

書皇太子討雅克特穆爾正名定罪也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明將棟阿庫庫台蘇蘇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知樞密院事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不曰至而曰入不予其辭不至帥兵討賊則其名義庶幾正也奈何欲竊神器怡然就道即入京師而畧無一毫避避之意則難乎免於叛逆之罪矣今入京師而書曰懷王猶見其為元之臣子至于裝位以後皆斥其名以

著其篡逆而非元之
臣子也其旨嚴哉

九月圖卜特穆爾毅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托

克等于遠州

發明 額卜德呼勒之殺前史以伏誅書未免失是
非之公論矣夫附皇太子拒圖卜特穆爾則

是舍逆從順大義所在反謂之伏誅可乎此君子
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意必有君子出然後綱

目之義大明于天下矣此
綱目循名責實之深意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由遼東入遷民鎮○圖卜特穆

爾襲帝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四十六

圖卜特穆爾至雅克特穆爾言授懷之際不正大位
不足以保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其兄和實拉在
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
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不得已
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
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國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
為太平王右丞相知
樞密院加巴延太尉

發明 襲者掩取之詞罪其逆也前書皇太子刺實
晉巴即位者正也此止曰圖卜特穆爾何益

不子其有天下也故書襲帝位若曰襲而取之云
爾綱目於秦書胡亥襲位所以明其不當立然胡
亥之立猶書矯詔襲位者又不俾矣故綱目直書襲位
則較諸矯詔襲位者又不俾矣故綱目直書襲位
以著其篡
逆之罪

廣義 按春秋傳輕行而取之曰襲
書曰襲者明其無上授也

梁王旺沁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不利

旺沁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遣薩敦先
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陳薄之旺沁兵稍却圖卜特穆

爾令雅克特穆爾禦遠東兵次薊州旺沁等兵遂破
居庸關雅克特穆爾閱之倍道還戰于榆河之北

旺沁兵復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陣相持
者累日旺沁再戰再北遂率餘眾遁還

發明 雅克特穆爾有可誅之罪則當遣將良將
罪致討詔告天下以誅亂臣猶或庶幾馬耳

既不能然乃以梁王為制將不諳軍務安能成功
今果辱王師故書與雅克特穆爾戰不利以罪之

其為中興之累多矣惜哉與唐書吐突承
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義同君子宜並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四十七

靖安王扣布哈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扣布哈等將陝西省兵東擊潼關破之遂克關
州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分兵北渡河中趨懷河孟

東官吏皆棄城走特點格南路武關破鄧州直
趨襄陽下郡縣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

拒之引還

圖們岱爾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破通州將襲京師
雅克特穆爾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大平敗沒死者蔽

野餘兵皆
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守闕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師過敵兵于良鄉南轉戰至蘆溝橋聞雅克特穆爾援兵至乃引去

發明 圖卜特穆爾襲位雅克特穆爾謀逆至是踰三月而諸王舉兵皆不書反誅亂臣討賊子

汲汲然惟恐或後益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未有能正之者諸王雖不純乎義要之名曰為元誅

亂之意固可暴白于天下故綱目詳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前史之修

以圖卜特穆爾為王故於諸王舉兵之事往往以謀反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

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由是大義明而是非正矣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雅克特穆爾遣人台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行臺御史滿濟勒噶台不至至是使者頌懷王即位詔至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四十八

西及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欲

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策丹勸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

盛德事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死

之

先是齊王伊魯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

出戰屢敗勢盛都爾蘇等奉皇帝寶降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魯特穆爾獲皇

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都爾蘇等于京師

發明 書陷何賊之也考之分註攻陷上都者伊魯特穆爾等必歸獄圖卜特穆爾者討首惡也

遁走者匹夫之事梁王遇難不能委身一戰同死社稷而乃逃遁苟免不亦賤乎遼王托克托死兵

難而分注以遇害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所以予其能全厥義也觀綱目之所書然後邪正逆順

各得其所而邪逆者必無容身之地矣

廣義 陷上都者乃齊王伊魯特穆爾與東路元帥卜特穆爾兵陷上都與趙穿弑君

而董狐直書趙盾意同誅首惡也

圖卜特穆爾告祭郊廟○靖安王扣布哈等大敗河南

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扣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拔虎牢旋引軍至汴會使者來言

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來招諭扣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輩後圖卜特穆爾遣使親諭之乃遂巡引去

發明 扣布哈等率兵討賊所向克捷名義頗正今賊而反正明矣既而河南招諭殺其使者苟能自

此聲大義于天下南向一決反正乘輿則討賊之義不亦偉乎惜其因賊親諭遂巡引還而甘

於自畫豈不深可惜哉特書引還深罪之也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

○遣使迎周王和實拉于漠北○圖卜特穆爾殺梁王

旺沁及左丞相都爾蘇等

梁王旺沁遁圖卜特穆爾慕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都爾蘇茂穆蘇寧珠薩題勒密寶額森特穆爾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發明 書圖卜特穆爾告祭南郊以罪其借書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于東安州以罪其逆書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沁等以罪其專然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明梁王之無罪因以見圖卜特穆爾有罪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網目誅亂討逆之深意矣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特稱兵燒絕棧道

囊嘉特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庫春等稱兵燒絕棧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道

發明 不曰起兵而曰稱兵者不宜稱也燒絕棧道其惡尤甚矣囊嘉特苟能少知大義移檄天下共謀討賊反正乘輿是乃臣子徇國之心也奈何自稱為王燒絕棧道則是乘時為逆而非為元討賊者矣然何以不書反是時逆賊在上囊嘉特雖反與之等耳苟以反書則是逆賊為正而天下必誅討賊之心焉綱目所以怒囊嘉特者正以罪圖卜特穆爾也其旨嚴哉此所以為綱目微居子莫能修之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白願者聽

廣義

短喪之說君子非之久矣况曰禁乎王道本乎人情豈容強哉至此書曰弛者幸之也

已天歷春正月周王和實拉稱帝于和寧之北

已二年 圖卜特穆爾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而僭國之與篡位者則分註細書之此所謂正統于上而人迫定矣然通鑑於天歷二年皆大書綱目則斥而細書之不予其為正統也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其義亦然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所以明其僭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詳察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廣義

抑觀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皆武宗之子而周王兄也懷王弟也周王蓋欲正名

分而不得遂逃居漠北而懷王遣使迎之其義得矣今也周王急於得國稱帝中道果何義哉且懷王奸雄之首而其襲帝位逐諸王皆其功也周王逃生不暇尚何功之有哉夫懷王於帝位豈不欲哉而其迎兄于漠北者公論不容而惟恐人心之不從也觀其襲帝位之時有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則其奸雄之心庶可折矣矣為周王者則當因其所迎而至京師朝見百官雍容不迫而致推讓之詞則彼奸雄之心庶可折矣然後不得已而即位可也惟其慮不及此所以卒有翁果察圖之禍惜哉

陝西大旱饑

陝西自秦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張
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
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橋于岳初
一兩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米斗
十三緡稍減而不用諸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
窘養浩檢庫中未幾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
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
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
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恟出私錢
濟之且命出命肉備示閭閻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發明 和氣足以致祥乖氣足以致異未有嘉祥非
和氣所召而災異非乖氣所感者也是時周
王兄弟各相為逆人神所憤天理不容由是時周
之氣磅磅克塞而早乾作矣早乾既作而饑饉生
矣由是而觀則知天人相與之際有
威必應矣如特穆爾不其可畏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二月圖卜特穆爾以貴妃鴻吉哩氏為皇后○追尊周

王母伊奇哩氏唐古氏並為皇后

伊奇哩氏周王母唐古氏圖卜特穆爾母也

廣義 追尊周王母者掩人耳目也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赴漠北夏

四月周王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上周王諭廷
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行在所雅克
特穆爾見周王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
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論以朕意雅克特穆爾

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皆院臺而已宜
擇人居之乃用哈瑪爾圖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
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
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
敗名罷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
命塔齊爾布達嘉勒二人協同其政天下國家譬如
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
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關失不以御史治之其可乎凡
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
各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
責也

發明 圖卜特穆爾迎周王奉寶璽非出於中心特
於行帳耶然周王既書稱帝而此不書者不于其
為帝也此不出其名而止書周王者是時上無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子况又較諸懷寧猶可恕耳綱目豈厚于周
王而薄於懷寧乎然皆倚名責實之意也

廣義 周王和寶拉既稱帝于和寧之北則圖
卜特穆爾此舉亦出于事不獲已也

周王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太子

廣義 太子天下之本京師帝王所居王者欲建太
子則當尊居京師詔告天下中外無猜庶乎

絕親親之心而有以定民志圖卜特穆爾於去年
十一月既以奉迎周王於漠北矣何以遲遲其行
又變漠北以忽京師之重適足成圖卜特穆爾乘
頤之勢且圖卜特穆爾欲得國之心如火斯熱然
其迎兄于漠北而奉寶赴之者皆其偽也豈其本
心哉今而周王遣立之為太子是保其逆謀也翁
果察圖之禍誰其尸之

以徹爾特穆爾為平章政事○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皆慮百餘萬戶

囊嘉特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四川赦囊嘉特囊嘉特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殺之於市籍其家

發明

囊嘉特稱兵借號其罪甚矣誅之宜矣曷為以殺書囊嘉特賊圖卜特穆爾亦賊也直書

曰殺不予賊討賊也

秋七月朔日食○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畫出賊既每一念至即拊膺慟哭竟得疾而卒關中之民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失父母至順間追贈平章政事瀆國公諡文忠

太白經天

發明

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時圖卜特穆爾畜無君之心其謀未露而其徵已見天

象昭昭特以著其骨肉之殘之慘耳是以人心之茫昧難知而天象之明灼可驗是故唐太宗之殺

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卜特穆爾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哉明乎天人之理然後可

與論綱目書法之意矣

八月丙戌周王次翁果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庚寅王

暴卒

廟號明宗胡粹中日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

聖綏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怒且懼

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帝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

特穆爾以後命奉皇帝寶璽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發明

周王圖卜特穆爾兄武宗嫡嗣圖卜特穆爾欲奪其位乃以弟弑其兄是尚可以君天下

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弑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于中和殿書今之周王亦以暴卒書之其書

法前後如一則就逆明矣然憲宗既以屬疾故逆黨尚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弑

圖卜特穆爾入見而是夕暴卒其為殺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弑則書地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故書暴卒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五

之意固非以為圖卜特穆爾諱其大惡也亦所以發明綱目之意也觀者試思之

廣義

嗚呼當是時也惟知有圖卜特穆爾不知有周王也况入見之時以雅克特穆爾為之輔

翼故八月丙戌入見至庚寅王暴卒是圖卜特穆爾在帳已五日矣弑兄之罪奚逃綱目於事變

之大者必甲子其日以志之也與特克賓弑君例同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奇徹台阿爾斯蘭哈雅

趙世延並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為右丞阿榮趙世安並恭知政事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並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大赦

發明 書復襲但重與之也圖卜特穆爾墓位其素
心也其迎凡漢北者姑欲塞人之議耳故行
帷一見凡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
之心遂矣此圖卜特穆爾始終之論也大書于冊
深罪
之耳

廣義 前既襲帝位于上都而今又
襲之而曰襲者其惡甚矣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何崇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陛
下龍潛建業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莫不踴
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初佛寺臺臣表正
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先
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
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五

違其教乎書奏
為免臺臣監後

發明 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既竊其位志驕意
滿肆為興作誇耀於人其志借矣圖卜特穆

爾居建昌今而竭其財力崇建僧刹以為龍翔于
此慶集于此而建寺以誇示於民嗚呼傷敗彝倫

滅絕天理俾而襲位欲蓋彌張由君子觀之豈
不甚為可恥乎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圖卜特穆爾襲位之初即奉佛教其用意差
別矣豈久安長治之象哉吁春秋責備賢者

君子於文
宗何誅

詔修經世大典

勅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
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冬十月徵故中書省臣托多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
放歸田里○十一月湖廣徭賊寇邊

凡二百八
十餘處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策喇實為帝師

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舉觴而進因曰帝
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
然

發明

若是乎元人之無識也西僧雖賢不過釋教
之支流耳所謂帝師者必其有道德之可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五

有規矩之可法父子能親君臣能義夫婦能別長
幼能序朋友能信首出庶物卓乎為一世之楷範
然後可為帝者之師也今策喇實以寂滅之教愚
誑汎俗誠清時之所厭棄者以為帝師何其謬哉
故綱目直書
以著其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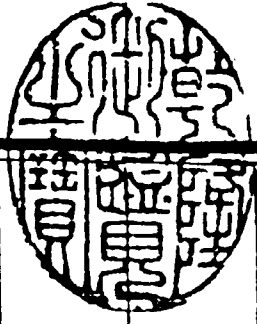
廣義 昔梁武帝三舍身於同泰寺為奴餓死臺城
今以西僧為帝師則是願為其弟子也奴與

弟子其分雖殊而其所以事之之義一而已矣梁
之武帝元之文宗其愚一也且朱子綱目有書曰

國師者而尹氏發明曰謂之國師于以見舉國之
人皆可師矣今而曰帝師始有甚焉嗚呼自來漢

以來奉佛之篤者莫如梁武帝元文宗然而梁祚
之不長元運之不承是佛之不靈也明矣使其有

靈而故短梁祚之祚促元之運則是
佛之行曾黑白之分有是理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五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柴模
謄錄監生 臣夏謙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十一 史部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 凡二十三年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宗皇帝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伊埒哲伯為



發明 文宗殺兄而奪之國徒以封其幼子為王之
日不亦晚乎雖然此蓋天理萌動之機有不
可得而泯沒者耳宋太祖篡周之國則命子孫世
襲崇義公元文宗篡兄之位則其子為廊王是皆
其真情難掩非納交要譽之心也身為天子而使
兄之子孫賤處下僚又豈無惻隱警揚之心哉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綱目特書於策所
以予其能悔乎

以鄂博雅哈為平章政事○平章政事多爾濟以有罪

免

基臣言其紊亂銓
選貪污著聞耳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制左丞相

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
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出
於一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
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復勿置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反遣豫王喇特納實哩督諸將往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討之

圖沁及萬戶布呼阿哈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布呼阿哈為丞相阿哈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奇珠為雲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為雲南左丞相及中尚御燕爾約蘇從喇寶納寶哩由八番進討之

夏四月饑○皇后鴻吉哩氏殺明宗皇后班布爾實

拜珠謀殺之

發明 夫者妻之表率君者臣之模範上行下效校於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文宗既殺其兄皇后復殺其嫂文宗隱忍縱以殺之者蓋由已不能正所以不能正其妻使明宗夫妻無故而俱殺然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文宗夫妻豈不忍心害理者乎故綱目直書皇后殺明宗皇后所以明其敵體而不可擅殺之意著矣

廣義 鴻吉哩氏得以殺明宗后者效攀於文宗也文宗之貽毒可勝言哉

五月帝如上都○以伊拉齊為平章政事○殺知樞密

院庫春貝托克托穆爾等十二人籍其家

庫春貝托克托穆爾通政使濟爾噶朗以雅特克穆爾權勢宗重欲謀誅之貝特家實托家以變告按問

並棄市籍其家

發明 凡處於昏亂之朝鮮有得其死者以庫春貝托克托穆爾等善事其君獻可替否亦且不

保其終則其餘可知矣是時雅克特爾誣證以其罪而文宗按問既皆棄市又籍其家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夫其官之意也

雲南宣慰使祿余等叛附於圖沁詔遣諸王溫都遜特

穆爾會諸路兵進討之

初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以討圖沁之功獲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於圖沁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特穆爾布哈被害詔王溫都遜特穆爾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托歡等並討之

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觀音塔伊將哈雅坐怨望造符籙咒詛事連刑部尚書烏納爾前御史大夫博囉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都留守烏訥爾俱伏誅

發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特們德爾奸邪娛圖而索珠乃其嫡子漸染父惡固非一日而流風餘韻尚有存者安可使之食祿於朝乎既而以符籙咒詛大肆怨望

然後從而行之不亦晚乎此蓋欺罔天下之通患必待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喻耳綱目特書伏誅所以正其誣罔之罪

秋閏七月趙世賢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踰七十固為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而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顏氏啟聖王夫人而顏子克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

八月帝還大都○大寧地震○始親視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

馬

廣義書曰始者以見前此皆使人攝之也嗚呼元

文宗為鐵中錚錚鏞中皎皎者也

冬十一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位列七十

發明書曰佑賢輔道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

合禮獨從儒一事深合事宜如前書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此書詔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此皆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廣義是年七月既加先聖父母諸賢之爵至是又

使無奉佛之非則文宗庶乎其得失

立燕王喇特納達喇為太子

二年春正月太子喇特納達喇卒○二月初立廣教

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魯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選一員

以巴咱爾為平事政事○三月司徒錫沙陳符讖

錫沙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詔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謙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鑑方建隆基為玄宗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五

命之符此崇表頌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傍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其恐啟

宋民志也事遂寢

發明臨之六三曰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朱子

之象其占固無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無咎朱子善於逢君於邪司徒之職非小矣而乃以符讖上之是為逢君於惡不祥莫甚於此矣豈非甘說臨人之意乎甘說臨人徒為失已則亦何益之有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文宗聽諫符讖之非宋之真宗殆不如也

浙西水旱

諸路饑民八十餘萬戶

夏四月武陟地震

適月不止

遣喇特納實哩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喇特納實哩及各省兵十餘萬衆擒布呼阿哈喇新之烏蒙東川諸夷皆款版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則乞分兵鎮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五月帝如上都○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六

澄泰廷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

臨川郡公諡文正

發明

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也故卒而其官以深予之

廣義

澄居亂世而未嘗辱已其周於德者歟綱目於其卒而月之者重其作人也

秋七月封巴延為浚寧王○八月朔日食○帝還大都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太子古魯達喇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更名雅克特古斯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齊喇擊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諾海往招之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齊喇潛師擊破賊皆殺五百餘人圖心之弟必里克圖庫齊舉家皆死獲圖沁弟二人之三人誅之祿遁去餘黨悉平

十一月朔日食○詔養雅克特穆爾子塔喇海為子

賜居第貲產

發明

前書詔皇太子出居雅克特穆爾家此書養雅克特穆爾之子為子其輕重倒置而紀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六

七

之大柰矣安有己之子出居於外而人之子反養於內乎文宗知雅克特穆爾助己之功而不知其所以敗壞國家之故知有奸臣而不知有公法也嗚呼一渠死不能翦艾不惟官之抑且寵之尚烏足與論人道哉合前後之書法觀之則其深疾當時切矣

三年夏四月諸王伊魯特穆爾謀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子之伊魯特穆爾與輝和爾裕勒珍達實班第實班第必喇特納實哩沙津阿古齊謀不執事覺皆伏誅

五月帝如上都○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

其非祀典之神
自後不許從之

廣義

淫祠盛惑民志固所當禁然止禁其加封亦不能毀未為得也王瓚按禮經以勞定國以

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祀典之神不許可謂明矣不知西方佛教曾以勞定國乎曾以死勤事乎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乎此四者無一能之而當時崇奉之極者莫佛為甚王瓚能言此死勤事而彼者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耶不然瓚必受其盛惑而與之俱也或者不敢非上所好而枯槩以保其位焉三者有其一臣不知其所見矣

雲南餞

詔蠲本省
田租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極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故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惠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名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職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戶有能聲善政事受節節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實品通選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者須歷兩任乃選內職請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備以年勞處常以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書議行之○河北

道廉訪使借嘉勞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二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宜計道里遠近定立段期其應省親者不行者生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詔廷臣議行之

發明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文而非志自滿者比矣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三年之喪古今通義奪情而起何義之有此固金革之變禮又宜可施於平日乎文宗既納臣言則命禁止亦庶幾有從善之心矣故特揭而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錄用托多王士熙托歡等○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發明自至順至是才三年而紛紛災異史不絕之書夏四月俄江南大水大寧地震浙西水旱武陟地震江浙水十一月朔日食雲南饑至是而有京師隴西地震下又書地震則其災異之多未恐懼之實而乃視為無知漠然不悟迨至於亡身而後已豈不深可惜哉綱目詳書而不削以為後世不重天慶之大戒耳

帝崩於上都

廟號文宗國語稱
曰濟雅圖皇帝

九月地震○冬十月廊王伊噶哲伯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斯后不從立王氏年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

以薩提為平章政事○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廊

王薨

廟號寧宗○王諱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柳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殺兄之惡人心天理可畏懼哉

太后遣右丞奇爾濟蕪迎托歡特穆爾於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率眾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南富魯氏之女曰瑪勒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生托歡特穆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郡王薨雅克特穆爾謂立雅克特斯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奇爾濟蕪往迎之

廣義

柳觀太后者乃鴻吉哩氏即文宗之后也向嘗殺明宗之后班布爾實後遵文宗顧命舍

已子以立廊王鄰王既薨而已子雖幼在他后孰不欲立已子而得專權聽政邪后則不然觀其言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斯言也何其公平廣大之若耶耶以善言而出於惡人若口曾謂天理民彝之可恨乎

四年順帝元年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恭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遠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立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弱血而死

發明

以死書賊絕之詞也文宗篡國殺兄賊也曷為

克特穆爾為之謀主是亦賊馬耳夫以亂臣賊子生既免於刑戮死而不加貶絕則是正邪錯亂賢否混淆不遇為元史之舊文耳烏足謂之綱目哉惟其善惡公而予奪正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君子曰卒小人曰死雅克特穆爾太師之尊細目去其官而書曰死者小人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夏五月京師地震○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於上都

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容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天下則亂用是議未能決遲延者數月至雅院特穆爾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約後當傳於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為太師右丞相薩敦為太傅左丞相

時有阿勒呼木特穆爾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不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室中逸樂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廣義 昔阜陶戒舜曰一日二日萬幾蓋言一日二日之閒事幾之來且至萬馬厥後阜陶雖曰萬事叢脞而舜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言無時無事而不戒勅也迨至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獨於庶言而不曰罔敢知者以號令出於君不得辭其責也嗚呼舜豈惡逸樂而好勤勞哉恐負上天之托故也厥後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然其皆出於此與今順帝以阿勒呼木特穆爾之言遂高枕深宮付天下於相忌而一應宰相處分與二世之任趙高無異信乎亡國之胎於此矣孔子曰一言可以喪邦此之謂也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
畿民四十餘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三

江淮旱饑○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

后雅克特禡爾之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璉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帝常以是調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發明

凡書以疾免實也謝病歸托也書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病帝也終綱目書謝病歸

三皆不得已而托之者也集因馬祖帝所托遂謝病歸當時之輕是官可知矣嗚呼君子之於小人勢猶冰炭每每相反然而始終不屈於小人者君子之全節也始終欲陷乎君子者小人之邪心也然則君子托於小人而不能全其志則豈不致其事而去哉綱目書此其不滿當時之意深矣

廣義

綱目於虞集書其官書謝病歸者表其見幾明決也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騰吉斯襲封太平王○十一月封

巴延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發明

書是日何應之速也上書封巴延為秦王下書秦州山崩地裂則巴延之穢惡著矣天意之垂戒昭矣夫以巴延奸邪小人不宜大用然元不顧其是非而概以王爵加之不亦過乎然甫封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三

王山崩地裂則巴延惡德見絕於天而變應之感捷於影響耳他日養成亂階敗壞天下誰實尸之元人但知有巴延而不知有天下遂使奸究之徒輾轉得志病國妨躄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不再貶而其義自見者此類是矣

廣義

秦州山崩地裂於封巴延之日所以兆其弒后殺王之虐也天道之驗可畏哉

甲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鄂博哈雅罷以圖卜台為平章政事○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發明 雨血雨毛皆世所不常有者不常有此所以
為異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敗傷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惜其以災為玩不知恐而所謂上天之
告戒者視為氣數之末而不求所以彌災之道是
以日積月累天怒民怨而不至於亡不
止也嗚呼天之告戒豈虛謬云乎哉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
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朔日食○錄許衡後○帝如上都○五月薩敦
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命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騰吉斯為左丞相
既而騰吉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為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及諸路旱蝗民
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下天是日京師地震鷄鳴

山崩陷為池方
百里人死者眾

發明 朱子曰言非俱日食而已而雷霆山崩水溢
亦災異之甚者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

幽王曾莫之懲也蓋赦於是日而山崩地裂亦見
於是日則是順帝之德有以見絕於天焉耳使其
自此警省日日新又日新於以消天慶而回人心
則庶乎其可也夫何敗德棄禮日淪汚下而天下
自此多事矣豈不深可惜哉
綱目特謹而書之垂訓大矣

廣義

抑觀去年順帝將即位夏五月京師地震既
即位而六月京畿大霖雨江淮旱饑秦州山
崩地裂今年春正月汴梁雨血三月天雨毛水旱
疫民饑夏四月朔日食至此又京畿地震雞鳴山
崩嗚呼人君即位之初而災變之多
者未有順於順帝也雖欲不亡得乎

帝還大都○冬十月始以珍格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聞太常博士達魯
曾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
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大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
而以妾母為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
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之失乎集賢學士
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皇后為后亦二后
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嘗以配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而巴延亦
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權魯曾為御史

發明

珍格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達魯曾正色
爭之至是復伸前議僅得循祀故綱目特書
其始以志之亦所以著蒙蔽者之罪也珍格武宗
之正后元人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而反欲以妾
母為正名實奈矣今魯曾一言后乃配享是乃勇
於為義者耳由是正妾之分定而名於是乎正焉
如唐書始以懿安皇后尊享
宗大同而小異學者試思之

廣義 此舉
得矣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
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
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於平隆今赤縣之民供給繁
勞農務方興而馳驅冰雪之地儻
有衝厥之憂奈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郊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
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夏五月帝如上都○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

弑皇后巴約特民

時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期曰天下本我家天
下已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六

達賚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帝數召達朗
達賚不至郊王齊齊克圖發其謀六月晦騰吉期伏
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鄂勒哲特穆爾等掩捕
獲騰吉期及其弟塔刺海誅之餘黨奔達哩達哩即
應之殺使者以禍旗帝遣阿巴往諭又殺之率其黨
和尚等逆戰敗走鴻和特穆爾所阿哩察徹爾執送
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期事敗被擒攀折
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
曳出斬之血濺后之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
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
尋殺之於
開平民舍

發明 騰吉期賈巴延之竊權榮廢立之私智稱兵
犯闕克燬燦人其罪甚矣故書伏誅以正其

罪皇兵雖有衣蔽塔刺海之過然亦當正名其罪
揚於王庭奉天討以殺之巴延何人而擅執國母

以殺乎前史皆以殺為文綱目慶文直書巴延殺
皇后畧無一毫假借然後誅亂討逆各得其所而
亂臣賊子假公以營私者則其罪始暴白天下耳
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旨嚴矣故曰綱目修亂臣
賊子
懼

廣義 嗚呼巴約特民之見殺天其或者欲
假手巴延以報雅克特穆爾之惡乎

九月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
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者庶費
之患
從之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以昂吉爾為平章政事○詔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七

科舉

初徹爾特穆爾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
甚盛心願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
莊田祖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
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
之不報守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
詔已書而未用重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把延怒曰汝
風臺臣言徹爾特穆爾邪有壬曰太師擢之徹爾特穆爾
在中憲御史三十人不敢太師而聽其壬豈有壬權
重於太師邪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
人才缺望也巴延曰舉子多以職取有壬曰科舉未
行時臺中職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
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
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
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

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
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
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
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否也巴延心然
其言而議可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期日宣詔
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
侍御史布哈請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
折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發明 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
科舉今既罷之則是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
為之紀綱由是大壞矣欲求天下之
不亂其可得哉特書曰罷蓋譏之也

廣義 自古治天下者恒慮遺才故設科舉以網羅
罷之則元人之國可謂空虛矣譬猶百圍之
木而不內固者風得以仆之也而由乎風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做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
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
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廣義

嗚呼元之順帝可謂不達於理者矣雖其年
號如唐虞而德政不及唐虞其能免於敗亡乎

昔始皇以功過三皇德兼五帝且欲以一世二世
傳之萬世然而仁義不施而暴虐日甚故止於二
世而亡耳曾為三皇五帝有是哉今也上天示變
正欲其修德改行夫何順帝德政不修反欲繼世
祖之元以延國祚正猶大寒方至而加以
絺綌曾何補於寒哉好文之言不亦當乎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一
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
有命大臣議加禮典至是尊以為皇太后后許有壬
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
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
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
矣不從監察御史哈布哈率同列奏言孀母不宜
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眾懼台哈布哈曰此
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
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
以旌其直

徹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

徹爾特穆爾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為已女冒請珠
袍等物於基臣復劾其罪而已延亦惡其忤已遂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於南安人是
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丘

丙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瑪勒岱為皇后○夏四月以

特穆爾布哈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秋八月朔日

食○九月帝還大都○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滿河白河水大溢為災黃州蝗
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民饑甚
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
役以為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丁三年春正月帝畋於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韓台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帛韓台等因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

發明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果則庶幾有從善之心也至是直書畋於柳林三十五日日是時災異頻仍政事多闕不思警惕而乃急荒謂之何哉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夫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順帝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綱目之前皆有可樂何必載駢載駢以效武人之為耶直書於策深貶之爾

廣東朱光御河南棒胡等兵起

先御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二十六

相結為亂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眾反於信陽州破歸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左丞慶通帥兵

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言

反將中以罪許有士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御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

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以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發明 粵自光御倡亂棒胡聚眾應之至是五六年

強藩巨鎮不聞有勤王之師謀臣猛將不聞有破賊之功夫以大盜橫行如此而元之君臣了無一

策雖欲不亡其得可哉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勝其書其為元人深歎也夫其為後人深戒也夫

廣義 嗚呼秦二世欲窮所好所樂有陳勝吳廣之徒隋煬帝務乎窮奢極侈而有玄感李密之

輩元順欲馳騁田獵而有光御棒胡之兵噫豈惟三君為然哉自古國君未有不以逸樂而亡者也

二月朔日食○定服色器血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生雙角五爪龍八龍九萬壽字楮黃等服至是以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錢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民訛言采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刷取童男女一時嫁娶已盡

發明 世祖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立

承緒政事愈益乖錯至是有訛言采童男女

之異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

在日矣

西番亂

殺鎮西王丹巴尋蔓延侵至二百餘處詔立行
室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彗星見

凡六十有五日自昂
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蝗

河南武陟縣未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
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澤河皆溢沒
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
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
牀凡六日方止所損人物甚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
和醢鹽既加則酸鹹損麩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
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
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
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
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屏
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數人至
誠諄悉內外彈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
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
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道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
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全
履祥及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
陳標婺源胡一桂皆以
請明道學見重于時云

發明 處士鮮有書卒者處士書卒錄賢也謙受學
于金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
辭不起則是安于義命而非為隱以為仕臣之捷
徑者也豈非一代之真儒乎故特書曰卒蓋于之
也

廣義

綱目于白雲先生卒誌其
時月而地之者重吾道也

十二月以滿濟勒葛台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滿濟勒葛台巴延弟時議進爵為王解曰
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
趙五姓漢人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發明

嗚呼巴延殘忍酷虐之心至是見矣是時災
異迭見盜賊縱橫斯民之塗炭已極國祚之
顛危漸著為元之臣子者正宜進思進忠退思補
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納賢才革弊政君憂亦憂
君樂亦樂然後不愧乃職也夫何不思經綸之策
導以殺戮之心五姓漢人美罪馬凡此皆小人逢
君之惡耳苟或從之其如生
靈何哉故直書以著其惡

戊辰四年夏四月以特默齊珠爾噶岱為平章政事○帝

如上都

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
有小兒環玦御豹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
魏宗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功過

漳州袁州兵起

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緯斯戰與
戰失利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四省兵討之不克既
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
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袁州人
周子旺亦舉兵稱周
王改年建號尋敗死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

日二三次凡
十日乃止

帝還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己卯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丈沒民舍八
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十餘

發明 至元之治此亦無足稱者順帝特區區荒悞
不能自強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

者况其大節既虧小何足取故凡逆氣乘之禍亂
滋出是故前年書替星見七月武陟蝗京師地震屢
震去年書漳州袁州兵起八月日食京師地震是
年六月又有汀州大水迭書於冊用見天人之變
之應于時至明年入書替星見京畿大水而生民
塗炭矣夫幾大盜四起元遂以亡然則餘慶餘殃
之報夫豈備差而或者
以氣數推之則過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

噶特穆爾等尋捕誅之

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
政事伊噶特穆爾廉訪使鄂勒哲布哈召官屬及去
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俸北守黃
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
凡汚賊者皆得罪賜獨免賜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
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郊百歷炳懼不敢辭時人為
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大著尋由
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
不屈者帝曰好事卿
宜數為之賜以上尊

發明 平章平其政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
姓從風而向化盜賊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
以無負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伊噶特穆爾身
為平章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兔豈不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愧于平章百姓之任邪雖然順帝逆德妖氣乘之
而盜得以擅殺平章則其變非小也雖曰捕誅國
體虧
矣

詔以巴延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
號賜七寶玉書金符

巴延矯詔殺郊王齊齊克圖

巴延搆陷郊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賊
宣讓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庫春布哈不俟命即遣
之帝為
之不平

發明 巴延克虐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
故凡加官等事皆舉其爵至于見討則削之

殺諸王則削之弑皇后則削之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豈以無足誅責之故而遂廢

討賊之法哉如唐書朱全忠殺德王裕同意

廣義巴延既弑母后又殺親王其窮兇極惡可畏哉

長庚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

南思州道死

巴延既誅騰言斯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所養之子托克托宿衛便帝起居懼涉物議以知樞密院旺嘉勞翰林學士承旨賈喇卜同侍禁近屬意托克托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為屏蔽從道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三六

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憂之請于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質于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子但知忠于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黨沙克嘉本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反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决意逐之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托克托特穆爾直方曰予之伯父扶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謀候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吻皆為置兵巴延見之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

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命太子雅克時古斯出次柳林托克托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

王德殿名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刺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

召相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資赴柳林黎明遣騎士

至城下問故托克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

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不許道出

真定父老秦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臣弑君巴延使首有慚色

既而帝以巴延罪重罰輕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發明 巴延弑后無君專權僭竊其惡已甚故直書有罪若曰巴延有罪而自黜之云爾迨再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三七

南恩卒隕于道綱目不書卒而書死者正其弑逆之罪貶其與盜賊同歸而不得預于朝廷士大夫之列也綱目一字之間其嚴若此然後知君子汲于誅亂臣討逆賊而無待于一毫之假借也其旨嚴矣

廣義 巴延之惡人人得而誅之雖合門寸斬無以謝天下今而得死于道其無人夫討賊之義歟

以滿濟勒噶台為太師左丞相塔斯哈雅為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為太保御史大夫旺嘉努為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

詔托克托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

彗星見

凡三十
二日

京畿大水○賜滿濟勒噶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滿濟勒噶台為忠王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夏五月帝如上都○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

鴻言哩氏于東安州尋崩放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諸

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一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憐憫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親之際與其臣伊魯布哈阿哩雅明呼棟阿等謀為不執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班布爾實皇后謂朕非明宗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不達失里怙其勢始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固極之恩思不忘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卜持穆爾廟主布達實哩並削太皇太后之號使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時賊臣伊魯布哈等已死其以明呼棟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徹廟主孀母亦崩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年幼播遷天理人情

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當於閑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遇害于道

發明 文宗有殺兄之嫌然而舍子立姪不可謂非安得而行是舉乎文宗既徹廟主孀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于雅克特古斯不能容忍放而殺之果何義乎順帝但知雪父母之冤而不知顧大義之失惜哉故書廢以見不宜廢也遣以見不宜廢也故與我亦以見不宜廢也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滿濟勒噶台罷以托克托

為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為左丞相○十二月詔復行科

舉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從容言曰古昔取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一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禮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革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悉

罷

辛巳 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累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巡幸幾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賞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相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臣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築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微地道夫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子府庫百年之寶物過賜侯御閣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幣歲空虛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三

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思不可濫庶允公論
發明 元人以夏初如上都秋初是大都者畏炎蒸未也然以水土異宜而致混一之盛亦前古所未有矣

以特穆爾實達為平章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冬

湖廣燕南山東兵起

時湖廣道州民將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州縣丙尋稱順天王王嶠峒瑶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章衣布巴勒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大饑

發明 上書湖廣燕南山東兵起此書大饑文無則其克護天戒勤卹民隱之意果何如哉夫衰亂之世本無足責然亦可驗民愁盜起之因明年大同大饑民皆相食乃視為泛常而不悟君蔽臣諛如此尚可與之有言哉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

托克托用言者于都城外開河置梯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三

發明 欲安乎民必思所以安民之道欲愛乎民必思所以愛民之道安民者何不達農時之類是也愛民者何使民以時之類是也當是時民窮盜起災異頻仍元之君臣省身克己尚恐弗及別為無益以勞乎民順帝信托克托言開金口之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而民力殫矣天下其有不困憊者哉此皆元室亂亡之徵耳

三月大同饑人相食

發明 細目書饑歲多矣人相食則鮮焉夫以饑而至於食人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幸歟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克于幸歟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考之當時元之君臣曾未見其憂卹之心

無蓋繼作溺于豫大而天
意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帝還大

都○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京師地震

癸未三年春正月遼陽沃濟野人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
濟野人及碩達勒達皆叛

二月鞏昌山崩

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
縣山崩水涌人多溺死

發明昌山崩于前而書羅天麟等起兵於後雖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綱目畏物之反常為異
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與春秋書沙

鹿崩
同意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
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
意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為總裁特穆爾達實張起
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
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
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為不可待制
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
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
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承遼之故疑
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

之發凡舉例論贊
表奏多元屬筆焉

廣義大抵宋為正統其義昭矣于時史官奉詔修
其陰而不統焉其亦因
人成事者也讀者知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
氏洧州滎陽汜水河陰凡七縣皆大水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
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
時魯僖公問公兄也問公先為君宗廟
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十二月以伯勒齊爾布哈為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

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
聞其名徵之不起迨托克托薦之名為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又徵處士
鄧勳哲圖濟爾噶朗董立李孝先張樞樞辭不至以
鄧勳哲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立條謨孝先著作
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
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
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發明書不至何美杜本也杜本潔身亂倫曷為美

微名者可謂知其道而不知有其勢者焉或以
為識則過矣順帝紛紜制作獨此美強人意書之

所以不沒其善也

甲申 四月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渠

二月以賀惟一為平章政事

既而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可惟一固辭詔賜姓名曰太平

閏月以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廣義 嗚呼元人之國敗壞不可收拾者過於奉佛寵僧也托克托拒僧請何其深切時病歟

三月以納麟為平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

托克托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

托克托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托克托為王何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獻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其為治知大體如此

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八月帝還大都○九月朔日

食○冬十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 有匪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執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職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發明命脈非可入也而入之于以見用度奢侈之患為如何哉其曰今民入粟補官則經費不足充用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其與漢武之買爵贖罪者又何差殊之有乎順帝費出無經國用日竭而乃區區令入民間之粟以補朝廷之官其謀亦陋矣故書

欽定四庫全書

識之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

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

初庫庫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庫庫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下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發明庫庫直道匡君每事諷諫畧無避諱此誠元

臣事君盡忠者之勸耳

廣義綱目於庫庫之平月之而街之者重其人品之正也

秋七月以袞布巴勒為平章政事○河決濟陰

漂官民廬舍殆盡

八月帝還大都○九月朔日食○遣使巡行天下

時詔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掎蔽惟巡京幾道西臺中丞鼎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丙戌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夏四月帝如上

都○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發明盜竊太廟神主至是三見綱目則元人之怠緩不恭益甚矣夫以宗廟之中所守者至嚴

所入者亦鮮所謂盜者安能駕空乘虛而進竊祖宗之神主乎此亦元人無意於祖宗所守怠緩盜得乘之焉耳嗚呼宗廟神主為盜所竊而茫然無知莫重者宗廟而宗廟既輕則天下復有何事重于此哉元人之罪于斯甚矣

六月羅天麟等兵起破汀州

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圖克布哈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德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死可伐作亂○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為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宗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勒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多爾濟巴勒奏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令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靖州猛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徭徠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武岡淑浦詔郡縣湖廣右丞實保率師討之尋敗沒天保遂有眾六萬餘未幾廣西峒徭亦乘隙入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是歲河決

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不聽

阿嚕圖罷

先是伯勒齊爾布哈與阿嚕圖謀擄托克托阿嚕圖曰我輩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伯勒齊爾布哈屢與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自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嚕圖博爾濟四世孫也

廣義抑觀阿嚕圖賢相也今其罷去則國事日非蓋可知矣

丁亥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扑者數人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之大變也自災異日尋至

年而方國珍李三徐壽輝等唱亂自是盜賊橫行

正之政事治亂可以識矣

以伯勒齊爾布哈為右丞相尋罷○以蓋苗為參知政

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

此重賞乎于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

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此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以宦者拜特穆爾為司徒

發明 司徒周官六卿之職而當時至貴之爵以至

國盡心也且如拜特穆爾不過閣寺小人物無才

德可取司徒之職又豈閣寺之所宜居耶噫以閣

不亡者哉綱目書以宦者拜特穆爾為司徒文無

試思

二月山東地震

環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伯勒齊爾布哈為右丞相以特穆爾達實為

左丞相伯勒齊爾布哈尋罷

帝嘗問特穆爾達實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

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死

帝如上都○六月放太師滿濟勒噶台于西寧

伯勒齊爾布哈以憾謬滿濟勒噶台從西寧州其子

托克力請與俱行時相欲頷之因有告變者移于西

城薩克蘇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已勒曰托克

托父子無過何追之于險遂台還甘肅尋卒

發明 滿濟勒噶台無罪者也曷放之因伯勒齊爾

照奸則百邪不能蔽滿濟勒噶台國之元老持正

不阿初無過惡縱有言獨不能為之加察乎嗚呼

呼順帝之待大臣莫起鷹犬受鏡而罷輕如斯役

以明其
無罪爾

復以太平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還大都○時穆爾
達實卒以多爾濟為左丞相○冬十月沿江兵起

兩淮運使宋文燿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
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戎將非人致賊
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
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
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
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賜大承天護聖寺田

以山東地十六萬三
千餘頃賜之為永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四十一

廣義是時天下洶洶民窮盜起此正元順臨深履
薄風興夜寐以逆續天命之時夫何不是之

慮錫田僧利以微福利噫國以民為本今而民困
饑寒而未聞賑卹救荒之事賜之寺田又豈可以
益于國乎且民不賑而賑僧國不治而治寺燭理
之君惟當務之急安得先于不急之務也哉故直
書識之

廣義是樂也譬諸久病危瀕之人而加以
酒色之損其能不殞厥軀者鮮矣

十一月以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先是多爾濟為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登
襲國王昧于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
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多爾濟右丞相時順
江南長樂珠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

以許之右司都事歸瑒曰既設郡縣有事不報則孤
未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真獲虛名而受
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
瑒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還
歸足矣卒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
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為堯
州路總管堯俗尚鬼鑄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入初
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
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
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廣義此舉最
為有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四十二

以韓吉納為平章政事

戊子八年春二月納琳免○立行都水監於鄆城

以貴營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圍上
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
疏塞並舉抗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遂中
書右司郎中議水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
都水
監

三月帝臨國子學

賜行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
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發明順帝即位十有六年而臨國學之事寂然無
聞夫以人君為治莫先於重儒術儒術者國

家之柱石元氣也蓋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害是以重儒術正所以敦國本也順帝每事驕奢不恤國政而獨于臨太學之事差近人情此由其人欲雖多而天理間有萌動之機爾細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亦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當國事倥偬之際而有是舉其亦知所重者歟

帝如上都○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帝還大都○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

諡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發明 虞集學問該博事君忠直自文宗至順四年因馬祖長之詆謝病而歸一十六載優游家

居無心軒冕而惟以著述為功誠一代之人豪也元有此人而順帝不能知羣臣不能舉俾之老死曠下豈不深可惜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冬十月吳天保寇全道州○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為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已勤討之迨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勤被執國珍迫其上將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呼棟阿阿哩雅伊魯布哈皆陛下深仇巴延賊殺親王一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余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洵冠敢于晏居聞帥敢于

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御史李必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

廣義 觀夫分註則知元兵之不振也久矣

以台哈布哈呼圖克布哈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相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台哈布哈黨于托克托謀害太平人以其薄之

丑巳九年夏四月以奇徹台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齒腹腫腫見人嬉笑如世所畫布袋和尚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發明 暴長何反常道也綱目書山崩河決日食地

再及周歲暴長四尺則其反常亦甚焉夫以周歲之兒尚在襁褓安能暴長之若是耶蓋此國家將亡妖孽迭見而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則其不善之積其來尚矣綱目書此特以見天變之大可畏也噫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

滿濟勤苦台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皆以為難不平為固請托克托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相讒聞欲中傷之是時泰政孔思立等皆大平所拔用悉誣以罪太平既罷又誣劾之托克托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之若達吾言非孝子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

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遂奉元

八月以栢顏為平章政事○冬十月命皇子阿裕實哩

達喇習漢人文字

皇子阿裕實哩達喇人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論德歸賜為贊善張中為文學托克托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侯臨幸皇子與師傳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闕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外布長席列此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其意今曉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朔日食○詔削沃呼海壽官流韓吉納於尼嚕

罕

初海壽為監察御史劾瑪爾哈及弟舒蘇出入托果斯皇后宮闈御史太韓吉納以聞帝不省章三上僅奪哈瑪爾舒蘇官居之草地出海壽為陝西副使吉納罷為宣政院使尋出為浙省平章政事至是托果斯皇后以其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吉納賊罪杖流于尼嚕罕以死

發明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孤死先悲之

金錢寶貨而以鈔易之即使工下流通亦易於腐敗非經久之

以見幾而作矣況吉納亦為御史大夫自可乞身而退既不能然遂以言事坐貶夫御史言事之職也亦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海壽吉納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為臣而去歸隱丘園亦何不可之有尼嚕罕之行不必往可也綱目書削沃呼海壽官流韓吉納而不書其御史之官其亦為賢者諱乎其亦惜其去之不早乎不然以言職職非失職也其與唐書貶韓愈為山陽令同意

庚十年春正月以綽斯戩為平章政事○夏四月赦

帝如上都○六月有星入於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雷

發明

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有星如月入於北斗而震聲如雷則其變亦大也入于北斗斗有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先儒謂三辰失行山崩川竭而謂之天地不位況有星如月入于北斗者乎此蓋朝無善政民有憂惶而天變之來因之以相警告耳嗚呼善政格民惟德動天考之當時視災變為故物一切置之不顧欺天罔人豈有過於順帝哉此君子不惟為順帝怒而又為順帝惜也廣義 觀春秋之書災異未有如元末之甚也然自一之盛也今天動威而垂異如此無乃以其失德而欲亡之速歟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朔日食○更鈔法

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傑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

計也昔人交子
會子每行之多
弊不便於民凡
為民所不便者
皆不可行法
其一端也

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
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
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定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
至元鈔文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寔而棄其虛恐
不為國家利便誓為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
至元鈔偽人為偽爾且偽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
識偽將滋多僕誓為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
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
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誓為曰公有何議思誠
曰我有三字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
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
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
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
法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
仍儲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寔鈔法至元
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
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
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四十五

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

辛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 夏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

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初黃河決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
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言不能
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圖魯行視河議
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
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
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
者托克托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

邪自辰至酉論難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
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
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
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
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濟
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三百八十里有奇興
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授魯集賢大學士
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其餘遷者有差先是河
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
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汝穎之兵起宋濂
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後勞民
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
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
魯不興是後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發明 甚哉順帝之迷而不悟也孟子曰得乎丘民
而為天子然民雖至賤邦本所關邇其錢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四十五

冀晉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
如雷地民居屋壓死者甚眾

帝如上都○五月朔日食○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

田徐壽輝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大開河民
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
蓮會曉香惑眾謂徒水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
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雅爾復詭言山童寔宋
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刊白馬黑牛誓告天地
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
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
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院以兵擊之福通既破颍
州遂據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
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
標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眾
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蕪水縣及黃州路
發明 至是劉福通李二徐壽輝相繼唱亂五六年
間日益滋蔓求之元人勦捕寂寂無聞其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六月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被執
秋七月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往擊
之兵至大間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
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
辭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等至
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
管台哈布哈欲遣人襲殺之達實特穆爾夜過台哈
布哈密以事白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
擅命耶事乃止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眾拘其海

舟兵器授國珍
兄弟官有差

八月帝還大都○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督兵擊

劉福通

時福通兵勢日盛托克托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
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春格爾率諸軍十餘
萬討之復上蔡擒
其黨韓雅爾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鄧武雨黍饒州建寧兩黑子
大如黍菽衛州兩黍民多取而食之

發明 饒信等路雨黍則陰陽反常其變大矣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時盜賊橫行攻陷城邑朝無善政民無寧居垂氣
致異必然之理也此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所
以為異耳噫天厭元德世運將傾固無足惜者獨
當時之民為可惜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

徐壽輝稱帝於蘄水

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
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
本皆脇使從己命以官
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廣義 壽輝井蛙之見耳方崛起草
茅而遽爾稱尊其器可知

十一月有星孛於西方

見於妻胃
昂畢之間

發明 西方金位金為兵革之象星字西方此蓋兵是時盜賊倡熾憑陵海內日歎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惡元而降之罰也故氣稜所指在於西方四海惴惴元室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如魯哀十三年書有星孛於東方同意

以多爾濟巴勒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勤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言頗忤托克托倚任汝中柏拜特穆爾爾兩人擅權用事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布哈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壽輝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遇其歸路黃梅主簿伊蘇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今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惡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見

之子東昭俱死州民間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頽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諡文忠

發明 夫貴為親王又承君命一旦為盜賊所逐竄身苟免不翅如孤兔之避鷹犬何面目以見天子乎是時盜賊充斥守臣逃遁獨李黼聚積鄉兵櫻城固守死生以之可謂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者矣當時偷生苟免之徒視黼寧無少愧哉故綱目於威順王則書棄城走於李黼則書死之予奪之旨嚴矣

以伊嚕布哈為平章政事○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

州

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徽爾布哈率兵欲復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徽費由是民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中以自保

三月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詔省臺官魚用

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於澄江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劫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台哈布哈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異手斬之即前擄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台哈布哈怒叱

之奪刀殺賊賊攢集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發明 嗚呼台哈布哈可謂丈夫矣賊勢猖獗遠近騷動而守臣莫敢與之拒者布哈挺然不懼親搏賊船力戰而死顧不偉哉蓋由浩然之氣養之有素是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亦往焉觀其與賊鏖戰戰敗不屈非有浩然之氣者能如是耶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頽地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破吉安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至

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發明 前史載討捕盜賊而綱目乃變文書分兵擊諸路起兵者書法若此畧無寬恕順帝之意其書法之嚴終始不易凡若此類非綱目不能修也然煬帝十二年綱目亦書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路起兵者而與此書相似何蓋隋帝弑君之賊而順帝無道之君誅亂賊斥無道乃綱目之本意也故其書法亦同合綱目前後之書法觀之然後知誅亂賊斥無道之旨始可與言綱目者矣

夏四月朔日食○額森特穆爾軍潰名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

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汗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濟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托克托私庇之御史周伯琦附托克托劾文等越分干譽乃遣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多爾濟巴勒受命闕中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與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動托克托遣其子助教鄂勒哲至軍中諷使害之鄂勒哲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發明

直書軍潰以見軍非能潰額森特穆爾潰之也夫以長子帥師弟子與尸此聖人之大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至

也先弟子安可使之帥師令既喪師辱國禮宜正法而乃召還京師仍復前職烏在其能討有罪乎多爾濟巴勒身居言責所當劾究不惟不聽而又左遷惡在其能信直言乎噫忠言既不能信邪僻又不能誅天下之人心解體矣順帝處四海亂離之時自治不暇而所為如此則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直書于策其義自見

以綽斯戩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齊齊克特穆爾言諸處羣盜輒引亡來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

董搏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闕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中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嘉瑄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瑄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瑄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取誰任其咎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于潛安吉千秋閩皆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湍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發明 自徐壽輝倡亂橫行江南攻陷州郡而莫敢當其鋒者則元人之守備疎畧亦可見矣樊

執敬死于兵難曷為不書死之蓋參政大臣不能計出萬全期必破賊而乃倉卒率眾與戰中途自其一敗而杭城遂陷則是昧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理雖戰而死果何益乎故特書戰死以示貶廣義壽輝未有功德而遽爾稱帝其識見卑矣搏霄以此料之洞見其肺腑者也何其善于料

敵也

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百特密實擊走之○右

丞相托克托率軍擊李二于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托克托亡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穆爾瑪哈穆特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亡留托克托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適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布哈即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超還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發明 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非若盜賊掠屠賊撫定其民斯為宜也屠之何義乎且民之所以陷賊者乃不得已何苦相殺以逆其忿哉故書屠以著其暴

帝還大都○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若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隄增碑隍外環以大方深堦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帥阿爾斯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苗軍暴于境者即

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
關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墮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擊節趙普勝戰于湖

口兵敗死之

桑節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桑節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桑節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得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聞安慶聞其風燒營遁去遂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桑節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之水桑節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桑節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身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桑節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桑節河西人縛斯戰之子也

發明 昔隋賜負不義之名故雖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元雖蒙古然亦混一天下既久是以桑節即以死節特書于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以垂世勸也

以察罕特穆爾為汝寧府達嚕噶齊李思齊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日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特穆爾與羅山李思

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于是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

自成一軍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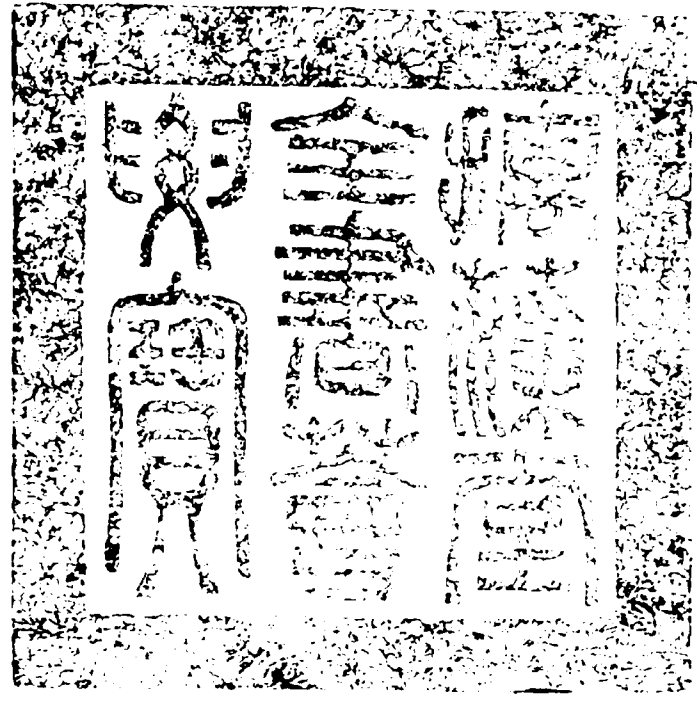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而住死均用益自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六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七千四百七十二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凡十五年

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托克托西行伯勒齊爾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傷之賴哈瑪爾前營護得免伯勒齊爾布哈又與太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托克托復相論太平陝西出伯勒齊爾布哈般陽圖們岱爾四川右丞証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瑪爾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右丞

發明 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為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宜廣求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一

智協力共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初交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鼎之足傾覆其實赫然報汗而其形渥凶也聖人既著其義於象而于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志小謀大力小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哈瑪爾斗筭下愚之才當國家右丞之任時托克托德哈瑪爾救已於焉名用君德昏庸羣小盤結一歎後誘帝淫奢專權自恣而覆餗之戒明矣

廣義 大抵報復之事不可以公私言苟其事公同不當報復或私矣抑豈當報者哉昔唐子方勤文淵公為公反以為薦人以長者目之嗚呼庸人固不當責以春秋之法然事有類托克托者皆罪人也

立分司農司

初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台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左丞烏克遜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做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召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廣義

此雖權宜救弊之術抑末也孰若去邪佞近忠直求賢才擇將帥立綱紀厚風俗去奢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崇儉約下詔罪已寬卹民隱強於為善乎如此庶可回天意而得民心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元如彼何哉論者勿以托克托是舉為非

夏四月帝如大都○五月秦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

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自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秦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繼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璠臨化縣行省以左丞傑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甯社湖會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道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始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

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馬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台哈布哈齊皆不負所學云

發明

春秋之法凡外國相侵伐在四隣則責其國伐在遠國則罪近隣皆所以示救災恤隣之

義也元末無道綱目既正其罪於前故凡羣盜之反皆以兵起書之若夫士誠白駒場民今而舉兵唱亂綱目胡為亦書兵起嗚呼於此可見名禍之有由矣立法若是可謂嚴哉雖然士誠曷為不書起兵曰起義大矣士誠初非真能討亂者使其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若齊桓管仲之會諸侯安中國則綱目亦必以起兵子之矣若夫李齊不屈而死故綱目以全節子之所以為臣子徇國之勸也廣義抑觀士誠此舉即壽輝之見耳厥後被我太祖死如歸者也孔子所謂志士仁人舍齊其誰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六月立子阿裕實哩達喇為皇太子赦○命淮南行省

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自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

發明

文二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歲無志乎民也今而書不雨至於秋八月而不雨者

于秋八月不雨者蓋後書不雨則是漢雨之時非順帝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八月而止即八月常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順帝無意于雨而不以民事繁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元衰自此始矣凡若此類者皆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君子合而觀之然後知春秋綱目無間然耳

九月朔日食○帝還大都○冬十月以國方珍為徽州

路治中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特哩特穆爾南臺御史陳遵達寶哩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家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十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後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等會兵擊徐壽輝

於蕪水破之

布延特穆爾及西寧王英實人等合兵討徐壽輝于蕪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洛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劉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落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戰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尸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入賊中半夜火發大謀賊驚擾自相殺健子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事聞贈瀋行省檢校授健吉田縣尹

哈瑪爾進番僧於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法又進僧策琳沁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策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于是帝曰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已朗與哈瑪爾妹塔圖嚕特穆爾及魯達實十人號伊納克皆有寵在帝前相襲押男女裸處號所處之室曰色

濟克烏格依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發明

嗚呼自古小人之愚誑其君以取寵者未嘗不以淫虐驕奢之事惑之如秦之二世趙高等勸其深處禁中勿接臣下而肆為妨賢病國之事宋之徽宗蔡京等贊其浪遊塵陌勿恤國政而謬為豐享豫大之說然二君者皆不旋踵而亡國小人之禍可勝言乎哈瑪爾姦邪鄙夫驟得握用於是陰進西番之僧恣行運氣之術使內外無別穢德彰聞然則帝之荒淫無度者哈瑪爾有以啓之也迹其所為雖磔尸萬段何以償欺君之罪哉故書貶之

廣義

昔者陳靈公君臣淫褻以亡國至今為識者所鄙今而元之順帝帝抑有甚焉求其國之不亡者萬無是理也

大同疫

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

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發明

觀綱目所書元之災變最異者如秦陽童子暴長兩泰此冰之成五色是皆稀世之物所

未嘗有者也夫以有道之世陰陽順度物不反常無道之世陰陽不和羣物乖戾此因氣有順逆故其變有常異是故三王邁德七曜順序可見世變之與人心未嘗一毫之差忒也所以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要當恒其厥德云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於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發明

莊二十八年經書臧孫辰告糴於齊君子譏之傳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是時京師乏食和糴浙西則其國用之窘不可見乎順帝奢淫之念觀此而可已也元人悅其名而以急病糴粟為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粟節用受人為罪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筭

帝如上都○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實特穆爾兵敗

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命丞相托克托督諸軍擊張

士誠

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兵至高郵賊于城外大敗士誠之眾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

大

發明

前書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此書命丞相托克托督諸軍擊張士誠然未見其有擊賊之實則當時之事勢蓋可見矣豈不惜哉此綱目比書見意之旨也

冬十二月以昂珠為丞相索諾木巴勒哈瑪爾平章政

事○詔削托克托爵安置淮安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汝中相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哈瑪爾以有德於托克托不為之下汝中相謂之托克托改宣政院使哈瑪爾銜之至是啖御史表賽音布哈剏托克托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汚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陞台哈布哈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徹察刺加太尉舒蘇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冀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頻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晝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思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徹察喇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正相前

廣義

嗚呼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順帝也况哈瑪爾曾進僧以中其欲哉故於時言聽計從者惟哈瑪爾而已托克托有功安能勝命瑪爾耶是以哈瑪爾姦計一出托克托免首聽命

可畏也或曰托克托有罪乎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無罪也觀其信用汝中栢名怨哈瑪爾皆其智之
不明而量之不決也雖其君命之
不敢抗要亦噬臍無及天惡得賢

詔威順王庫春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發明

綱目書饑歲多矣未有若順帝之甚者前書
熙惻極其至矣當時盜賊蜂起郡縣陷沒元之君
臣方且恣為淫樂不恤國政畧未見其憂民賑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之心而志益荒矣天怒於上民怨于下而怨不之
顧然則天下之不亡烏可得乎後之人君可不以
是為鑒

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
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來往遊
戲行時龍首服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尺
廣半之世木為匣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匣上設三聖殿
匾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甄浮水而上左右二金
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能自按更而擊無分
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匣之東西有
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過子午時自能趨進度仙
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料前所
未有帝既急于政治惟事遊晏以宮女十六人按舞

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琴琵琶
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
受秘密戒者不能與

發明

甚矣駭侈之念未易克也盜賊縱橫已半天
下而土木之工尚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
盜陷郡縣官軍喪敗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此
正焦心勞思讚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
者哉等而上之正使諸盜臣服江淮肅清四海寧
謐在聖人處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
一二者乎書曰帝製龍舟於內苑則元氏
之亡於茲決矣君子得不為順帝惜之

廣義

嗚呼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元順帝何代無諸

乙未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春正月以哈斯為平章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

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勢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
討文俊至漢州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勢死

教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咺以大鄂爾多儒學教官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
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
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
令改革繼以禮法不報

廣義

鄭咺亦可謂見之明者也元人之亡卒坐於
此譬諸人病酒色而將死或者憂其亡而且
戒以拒酒絕色然則言之而不見聽者
則是人甘心於死也果何益於言哉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保其家室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嘆咽不能言率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道等遣子入侍福通疾道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

發明

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所以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前書徐壽輝稱帝也於斯水自立者也此書以韓林兒稱帝見立於人也自立者不以為子見立者不以為讖同歸於僭耳此綱目狗名責實之深意宜思之

以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竄托克托於雲南

初置托克托於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誦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門門長子哈喇章肅州次子三寶務蘭州籍其資產

薊州雨血○帝如上都○夏四月以昂珠為右丞相

瑪爾為左丞相僧格實哩為平章政事舒蘇為御史大夫

哈瑪爾為相舒蘇為御史丞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則邪不能欺以順帝之狂縱而不能知哈瑪爾蘇雖彈劾盈耳畧不為之搖動既排羣議用之為相又以其弟舒蘇為御史大夫信其謀議如響斯答哈瑪爾兄弟變邪為正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舉三宗以戒成王亦未必不改其所為乃既據相位邪謀益熾何哉書以哈瑪爾為丞相舒蘇為御史大夫則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爵命達實巴圖爾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之糧之故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哀從征命達實巴圖爾總領其軍尋以為河南行省平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倪文俊復破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

發明

書死之子全節也多爾濟巴勒死於王事而非偷生自為計者比矣綱目特予之者以為後之臣子狗國者之勸耳

六月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元自朔漢入主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象戰爭無虛日兵亂歲熾民不聊生壬辰春太祖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大

祖顧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
遂率徐達馮國用即榮陽和壽善長常遇春鄧愈耿
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
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
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然其志
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象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
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發明

易曰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社象曰有命无咎
志行也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元德既衰天

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太祖皇帝憫斯民之
陷溺惜四海之分崩兵不血刃以取天下誠否極
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啓皇明誕膺景運徽革之象
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蓋斯世斯民之大幸也人歸天與安足疑哉故
綱目特書起兵則與兵起者異矣書取太平路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一

與攻陷者異矣臣故表而
出之以為千古之美也

廣義

昔孟子有曰為湯武放民者桀與紂也嗚呼
桀紂豈真放諸民以與湯武哉由乎失民之
心故有若放逐之耳今觀元人季世順帝元統以
前其用盧世榮桑哥放民之類姑置弗言且以元
統以後言之凡百舉措何莫而非放民者哉觀其
政於柳林致令赤縣之民供給煩勞是遊畷以放
其民也開金口河致使費用不貲卒無成功是勞
役以放其民也山東田十萬二千頃賜大承
天護聖寺則是奪民之業以養僧其放民也奚忍
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挑黃河二百八十里有奇
則是竭民之力而妄費其放民也孰堪羅科舉則
國無賢才而民之被放者日多更鈔法則國用不
足而民之受放者日甚製龍舟而放民於怨咨之
日恣淫戲而放民於祝詛之時由是方國珍徐高

輝張士誠之徒一皆現知季元放民之所為故執
井蛙之見崛起草萊遽爾僭稱實富貴其心無救
援之志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亦徒放其民於
我太祖耳所以然者天以我太祖皇帝克省厥德
俾作民主故起自布衣以成帝業得國之正從古
莫及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方謀渡
江患無舟楫會俞通海率船千艘來降豈不勝於
光武之滹沱耶於時中山武寧等皆干城之器上
下協心多助之至遂率諸將攻牛渚拔太平號令
明肅秋毫無犯時則有若陶安李習迎告嘉言是
雖鄧禹獻策光武不足多也嗚呼好生惡殺人情
之常彼野冠鴟張思避者象非我太祖皇帝起而
一之孰能一之哉噫豈特桀紂放民於湯武耶
元之順帝實放其民於太祖皇帝也太祖皇帝何
容心於其間哉綱目于太祖皇帝龍飛以前不
稱元而其後稱元者所以著我太祖皇帝革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一

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我太祖皇帝之謂歟

秋七月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夫里門四川左丞實喇卜等各率兵守禦山
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
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
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舉之策耳不聽
發明 元乃正統為著其國號而以列國之例待
之蓋元以蒙古混一天下為前此所未有而
其間賢君繼起所以治天下者無異唐宋此一統
之盛也今元德既衰天命已去濠泗之間真主已
出尚可以一統相待之手然雖舉國號而猶大書
其年者元承宋統統緒相屬不得不紀其年耳意人
心天命之自然也此
綱目書法之深意

元以達實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駭南北阻隔詔許達實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羣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九月元以努都爾噶平章政事○冬十一月達實巴圖

爾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州福通以其主韓

林兒走安豐

達實巴圖爾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於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年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走安豐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韓林兒自立為宋帝則綱目宋之徐壽輝自立為天完主則綱目天完之其殺也書裁其賊也書討蓋所以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元無道也此皆君子撫時觀世垂鑑之深意又豈可

哈瑪爾矯詔殺右丞相托克托

托克托敗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妻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異辭拒絕惠衛之至是再徙阿恰齊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托克托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慮於羣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發明

哈瑪爾何罪無君也綱目書哈瑪爾矯詔殺右丞相托克托大臣生殺皆在哈瑪爾掌握其成

靈氣焰已不復有元矣托克托因與伯勒齊爾布哈有隙德哈瑪爾助已故召用之自以為可倚豈知復有今日至是反死於德附之手托克托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元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吁可畏哉

元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丁夫有事則乘機括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縣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荆州大水

丙十六年春正月元哈瑪爾舒蘇有罪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綱目通鑑綱目

哈瑪爾既相以進西僧為恥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國噲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為帝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謀去哈瑪爾及舒蘇計已定命哈瑪爾與舒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歡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等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舒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脫籍其家賞賜哈瑪爾及籍哈瑪爾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諸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罪由于不軌以是人皆快之

發明 哈瑪爾等兄弟專權欺君罔上毒流薦紳其罪不可擢髮數也進西僧以導人主於荒淫

殺托克托以陷正人於無罪順帝亦無如之何至是邪謀益熾將圖廢立幸而其妹洩謀帝始大怒遂杖死綱目變文直言伏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正亂賊之罪於己斃之後也其誅亂討逆之旨

嚴矣

廣義 哈瑪爾逢君之惡其罪大矣又况圖為廢立人亦亦天使之然耳懷

奸挾詐者可以鑒矣

薊州地震

凡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六

天完主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

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集賢待制烏訥爾孫攜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

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從平江攜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淺

遂遇害

廣義 臣謹按春秋傳造其國都曰入書張士誠入平江者以元人之無備也

三月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破之進圍集慶時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於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

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發明 否之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朱子曰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天兵既克金陵百姓安堵如故較之羣雄志在子女玉帛者天淵矣觀我太祖之諭耆老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皆大悅更相慶慰是誠不嗜殺人之天吏也故綱目

備書美之

廣義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書曰僕我后后來其無罰此之謂歟

方國珍降於元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 國璋衛州路總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七

是月有兩日相盪

發明 兩日相盪大異矣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未嘗有此所以為異也日為衆陽之宗人君之表

天無二日聖人格言今以兩日相盪則是天下未定之象則其應莫明於此者矣誠所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夫以衰亂之世民無定主天下恟恟則天之垂象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

夏四月元以綽斯戩為左丞相○六月彰德李實如

黃瓜

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發明 綱目書災異多矣未有書李實如黃瓜者李如黃瓜大異也哀亂之世逆氣磅礴固足以致異者况陰威陽微而草木得以上干天地之和反其所常示其所變則其向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今皆潰之而不守所以一李之實大如黃瓜而不能復其本然之理耳綱目一書再書至于不可勝書則其垂戒之意深矣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

遁平章政事遵達實理戰死

初江南始亂達實特穆爾等屢敗張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鄂勒質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實特穆爾遁富陽鄂勒質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擊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八

士誠兵復其城達實特穆爾乃還

發明 道者匹夫之事賊破杭州生民惶恐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特穆爾既為丞相統治兩浙便當背城一戰死于王事不辱君命耳不能以此自明而乃效匹夫之行逃遁苟免不亦賤乎故直書遁以著其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立法如此可謂嚴矣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星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世尾如曳簣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發明 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豫若秦主生謂太白為湯八井晉孝武勸長星杯酒是已綱目書之初無異詞然當時不聞有修者之實曾未十歲而元滅則知天變之形其應甚速尚可以玩忽待之乎書此亦所以為後世鑒也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副使褚布哈死之

初布哈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特角褚布哈後上章勅總兵運撓罪狀總兵志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周布哈賊因掘圍淮安易路急總元師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糞糞羊箱敗弓之助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九

陷布哈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嚮于班格亦死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博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喉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若不于黃河上下頻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營又于介中設一小營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使藉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發明

死節必書勸殉國也褚布哈獨守淮安竭力不渝糧盡援絕民無叛意則其忠義之固結

於人父矣城陷而死其節不虧比之張巡不亦宜乎

丁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下之大變也帝之世兩書正旦日食則其變異亦可知矣是時元德既衰天下騷擾順帝於無事之秋尚忽天變而弗慮况於此時安能恐懼以修省哉綱目書此以見天道之於人君雖至於危亡而猶不廢其警戒世主忽而不省則是自絕於天也明乎此然後可知人心天矣

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特穆爾與李思

齊連兵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大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實哩及各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特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過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三月太祖兵克常州

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

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元遣知樞密院事布哈齊等

將兵擊之

劉福通將毛貴連破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元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哈齊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謂陛下因循為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微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購外相依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弱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財貨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青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願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許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廣義

分註載張預之言即賈傳所謂長太息痛哭者也有言如此而不能聽國運其傾矣

夏五月元以綽斯戩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我太祖

祖取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帥既至守臣楊仲吳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發明

太祖起兵平亂以來至一城則一城降抵一郡則一郡服勢如破竹無與敵者始知人心

天命歸於至仁譬猶水之趨下獸之走墻矣孟子所謂仁者無敵之言至是益信迨夫既得城邑未嘗妄後一人可見帝之之心乎天下心乎斯民心乎誅亂有非但攻城略地而已也天下樂歸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亦宜哉

六月有龍關於樂清江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如毳死者萬餘人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龍為陽物君之象也坤之上六有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

龍戰於野其道窮也元自北方入主中夏世祖以降稅政叢多迄乎順帝之時陰威之極如坤之上六故與中國相爭而兩敗俱傷如此龍關於樂清非此之謂乎是故通鑑不書而綱目必書者則其意有在矣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世變豈不從可考哉

秋七月元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曰

發明

晝霧耳何以書記異也是時天下大亂元德日衰紀綱掃地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

子不子三綱絕矣大都晝霧昏暝不辨人物乃變之大者此蓋元之逆氣疑結窒塞不通以著昏暝之象耳不然天下至大有非一郡一州之比晝霧之起何不於他郡而獨見元之大都乎此理甚明無足疑者學者宜詳之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於山東西

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直書曰降罪叛逆也豐乃元之臣子奉命守河當國家危亡之時正臣子效死之日今乃

背國降賊苟焉無恥不亦愧乎故書官而書降所以深貶之也雖然田豐背元昏亂其心亦欲審所處也故但書其降不書其叛此又綱目言外之意也

元以楊鄂勒哲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實特穆爾倚鄂勒哲為重莫敢禁遏鄂勒哲雖陽遵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實特穆爾僅署名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於元元以為大將

士誠寇嘉興屢為鄂勒哲所敗以書請降詞多不遜鄂勒哲欲納之達實特穆爾以其反復欲不許鄂勒

哲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王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實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實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鄂勒哲力為之請達實特穆爾外難拒之實幸其降恐忤鄂勒哲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實特穆爾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附託克托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會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遺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

元命太尉努都爾噶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王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後率眾寇東昌努都爾噶擊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太祖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棧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發明

文俊專恣無君將謀殺逆此固天下之大惡也昌為不書誅而書襲殺蓋友諒之殺文俊特欲觀得其權耳非心乎天完而為其誅亂討逆也故不以討有罪例予之此綱目誅心之法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誘不信圍鳳翔凡數十

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

發明

信三十三冬經書李梅實孔子曰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以喪無以服萬民矣其論預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今而於十一月之間草木黃落霜露肅殺之時而桃杏有花豈非天失其道而草木得以干犯之乎是時元德不綱羣雄角逐五刑之失用莫大於此矣此綱目所以必書而不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於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元太尉達實巴圖爾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實巴圖爾引兵擊之詔達知樞密院達爾瑪實哩來援分兵於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通爾瑪實哩戰沒諸軍大潰達實巴圖爾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為達實巴圖爾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圖爾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

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初玄以湖廣行者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發明

綱目凡卒而書爵者所以因其賢而予之也亦可見矣此綱目勸善之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

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已延統水軍戍守友諒引軍自上流直擣山下已延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死妻蔣氏及妾伊伯邪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

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色許元瑛鄂都

瑪勒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國嚕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關平章政事追封

幽國公諡忠宣史臣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靖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

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傑也哉

發明

卞壺死節之事我朝宋公濂論之備矣至以已表表在人耳目闕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自刎而已未有能明其死節者也至綱目書之則卞壺無異何哉闕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怠忽雖那兵寡弱亦不暇顧未幾受圍危急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是其志在徇國有殞無貳况夫妻父子同日死義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

死之

初搏霄從布哈齊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請於勢都爾噶令依前提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於南

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
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擄霄曰
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擄霄刺殺之無
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史臣曰擄霄以儒
生起家為能夫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
器有大過人者而當特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發明 擄霄之死節表表無礙者矣前史皆以刺殺
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然後名實正而節
義著矣况其以儒生起家為能吏遭天下大亂
以身殉國其志不亦盛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宋田豐破濟寧元努都爾噶棄東昌走

勢都爾噶聞田豐通境即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
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還保東
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畧柳林通畿甸樞
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
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
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
哈以兵拒戰於柳林
貴眾潰退走濟南

發明

嗚呼順帝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徵四方兵
入衛則見創垂之意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

遠近諸臣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
之厄者則是順帝驕奢無度不恤國政而先已見
棄於民而民莫之救也雖然賊寇滔天已非一日
元人不於初發之時聚眾拒守而乃待其攻陷割
州然後徵兵不亦晚乎此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也噫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
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太祖兵取建德路○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

時和尼齊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通任其將章巴
廷布哈得城頗有功和尼齊疾而視之城陷和尼齊
出走道通奔撫州謀
舉兵為逆者所殺

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遂入據
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

元削右丞相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哈達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
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起台哈
布哈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台
哈布哈以養銳為名反勸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
請緩師至十往反猶接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
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
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
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
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
台哈布哈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上言軍行糧
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
能進太平知其言已也遂颯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
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烏蘭哈
達代之台哈布哈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

求救哈喇布哈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
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致台哈布哈以來
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
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發明

凡事非太平之所能擅殺也哈布哈雖有急緩拒命
下無法守賊兵與喪無日矣而順帝志行逸樂殊
無可否而故縱廷臣之報憤削其官足矣殺之何
罪乎此蓋小人之心逞其私智適相報伐必欲置之
死而已正人蒙難可勝惜哉殺非其罪故不去

官其

山東地裂○六月朔日食○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

大掠塞外諸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辛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
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特穆爾達其部將
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開喜峰陽及塞井
陘杜太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
特穆爾達為左丞相尋進平政事

秋八月蒙陰縣饑

斗米金
一斤

冬十一月元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噶為左

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
溺於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

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楊珠布哈劾奏其任用
私人部呼委弟崔鄂勒哲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收
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發明

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特之治亂觀之特
綽斯戩既居相位無所匡正而公受賄賂貪聲著
聞則亦因其為庸才故也綱目於斯戩被劾免
官之事特書有罪亦賤之之意
爾謀國若此惡在其為相乎

十二月朔日食○太祖取婺州

朝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
征由寧國應徽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
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
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壬

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經誦之聲無不忻悅太
祖既撫定寧越歛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
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
郵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
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
師旅之行勢如烈火則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
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
言則事不難就
大功可成矣

發明

帝王之與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
興學校延接儒士大闡文明其施為已異於常人
遠矣觀我太祖集諸將宣諭之言則其不嗜殺人
之心惻惻於言意之表其度量又異於常人矣凡
若此類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

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
近代所能企及此綱目所以於太祖取藝之日備述於
下則我太祖威德大業蓋有
由矣帝王自有真詎不信哉

廣義

子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天下
子曰不可何謂智權謀術數是也何謂力府

庫甲兵是也曰智力固不可以得天下然則孰可
以得天下乎曰德焉而已何謂德曰不行一不義
不殺一不辜是也惟其德足乎已故自有不智之
智不力之力者存由是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
不必將士之協從而將士自爾而協從不必民心
之順服而民心自爾而順服智者遇之而其智無
所庸力者遇之而其力無所措伏惟我太祖皇帝
樂信義於兵戈未戰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之
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達將而成以勿殺攻城而
成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三

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
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已夫豈智與力哉
千古君子論三代而下以仁義得天下者當
以我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可先矣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
時進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者率陳
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
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先復祖宗之業苟或
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
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
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
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日夜痛心宜急圖興復
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
乃欲馳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

扼其吭而奪之食速其焚乎陛下追惟以祖宗宮闕
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
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
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
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
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
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
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成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
疏奏帝
嘉納之

此即項羽之焚咸陽也嗚呼項羽焚咸陽而
秦鹿為漢高祖所得關先生焚上都而元鼎

為我太祖所移然則取天下
者果可以暴而不以仁邪

大饑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
死者枕籍宦者保布哈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
餘萬人

太白經天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災異頻仍而繼書於
冊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
異也順帝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空中
有聲山東地裂大饑疫太白經天迭書於冊使其
惕然感露屏去物德改紀其政擢用忠良則
庶乎其可也人主觀此可不知所恐懼也哉

己十九年春二月元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司
十道守督屯種以博囉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

授

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於我太祖

先是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敢今又東下發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闢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惑乃厚賜闢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兩鞍營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帝王之量猶天地天則日月星辰麗焉萬物其量之大也國珍遣使獻地歸附我朝遣子為質則却之馬鞍來上則運之然而誠見起車其去常人也遠矣宜若錐測管見者所可彷彿之乎臣故曰帝王之量猶天地良以是也綱目特書蓋美之耳

廣義

帝王之與識見自爾起車異常觀太祖之待國珍則如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嗚呼休哉

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

均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連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部自相離散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京師銀壹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

殺子而食者

發明

蝗為國災虐取于民之效也是時軍旅彌興胡氏曰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所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之于改助法而稅民自此始矣綱目于蝗一物之變必書于冊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巴延布哈

德濟往救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濟自衛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努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已延布哈德濟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德濟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巴延布哈德濟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逆穴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巴延布哈德濟與大聖努及部將該里丹蔡誠蔣廣皆戰死初巴延布哈德濟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復何憾因命子顯森布哈奉其母間道入關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

發明

凡書教木有不善之也是時兵禍滔天攻陷城邑無一往救而布哈德濟獨能救之則其忠國之心誠矣既而竭力守城破而死厥志可少貶乎故綱目特書死之以為臣子殉國之勸也

廣義

已延布哈德濟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義之心素定於中也况承賢母之訓其志為益堅矣噫母為賢母子為孝子傳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不意衰季而有斯人也

秋八月

元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特穆爾克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梁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特穆爾克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太祖兵取衢處州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明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亨童冀兵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古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廣義

抑觀太祖克婺州之日不違他務首舉賢才以咨治道帝王大畧無出於此宜乎成功若建統然孟軻氏有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息親賢也我太祖有焉

元徵海運糧於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於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萬石至京師

廣義

大抵國以兵食為急而食又急於兵焉且承平時之艱食尚不可况出師乎於時元食皆仰於士誠國珍則大河之柄被其執矣而欲求不被其傷者未之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冬十一月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

有杜鵑

發明

昭二十五經書有鸚鵡來巢左氏曰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胡氏曰傳曰鸚鵡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鸚鵡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蓋南有杜鵑而北無杜鵑也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由南而北今由南而北天下亂矣此所以汴有杜鵑而鄆子知其將亂也杜鵑雖一微禽而天下治亂之所繫故不得不書其春秋書鸚鵡來巢大同而

而所繫故不得不書其春秋書鸚鵡來巢大同而

小異耳臣
故併及之

廣義 昔者汴宋將亂鵠聲聞於天津今者元運將
傾杜鵑至於大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

乎可

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
又名太平至宮中舉酒中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
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履御史中丞圖
魯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逮為他官太子疑
太子子額森呼圖克池其事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
密院等語爾噶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
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
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朱子曰父在
子不得自專其志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太子正位東宮上有君父縱有施設未敢遽為守
名分也夫何欲謀內禪爾父左右而成遵趙中皆
以附太平而見殺嗚呼是時宗社傾危天下悖亂
正乃用人之際而何無故戕殺其罪可勝誅乎若
太子者誠可謂無父無君者矣

廣義 元太子此舉譬則身命將隕而加以癘
疽內潰雖有俞扁烏能起哉可哀也已

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
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
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侯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
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

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
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發明 友諒久蓄無君之心至是而漸著是故知臣
弑其君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故書徙其主何所以正名分也書自稱
漢王罪僭逆也名分既明僭逆既正然後亂臣賊

子之欺世而盜名者始無駐足
之地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庚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春正月元努都爾噶

卒

勞都爾噶為相知大體既臥病謂人曰我疾
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二月元太平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成遵等既死勢輝爾噶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
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於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孛見東方○元復以保布哈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保布哈用事為奸利禪斯戩因與
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
禍亂論者謂元之
亡二人之罪居多

夏五月朔日食雨雹

發明 昭四年經書春正月大雨雹胡氏曰陰陽之
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

氣暄靈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
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
月之間再有大變蓋日者人君之表電者戾氣之
生元順荒淫姦臣專國天完微弱將竊權故下

書有弑逆之變災異不虛生觀之春秋考之綱目豈不信哉

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

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槌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鄰晉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伍大兩驟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

發明 尹氏曰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陳恒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大變人理之所不容故不與之並立乎世此蓋萬世之通誼也友諒為大完將北面事之壽輝雖起盜賊然亦南面稱君大義已定友諒何得而弑之乎况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早

諒起自偏僻一旦遽竊威權據有土地率狗已私壽輝不能誅友諒而友諒反弑其君其惡可勝言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友諒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已

廣義 兵誌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度德較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故行師以直為壯若友諒之弑主則曲在友諒其不義孰甚焉昔項羽弑懷王為漢高所滅今友諒弑壽輝為我太祖所殲頁

羽友諒皆不義自取滅亡耳故綱目書曰弑友諒于千古也

秋九月元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囉特穆爾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博囉

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以南至是博囉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以待之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昇博囉特穆爾而察罕特穆爾以為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威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博囉特穆爾朝廷復使諭二人全罷兵還鎮博囉特穆爾遂罷兵還察罕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參知政事額森布哈托克托穆爾努努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山南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早

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焚底肝腸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發明 上書博囉特穆爾攻冀寧則其曲固有在矣下書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言調兵言拒戰所以著其專兵之意元朝至是蓋亦分別曲直使之各得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遣使和解之以見當時咸否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果歲交攻無所稟畏元室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是果誰之咎哉

廣義 抑考張禎於十七年上疏執政惡其許直在上疏以劾奸臣可謂憂國之甚者也夫何元人之視為泛常而不報噫有臣如此而不能則元人之

夫國豈無白哉

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勒呼木特穆爾舉兵於北邊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阿勒呼木特穆爾太宗子默呼太王之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勒呼木特穆爾知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於穆爾古楚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發明 阿勒呼木稱兵犯順何不書反而書舉兵急順帝也順帝荒淫無度不邇國政乃獨夫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故書舉兵而不書反曷為以討書帝雖失德君也阿勒呼木舉兵有詞臣也亂臣賊子不討則擾於天下矣此綱目既悉順帝之不君又悉亂賊之肆志也故直書而兩致其罪然後是非曲直各得其所而權衡審矣

廣義 順帝荒淫失德至於無可奈何乃誅諸天命其愚益可知矣然則綱目于阿勒呼木特穆爾舉兵何以書曰討曰正名定罪也夫何嫌

辛二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

省參知政事

時博囉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蹕田受節制於察罕特穆爾良弼又陰結平章鼎珠聽

丞相托里特穆爾調遣營於鹿臺察罕街之

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王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昔漢高帝告諸侯討項籍君子義之按春秋夷狄則責中國皆所以示急於討賊之義也前已書友諒大逆之罪此書我太祖帥師伐漢則友諒為天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我太祖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友諒之大惡又以予王師之討賊也

廣義 昔者魏相有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謂之貪兵兵貪者敗臣觀分註所載則知我太祖為應兵而友諒為貪兵矣况友諒以我太祖之賊我太祖有伐罪之辭而中山武寧又有曲直之辨則諸將勇氣百倍其勝也不卜可知故所至如摧拉枯朽莫不順從嗚呼友諒以暴我太祖以仁友諒以誦我太祖以義一興一亡豈其無自哉

呼友諒以暴我太祖以仁友諒以誦我太祖以義一興一亡豈其無自哉

元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克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克直搗東平以田豐據山東又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於濟南察罕特穆爾克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渤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元阿勒呼木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勒呼木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勒呼木將托歡者太平子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森呼圖克將也引兵縛阿勒呼木至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

發明 阿勒呼木舉兵前既書討則是其罪狀甚明不能掩者今既兵敗執而殺之乃天斃之云

爾故綱目書伏誅以正其罪者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為萬世立君臣之大防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綱目誅亂討逆之至公又豈有一毫假借於其間哉

明玉珍破東川郡縣○冬十月元以察罕特穆爾為

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發明 清於順帝世其為不祥也審矣舊史災異與君亦不能附益之也然歷宋而元歷年四百其間有仁民愛物敬天邇政之君豈無河清而不見於綱目是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三君獲罪於天宜得永旱凶災山崩川竭之譴今乃河清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此一事也在不修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因元史舊文能立與王之新法也

大饑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元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先是察罕特穆爾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既和之恐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發明 是時海內大亂兵禍滔天上下相與協力扶持猶慮弗濟而二將之所為如此何哉故書

攻則見思齊之啓募書敗之則見良弼之無君然則二將之罪為何如即書之所以交罪之也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於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殺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

分兵克龍州犯興元華昌諸路陝西參政徽爾特穆爾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彗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詔以其子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其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反是豐乃始請行營眾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質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川王諡忠襄命其子庫庫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樞密院事代總其兵庫庫特穆爾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為子也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摠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大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發明

嗚呼察罕特穆爾之於田豐待之甚厚而田豐報之甚薄者此固反覆之賊不足深責察罕自恃推誠待之不為過慮遂墮允徒計中豈不深可惜乎雖然察罕忠於元室終始不渝復山東河南之地易於反掌是誠元之忠臣也使天假之以年則僭偽削平而舊疆恢復矣大業未究已殞厥生此亦氣數之使然也悲夫故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以見其不失所守也

冬十一月元庫庫特穆爾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庫庫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發明

書拔益都書執田豐予義也復讐之戰則為殺於其子此皆天道昭昭不容長者然則逞私志者果何益哉綱目揭而直書於冊則庫庫特穆爾之義暴白於天下矣

廣義

庫庫能復父讐如此則察罕可謂不死矣嗚呼庫庫不惟復父之讐而又雪國之恥其志可尚也哉

十二月元立塔斯特穆爾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已延特穆爾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斯特穆爾為王以奇族子三賢努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為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發明

國之有三綱猶人之有元氣國無三綱則不能立國無元氣則不能全生此固萬世之通誼也元無故廢元立弟遣兵送歸大義已夫而三綱絕矣尚可以為國乎大敗而還何益之有如此元氏之所以日悖亂而終於滅亡也歟

廣義 嗚呼元人之計無乃左而又左者也自己之國尚不能保况與人立國乎書之於冊貽笑

古十

癸二十三年 夏王明玉珍天統元年吳王張士春正月明

玉珍稱帝於成都

建國號曰夏 改元天統

二月庫庫特穆爾引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

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太祖率兵擊走之

珍引兵攻殺福通等遂據其城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吳

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三月彗見東方

發明 嗚呼星之變至是益甚矣去年二月書彗星見六月書彗出紫微垣是年書彗見東方是

時天下分崩生民塗炭而怨懟之氣固以上干於天而彗星出矣元之君臣方且沈酒淫佚而修省之事漢乎無有然則上天之變將視之為虛無而不知振救者乎此所以淪於滅亡而不悟也噫

宋闕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博囉特穆爾擊降之○

夏六月元博囉特穆爾遣珠展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

與李思齊合兵攻珠展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達實特穆爾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庫庫特穆爾所陰結博囉請珠展入城劫御史丞鄂勒哲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合李思齊攻之珠展遂降

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於

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

初友諒忽其疆場日感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吳

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湖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魯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敵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通例也友諒固賊君之賊不思自治而乃親帥逆徒圍

我城邑此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是誠天討之所宜加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時雨之師也既而小醜何友星奔瓦解直書敗死所以深貶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都殊不知以逆攻順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軀而己矣享國不永烏足惜哉後世之恃倣倖以為取勝之道者可以鑒矣

廣義 臣觀友諒忽其疆場日威傾國來與我師相保其躬之

不粉邪

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鄂勒哲欲圖之達實特穆爾厥鄂勒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清史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一

騎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鄂勒哲及弟巴延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抗城朝廷因以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實特穆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實特穆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自立為吳王即平江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侍郎特穆爾特穆爾徵糧於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歲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發明 三月彗見東方今茲山東赤氣千里是時天下大亂而天變如此書之以見天心仁愛雖亂世亦未嘗無告戒之意耳順

帝尚可樂禍而不知恐懼乎

元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屢詔解之而警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大破之擒其將烏訥爾殷與祖軍遂不振

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巴咱爾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解歸奉元於是密旨令巴咱爾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谷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綽斯哉因誣奏之安置土番尋使至東勝通令自裁

發明

書殺太傅太平者責實也太平受譏而罷無罪而殺皆出太子之所為則其受抑於無辜之意可見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清史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一

廣義

抑觀元太子於危國之日無一善策惟急於篡位而已故嘗忽太平莫已之從而致加害焉由是太平知禍將及數辭位養疾於家其見可謂明矣夫何太子追憾愈深必欲殺之而後已無乃自伐其國者矣曰太平之殺殺於太子然則何以書元而不反太子歟曰書元而不反太子者惡順帝之不綱於其子也噫父子君臣大綱也大綱既絕尚可以名入國哉君子之生污世其不幸孰焉甚

十二月元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魯達實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皆逃

時宦者保布哈托歡內侍太子外結綽斯哉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

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
願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
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
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方今毓德春宮反使諫
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使撫虛器天下蒼生亦
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魯達實諭祖仁以
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
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閣非獨我今日也祖仁
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
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
耳於是太子以其事問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魯達
實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
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
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
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
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帝

大怒時侍御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魯
達實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於甘肅魯達實遂與圖
必特穆爾遜於博囉

發明

是時太子寵信佞臣國家浸壞祖仁一上書
而不聽至於再再上書而不聽至於三為順

帝計者必自思曰祖仁之言果忠於我歟抑佞於
我歟苟忠於我則當賞之以旌其直苟佞於我則
當黜之以警其餘今乃不顧是非一舉黜罷是豈
待賢之道乎故書黜而不去其官逃者匹夫之事
魯達實等既知諫不行而不言不聽則當致仕而去
肥遯丘園可也既不能然茲因罷去相幸而逃又
豈能見幾而作者哉故直書曰
逃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也

廣義

魯達實等以朝綱濁亂而逃其即宋末諸臣
之遁也然則逃於博囉之軍果何道哉厥後

伏誅之罪
其自取夫

甲辰二十四年 漢主陳理德壽元 春正月太祖建國號

曰吳二月自將代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
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
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
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
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
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
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
心為治以成功業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
法為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
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

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
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
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
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
鏤金林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器
何異以一林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
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
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
我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於
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勢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
克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
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共敗我
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追
彼必死關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

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端息不暇豈復敢戰
我以大軍臨之敵全城降服一音我師不傷二者生
靈獲主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
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
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
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
校亦有勸我選之下流而以全師就之武昌賊眾可
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
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
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發明 帝王之興其志其謀迥出於尋常萬萬者以
歲起兵十年於茲除殘削暴功德日隆而居尊之
意猶未遑也迨至羣臣屢請不得已而從之則其
心豈苟處而已哉志在乎解天下之倒懸云爾於
是既建國號即往征陳理甫降兩藩悉定而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五

安天下之志於斯可見矣區區小醜烏
足與之抗衡乎故綱目備書以深予之

廣義 嗟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故孟軻有曰五百
年必有王者興臣以宋元二代考之則是四
百有餘年矣我太祖之興適足以應其時而合其
數也不然何以天錫勇智天教用休而如湯如武

哉且自生民以來未有蒙古入主中國而如此之
盛亦未有撥亂之主如我太祖之聖者也方是時
也我太祖功德日隆可以即真矣而猶不允諸臣
之勸進者蓋以知乎王業艱難不可自足即大禹
不自滿假之心也首欲修禮樂定人志即成湯肇
修人紀之意也賡武昌之民其發鉅橋之粟乎辭
金鏤之牀其却西旅之獒乎戒驕侈有恭儉之實
重儒者有好賢之誠所以謀臣策士如伊呂畢萃
音皆以時而出所謂多助之至者焉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此之謂歟吁觀我太祖之

所以興則孟氏
之言斷不誣矣

三月太祖定官制○元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

詔庫庫特穆爾討之夏四月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殺
右丞相綽斯戩太平出奔

初綽斯戩徇太子旨誣魯達實及太子宣政院使額
森呼圖克不執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
其無辜又以魯達實其母舅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
不從綽斯戩保布哈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額森呼
圖克皆敗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
哈有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誣毀朝政而博囉素與圖
沁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博囉跋扈
交通圖沁布哈區魯達實等同謀下詔削博囉官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五

而奪其兵博囉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討之博囉知
詔命調遣皆綽斯戩所為非出帝意遂令圖沁特穆
爾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詹事布呼齊迎戰
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圖沁兵
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使達勒達圖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綽斯戩保布哈為
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還復博囉官爵加
太子保仍守禦大同圖沁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於廷
春閣博囉哭請罪元主宴資之
授平章政事乃引兵還大同

發明 上書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雖蒙由太
子特未見其罪也又書博囉特穆爾舉兵犯
闕太子出奔則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
逃矣夫博囉狼子野心太子既不能善處之而乃
遽然削爵自速其逆由是召釁拾禍誰實尸之綽
斯戩羽翼太子不為無罪亦足以殺其軀而已至

於跋危向闕君父憂惶太子不能於此反身以謝
君父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庫庫諸賢戮
力討賊則元氏必不血食太子萬死猶為無補惟
合前後所書而觀則太子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誤
國若此尚可不加諸責乎

廣義 大抵太子養德春宮視膳問安乃其職也今
縱其紊亂朝政則父不能為子綱而父子之
綱絕矣博囉叛逆親犯闕廷乃其罪也反如其爵
位之尊則君不能為臣綱而君臣之綱絕矣故曰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信矣

五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

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為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七

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志怒不已遂
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以討博囉其東道以白索
珠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領兵四萬
西道以闕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闕保等進逼大同博
囉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魯達實復大舉向
闕前鋒入居庸闕太子親禦於清河軍潰駢還白索
珠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
冀寧博囉兵駐健德門外與魯達實等入見元主於
宣文閣詎其非罪泣元主亦泣博囉欲迫襲太子魯
達實止之博囉又使翰林承旨張蒼草詔削奪庫庫
官爵發兵討之蒼不從或勸之蒼曰吾臂可斷筆不
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也學士為之遂以博囉為
左丞相尋追右丞相蒞制天下軍馬魯達實為平章
政事圖沁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

百司博囉既專國遂誅狎臣圖魯特穆爾罷三宮不
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
至太原原拘
留不報

發明 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存焉用
是而觀則博囉固為有罪而太子不為無罪
矣順帝有是子而不能制有是臣而不能誅所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者馬天下安有久而不亡也哉

然則順帝誠可謂寄生之君耳
廣義 抑觀於時海內正瓜分帛裂之時也太子不
極剛者矣是雖免於高貴鄉公之慘
而所以為國亡之媒者始有甚焉

秋八月朔日食○吳王士誠逐達實特穆爾以其弟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七

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右丞達蘭特穆爾即中哲伯二人諂事士誠受其
金帛數媒孽達實特穆爾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
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
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遣於
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
實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
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及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
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實特穆爾聞之嘆
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
而死初布哈為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
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過於士誠而
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實為差勝云

發明 達實特穆爾為江浙之左相則是兩浙民兵皆其所轄而為士誠逐之則亦可愧之甚矣故削其官以見其不能守是職也布哈特穆爾不污偽命仰藥而亡故書不屈死所以予其節也考之分註達實聞布哈之死亦飲藥而亡何以不書死之然達實不能死見逐之時而乃死於已逐之後則與自經溝瀆者何異綱目故畧而不書不予其能死也其旨嚴矣

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發明 是時順帝不恤國政淫虐無已故一月一星於冊亦姑以見上天示變之意云爾

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八

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於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博囉特穆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將姚巴延布哈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博囉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博囉至百日始還宮○初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舍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

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存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與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蘭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五十九

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馬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發明 曰討者所以正其跋扈無君之罪也曰幽者所以著其僭僭不恭之罪也曰拒戰者所以惡其抗拒不服之罪也然則綱目特正色書之而亂臣賊子所謂稱兵犯順者自不能昂首於天地之間矣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發明 雨麓之事初未嘗見於綱目今特書之者記大異也夫以衰亂之世民無定主而災異之警未嘗少替者正以見天心之公不盡絕人苟能自此而惕厲則其天命人心未始不既去而復返也奈何甘於自棄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此其所以蔽錮日深危亡日迫而終不能奮發以自強也吁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秋七月元

博囉特穆爾魯達實圖沁特穆爾皆伏誅

博囉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廷鬱鬱不樂乃日與魯達實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酌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諾海拜達勒等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圖刺之至是圖沁特穆爾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博囉入奏行至延春閣下拜達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魯達實趨出擁博囉家屬北遁詔民間殺其部黨既而魯達實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引輕兵走巴延斯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不開者三日珠展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

發 五代書蜀王家弼王承休伏誅尹氏曰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勳挾私殺之亦書伏誅以正其罪今博囉等稱兵犯順專輒無君此益王法之所不原者直書伏誅深罪之也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誅亂臣討賊子之深意爾

元皇后鴻吉哩氏崩○九月元太子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博囉首往冀寧召太子還庫庫特穆爾遂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咱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廣義 靡疽雖潰而元氣為之蕭索矣其能保有厥躬乎

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

分省 慶元

冬閏十月元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庫庫河南王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凡陟黜予奪悉歸便宜而行庫庫特穆爾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元立奇氏為皇后

改奇氏為 索隆噶氏

丙 二十六年 是歲 春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元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

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
庫庫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
圖魯卜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舉
隋遂成庫庫遣關保浩爾齊以兵西攻良弼於鹿臺
思齊與圖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遣關保等
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
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
禮部尚書滿尚賓吏部侍郎溫都爾罕特乃諭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
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發明

嗚呼欲知國事之興廢當觀人心之從違
是故有一代興王之君則人心協和而雲
龍風虎之相從亡國之君人心懈怠而薰蕕冰炭
之相反此固理勢之必然也觀庫庫調兵不應則
可見人心既失天命隨亡而不復可
以有為明矣故謹書之以為後世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廣義

於時元之天下三分無一雖有其位益亦寄
生而已夫何庫庫良弼等舉無憂國之心動
有懷私之忿其有
愧於康蘭多矣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
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太祖兵取淮安諸路

高郵府及濠泗徐
穎諸州皆下之

五月太祖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

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
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
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
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
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盛事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
為君者但知闢土開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
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之
聞也我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則
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于前古三皇五帝
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
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
而出之以為萬世法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政事○九月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其弟國瑛國珉姪明
善並為平章政事

有星孛於東北

順帝之時雨雹地震數見綱目旱乾為虐相
繼而起大都杜鵑異之甚也有星孛馬變之
甚也考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之則猶有春
願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
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推升鼎耳異亦甚矣克
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早魃蘊降災亦
甚矣側身修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
德消變之驗也順帝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修惜

哉故特書此
以為後世鑒

太祖取湖州諸路

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
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
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於阜林虜
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於城下
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麒遂舉城降時朱文忠
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太祖立宗廟社稷

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
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
有雕琢奇異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
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
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園苑之娛窮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六十四

馬珠王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
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謂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
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
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
堯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
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
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
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
六十
四人

發明

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
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

于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
卦發其義也是時太祖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四

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太祖於此乃能
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
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豈剽悍禍賊徒知以斬
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祖立宗廟社
稷同

宋主韓林兒卒

發明 明玉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為列國
也然玉珍卒書子昇立林兒卒不書立何夏
有嗣而宋無嗣也無嗣則絕其嗣而宋國亡矣故
於其卒而不書其嗣則其義益可見焉嗚呼宋國
無嗣而使宗社夷之於人可
哀也已如春秋書郭公同意

丁未二十七年

夏主明昇開照元年
是歲張士誠亡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六十五

發明

天鼓鳴大變也天下之乖異可知矣詩云昊
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太戾君子如屆
俾民心闕君子是夷惡怒是違嗚呼為政不平以
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
歸咎而歸之天也當時元室已亡不絕如綫而天
意亦為之告戒者則天之至公無私之心
可見矣綱目書此以為後鑒其意深矣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
士其有兼通書史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溫舉及
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
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
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

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
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
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
觀其德考之經史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
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
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
成有司預勸論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馬
侯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發明

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而孔子又

曰舉賢才然則古之聖人未始不欲得入以輔治
也是故為政以人才為先立國以多士為美欲得
人才而求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焉我太祖於天下
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舉皆
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
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改革元祚而享一統之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六十六

於億萬斯年也歟特
書於冊深予之也

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
庫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
城脅帝禪位庫庫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
遣其軍故太子深術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
托音特穆爾及庫該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
已詔下和解之庫庫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
廷因疑之乃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院使總制天
下兵馬其庫庫特穆爾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
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為陝
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等進

取襄樊王信
固守山東

廣義

大抵肅宗靈武之募固為不道既募之後則
有張巡之將畧子儀之忠勇李泌為之謀猷

贊襄故能克復西京而唐之金甌得以復完者將
相得人故也今馬將相視張巡子儀李泌諸公不
啻斥鷃之于大鵬耳于時海內瓜分不可收拾雖
欲篡位不可得也其能如肅宗之復還舊物邪徒
負惡名其識短矣元之太子可謂下愚不移者也
雖然要亦天降傾移故使日昏其德夫宜偶然而
故哉論者以太子
為不足責可也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平
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郎流寓之人凡二
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郎流寓之人凡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六十七

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
縊死乃以書遣使送
神保大王等還元

發明

信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君子惡其不
盟齊宋不事大國故絕之夫以執之是非決

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功
罪也凡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士誠獨名是
亦有罪焉爾夫以太祖起義為世除殘以安天下
雖遠近征鎮猶相繼來歸而吳介江淮之間不與
我朝之會者十餘年及天下甫定又不尊事大國
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非滅國而見執
者比矣此綱目
法春秋之意

冬十月元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闕保摩該等皆叛之摩該殺衛輝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庫庫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庫庫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為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索珠浩爾齊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薩蘭托里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遂退軍澤州

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既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遂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撫有區寓漢唐以來正統相承控制中外悉主悉臣粵維宋失其德咸淳而降國祚傾移元自北方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無不承服豈此人力實乃天授然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清高宗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遺臣尚有故宮木黍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剛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歷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相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興衰治亂之迹運若循環自古為然信乎不謬當此時天意棄元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劉除亂妖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曾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北方蒙古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世侍有眾以要

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通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予以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益滄海橫流之日天必生一人焉以為之主用又我蒸黎爾民其共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中國之人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侯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清高宗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嗚呼自元業熾盛入主中夏幾及百年其間主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歷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此誠天地之變人神之所共憤而其時之民漸染於瀆亂之俗久矣蓋否極而泰自來剝終而復必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天厭元德挺生大聖人而為中國臣民之主高撫有江南未定江北由是命將出師北伐中原伏觀諭民之旨則其慷慨於憂世救民之心切矣是誠人神之憤久屈而復伸治安之運既絕而復續焉耳此蓋綱目之所必書而臣愚之所僭論者也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

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

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頒成法律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
楊憲傳諭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
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黃緣為奸則
所以禁殘暴者反以殘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
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
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濂周楨等
曰網紀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
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
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苛察以為智若
寤成卸都周興來俊臣之徒皆巧詆深文恣為酷虐
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
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
申歷來上遂
命頒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發明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當
改革之時布更新之政治歷明時安可緩乎
我朝承元大亂之後紀綱蕩廢久而不振天下將
淪於積敝之俗而不知禮法之事也我太祖深為此
懼遂命羣臣詳定律令頒茂申歷皆所以急天下
之所當急者也則夫王天下也詎不宜哉故特書
於策以浮
美之也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方國珍之初降也約曰杭城下即納地來
朝及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
貢獻現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庫庫特
穆爾南交陳有定圖為將角太祖累書責
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
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

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
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
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島會和討之其部將多
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恐夫措乃遣子明完
奉表乞降既而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謁和於軍門
和送國珉等於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
為陳有定所據湯和兵既克
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發明

有苗負固必徂征葛伯讐餉湯必弔伐焉
之誅戮防風宣王薄伐玁狁皆所以除殘去
暴弔民伐罪之盛心也國珍納降而復叛負固而
不服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易曰利用行師征不
服也國珍逆命而王師安得不征之者乎討國
珍正所以安百姓安百姓則所以服天下也禁暴
除亂詎非王者之
師哉故特書曰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
進取澤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
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
行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慶通為左丞相同守京
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察
迪哩巴拉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
一在位三十六年大尉鄂勤哲奉梓宮北葬諡曰惠
宗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號曰順帝而封
其孫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王曰自古國家其滅
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
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益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
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冬寒之極必有陽
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理則然

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鳴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
姓魚喁無所顯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爾將威武代
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擣趙拔燕不數
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發明

亂極思治理之必然寒極生春時之宜爾我
太祖皇帝以天縱之聖膺昌期而生既定中

原天下復一掃元人之陋習振創造之鴻規紀綱
既墜而復起民人已危而復安誠天厭其德挺生
大聖人而又挽回三代之遺風也至是百三十年
治隆俗美物阜民康而皞皞熙熙同歸於春臺玉
燭之中者太祖之遺澤無窮
也豈不極其盛哉敢併及之

廣義

人徒知太祖創業垂統之盛而不知其所以
盛也考諸史冊其大要十有二焉伏觀自起

兵渡江即以安世救民為念故進克金陵諭民各
安職業民心大悅而更相慶慰進取婺州遂興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七十三

校而人心無不欣悅繼取衢州即召儒人而治道
有所咨訪制驕侈於建號之時合大禹恭儉之德
求遺書于兵革之間契武王計道之心立廟社所
以報本也不欲奢侈而務崇節儉定科目所以舉
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效送還元之宗室而愧
死于士誠非太祖雅量之洪乎著定律章程而
追比于公非太祖陰德之重乎及乎北定中原則
示民心以大義而又施恩德於異類其待從化之
民也何其仁視彼動輒殺降滅族者不亦慘且酷
矣遂滅元人則封惠宗為順帝而且封若孫為崇
禮其待亡國之裔也何其厚視彼降封昏德重昏
者不亦刻且薄矣凡若此者一皆根本之盛也根
本既盛而枝葉豈有不茂者乎是宜歷數之綿長
有過于三代而子孫保黎民于億萬斯年也猗歟
哉休

哉休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七

七十三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柴模

謄錄監生 臣夏謙